



# 尼米兹

● 丁立平

# 亲历记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

## 尼米兹亲历记

## 第一章 飞赴珍珠港

美国最高军事机密  
爱犬闯进了日本大使馆  
罗斯福：尼米兹，赶紧去珍珠港，打赢仗

再回家

尼米兹的秘方  
反锁在列车厕所里的舰队司令  
年初，他拒绝过同样的任命  
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一脸的沮丧和无奈

1941年12月初，尼米兹将军与家人在华盛顿Q街2222号寓所里过周末。尼米兹夫人凯瑟琳、他们的小女儿玛丽、儿媳琼及孙女弗朗西丝，以及两个大女儿——27岁的小凯瑟琳（又称凯特）、23岁的南希都欢聚在一起，整个寓所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尼米兹的儿子小切斯特（又称切特）此时正在菲律宾附近的一艘潜艇上服役，因此，没有与家人团聚。

凯瑟琳亲自下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午餐过后，夫妇俩照惯例坐下来阅读当天的报纸，听听音乐。下午3点，尼米兹将军正在收听阿图·罗德津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节目。将军微闭双目，欣赏着那旋律强劲、节奏层次清晰的乐曲。突然，音乐声嘎然而止，广播员以严肃的声调宣读了一份日本轰炸珍珠港的紧急公告。

尼米兹将军睁大双眼，仔细聆听。听罢，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凯瑟琳见状马上把他的大衣递过来，她知道丈夫此时的心境，也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她帮尼米兹将军穿好大衣，正要送丈夫出门，电话铃响了，是将军的助手约翰·F·谢弗罗思海军上校的电话，他告诉将军，他正要去海军部，可以送将军一起去。尼米兹临出门时，让凯瑟琳打电话通知副官H·阿瑟·拉马尔海军中尉直接到部里去，并对送他出门的夫人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尼米兹将军在海军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部属开了一个会，接着又匆忙赶到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和斯塔克将军办公室开会。诺克斯已经同总部设在珍珠港的海军第14军区司令布洛克海军上将通了电话。布洛克对诺克斯讲述了他在办公室里看到窗外的损失情况。他说，“俄克拉荷马”号和“亚利桑那”号遭到重创；“宾夕法尼亚”号和“田纳西”号受到轻伤；“加利福尼亚”号被击沉在浅水里，还可打捞。幸运的是，海军船厂和油库还未受到袭击。斯塔克将军经总统同意，通过电台向已拿马和太平洋地区各级司令官下达了美国海军的第一号战斗命令：“对日本进行不受限制的空战和潜艇战。”

星期天下午，尼米兹前往阿林顿开会。海军这时接到珍珠港方面报来的消息，其中有许多是布洛克将军从窗户里没有看到的情况：“内华达”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一些小型舰艇共18艘已被炸坏，有的已无法修复；机库和其它建筑物起了大火；近200架飞机被炸毁，其中多数是在机场上。美国人，主要是海军人员的伤亡数以千计。尼米兹得知这些消息感到十分悲愤，他对老朋友、航行局募兵处处长F·E·M·惠廷海军上校（绰号“激进分子”）说：“‘激进分子’，我们失败得太惨了，不知道我们能否恢复创伤？”

回到家里，尼米兹的女儿凯特告诉父亲一件令人后怕的事情。她认为尼米兹的爱犬弗雷科斯一贯温顺听话，因而没有用皮带拴它，就牵着它去遛街。当她带着爱犬来到马萨诸塞大道时，看到日本大使馆旁的草坪上正燃烧着一堆火，雇员们搬出成箱的官方文件倒入火中烧毁。群众在哥伦比亚特区警察的监视下围观；记者们都来了，到处都是，甚至在树林中也有摄影记者。凯特心中感到疑惑，但仍神态庄严地走过大使馆门口，狗跟在她身后。突然，一贯驯良的弗雷科斯，在警察、记者和围观者众目睽睽下，突然冲进大使馆前的草坪，东奔西闯。她顿时感到有点惊慌，红着脸把狗赶出草坪带回家去。她对父亲说：“记者都在那里，一旦他们知道这件事，就会大做文章：将军的狗蔑视日本人。”尼米兹听罢，拍拍女儿的头，没有做声。

尼米兹夫人很快把饭端了出来，一杯热咖啡，一碗热汤。吃过饭，尼米兹又匆匆地赶到海军部，因为他要着手准备战时海军的组建。尼米兹将军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他睡了三、四个小时，迅速洗了一个澡，刮完胡子，然后又到海军部去了。

海军部于周日早晨就通过报刊和广播对驻华盛顿的全体军官发布了命令：星期一早晨必须着军装到海军部报到。海军部还决定，要严守军事秘密，不能让日本人从美国的报刊上知道美国海军的惨败和日本人的战果。

星期一，美国总统提请国会批准正式对日宣战。事隔不久，德国和意大利为履行对日本的承诺，也正式对美国宣战。

珍珠港事件后，航行局的紧急任务接踵而来，使人应接不暇。航行局不仅要负责组建一支战时海军，还要对一些相互矛盾的情报进行鉴别澄清，要通知阵亡者家属，遗体要运回美国，进行安葬。成千上万的官兵在军舰下沉时由于情况紧急，几乎把所有的衣物都扔了，现在需要补充。尼米兹被这些事情弄得精疲力竭，几乎没有睡觉。激动的国会议员也来电话要求参加海军。为此，他准备了一套现成的答词：“我们需要拨款，请回去投票给我们拨款吧！”

12月9日，诺克斯部长乘飞机去珍珠港进行短期视察，并在现场与军官们进行交谈。第二天，固执的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上将抵达华盛顿，同包括尼米兹将军在内的海军将领交换意见。固执的金和温文尔雅的尼米兹，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但能和睦相处，他们相互尊重对方的才能、品德和工作热忱，两人之间早已建立了友谊。

12月15日，星期一，诺克斯结束视察返回华盛顿，会见了新闻界的代表。他透露了一些从珍珠港侧翼高地所看到的，敌人也早已知道的情况。部长还指责夏威夷守备部队缺乏警惕，对这场灾难要负部分责任。

当天晚上，诺克斯同罗斯福总统商谈，并向他提出三点建议：（1）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查清珍珠港防卫失利的原因，查明谁应受到责罚；（2）解除在这次军事失利中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美国海军舰队兼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上将的职务；（3）美国舰队同地区舰队建制分开，负责整个海军的作战指挥工作。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三点建议，他和诺克斯一致同意任命金上将为新设的独立的美国舰队总司令。至于由谁去接替金梅尔，总统和部长决定次日早晨再作商议。12月16日，星期二，诺克斯又来到白宫，他和总统在任命尼米兹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问题上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罗斯福对他说，“告诉尼米兹赶紧去珍珠港，坚守岗位，等战争打赢了再回家”。

诺克斯赶回海军部后，立刻派人把尼米兹找来。几天的疲劳几乎要把尼

米兹搞垮，他完全没有想到白宫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拖着沉重的步伐，面色灰灰地来到诺克斯部长办公室。

诺克斯显然已经等得有些急躁，他情绪略显激动，迫不及待地对刚跨进门的尼米兹劈头问了一句：“你最快能什么时候出发？”

“疲劳极至的尼米兹没有搞清部长的意思，他显得有些不耐烦，答道：“这要看我到什么地方去，在那里要呆多久。”

“去指挥太平洋舰队，要做长期的打算。”

尼米兹完全被震惊了。指挥太平洋舰队，这是所有海军将领梦寐以求的。但尼米兹感到有些为难，去年，他因自己资历浅，而回绝担任总司令，如今，又要去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而且是去接替一位与自己感情甚笃的老朋友，这着实让尼米兹作难。然而，尼米兹知道，战时执行命令是军人天职，不得含糊、犹豫。他略微怔了一下，便做了肯定的答复：

“我需要找人接替我。”

“你要找谁？”

“兰德尔·雅各布斯。”

“你不要找他，”诺克斯断然回绝，“罗斯福不喜欢他。”

“该死的，”尼米兹被激怒了，“他是唯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

尼米兹对航行局助理局长雅各布斯海军上校非常了解和信任，他知道上校对局里的情况同自己一样了如指掌。

“他在哪里？”诺克斯让步了。

“他现在在大西洋舰队，我很快就可以找到他。”

离开了部长办公室，被突发情况搞得精神高度紧张的尼米兹沿着走廊缓缓地走，他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放松一些，心情平静一些。突然他看到一个矮个子向他走来，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停住脚，定睛一看，来人正是雅各布斯海军上校。

雅各布斯海军上校对惊奇中的尼米兹将军说，他在去诺福克途中听到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就马上赶回华盛顿，以便及时了解情况。

尼米兹说：“跟我走。”

将军把雅各布斯带到办公室让他坐下，然后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就是航行局的局长了，好好干吧！”

尼米兹把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新局长撇在一边，自己去准备命令，处理来往信件，找谢弗罗思和其他人谈话。他要在临走之前，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好。下午，他同诺克斯和金一起被总统召去白宫谈话，然后像往常一样，步行回到Q街寓所。

尼米兹走进家门，他充满深情地环视了一下夫人精心布置的客厅，然后，脱去大衣，走进卧室。

凯瑟琳患感冒，这时正躺在床上休息。尼米兹走进她的身旁，温柔地注视了凯瑟琳很长时间，他们相互默默地注视着，在他们中间，感情的交流似乎用不着语言，眼神足可以传递全身心的感受。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尼米兹关切地问道：

“你还发烧吗？”

“不，亲爱的，什么事？”凯瑟琳一眼就看出丈夫今天有心事，她握住丈夫的手，急切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要成为太平洋舰队新的司令官了。”

凯瑟琳松了一口气，她高兴地对表情激动的尼米兹说：“你一直就把担任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视为崇高的荣誉，今天你终于如愿了。”

“亲爱的，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是万万不可以告诉这里任何人的，那里的舰队已经沉入海底了。”

他们都意识到此次的重意味着什么，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他们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午饭后，尼米兹夫人找出两只旅行箱，同将军一起收拾行装。当她发现尼米兹心不在焉地把晚礼服也收进衣箱时，就让他坐下来看着自己收拾。她在夏威夷住过，知道在那儿不需要蓝军装，就把几套白色和咔叽布军服放进衣箱；如果以后需要去气候凉快的地方，再把蓝制服寄给他。

那天晚饭时，除了凯特、南希、玛丽外，还有来看望公婆的琼。切特当时还随“鳄鱼”号潜艇在海上执行任务。将军不露声色，沉默不语，气氛十分严肃。最后，尼米兹用低沉的声音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但不能向外公开。”

凯特和南希兴高采烈地齐声高喊：“你要去珍珠港了！”

沉闷的气氛马上被驱散了。“我对你说过他们会猜到的。”尼米兹夫人大声笑着说。

饭后，即将任命为总司令的尼米兹拿着一本便笺和一支铅笔，正在考虑一份公开发表的声明。一旦他的任命公布，报界就会找上门来。最后，他在便笺上写道：“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我将全力以赴。”

他把写有声明的便笺传给大家看，问：“这么讲行不行？”

每个人都认为很好。当便笺传到凯特手里，她把写着声明的这一页撕了下来，顺手装进了口袋，说：“我相信这就是历史，另写一份吧。”

尼米兹又写道：“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我将全力以赴。”

南希又把它撕下来，说：“我要保存这一张。”

“我的一份呢？”琼要求说，将军于是又写了这几个字给了她。

最后，这位未来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海区总司令，又为他自己写了一份公开发表的声明。

尼米兹夫妇收拾行装的时间似乎早了一点。将军还得参加一系列讨论会和制订计划的会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的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受损失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该怎么办？现在太平洋舰队的主要攻击力量是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组成的三支特混编队。经海军部批准，12月26日金梅尔上将命令三支编队前去援救威克岛。在“列克星敦”号编队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佯攻的同时，“萨拉托加”号载着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中队直奔威克岛；“企业”号作为预备队，并同时掩护珍珠港。

威克岛解围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美国海军将领还是期望积极使用太平洋舰队，战争爆发时，他们曾计划攻占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以便从东印度地区牵制日本人，打开援救菲律宾的通道。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取消了这个鼓舞人心的计划。目前太平洋舰队剩下来的全部兵力，显然只能是用来保护美国的阵地和海上运输，重点保护中途岛和受敌军严重威胁的、通往澳大利亚的运输线。

星期四早晨，报纸上发表了总统关于珍珠港被袭击后所采取的对策。共有5点：（1）一个以大法官欧文·J·罗伯茨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将对美国防务上的失败进行调查；（2）尼米兹上将接替金梅尔上将的职务；（3）

在尼米兹到达夏威夷之前，太平洋舰队暂由战列舰舰队司令威廉·S·派伊中将代管；（4）夏威夷防御部队司令沃尔特·C·肖特中将由迪洛斯·C·埃蒙斯中将接替；（5）克拉伦斯·L·廷克准将接替弗雷德里克·L·马丁少将担任夏威夷航空兵司令；在任命大西洋舰队新的司令前，美国舰队总司令金上将的任命暂不公布。对解救威克岛的行动也没有公布。

12月18日，尼米兹接到诺克斯部长的通知，说送他去珍珠港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尼米兹不想仓促乘飞机出发，他马上回答部长说，他宁愿坐火车去西海岸，一来可补充睡眠，借以恢复多日的疲劳，二来可以看看资料和各种报告，部长同意了。

尼米兹将于19日下午乘国会山有限公司的火车离开华盛顿。尼米兹得到出发的时间安排后，便将千头的工作一一处理好，他像平时一样，工作到很晚才步行回家，18日那天，他把工作全部做了交待，第二天，他就不准备到办公室来了。19日一早，尼米兹起得很早，他要陪夫人去10岁的女儿玛丽念书的杰克逊学校去。他早就答应女儿，要去学校观看女儿的圣诞节露天表演。

从学校回到家，全家一起吃午饭。饭后，尼米兹的副官拉马尔带着一辆车和司机就来到了他家里。医生谢弗恩上校指定拉马尔陪将军乘火车到西海岸，他要拉马尔在这几天内充当尼米兹的护士和护卫。拉马尔很了解尼米兹，他特地带了两瓶威士忌酒，他知道将军每天晚上吃饭前为了消除疲劳，要喝上两口酒。

拉马尔走进尼米兹家中，与凯瑟琳和玛丽交谈了几句，便说：“将军，我去车上等候。”

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准备，行李早已准备好。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尼米兹同家人就在室内道别。凯瑟琳和女儿们一一吻别尼米兹，他们谁也没有落泪，虽然这一别不知又是几日，几个月，或几年，然而，他们是一个海军家庭，离别已是常事，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内心只有一种使命感和为对方默默地祝福。

尼米兹提前离开家中，是为了到海军部再停一会儿。

部长诺克斯刚从海军军官学校参加速成班毕业典礼回来，在那里做演讲时的激动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他同尼米兹告别时，声音也在颤抖着。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把拉马尔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低声嘱咐道：“这个包，你一定要随身带好，过了芝加哥再交给尼米兹，让他看看里面的东西。”随后，他随拉马尔来到尼米兹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汽车飞快地向车站驶去，尼米兹靠在座椅上沉默不语，他似乎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拉马尔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他透过车子前窗上方的反射镜看到上司那凝重的表情和那双深邃的眼睛，他知道，此时是不能打扰尼米兹的。

很幸运，在联邦火车站没有遇上一个熟人，遵照白宫的指示，尼米兹将军和拉马尔上尉此番出征都要用化名和穿便衣，以防引起人们的注意，尼米兹自己决定采用妻子娘家的姓氏，自称“弗里曼先生”。拉马尔非常崇敬约翰·德雷顿·温赖特海军少将，就自称“温赖特先生”。他们匆匆地登上火车，一头钻进了预订的包厢套间里。

火车开动了，尼米兹像换了一个人，他在汽车上的那一脸沉思，已换成一副轻松愉快的神情。他给拉马尔讲笑话，讲新奇的故事，还顺口说一些整

脚的双关语。他把忧虑和烦恼都暂时抛在一边。尼米兹在拉马尔面前展示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这使拉马尔感到很惊奇。尼米兹好玩一种纸牌游戏“克里拜吉”。他要教拉马尔玩，而拉马尔的情绪兴奋，他无法把精力集中在纸牌上，将军只好撇开副官，自己玩起了单人高级数学游戏。

在芝加哥等候换车的时候，尼米兹理了头发，还对海军军官后备生学校作了短暂的访问。当他获悉威克岛虽遭频繁空袭，但仍在固守中时，心中感到很高兴。

午后，将军和副官将乘圣菲公司的高级火车离开芝加哥。拉马尔把斯塔克叫他给尼米兹的帆布包拿出来，放在尼米兹面前。拉马尔把包打开，拿出一叠资料，这是珍珠港人员伤亡和物资损耗的全部报告，并附有被击落和被击毁舰只的照片。尼米兹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开始仔细阅读报告。他感到震惊，同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正在形成的信念——诺克斯错怪了金梅尔和夏威夷的其他指挥官。“这种事是任何人都可能碰到的。”他对拉马尔以同情的声调说。

使尼米兹感到最难忍受的是一张“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浓烟滚滚、前桅倾斜的照片。一颗日本炸弹命中了舰首的一个弹药库，舰上1000多人丧生。三年前尼米兹任战列舰第1分队司令时，“亚利桑那”号是他的旗舰。那时“亚利桑那”号的舰长是尼米兹的老朋友艾萨克·基德上校。珍珠港被袭时，基德已升任战列舰第1分舰队少将司令，他的旗舰也是“亚利桑那”号，报告中说当时他正在舰上，在战斗中生死不明。

资料全部看完了，尼米兹从最初的震惊转为沉静。对珍珠港被袭事件的真实了解，反倒使他的心情踏实了许多。

火车继续向前行驶着。尼米兹终于抽出时间，也可以说是能静下心来给夫人写封信。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成百封家信中的第一封。这些家信采用日记形式。每天或长或短写一点，每周寄一次。在信中他可以随意抒发自己的情感，不需任何掩饰。他开始这样写道：“现在我们正在穿过可爱的时隐时现的乡村、美丽的农场、广阔的原野和一望无际的大地，从伊利诺依州西部向西行进。”

在火车旅途中，尼米兹又经历了一个小插曲，以后成为他常讲的幽默故事中的又一件轶事。

为了解除在平原上坐长途火车的寂寞，尼米兹和拉马尔每停一个车站，都要到站台上散步，有一次火车进站时，将军去了厕所，因为车厢服务员没有检查，就按惯例把门锁上了。于是，当“弗里曼先生”要出来时，发现出不来了。更糟糕的是，当火车出站以后，服务员居然忘了按惯例把门打开。

将军敲门也没用，想从里面把门锁撬开同样无效。他曾经为海军设计和装配过机器，是全国内燃机的权威，但是那把小锁却把他难住了。一向富有幽默感的尼米兹感到十分沮丧。他不是敲锁，就是打门，整整敲打了15分钟，弄得满头大汗。

过了很久，服务员路过狭窄的过道听到砰砰敲门的声音，拿出钥匙把门打开，才发现怒气冲冲的“弗里曼先生”被锁在厕所里。

“喂，听着，假如你在里边，只要动一下门闩就能出来的。”服务员用轻蔑的目光看着被他认为是笨头笨脑的中年公民，没好气地说。

“噢，你认为是这样吗？”尼米兹发怒地说，“好，那么试试看吧。把钥匙给我，你进去。”



尼米兹关上门，锁上锁，服务员像他一样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将军回到车厢里专心看了 15 分钟的文件，然后站起来摇着刚才服务员留下的钥匙回到过道里，把关在厕所里又敲门又叫喊、声嘶力竭仍无济于事的服务员放了出来。尼米兹幸灾乐祸地回到车厢。他回想起这个玩笑的前前后后，包括自己出的洋相，感到十分有趣。

列车驶过新墨西哥州时，将军又给尼米兹夫人写信：

我睡了一个好觉，醒来后觉得心旷神怡。但在看了当天的大部分报告和情况判断之后，难以令人振奋，或许等我到那里渡过了开头的难关后，情况可能会好些。

昨晚报纸上公布了金出任美国舰队总司令。他显然在作战方面取代了斯塔森。英格索尔任大西洋舰队司令。多么大的人事变动啊！无论如何，我深信，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太平洋的战斗将要比其他地方多。

拉马尔仍然是一个好旅伴。

希望天气适于马上起飞。

在洛杉矶，拉马尔完成了任务，要和尼米兹分手返回华盛顿，将军则去圣迭戈，并于 12 月 22 日下午早些时候抵达那里。

“卡塔利纳”水上飞机正等着尼米兹将军去珍珠港，但东南风推迟了起飞的时间。12 月 23 日起飞没有成功，一阵大风把机翼下压，使引擎插进水中，不得不取消了飞行。第二天早晨，风似乎减弱了，可以起飞了。

尼米兹乘的“卡塔利纳”水上飞机于下午 4 点整起飞。将军对机组人员不能在家里同家人欢度圣诞节除夕之夜表示歉意，大家被将军平易近人、和霭的态度所感染，都表示能同将军一道，执行这一任务是非常荣幸的。

圣诞节那天的拂晓，为了安全起见，尼米兹上将乘坐的飞机没有直飞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而是穿过低沉的云层，降落在它东面邻近的莫洛凯岛上。然后，由几架战斗机护航飞往珍珠港。

飞机上马达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舱内寒气逼人。尼米兹几乎无法入睡。他透过暴雨向下注视着——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作为主锚地的东海湾水面上覆盖着一层乌黑的柴油，“俄克拉荷马”号战列舰和“犹他”号靶舰底朝天，旁边躺着一艘布雷舰。在远处，“内华达”号战列舰被严重破坏，搁浅在岸边；“加利福尼亚”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等 3 艘战列舰被击沉在深水中，只有舰身上部隐约可见，倾斜的舰桅已被熏黑。

上午 7 点，将军的飞机正点降落。机门打开后，一股由柴油、烧焦的木头、变质油漆和腐臭尸体混合发出的难闻气味，一齐冲进他的鼻孔。旁边一艘里外满是油污的救生艇开了过来，尼米兹跳上了污秽的船舱，同前来迎接他的夏威夷海军航空兵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海军少将、金梅尔和派伊将军的参谋长威廉·W·史密斯海军上校和哈罗德·C·特赖恩海军上校一一握手。

尼米兹此时最关心的是：增援威克岛有什么消息。当他得知援军已被召回，威克岛已落入敌手时，陷入了沉默。他望着海面上汹涌的波涛，零星的雨滴洒落在翻滚的浪花中。远望海边一片凄凉。尼米兹转过头对史密斯海军上校说：“你回到办公室后，马上向华盛顿报告我已经到了。”话说完后，又凝视着东海湾自语：“看到这些舰艇被打沉的景象，太可怕了。”

救生艇停靠在潜艇码头上，已等候在那里的派伊将军陪同尼米兹来到潜艇基地后面马卡拉帕死火山上的营房区。车子在一幢舒适美观的房子前停了

下来。不久前，金梅尔将军住在这里，而此时，他同派伊将军和夫人，及一位海军上将住在街对面的宿舍里。

当尼米兹被告知他将一个人住在这里时，他邀请派伊留下来陪他吃饭。他说，看到海上的惨景后，他不愿一个人单独吃饭。

早饭过后，金梅尔将军来了。尼米兹被老朋友眼前的神态震惊了，只见金梅尔只佩戴了两颗星，以往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佩戴四颗星时表现出的专横傲慢的神态已荡然无存，脸上只留下一副沮丧和无奈。

“子弹没打死我，真倒霉。”金梅尔见到尼米兹后漫不经心他说。原来，半个多月前的一个早晨，金梅尔在怀着恐怖心情目睹他的舰队遭受轰击时，一颗半英寸口径的子弹穿透窗户击中了他的胸部。尼米兹十分同情地上前紧紧握住金梅尔的手，充满深情地说：“我同情你，这种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

尼米兹诚恳地建议大家一起住在他的四居室的房子里，但派伊和金梅尔都谢绝了。当时已经接到所有家属必须撤返美国的命令，派伊夫人就要回国，金梅尔也很快将调离。他们认为作为太平洋舰队新司令的住所理应宽敞些，因为宽敞的房间可以用来安排随员和接待来港访问的贵宾。尼米兹感受到两位将军的诚意，便坚持要他们同他一道吃饭。对此，两位将军欣然同意。尼米兹、金梅尔和派伊将军及其夫人一起用圣诞晚餐。

尼米兹在晚餐中，尽可能不去谈论珍珠港此次遭受袭击的问题，他确实从心底里同情金梅尔。同时，他也暗自庆幸自己在1941年初的那次选择。

1941年初，罗斯福总统出于对尼米兹的厚爱，要把他提拔到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的位置。要把这么一个还比较年轻的将军提升到仅次于海军作战部长的职位，是一种非凡的荣誉。

当提出晋升的时候，尼米兹预言过的战争在欧洲已经爆发了。德国人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践踏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在远东，日本人不宣而战，侵入中国，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地区。

为了支援被围困的英国，美国当时正在扩充海军巡逻部队，准备把护航路线延伸至冰岛，并停止了向日本出售飞机、航空汽油和钢铁。1939年，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当时的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克劳德·C·布洛克海军上将把轻型舰只从西海岸调到珍珠港。1940年4月，接替布洛克的詹姆斯·O·理查森海军上将完成了把美国舰队转移到夏威夷的任务。不久之后，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海军上将通知理查森，舰队将无限期驻扎在珍珠港，为了对进入东印度群岛的日本人起到遏制作用。

理查森认为，日本在亚洲和印度群岛的扩张同美国关系不大。不管怎样，他相信舰队留在美国大陆港口处于战备状态，比留在当时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夏威夷基地（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去遏制敌人更加可靠。他一面在珍珠港突击营建住房和各种设施，一面继续发牢骚。他两次回到华盛顿想说服总统、国务院和海军把舰队撤回国内。最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于1941年初下令撤换理查森。尼米兹虽然资历不深，但接替理查森也是有适合条件的。他是个有才华的领导，善于白手起家，正是他从东海岸海军基地筹集物资，在珍珠港建立了潜艇基地。当他发现珍珠港欠缺建设舰队基地条件时，积极创造条件，用最小的花费在珍珠港建立了舰队基地。尼米兹作为海军航行局局长，熟悉海军每一个高级军官，知道他们的特长，因而在用人方面也具有独

特见解。但是，尼米兹拒绝出任舰队总司令。他要求总统及其他高级军官谅解他。他对此解释说，自己的资历过浅，不适宜担任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特别是在和平时期，越过 50 多名比他资深的军官，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当他得知自己的朋友，精明强干的赫斯本德·F·金梅尔海军少将也是候选人之一后，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总统的任命。而金梅尔越过 31 位军官，出任舰队总司令并晋升为临时海军上将。但金梅尔今天所受到的毁誉，正是尼米兹当时所不愿受到的。因此，尼米兹对金梅尔如今的境况的确感到十分同情。

尼米兹将军很快就投入到熟悉新任务的工作中。他得到派伊和其他比他资深的将军的热诚帮助，他们将留任到他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四星上将总司令时为止。在筹备就职盛典的过程中，20 年前尼米兹创建的潜艇基地的官兵给他送来了一副四星上将的肩章，金梅尔将军每天在檀香山的一家旅馆里，同罗伯茨调查委员会一起消磨几个小时之后，便随时准备解答尼米兹提出的咨询。

尼米兹利用听取汇报和召开会议的空隙，对所有机器房、办公室、通信设施以及包括被炸舰只和救援工作在内的每一项重要部门和工作，都作了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通过视察和调查研究，他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从遭致失败的情况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今后不能再到海上指挥。他的职责过于庞杂，涉及面太广，行动中是不能远离设在珍珠港的通信枢纽而随舰队出海的。对尼米兹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参加过实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也参加不了实战了。他的第二个结论比较令人感到宽慰。他认为，“珍珠港的灾难”并不像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用他的话来说，损失本来可能“还会更大一些的”。在他看来，如果金梅尔将军及时知道敌人动向的话，他将会照例调动海上舰队拦截敌军。威廉·F·哈尔西将军指挥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在完成运送海军陆战队的中队去威克岛后，正在驶向瓦胡岛，也有可能参加战斗。但是，包括 6 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日军进攻部队，航速至少要快 2 节。因此，金梅尔如果命令部队出海迎战，他的整个舰队 2 万人很可能要随舰葬身海底而无法解救。事实上，在珍珠港遭到破坏的八艘战列舰中，除两艘外，其它最终还可能重返舰队。“马里兰”号、“宾夕法尼亚”号和“田纳西”号等战列舰，经过临时检修，已勉强开回西海岸修理。

肩负繁重任务和重大责任的尼米兹将军在视察基地时，不时用渴望的目光环顾周围那郁绿的青山和碧波荡漾的瓦胡岛海岸。那里确实是散步和游泳的胜地，但他眼下却没有时间去享受那样的闲情逸致。

在这个时候，尼米兹将军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选一班参谋人员为他工作。使他感到难办的是人才过剩，因为除了战败部队的指挥官外，还有金梅尔将军、派伊将军和战斗部队驱逐舰指挥官米洛·F·德雷梅尔将军的参谋人员。珍珠港被袭击后，派伊和德雷梅尔的参谋人员除了上岸以外，别无去处。

尼米兹通过多次会议和对周围气氛的观察，发现珍珠港部队的士气低落，每况愈下。守备部队和舰艇部队怀着满腔怒火准备进行反击的劲头，由于迟迟不见行动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尤其是增援威克岛的失败而松懈下来。尼米兹为了重鼓士气，重振军威，他决定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事不能再等了。

194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8 点，在停靠在潜艇基地码头的“茴鱼”号潜艇

甲板上，尼米兹上将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崭新的四星旗在“茴鱼”号的桅杆上飘扬，在潜艇上就职，这也可能是因为尼米兹过去曾经在潜艇上千过的缘故。

就职典礼结束后，尼米兹将军走上岸去，对包括埃蒙斯和金梅尔、派伊和德雷梅尔将军在内的一部分军官讲了话。讲话的内容简短，富有激情和战斗性，看似演讲的讲话，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一群在场的新闻记者。尼米兹在结束讲话时说：“我们已经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但对最后的结局则是毋庸置疑的。”

当一位记者问道尼米兹下一步的打算时，尼米兹想了一下，作了一个夏威夷的表情，然后回答说：“枕戈待旦，作好准备，把握时机，去争取胜利。”

就职的当天下午，尼米兹将军把金梅尔、派伊和德雷梅尔的参谋人员召集来开了一个会。当这些参谋人员汇集在一起时，屋里的气氛十分沉闷，令人感到压抑。珍珠港失利的阴影至今投映在他们中间。派伊的参谋人员也因援救威克岛失败而感到脸上无光，他们人人都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猜想，这位新来的司令长官一定会把他们分配到边远而又艰苦的地方去，这个会议，也许就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也难怪参谋人员人人自危，假若要追究金梅尔将军在珍珠港被袭事件中的责任，那么他的部下能落得一身轻吗？

然而，出乎大家的意料，尼米兹面对满脸愁容、心绪沉重的各位将领的参谋人员说了一番如春风拂面的话语。他对大家说：“首先，我要对各位说明，我对在坐的每一个人都充分信任。我不认为你们对珍珠港事件要负什么责任。作为航行局前任局长，我知道选调到太平洋舰队工作的人都是有才能的，我希望同你们一起坚守岗位。你们要继续发挥各自的业务特长，尽忠职守。”他还缓和地对大家说，如果有人想要调离，他愿意个别听取意见，和他们共同商量，尽自己所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好的发展。最后，尼米兹严肃地说：“对某些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决留任，这是不容商量的。”将军这个简明扼要的讲话，无疑解除了珍珠港军官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所有人对这位新任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充满了敬意。

有一些军官要求调离珍珠港，多数的确是应轮换到海上任职，因为这是他们进阶的必由之路。尼米兹都一一准许。金梅尔的参谋长史密斯海军上校，已经够格晋升为海军少将，一旦新的命令到达，他将被任命为一个重巡洋舰分舰队的司令。尼米兹选定德雷梅尔将军为他的参谋长；留任金梅尔手下的查尔斯·H·麦克莫里斯海军上校为作战官。金梅尔的情报官埃德温·T·莱顿少校正为自己对日军袭击珍珠港缺乏预见，未能向上司提出预警而感到深深内疚，他实在没想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也绝无一人想到，尼米兹决定留下莱顿少校。这使莱顿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尼米兹将军以外，唯一自始至终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作的军官。

尼米兹知道，金梅尔只能暂时对他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精神苦闷的金梅尔在向罗伯茨调查委员会作证结束后，就将离开珍珠港。他向上级报告，请求暂时挽留派伊将军作为他的非正式顾问，上司批准了。

尼米兹开始投入到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工作中，书写他军事生涯中那不平凡的页章。

## 第二章 亦有少年时

“上帝！让我的孙子去当海军上将吧！”

情人节出生的海洋骄子

海军军官学校里的日耳曼后裔

尼米兹的愤慨

偷买啤酒的士官

22岁的少尉指挥驱逐舰

官司带来了好运

柴油发动机的权威

从尼米兹在珍珠港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来看，为当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花费了毕生精力。他同历史上其他许多指挥官一样，富有自我创造精神，从他的性格和个性方面，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尼米兹家族的活泼和母系亨克人勤劳坚强的禀性。

尼米兹家族的祖先是撒克逊日耳曼人。十三世纪时他们以传播基督教赚钱谋生的方式，由“佩剑骑士”打先锋，入侵了波罗的海东岸的利窝尼亚。尼米兹家族的纹饰表明，尼米兹家族的确属于由骑士组成的征服者，后来并入了条顿骑士团。他们的族长，被冠以介乎于男爵和伯爵之间的一个贵族头衔。

162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侵占了北利窝尼亚，尼米兹家族从此就在瑞典军队中服役。1630年，他们跟随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又入侵波美拉尼亚回到日耳曼老家。1644年，厄恩斯特·冯·尼米兹少校当上瑞典古斯塔夫·兰格尔将军的副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尼米兹少校也就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日耳曼北部定居了下来。

后来，尼米兹家族失去了政府的信任，不能再享受应得的社会权利，就干脆放弃了贵族头衔，在家族姓氏前去掉了“冯”字。并开始经营布匹生意，家业日渐恢复。

到了他曾祖父卡尔·海因里希·尼米兹这一代时，家道突然衰败下来。卡尔·海因里希是一个白天打猎，夜里跳舞，对生意漫不经心的浪荡公子。他破产后，在一家商船上当了一名商务负责人。他最小的儿子，即尼米兹将军的祖父，也叫卡尔·海因里希，14岁就跟他父亲在商船队里做工。3个大儿子于1840年移居美国，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他们的父母于1843年、小卡尔·海因里希于1844年相继移居美国，他们住在一起。

小卡尔·海因里希经历过海上的惊险生活，许多开拓西部边疆的动人故事，诱使他从海路来到得克萨斯州，加入到由奥特弗里德·汉斯·冯·默兹巴赫男爵领导的日耳曼移民队伍。这些日耳曼人大都是职员、教师、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他们对食物匮乏和在阴雨绵绵的情况下没有住房等困难缺乏充分的准备，许多人不是死于霍乱就是活活累死。

1846年5月，幸运的移民终于来到购置在离英裔美国人定居点西边一点的土地上。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城市。为纪念他们的最高保护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王子，城市取名为弗里德里克斯堡。许多移民的教名也英国化了，他们的头领干脆取名为约翰·O·默斯巴赫。此后，卡尔·海因里希也把自己

的名字改为查尔斯·亨利·尼米兹。

默斯巴赫对人友好，善于交际，办事公平，同当地的科曼切印地安人签订了分享土地的条约，双方从未违约。

查尔斯·亨利·尼米兹在佩德纳利斯河附近的一个柏树木材公司当了一段时间的簿记员。1848年4月，他同一个名叫索菲·多萝西娅·马勒的移民女儿结了婚。第二年，她为他生了12个孩子中的头一个。1851年查尔斯·亨利临时在得克萨斯州别动队短期服役，1852年，他找到了正式职业，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东头宽阔的大街上用土坯盖起了一个小旅店。来往的农牧场主、军人和西部拓荒者的经常光顾，使小旅店生意颇为兴隆。在埃尔·帕索旅馆创办开业之前，这个小旅店是从这里通往圣迭戈途中唯一的一个旅店。

不久，查尔斯·亨利扩大了旅店业务。他喜欢海，就增添了象船篷一样的门框。接着又增设了房间、走廊和一个船桅，使旅馆看起来就像一只船的样子，因而常被称作“汽船旅店”。尼米兹夫人几乎连续怀孕，但她仍烧饭、指挥清理客房和照看火炉。查尔斯·亨利则负责监督旅馆的扩建工程，扩建后的旅店内有大厅、舞厅、演出厅以及旅店后面的熏制房、酿酒间和澡堂等。这些建筑物的四周修建了一堵土坯墙，墙头装有碎玻璃，以防印地安人来偷盗。

尼米兹有一头浅黄色的头发，是个十分和蔼可亲的旅店主人。他擅于接待客人，使人感到宾至如归。往返于前线军营和圣·安东尼奥之间的军官们常常在这里住宿，受到尼米兹的盛情接待。罗伯特·E·李上校是旅店的常客，只要可能，尼米兹就把他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内战后，那间屋子已被开辟为“李将军纪念室”，对外开放参观。其他知名的贵宾有菲尔·谢里登、詹姆斯·朗斯特里特、柯尔比·史密斯、阿道弗斯·W·格里利和奥·亨利。奥·亨利在他的小说《查帕拉尔王子》中所描写的“夸里曼旅馆”就是以尼米兹旅店为原塑来写的。

内战爆发后，军队从附近的边陲军营里调走了，尼米兹组建了吉莱斯皮来福枪队，并被任命为队长。这个队由吉莱斯皮县附近的青年组成，接替了军队控制印地安人的任务。不久以后，南部联邦政府任命尼米兹为当地的地区长官，这就使得他与周围大都是同情联盟派的日耳曼人暂时疏远了。

在内战期间，尼米兹旅店成了马车驿站，生意异常兴隆。尼米兹的身上有一种充满西部野性的气息，他常常搞一些恶作剧，把旅店的银器偷偷藏在离店客人的行李中，然后组织一群人把“贼”抓回来进行假审讯。

尼米兹具有得克萨斯人的特点，喜欢吹牛皮。要是碰到一位喜欢挑毛病的客人来品尝旅店有名的烟熏香肠，尼米兹队长就会主动把这位客人带到特别保留的席上和他一起吃饭，同时开始讲述他专为客人准备的故事，他说，去年夏天当地的一次射击，打死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检查死者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妻子住在纽约。尼米兹就给她发了一份电报，征求她对尸体的处理意见。那个妇女回电说，她自己要亲自前来认尸。

尼米兹说，当时是8月，他无法用冷冻方法保存尸体，只能把尸体和香肠一起放在烟熏房里。而从纽约来的火车太慢，电话又不通，死者的妻子在路上走了好久才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当然，她丈夫的尸体那时已经被熏透了。她看后提出抗议，说这不可能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白种人。尼米兹队长向她说明，要是她不承认这是她丈夫，她就拿不到保险金。这样一来，

她才把尸体认领回去。

往往故事还没讲完，神经质的客人就已被这荒诞的恐怖故事吓得面色苍白匆忙离去了。

查尔斯·亨利讲起小时候在海上短期于过一段时间的事，使一般人听起来都以为他当过商船船长和商船队长。他常编造许多稀奇古怪的动人故事，使那些儿孙晚辈听了还想听，要他多讲几个。他向他们表示，他再不出海航行了。“我讨厌海，”他说：“一旦你厌恶了海，你就不能去海上旅行；大海要惩罚你，会把你吞掉的。”

后来，尼米兹队长忘却了他编造的这段海的故事，也不顾孙子辈担心“爷爷”被海吞掉，又坐船到纽约去了。他安全返回后，对为他担心的儿孙们说：“我乞求上帝饶恕，答应把我的一个孙子献给海洋，去当海军上将。”

尽管尼米兹喜欢吹牛和恶作剧，邻居对他却是崇敬的。他们选他当学校的理事和吉莱斯皮县教师考试委员会的委员。1891年，他浅黄色的须发都变白了，爱吹嘘的兴致多少有些减低，被选为得克萨斯州的议员。

在尼米兹队长已成年的4个儿子中，沉默寡言的切斯特·伯纳德是身体最差的。蓝眼、黄发、纤弱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诗人。他患有肺病和风湿性心脏病，身体一向虚弱。为了身体健康，他当了牛仔，把牲畜从得克萨斯州赶到内布拉斯加州去放牧。医生劝告切斯特绝不要结婚，可是他却爱上了屠夫亨利·亨克的女儿安娜·亨克。安娜身体也很纤弱，但却具有亨克家族坚强的意志力和性格。她家有12个孩子，安娜是长女，克尽大姐的责任。她很惹人喜爱，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同害羞的小切斯特订了婚。或许是他的虚弱体质打动了她强烈母性的本能，1884年3月他们结婚了。当时切斯特29岁，安娜只有20岁，5个月后，安娜当了寡妇并已有了身孕。

安娜在怀孕的最后阶段，住在尼米兹旅店对面她父母的家里，占用了那矮小石灰石房子底层后部的一间小卧室。1885年2月24日，安娜就在这里由产婆利赛特·米勒接生，生下了一个像他父亲一样浅黄头发的男孩。她给他取名叫切斯特·威廉。这就是未来的海军五星上将。

尼米兹队长对孙子的诞生感到格外高兴，尼米兹将军和华盛顿总统的生日相隔不远，很容易记。但对安娜·尼米兹来说，她心上却记着另一个日子，小切斯特是“情人节生的孩子”。

尼米兹队长非常喜欢安娜，对她的孩子成了孤儿深表同情。他把她们母子接到他的旅店里来往，并在孩子身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因为队长最近当了鳏夫，又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对她们迁来居住是欢迎的。

在切斯特的童年时代，同他感情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的祖父。后来这个上将提到他的祖父时曾写道：“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死了。但是我有一个白胡子的好爷爷，他叫查尔斯·H·尼米兹，定居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城，盖了一个像汽船一样的旅店。在做完家务和家庭作业的空隙，我常常睁大眼睛听他讲他青年时代在德国商船上的故事，他常说，‘大海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严厉的监工。对付他的最好办法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遇事不必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

威利·尼米兹是切斯特的叔叔，此时在外省荣获工程学位回家来了。他的工程技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是派不上用场的，这使他感到很苦闷。安娜给了他不少安慰，两颗孤寂的心连在一起了。1890年圣诞节，威利同安娜结婚了，切斯特有了一个新父亲。

安娜心情格外愉快，她承担了家务重担，又于 1895 年生了多拉。1897 年生了奥托。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家务并没有使她失去苗条的身材，她容貌依旧，只是漂亮的面孔上增添了一些皱纹。朋友和邻居很喜爱她，孩子们也非常尊敬她。1924 年安娜病危时，曾对从太平洋演习场赶乘飞机、轮船及时来到自己身边的切斯特说：“我知道我在情人节生的孩子会来看我的。”

切斯特小时候对人友善，但爱发脾气。虽然多次同别人打架，却从不记仇。记得有一次，他同时跟另外两兄弟打架，虽然打赢了，但也被打出了血。他憎恶地说，“那些男孩打架像女孩一样，用手指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克制自己的脾气了。他早年就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以势压人并非上策，动脑比动拳头更能解决问题。

切斯特从 15 岁起因家境贫穷不得不在圣·查尔斯旅店里工作。上午 9 点到下午 4 点去梯威中学；他学习刻苦在班上 是 优 等 生。回到旅店后，他修整旅店周围的草坪、劈柴，为十多个炉子和壁炉生火。晚饭后一直到 10 点专门处理旅店业务，如有空余时间就抓紧学习。小业主的姑母为了酬劳他，每月支付给他 15 美元，并供给食宿。

尼米兹对亨克家族的肉店生意和尼米兹家族的旅店事业部没有兴趣，念完中学后又没有升学机会。他渴望能在广阔的天地里凭自己的聪明才干，一显身手。

1900 年夏天，切斯特第一次对他的前途看到了一线希望。驻在圣·安东尼奥城外桑·休斯敦军营的第 3 炮兵联队 K 炮连，从克维尔越过瓜达卢佩河开赴山区进行打靶训练。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威廉·M·克鲁克香克少尉和威廉·I·韦斯特维尔特少尉途中在圣·查尔斯旅店住宿。他们的军人风度，笔挺而又合身的新军装，尤其是他们见多识广的谈吐，在切斯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他感到羡慕的是，克鲁克香克少尉和韦斯特维尔特少尉年龄只比他稍大一点，而他们却显得风度翩翩、潇洒大方，肩负着带兵的重担了。他们是不久前才从同他一样的平凡处境中跳出来的，现在却在家庭不出分文，全由军队负责的情况下接受教育，经风雨、见世面。

年轻的尼米兹对刻苦学习和竞争是有勇气的。他满怀希望和期待向参议员詹姆斯·斯赖顿提出报考西点军校的请求。斯赖顿说他为军事院校推荐学员的名额已满。从他言谈话语中流露出令尼米兹颇为失望的消息，那就是，即使在将来，尼米兹也不可能获得入军校的机会，因为在他的选区有好几个军营，那些军人的子弟都在排队等着进西点军校；作为平民的孩子，希望是很小的。但斯赖顿又给了他一点希望，他对一脸期待的切斯特说：“如果我推荐你进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你愿意吗？”

“我愿意！”切斯特过去完全没有听说过海军军官学校，他在失望中决心不放过这一个受教育的机会。

为了入学考试，切斯特每天早晨 3 点钟就起床，学习两个半小时后，开始做旅店里日常杂务活。然后，急急忙忙吃过早饭去上学。

威利对待切斯特和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帮助切斯特补习过去没有学到的几何科目，正如他后来帮助自己的儿子奥托，步切斯特后尘投身海军一样，倾尽了自己的热情。

切斯特要报考海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开了，克维尔城里的热心人都来帮助这个年轻人。教员苏珊·穆尔帮助他补习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和文法。



梯威中学的校长约翰·格雷夫斯·托兰也抽空给他辅导数学。他们的热心帮助，使切斯特终身难忘。

由于众多人的帮助，加上切斯特天资聪慧，1901年4月当地海军军官学校招生考试中他名列第一。7月，他告别了亲友，同参议员斯赖顿一起坐火车到达安纳波利斯，准备参加8月底的全国性考试。在这段时间里，他在韦思泽预备学校复习，终于又顺利地通过了全国性考试。

1901年9月7日，切斯特·威廉·尼米兹宣誓成为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他终于跳出了德克萨斯山区，享受着公费教育，开始踏上了锦绣前程的征途。

切斯特进海军军官学校时，美国海军正处在复兴时期，海军在被忽视了近20年之后，重获重视。国会在19世纪80年代决定用钢铁和蒸汽机装备一支舰队。1898年，这支舰队在菲律宾和古巴海上打了大胜仗，引起人们的重视，博得全国上下的热情赞扬。19世纪末，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了马汉关于制海权的著作和一些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及各种支持海军发展的文章，在美国社会轰动一时。国会决定，从1898年至1921年，每年至少建造一艘战列舰。实际上，只有1901年因船厂负担过重没有建造。国会还决定在海军军官学校用花岗岩和灰砖建起富丽堂皇、气势宏伟的法国复兴式学校大楼。19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式宿舍——班克罗夫特大楼落成，取代了戴维·狄克逊·波特将军当校长时建造的学员宿舍。

尼米兹正是在这令人振奋的年代里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他的班上有131名学员，是1845年学校创建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切斯特·尼米兹保持他的学习习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一直学习到吹起床号。他的同屋爱达华州的艾伯特·丘奇也同他一样勤奋，两人的学习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为此，班里同学提出将二人分开，分别同学习较差的同学同屋。切斯特挑选了肯塔基州的约翰·森普特，并努力使他也养成清晨学习的习惯。功夫不负有心人，以后的学年里，他们都使自己的同屋的考试顺利通过。

该校的教学方法注重启迪学员的主动精神。教员几乎每天都要用没有讲过的参考教材来考学员，然后再进行纠错、评分和讲评。

切斯特为考学，曾专心致志自学了好几个月，自学能力相当强，已经不需要别人的讲解，就能理解教科书的内容，这是班上其他一些同学所缺乏的。

对于切斯特在海军军官学校的进步，他的祖父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1902年2月19日，这位上了年纪的旅店老板在给切斯特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孙子切斯特：

下星期一你就满17岁了，我写信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在三角和西班牙语等新课程中取得进步。但愿你在学习中不致发生困难，像过去学习其他学科那样取得好成绩。你的成绩单收到了。我和你父亲以及查里叔叔对你的学习成绩感到高兴。如果我们对名次的理解正确的话，你的分数居于良好和优秀之间。任何人都不能再有更高的期望了，甚至托兰德教授对此也是满意的。

希望冬天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你能到户外锻炼去了。这是全家的祝愿。我们从报上得知许多德国学员乘德国“莫尔特克”号训练舰到你校访问，想来已经结束了，你觉得有趣吧。下月底海因里希王子去你校访问时，你无疑又会获得乐趣。你们也许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我想不出给你寄什么生日礼物，因此，我查阅了大批旧信，给你介绍一些家史。

信中夹着很多张追溯到 13 世纪的有关尼米兹家族的家谱。切斯特收到这么珍贵的生日礼品感到十分高兴，他在世时一直把它们保存着。

尼米兹在校当学员时，是海军军官学校发展最快的时代之一，但学员总数仍未超过 700 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海军将领，同尼米兹一样，都是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欧内斯特·金、威廉·派伊在尼米兹入学前的六月份就毕业了。在他的同学中，有哈尔西、哈罗德·斯塔克、赫斯本得·金梅尔、罗亚尔·E·英格索尔、罗伯特·戈姆利、弗兰克·杰克·弗莱彻、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米洛·德雷梅尔、奥布里·菲奇、约翰·托尔斯、约翰·S·麦凯恩、托马斯·C·金凯德、R·凯利·特纳、威尔逊·布朗和 H·肯特·休伊特。他们彼此都十分了解，许多人在校时便结为挚友。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指挥官之间都并不陌生，给协调指挥带来一定的好处。

尼米兹在校第一个夏天的航海生活，是在“切萨皮克”号上度过的。这艘舰顺切萨皮克湾而下，穿过弗吉尼亚角进入大西洋，又回到缅因州的哈伯湾。以后他又曾乘美、西战争中的老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和“印第安娜”号以及一艘驱逐舰出海航行。在这艘驱逐舰上，他的耳朵出现了脓肿，由于没有随舰医生，舰长用一个没有消毒的喷油器将硼酸注入他发炎的耳朵里，此后尼米兹耳朵有点发聋。因此，他学会仔细观察对方说话时的口形变化，来弥补听力上的缺陷。

在尼米兹刚刚上一年级的時候，海军界发生了一场有损海军声誉的桑普森——施莱纠纷事件。

当时埃德加·S·麦克莱编写的《美国海军史》第三卷出版了，并被选为海军军官学校的教材。在这本书里，谈到美、西战争时，对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准将在加勒比海湾战中的作法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不服从命令，不敢勇猛进攻，延误了对敌人的封锁，在圣地亚哥战斗中是个十足的懦夫。

那次战斗开始时，美国舰队司令威廉·T·桑普森海军少将正在他的旗舰上同岸上来的美国将军商谈事情，他把指挥封锁的任务交给了施莱。战斗中西班牙舰队抓住时机，突然冲出港口并以密集火力射击，突破了封锁线沿古巴海岸向西逃去。

所有的美国舰只，除施莱的“布鲁克林”号巡洋舰外，都向西追击。莫名其妙的是“布鲁克林”号听从施莱的命令却往东航行，几乎同“得克萨斯”号相撞，然后才兜了一个大圈子跟上大队去追击，战斗最后以西班牙舰队的覆灭而告终。麦克莱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写道“一艘美国战舰的可耻洋相，它虽有优于敌人的兵力支援，……却故意夹着尾巴逃跑。”

当麦克莱的指责公布后，美国公众为之震动，全国报刊舆论哗然。他们曾把杜威、桑普森、施莱当作战胜西班牙的美国海军英雄加以崇拜，而今把其中的一个贬为无能、犹豫和怯懦令美国公众难以承受，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施莱在盛怒之下，要求海军军官学校不要采用麦克莱的第三卷作为教材。海军军官学校满足了他的要求，出版商也收回了全部没有卖出的书籍，并要求作者对有关段落作必要的修改。

但是，报刊上已经引用了书中的有关段落。施莱为了挽回他在军事上的名誉，要求法庭调查。以杜威将军为主席的法庭，审查这个案件达 40 天，搜集的作证和调查材料有 2000 页。不幸的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演变，对

作者和出版商的起诉变成臭名昭著的桑普森——施莱纠纷事件。这两位军官的支持者在法庭内外对谁是圣地亚哥真正的胜利者争吵不休。人们最初还有兴趣，后来对这个有损尊严的争执则感到厌倦了。《华盛顿邮报》甚至以漫画形式描绘法庭对此事的审理。法庭调查的结果各不相同，不能解决分歧反而加深了分歧。最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双方停止争论，他说：“无论何方都没有理由再对这个不幸事件进行任何争论。”

由于这样，海军本来以显赫的荣耀凯旋而归，却因此事被人嘲笑。

对忠于海军事业的学员尼米兹来说，这就像受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创伤。年轻的尼米兹对这种有损海军威望的争吵感到愤慨，发誓假如有朝一日处于有权的地位，将不再让这类公开品评海军长短的事情发生。在他有生之年，他在可能的范围内预防和避免了一些公开的争论，特别是那些涉及到人身攻击的争论。他尽一切努力维护部属的感情和名声，即使在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也是如此。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一般是不允许学员喝酒的，但一些老学员往往会爬上正在建筑中的屋顶上，利用建筑周围的遮网隐蔽起来，举行啤酒聚会。每次，他们都抽签决定谁去买啤酒。一次，尼米兹抽中了。他穿着袖上缀着三条杠、领上挂着三颗金星的制服，拎着空行李箱，若无其事的走出营门。卫兵认出他是可以随便出入的老学员，只粗略地扫了一眼，尼米兹真有些沾沾自喜。

距学校只有几条马路远的一家服装店的后屋代售啤酒。尼米兹把一打冰啤酒装箱里时，发现店主人身旁站着一位长相漂亮、黑头发的先生，一种潜意识使尼米兹多看了那位先生几眼。尼米兹拎着装满啤酒的箱子再次返回学校门口时，心中不免有些打鼓，然而，他并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通过了门口。

过了星期天，周一上午，切斯特带着组里的同学去上领航课。一走进教室，他几乎惊呆了，他发现服装店店主人身边站着的那位黑头发、长相漂亮的先生，现正穿着军装坐在教员的位置上。尼米兹忐忑不安地走到座位旁坐下来。经介绍，这位先生是利瓦伊·卡尔文·贝托利特海军少校，原为海军军官学校 1887 年級的学员，最近才调来任教官。尼米兹几乎绝望了，他担心自己的海军生涯将因那一箱啤酒而提前结束了。他惟恐下课，怕贝托利特找自己谈话。一天过去了，贝托利特没有做出任何曾经见到过他的表示。难道他不记得那个买啤酒的人了吗？尼米兹否定这个判断。他事后说：“这次越轨行为给我上了一课，使我知道以后在海军军官学校的日子该如何做。它也使我懂得了宽容的作用。对待初次违犯纪律的人，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因为几年后，这些人可能会成为优秀的指挥官。”尼米兹非常希望有机会在部队中见到贝托利特，对他采取的“宽容和谅解”表示由衷的感谢。但直到 1912 年贝托利特去世，尼米兹和他也没有再碰见过。

在高年级，尼米兹曾乘海军中服役的第一艘潜艇“霍兰”号艇下潜，尝到了海的味道。

1905 年 1 月 30 日，尼米兹和他的同学毕业了，并成为该校考试合格的学员。从此，他们当上了“被任命的军官”而不是被正式委任的军官。他们要在海军中顺利地服役两年后，才可能有资格被委任为海军少尉。在此期间，他们服役的档案由海军军官学校保存，并定期由学术委员会评审。

在 114 名同届毕业生中，尼米兹的各科总成绩名列第 7。他考得最好的学科是现代语言（法语和西班牙语）、军械课、数学和领航，巡航实习获得

最高分。全班名列第4的是罗亚尔·E·英格索尔，他在尼米兹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第二天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名列第5的是费尔法克斯·利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萨拉托加”号编队、联合防区作战部队、西南太平洋海区盟军海军部队和东海岸边防军等单位担任指挥工作。在1905年毕业的学员中，后来升为海军少将以上的有16名。尼米兹在校时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昨天愉快，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人，具有荷兰人勇往直前。从容不迫的性格。”

尼米兹在毕业考试后，回到得克萨斯州老家作短期休假。假期结束时，他从圣安东尼奥乘火车去西海岸。他和他的朋友、与他同获奖章的同班同学布鲁斯·卡纳加，通过事先约定乘同班火车，一道去旧金山“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报到。他们后来结成为终生的朋友。

“俄亥俄”号战列舰，刚刚结束了验收试航。这是1898年国会批准建造的4艘战列舰中的一艘，排水量为12000吨，装有4门12英寸和16门6英寸的火炮，最大航速17节。船长莱维特·C·洛根海军上校，是海军军官学校1867年毕业生。

尼米兹上舰不久，“俄亥俄”号作为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向远东出发了。洛根上校在他向海军军官学校学术委员会作的第一季度报告中写道：“学员尼米兹在来到‘俄亥俄’号舰上的短时间里表现很好。”第二季度末，尼米兹在舰长的关照下，担任过船艇官和舰面助理军官。洛根写道：“学员尼米兹是一个优秀的军官，我高兴地推荐给学术委员会，请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1907年1月31日，切斯特和布鲁斯被正式委任为海军少尉。不久以后，尼米兹随“帕奈”号炮艇离开甲米地，卡纳加指挥炮艇“巴拉圭”号也出发了。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们就设法在一块巡航。他们的任务是，向最近被征服的菲律宾人和苏禄群岛上的莫罗人“炫耀力量”，对当地土著人给予可能的帮助，必要时为他们解决一些纠纷。两个年轻的海军少尉没有碰到什么严重的问题，不过对他们来说，这次巡航任务是相当冒险的。

不久，尼米兹同“帕奈”号炮艇奉令调到甲米地海军基地。在那里，他向基地司令尤赖亚·罗斯·哈里斯海军少将报到。哈里斯是一个铁面无私，脸上从不露笑容，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他对尼米兹说，要调他去指挥一艘退出现役，急待调到干船坞去的驱逐舰“德凯特”号上工作。尼米兹意识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命令，因为他知道，即使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也决不会让一个年仅22岁的海军少尉去指挥驱逐舰。在尼米兹同时代人中，斯普鲁恩斯第一次任驱逐舰舰长这个高级职务时是26岁，哈尔西30岁，金是36岁。尼米兹从哈里斯脸上露出的那难得的、长辈的微笑中意识到了什么，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

尼米兹没来得及回到“帕奈”号炮艇上取衣物，穿着白色制服、挂着佩剑，就来到了“德凯特”号上。在舰上，他受到几个菲律宾看守卫兵的欢迎。尼米兹上这艘驱逐舰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个“残破的老驱逐舰”。当他了解到舰上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重要设备已经丢失，没有粮食，没有淡水，没有油时，一种孤立无援和绝望之情涌上心头。尼米兹还没来得及理清头绪，一群军官和水兵就到他这里报到了。

尼米兹与第一批水手乘汽艇返回岸上。途中，他凝视着马尼拉湾深蓝色、波涛起伏的海水，远望群山上苍柏密林，心情开始平静。尽管自己还缺乏经

验，又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他下决心要通过自己努力有所作为，不辜负上司对自己的信任。

在岸上，在“帕奈”号炮艇上待命期间，他通过打扑克结识了几位准尉军官。他们表示尽力帮助尼米兹解决困难。尼米兹带领水手们很快用驳船把大批装备、煤和水运到了“德凯特”号舰上。经过夜以继日的劳动，尼米兹和他临时召集的舰员们终于使舰上的一个锅炉冒汽了，但却没有时间去试验主机。

尼米兹想把军舰从浮标那里往后倒出来，但在他下令用四分之一档速倒开时，军舰却往前行驶。当他下令全速向后时，军舰却往前猛窜。原来传令钟装倒了。尽管发生了这些意外，又遇到了一场大雨和缺少海图，尼米兹和他的舰员仍按时把“德凯特”号驱逐舰开到了奥隆阿波。两星期后，军舰开出了干船坞，有能力随时准备与日军作战了。

日本政府为了表示和平的意愿，邀请美国在太平洋服役的战列舰访问东京，恐战情绪平稳了下来。

罗斯福派遣美国国防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作为他的和平友好使者到世界各地访问，塔夫脱一脸大白胡子，大腹便便，体重足有300磅。

尼米兹少尉奉命护送塔夫脱一行从奥隆阿波返回马尼拉。为了使这位肥胖的使者在“德凯特”号的甲板上过得舒适，尼米兹找了两把柳条椅让木匠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并把靠里的两个扶手锯掉，为这位使节提供了一把舒适、宽敞而且能支撑他体重的躺椅。塔夫脱一行很快就乘船离开了马尼拉到海参崴，然后取道陆路去莫斯科、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

尼米兹在远东服役快满3年了，他希望不久能调回国。然而，他随“德凯特”号舰被派去菲律宾南部，在棉兰老附近和苏禄群岛的老地方巡航。“德凯特”号在一个时期内成了美国驻群岛总督罗杰斯上校的旗舰。当“德凯特”号驱逐舰到达苏禄的一个村庄后，为了吸引当地居民的注意，用它的速射炮放了几发炮弹。之后，莫罗部族的酋长上船来，像向法庭最后上诉一样，向罗杰斯上校汇报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和分歧。

在罗杰斯上校埋头于处理事务和作出决断时，尼米兹正忙于结交朋友。他同一个名叫达图·皮昂的莫罗酋长特别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酋长的儿子、菲律宾宪兵少校达图·贡贝·皮昂，曾把他父亲留下的一把莫罗人的短刀送给尼米兹将军留念。这是少校感谢将军为菲律宾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点心意。

尼米兹少尉非常渴望回到已离开3年半的老家得克萨斯州探亲。但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打消了尼米兹的考虑。

1908年7月7日晚上，他在“德凯特”号舰上，在进入马尼拉湾南面八打雁港时由于有点疏忽大意没有测方位，只是估计了一下舰位，也没有检查是涨潮还是落潮。突然间，测探员大叫了一声：“长官，船不动了！”

起初，尼米兹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发现驱逐舰在泥岸上搁浅了，心里很不舒服，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十分懊恼，想把舰再退回去，但却徒劳。这种情况如处理不好，很容易毁掉一个青年军官的前程。尼米兹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在那漆黑的夜里，在菲律宾的某一个地方，我想起了祖父的教导，‘车到山前必有路’，于是在甲板上安了一张帆布床睡觉了。”

拂晓后不久，来了一只汽艇，扔过来一条缆绳，把“德凯特”号从泥岸拉入深水。尼米兹少尉如实地上报了这件事。按照海军条令，造成搁浅要进

行调查，必要时对肇事者要给予处分。按常规尼米兹以“在执行任务中犯有失职罪”被传讯到“丹佛”号巡洋舰上出庭受审。

鉴于被控记录无懈可击和八打雁地区海图不清楚，法庭减轻了对他的指控。法庭认为尼米兹有过错，但只是“疏于职守”，决定由“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给予当众警告”处分。J·N·亨普希尔海军少将司令在诉讼结束时写道：“法庭公布调查材料和判决，这一行动本身就构成法庭所判的当众警告处分。”

这场官司除了引起一些麻烦和使人感到困恼外，一点也没有影响尼米兹的前程，反而给他带来了好运。因为解除了在“德凯特”号驱逐舰上的职务，在判决后两星期就可以回家了。18个月后，他从海军少尉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尉，越过了海军中尉这一级。

1909年1月25日，他被调到潜艇第1支队任职。

开始，尼米兹对被分配在潜艇上工作感到很失望。当时潜艇作为攻击的战斗武器，它的特殊作用还没有显露出来。而且，在潜艇上工作辛苦，条件较差，又没有额外补贴。尼米兹曾抱怨他说：“在那些日子里，潜艇就像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为此，尼米兹曾多次要求到任务较多的战列舰上去工作。在当时，战列舰在舰队里，被认为是青云直上的阶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不久，尼米兹把握自己的情绪，克服失望、抱怨，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潜艇工作上，并从中获得一个有益的经验：不论是什么工作，不管如何乏味，只要专心致志，刻苦钻研，就一定会获得有趣、有益的收获。他先后成功地指挥过“潜水者”号、“甲鱼”号、“一角鲸”号潜艇。以后，他又从实践中发现汽油发动机排泄毒气又易于爆炸，他主张拆除潜艇上的汽油发动机，用新的柴油发动机取而代之，就此被公认为柴油发动机的权

### 第三章 尼米兹的风格

尼米兹的上司：堂吉珂德？

尼米兹书桌上相框里的照片不是他的夫人，  
而是麦克阿瑟

赌输的水兵

喝醉酒的水兵搭上了尼米兹的轿车

尼米兹的智多星

鱼雷问题纷扰美国海军

1941年12月30日，就在尼米兹就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头一天，欧内斯特·约瑟夫·金海军上将当上了尼米兹的顶头上司——美国舰队总司令。

金的部下拉迪斯拉斯、法拉果曾这样描写这位美国舰队新的总司令：

“消瘦而严峻的大个子，高额头，鹰钩鼻，目光炯炯，下腭厚实。虽然他沒有古老骑士的梦幻，但看起来有点像霍格斯所描写的堂吉珂德。他是一个傲慢的极端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严于律人也严于律己的领导。他很少露出笑容，既没有时间，也不喜欢同别人开玩笑；他受人尊敬，但不被人喜爱，对此，他却觉得正中下怀。”

金对办事缺乏效率和懒散作风十分反感。他讨厌不诚实和虚荣，看不起唯唯诺诺和哈姆雷特式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办事不讲情面。有一次，他派一位中校去接替了一个在他看来是不称职的少将，并命令那个少将在当天下午5点前离开海军部大楼。

珍珠港事件之后，金认为美国舰队总司令的简称已经成为人们的笑柄，再继续延用，是对自己的污辱，因此，决定改用全称的缩写。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和诺克斯部长已明确地指出：新设的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职责与平时由各舰队司令轮流兼任时的旧的总司令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新的美国舰队总司令，要统管美国海军并直接对总统负责。

金上将素以他才华出众和清高、固执著称，他毫不犹豫地行使总统和部长赋予他的全部权利。然而，却很快地使海军作战部长被架空了，斯塔克将军几乎无所事事。罗斯福察觉这一问题，果断地打破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局面。他任命金为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舰队总司令，斯塔克则被调往伦敦任美国驻欧洲海军总司令。

金不仅当上了海军首脑，还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名成员，该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包括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上将、陆军航空兵参谋长亨利·H·阿诺德上将以及后来增加的总统参谋长威廉·D·莱希海军上将。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国参谋长会议联合召开会议时，组成高级行政机构——参谋长联合指挥部，负责盟军的作战指挥工作。参谋长联合指挥部把太平洋战区的大部分作战指挥任务，委托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很重视金将军意见的。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主要是由金和尼米兹制订的。他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但彼此配合甚为密切。他们通过每天多次的电报往来、写信和派人保持经常联系，相互交换意见。此外，金从华盛顿，尼米兹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定期飞往旧金山，在联邦大厦会晤。干脆和直截了当是金和尼米兹共同的性格特点。他们禀性聪慧，为人正直，处事果断精明，讨厌

繁文褥节和拖拉作风，是天生的战略家和组织者。他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人的态度，金缺乏尼米兹那种对人的同情。金在战时的一位同事说过：“伟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弱点。金的弱点是在人事方面。”金极力把他喜欢的人调到自己手下，而把他不喜欢的人调走，但结果并不都理想。他用错人的例子不胜枚举。

尼米兹将军到达珍珠港后不久，就视察了海军第14军区战情组。这是华盛顿海军通讯局通讯保密科OP—20—G下属的夏威夷站，主要负责监视敌军无线电通信，分析敌人来往电报情况，探明并跟踪敌人电台，破译敌人电报。

他在一名军官的引导下，下了几级台阶，穿过拱形铁门，进到军区行政大楼底层狭长、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主管军官约瑟夫·J·罗彻福少校领着他到处视察。地下室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几排桌子和一些文件柜，有些水兵和军官在靠墙一行排列的计算机前工作着。尼米兹将军表现出对此颇有兴趣，不时地问一些问题，然而并不等待详细的回答，转了一圈就离开了。说实在的，在他心中，对这里谈不上有多么重视，在他看来，如果无线电情报部门工作真有实效，为什么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前竟然查不到一些蛛丝马迹？

一个司令部工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参谋人员，一个工作起来行之有效的参谋部是非常重要的。

尼米兹要求他的部属做任何事都要经过认真思考。在他办公室的大门上端，贴着一张“国家和人一样，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格言。屋子里的墙上挂着一块告示版，要求部属在提建议时要首先考虑下面三个问题：

1. 建议是否可行？
2. 建议行不通会出现什么后果？
3. 建议是否在物资和供应允许的范围之内？

尼米兹的办公室陈设雅致，空气清新。不知出于谁手的设计，那竹椅上的花坐垫和窗帘的颜色搭配得十分协调。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幅地图。斯普鲁恩斯将军送给尼米兹将军的德国纯种刚毛狗马卡拉帕常常在尼米兹坐在桌前办公时，呆在他的脚边。书桌旁的管子上悬挂着一只温度计。

将军的书桌上摆着一个笔架，几个有纪念意义的烟灰缸，一个机关枪模型和一个他心爱的金属制品野蜂——美国海军营建大队成员的象征。书桌上还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放着从报刊插图上剪下来的麦克阿瑟将军的照片。桌上放着这张照片看来颇使人费解，因为尼米兹以及太平洋舰队的军官，对麦克阿瑟将军好大喜功和习惯干表现自己的行为，都感到不满。有一次，尼米兹向他的一位朋友吐露说，他桌上放着那张照片仅只是提醒自己处事待人不要“威风凛凛，暴跳如雷”。

尼米兹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军事术语的卡片，位于中间的一张小卡片上写着：“作战目标，进攻战，突然袭击，接敌点要有优势兵力，简要，安全，运动，节省力量，协同配合”。有的人说它是“战争的原则”，但尼米兹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备忘录，用以检查进攻前的准备工作。它涉及明确作战对象，直到各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等问题。部队间的协同配合，在由他和麦克阿瑟的两个司令部指挥一个战场的情况下显得特别重要。

尼米兹将军每天吃完早饭有散步的习惯，通常散步到7点半，准时到办公室阅览夜间收到的电报。凡是送给他审阅的或参谋人员认为应该交给他，或猜想他可能想看的文电上，都标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代号“00”。

尼米兹将军无论亲自动手或指导参谋人员批复文电，都很及时。简短的



由他自己动手，长一点的则由他的快手快脚的文书、速记获奖者亚当斯代笔。亚当斯过去当过法庭书记，可以算是太平洋地区最优秀的文书。

清晨，参谋人员向尼米兹汇报需要他马上审批的报告并提出需要他答复的问题。舰队情报官莱顿中校通常要汇报非常机密或非常紧急的情报。

尼米兹将军每日正常工作都有固定的秩序，他于7点半批阅文件，9点半开碰头会，人数多就在司令部会议室，人数不多就在办公室里开。在尼米兹将军的办公室里，一直都放着几把备用的折叠椅，他经常邀请临时来访或住在瓦胡岛上的高级军官参加会议。埃蒙斯将军经常来参加会议，后来调往太平洋任第14军区司令的戈姆利将军因成为太平洋舰队的近邻，也时常出席会议。一般的会议只是互通情况，先由莱顿中校汇报敌情，再由战区作战官作报告，然后，尼米兹引导大家讨论一下，气氛通常比较随便。

上午10点，尼米兹要休息活动一会儿。他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同拉马尔、默塞尔或其他军官一起去手枪射击场射击，然后回办公室。

上午11点，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开始接待来访者。不论来访者是上级、下属，他都十分重视。他常说：“有些良策就是下级军官和士兵提出的，对我帮助很大。”有一天，尼米兹发现来访的人忽然少了。于是提出，“按照《海军条令》的规定，我想见见参予指挥工作的各种舰长”。因此，他的副官用电话通知停泊在基地的各级指挥官，作好必要的安排。规定所有舰艇的指挥官，从坦克登陆舰的中尉级舰长到新战列舰的上校级舰长，在抵达珍珠港后于11点钟报到，逗留15分钟。

11点整，拉马尔按尼米兹的指示把要请的来访者领到尼米兹的办公室。军官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尼米兹一面同他们握手，一面微笑着回答：“看到你们很高兴。”然后，请大家坐下。尼米兹将军首先对这些军官讲一讲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和下一步的计划。这些军官对于高级指挥官同他们面对面的谈论有关战略、部署的问题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听得很认真，个个精神振奋。尼米兹讲完之后，就询问各位军官“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在听取汇报时，还不时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一些问题。看到哪位军官提出一些问题或困难，便主动了解需要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许多问题能当场得以解决。规定时间一到，他就站起来走到门口，大家熟知将军是严守时间的人，便站起身，排成队，一一与将军握手告别。

总司令每天上午接见来访者，可以使他及时了解前线情况，也可以发现人才。有时，当一位军官告别走出门外后，尼米兹会对拉马尔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军官，他将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有位参谋人员曾回忆说：“将军每日接待来访，是了解部署的一个机会。对部署来说，也可以使他们知道舰队总司令同他们是一致的，这无疑是鼓舞士气的一个重要因素。”

将军可以接待下属军官和士兵的消息传遍了全舰队和所有场站，大家都了解他们的顶头上司关心他们，愿意同他们打成一片。有些人即使没什么公事，也想通过拉马尔见见尼米兹将军。有这样一件事：

“企业”号上的一个水兵，跑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向总司令表示“敬意”，陆战队卫兵把这件事向拉马尔作了报告。那天早上，尼米兹似乎有些不愉快，有很多事也都不顺利，拉马尔认为这件事可能会使他高兴起来，就进去告诉他有位年轻人在外边等着见他。将军说：“叫他进来。”

那个水兵见到将军后，突然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原来他曾同舰上的水

兵们打赌，说他能见到总司令。他们认为，他肯定见不到；如果能见到，就输给他几百块钱。

“好，”尼米兹将军说，“为了拿到这笔钱，你还得有点证据才行。”于是，他打电话把拉马尔叫来说：“让参谋部的摄影人员到这里来。”

将军同年轻的水兵一起照了相，并送了几张给他，让他带回去作为他赌赢的证据。

还有一个关于“肖”号驱逐舰雷达兵麦凯莱布的故事。在“肖”号驱逐舰停泊在珍珠港检修期间，舰上的水兵都分批回大陆休假，麦凯莱布回到了得克萨斯州克维尔老家。他在他姑母家里，遇见了尼米兹将军同母异父的妹妹多拉。当多拉得知麦凯莱布是从珍珠港回来的时候，就问他：“麦凯莱布先生，你见过切斯特没有？”

“没有，伯母。”麦凯莱布回答说。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总司令的名字感到有些吃惊，而对一个士官能见到四星上将的事更是想都不敢去想。

“哎呀！”多拉说，“你在太平洋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还没见到切斯特！太可怕了！你回到舰上的时候，我要你去看看他。我写信告诉他接待你。”

麦凯莱布回到珍珠港后，及时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他对舰长如实作了汇报，说，“你看，这是她让我干的，我就得写这封信。我真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舰长同意发出这封信。过了几天，麦凯莱布收到了复信，说尼米兹将军愿意在3天后的上午10点钟见他。“肖”号的副舰长为了体面地把雷达兵送去见尼米兹，借来了一部小车。当麦凯莱布走过舷梯的时候，舰上的伙伴自发地在舷侧列队欢送他。麦凯莱布对伙伴们说：“好啦，伙伴们，这次去也许我至少会打听到‘肖’号舰检修以后开到何处去？”

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后，麦凯莱布马上受到总司令的接见。尼米兹将军热情地同他握手、交谈。

尼米兹在吃午饭的时候往往还得继续开会。为了不再增加体重，在不陪客人或不开会时他中午经常不吃饭，而去休息、散步或晒太阳。

下午一般不作固定安排，而尼米兹仍有许多事要干，通常要同参谋人员和将要参战的有关军官开会，研究作战计划。将军对制订计划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绝不马虎，对计划中的每个细节都要一一询问，特别是对两栖作战部分，有时把计划退回去要求重新修改。

这样的作战计划会议，一般都由尼米兹将军亲自主持。他不但自己发表意见，也听取别人的意见，有时看法不一致，他总是先听取别人的意见，仔细权衡利弊，然后再作出最后决定。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非常复杂，战场上任何一个指挥者都不可能不同别人商量就能做出远见卓识的决定。

下午若有空，尼米兹还要到机关参谋人员那里去遛遛，了解工作情况，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去观看海军和陆战队的操练。如是正式视察，他乘坐挂将旗的黑色大“别克”轿车，若是随便看看，就坐由拉马尔驾驶的无标志小车。

尼米兹将军不但对时间是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他也是严格执行。有一次，他穿着全套军礼服，乘坐挂着四星将旗，由专职司机开的那辆黑色大“别克”轿车来到檀香山巴拉塔尼亚街。在路上碰到一队约百名水兵，没有一个人向他敬礼，这使尼米兹很恼火。他回到珍珠港，马上找来了那个管

区的戈姆利将军，他建议戈姆利派军官进城去，把所有不敬礼的士兵用大轿车统统拉回来，没收他们的外出证，让他们归队。减少几天外出时间的处分并不重，但却收到了奇效。几天以后，用大轿车把水兵拉出檀香山的事传遍了各地，敬礼的习惯又重新形成了。

有一天晚上，尼米兹同拉马尔从檀香山赴宴归来，尼米兹看见一个喝醉酒的水兵站在路旁招手要搭车。尼米兹叫司机停车，让坐在后排的勤务兵把那个水兵叫上车来。那个水兵是海军营建大队队员，感激地爬进了汽车。由于所有建筑物都已灯火管制，路上又没灯，只有车头两边有两只小灯，所以那个水兵完全不知道坐在谁的车上。

在将军的询问下，那个营建大队队员发泄了他对军队生活的满腹牢骚，说他们那里营房肮脏，管理不善，伙食低劣，大队长全靠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丝毫不关心士兵的生活。尼米兹让他在他的营房门口附近下了车，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向谁报告了情况，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尼米兹告诉拉马尔，他要在上午 11 点去海军营建大队视察。上午 10 点，拉马尔打电话通知了那里的负责军官，没有给队里更多时间进行准备，这正是尼米兹的意思。他准时到达海军营建大队，发现那里的情况同那个喝醉酒的水兵谈的一样：肮脏、混乱、士兵情绪低落、伙食很差。尼米兹对那个队长很不满意，表示要给他适当的纪律处分。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参谋人员每周除了 7 天工作日外，晚上常常还要加班。尼米兹将军喜欢使用勤勉又精干的参谋班子。他要求参谋人员要会办事，身体健康，必要时要能夜以继日地工作。

尼米兹工作中加班加点和刻苦的精神能和他的参谋人员中的任何一个人相比，但他从不把自己陷进琐碎的工作中去。正如他在“奥古斯塔”号舰上当舰长一样，别人干得了的事他就不去插手。他只把精力用在一个总司令应该承担的有关决策、礼仪和社交的活动上。他通常也委派一些他信得过的部属，代表他去执行任务。如果他们表示干不了，对年长资深的军官就采取宽容态度，不要他去干；对年轻人则严格一些，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对他们说：“年轻人，你要是完不成任务，我就撤你的职。”

尼米兹将军同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思想，尤其是在战略问题上的主张大体一致；但他们的个性却迥然不同。斯普鲁恩斯热情却不随和。梅尔·彼得森说他“古板”，有的下级军官认为他“老绷着脸”。彼得森说：“尼米兹将军比较随和，和蔼可亲，有点守旧。斯普鲁恩斯将军精干、刻板，实事求是，总是一本正经。”尽管如此，斯普鲁恩斯同尼米兹关系密切，每晚都在一起活动，这似乎对他当参谋长很有好处。不知是不是受尼米兹潜移默化的影响，斯普鲁恩斯同他人的关系后来就不那么严肃和一本正经了。

斯普鲁恩斯在珍珠港的工作职责有两项，一是主持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工作，一是给尼米兹当好参谋。斯普鲁恩斯最先向尼米兹提出建议，由后备飞行员替换前线飞行员，使飞行中队在战斗中有休整时间，使所有的飞行员都能保持充沛的精力，有信心、有体力去投入新的战斗。在主持参谋部的工作中，他不像有些参谋长虽然能干却很暴躁，他是一个精明过人，又从不暴跳如雷的人。他承认自己有点疏懒，认为机敏、懒惰是当司令的一种特征。尼米兹交给斯普鲁恩斯的具体工作，他马上交给手下人去办。他和尼米兹一样，有组织能力，尽可能把自己置身于参谋人员之外，善于识人、用人，发挥人的才能。

斯普鲁恩斯是尼米兹最重要的智囊，也是尼米兹的代言人。他能把错综复杂的战略计划讲得头头是道，他反感冗长繁琐的文字报告，尽量把这类事情交给别人去完成。

尼米兹将军每星期天 10 点都要回到马卡拉帕办公室，因为他要在那里收听 1 小时旧金山播放的古典音乐。将军认为这一周哪些军官使他感到特别满意，他就会利用内部通讯系统的设备把音乐送到谁的房间去，而因为将军耳朵有些聋，音乐声音也放得非常大。一次，一位新上任不久的军官在房间里，突然被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惊呆了，他向拉马尔询问，拉马尔对他说：“这是尼米兹将军请你欣赏星期天音乐会，实际上是在向你问好。”

1943 年 9 月 6 日，尼米兹宣布成立珍珠港联合参谋部。下设：计划（J—1）、情报（J—2）、作战（J—3）和后勤（J—4）4 个处。

新成立的情报处，在工作上同金将军指示建立的太平洋海区联合情报中心密切配合。这个情报中心设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大楼北面的一幢大楼里，由留任的情报官莱顿中校向尼米兹报告情况。莱顿曾经要求调到部队工作，尼米兹没有同意。尼米兹对他说：“你在办公室里工作，比去当巡洋舰支队司令歼灭的敌人还要多。”

太平洋海区联合情报中心隔壁另一幢同样的大楼，是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分队。它的实际规模，同夏威夷情报站的战斗情报中心一样。夏威夷情报站并没有撤销。自从威廉·B·戈金斯海军上校接替罗切福特担任负责人后，番号已经改变，并从地下室搬到宽敞的大楼里，拥有 1000 余名工作人员。

太平洋舰队的无线电分队，主要负责收听敌人海军的无线电通讯。包括电讯分析、破译和翻译日本海军电报。破译专家已经逐步掌握了日军的战时呼号和密码变化规律，特别是经常变化的新加乱码组。他们破译了日军的一些新密码，其中，最有用的是日本海军运输调度官使用的密码系统，不仅使美军掌握了日本运输队的航线，而且还掌握了它预先确定的前方停泊位置。这种重要的情报，直接通过保密线路发往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作战官，再由他把有关部分转发给各潜艇，因此攻击和击沉敌舰的机会大为增加。

在破获敌人情报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时，一个新的问题却又令海军官兵头疼。

舰队潜艇使用的“马克—6 型”鱼雷雷管原设想通过直接撞击引爆，或把鱼雷发射到敌舰底下或附近时，通过磁性撞击引爆，但不幸的是，鱼雷发射到敌舰底下时，雷管没有爆炸。洛克伍德将军还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发现了一些问题，他研究证实在水下发射鱼雷比标尺上的定深要深 11 英尺。自此之后，哑弹少了，而提前引爆的鱼雷却多了。

洛克伍德调到珍珠港工作后，当时面色苍白正因患疟疾住院的尼米兹将军非常热情的接见了。尼米兹支持洛克伍德研究鱼雷提前引爆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消除鱼雷的缺陷，美国就能打败日本这样的岛国。

洛克伍德向军械局提了一大堆意见，都不起什么作用。军械局反而把鱼雷失效的责任，归咎于通过潜望镜为驾驶和发射鱼雷提供数据的潜艇艇长。一时，艇上水兵对艇长失去信任，有的艇长也失去自信，心灰意懒，认为在艇上干不下去了，纷纷要求调动工作。

但是，洛克伍德确信问题出在“马克—6”雷管上。他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射击检查官汤姆·希尔上校一起去找尼米兹汇报此事。尼米兹很认真的听完汇报，便指示洛克伍德通知部队把雷管上的磁爆装置拆

掉，让潜艇直接射击目标以取得爆炸效果。这样一来，提前引爆的鱼雷减少了，而哑弹的数目急剧增加。艇长们更觉灰心丧气，要求调动工作的人有增无减。军械局也有了话柄“看吧！问题还是出在瞄准上。”

劳伦斯·R·达斯皮特少校艇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他的“黑鳗”号潜艇上，从不利的舷角发射两枚鱼雷，击中了敌人的一艘油船。然后把潜艇正对着敌人停止不动的油船，从最理想的舷角经过细心瞄准和检查，发射了9枚鱼雷。9枚全部击中目标，但没有一枚爆炸。达斯皮特十分生气带着剩下的一枚鱼雷回到珍珠港，要求对鱼雷进行检查和校正。

检查后证实，达斯皮特的鱼雷表面没有毛病。经尼米兹批准，洛克伍德带领一些人对着海边垂直的悬岩发射了3枚鱼雷，其中有2枚爆炸，第3枚则是哑弹。他们把哑弹捞起来带回珍珠港，终于找到了哑弹的原因。正常情况下，鱼雷命中目标时，撞针由弹簧弹出，穿过前面的导轨打击雷帽而引爆。但有时鱼雷垂直命中目标时，惯性却使撞针被导轨卡住打击不着雷帽，因而不能引爆。通过减轻撞针的重量，减少撞针与导轨的摩擦，终于解决了问题。美国潜艇终于装备了可靠的鱼雷，但这已经是1943年9月，美国对日宣战快两年了。

## 第四章 珊瑚海大海战

众矢之的，尼米兹泰然处之  
海军上将忌讳数字“13”和“星期五”  
尼米兹：对在外作战的司令官，不要给任何具体指示

获悉日军MO行动计划方向：珊瑚海  
尼米兹：撤换一个军官最好的办法是提升一级

珊瑚海之战：胜与输的困惑

金上将建议尼米兹向敌军占领的中太平洋岛屿和吉尔伯特群岛发起攻击。太平洋舰队参加这次攻势的兵力有3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由费尔法克斯·利里海军中将指挥的“萨拉托加”号编队（第14特混舰队）、由威尔逊·布朗海军中将指挥的“列克星敦”号编队（第11特混队）和由威廉·F·小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企业”号编队（第8特混舰队）。不久，由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的“约克城”号编队（第17特混舰队）也将投入战斗。航空母舰部队进攻这些岛屿，可能牵制日军对爪哇和新加坡的进攻，至少可以打乱其向东、向东南方面进犯的计划。即使这次攻击中取得大小的胜利，都可以大大地恢复美国的民心士气。实际上，尼米兹将军在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之前，就要求作战参谋为反攻做好准备。珍珠港已经开始行动，全部轻型船只，包括从航空母舰护航部队抽调出来的舰只都用来保卫美国至夏威夷之间的海上运输队。在帕尔米拉和约翰斯顿岛上修建了空军基地，用来保卫从夏威夷往南去的船队。美国潜艇也开始前往马绍尔群岛和威克岛进行侦察。

1942年1月2日，参谋部向尼米兹提出航空母舰袭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方案。1月8日，派伊上将对方案作了修改。他建议从珍珠港增派航空母舰部队，支援“约克城”号完成掩护登陆的任务。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同时向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出发，迎战敌军。假若没有同敌舰遭遇，这两支美国特混舰队应向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发起攻击。同时，第3支美国航空母舰编队袭击威克岛机场，以阻止敌机支援马绍尔群岛；第四支航空母舰编队将留在夏威夷附近保卫珍珠港。

尼米兹将军同意袭击敌军基地，是经过预先仔细研究和讨论的。他习惯于在制订作战方案时，请该地区有关的高级军官参加讨论，在作出决定前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参加讨论会的人员中，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将军十分赞同尼米兹在指挥上提出的创见和方法。

多数军官反对派航空母舰编队袭击敌军陆上基地。他们认为，以往一些攻击固然都是靠突然袭击取胜，而对日军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不大。日军凭自己在珍珠港取得胜利的经验，提高了防止航空母舰攻击的警惕。他们一定能猜想到，如果美国太平洋舰队要反攻，必然要使用航空母舰，临近珍珠港的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威克岛将首当其冲。

激烈反对袭击的是管辖包括珍珠港在内的海军第14军区司令克劳德·布洛克将军。两年前，布洛克曾任驻珍珠港美国海军舰队四星总司令。他的资历比尼米兹深。布洛克认为自己曾经看到一个年轻将军金梅尔，越过许多老

资格当上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把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丢掉了。如果他现在坐视尼米兹把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丢掉，是要受到指责的。航空母舰是国家最后的机动防御力量，把它们丢失，日军必将在太平洋为所欲为，恣意横行了。出于这种责任，布洛克不论在会上还是在私下，都要把他的看法强加给尼米兹。他简直像长辈一样手把手教尼米兹如何打仗。尼米兹则认为，他勿需别人指教，自己完全能胜任工作。但多数航空兵军官同意布洛克的意见，而尼米兹本人不是飞行员出身，也没有指挥过航空母舰。这些都不利于他坚持己见。

1月7日星期三那天，“企业”号编队从海上巡逻回到珍珠港。爱发脾气的司令哈尔西中将上了岸。他满脸怒容，饱含着对敌人的无比痛恨，眼光里闪现看对水兵，特别是对他的部属的深情厚意。在哈尔西上岸的当天，他就闯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慷慨陈词，大骂他所发现的失败主义情绪，他全力支持总司令袭击日军的方案。此举博得了尼米兹长期的钟爱，因为他是海军中将，是航空兵、战斗部队的司令，受到所有人员的爱戴和尊敬。所以，他的话很有份量。在以后哈尔西受到批评时，尼米兹一想到这个困难时期，就不愿参加对哈尔西的非难。他说：“彼尔·哈尔西曾经站出来支持我，并且挺身而出指挥战斗，我决不能参与任何有损他声誉的事。”

10日那天，哈尔西应召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他和尼米兹都爱讲故事，以往他们在谈话前通常要讲上一两个故事。可是，这一次都没有这种兴致了。尼米兹一本正经，他告诉哈尔西，他准备实施派伊的方案，调“企业”号编队会同“约克城”号编队掩护陆战队在萨摩亚登陆。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在哈尔西的全面指挥下，将开始对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攻击。

“这么做怎么样？”他征询地问，又强调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哈尔西表示同意，认为现在大政方针已定，他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他完全知道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会给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第2天，他到司令部听取最后一次指示，并表示“希望能凯旋相见”。尼米兹把他一直送到码头上，当把哈尔西送上交通艇时，他说：“彼尔，祝你万事如意。”

1月11日星期天一早，哈尔西乘“企业”号航空母舰，由3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护航，并带着1艘油船离开了珍珠港。留下保卫夏威夷群岛的，只有“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编队；后者还肩负着攻击威克岛的任务。根据空中情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那6艘航空母舰已于1月6日离开日本，可能驶向中途岛、珍珠港、马绍尔群岛或萨摩亚。岸上和海上了解情况的军官，都为之担忧。

哈尔西按计划于1月20日到萨摩亚外围巡航，并等待因途中加油而意外耽搁的、由弗莱彻指挥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该舰队于24日到达后，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才开始登陆。

1月25日，海军陆战队全部登上萨摩亚岛，“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编队开始向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进发。发起攻击之前，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采取了无线电静默，但尼米兹仍能通过电台同他们保持联系。他通报哈尔西和弗莱彻说，情况比原先设想得要好，正在进行侦察的潜艇发现马绍尔群岛的防御并不像所担心的那样完备坚固，更主要的是，日军的航空母舰没有驶向这里，它们正忙于南下支援日军在新不列颠岛登陆，以占领拉包尔港。

“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编队于1月31日（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

岛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侧，日期为2月1日）拂晓开始发起攻击。当天下午，哈尔西和弗莱彻之间来往电报作为第一份战报，抄送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到珍珠港。哈尔西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初步报告是在晚间才送到珍珠港的。

这次袭击，哈尔西的战果是：敌2艘运输舰和2艘小型舰艇被击沉，另外8艘舰只被炸伤，少数几架飞机被击落，岸上的一些设施被炸。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的“诺思安普敦”号和“盐湖城”号重巡洋舰，对马绍尔群岛中防御最强的沃特吉岛袭击。美方损失13架飞机，“切斯特”号重巡洋舰被击中，“企业”号受轻伤。

这次袭击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虽然不大，但对于重振美国的民心士气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家遭受失败的心理状态，终于被“我们到底于起来了！”的情绪所代替。

2月5日，“企业”号编队悬挂表示胜利的满旗回到珍珠港。港内舰上汽笛齐鸣。舰上人员大声喊叫，士兵、水手和船坞民工排在岸上欢呼。军舰靠码头时，尼米兹将军没等放下舷梯就坐上工作吊板登上军舰。他紧握着哈尔西的手高呼：“干得好！”强烈反对航空母舰出击的太平洋舰队驱逐舰编队司令罗伯特·A·西奥博尔德少将跟在尼米兹后面上了舰，用手指向哈尔西的脸摇晃着说：“该死的彼尔，这里没什么事，你回来干啥！”

尼米兹把喜气洋洋的哈尔西推到记者面前，自己退到后面。哈尔西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而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但在摄影记者拍照时，他却喜欢露出一副大家常常可以看到的苦相。他为了应付记者，准备了一些可以发表的。能说明他打算如何对付敌人的想法。在谈话中，他用语尖锐、泼辣，饶有风趣，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小就像多数调皮的孩子一样喜欢闹事。在记者看来，哈尔西好像天生就是一个能造就成为民族英雄的可爱的人。报界立即把他神化为对付日本人的克星，一个半传奇式的人物，给他取名为“哈尔西公牛”。

哈尔西袭击马绍尔群岛后第3天，日军从南部西里伯斯机场起飞的轰炸机炸毁了美国、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4国联合司令部的一艘美国巡洋舰，另有1艘也重伤，陷于瘫痪。在菲律宾群岛，日军继续把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压到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附近，并加紧对仰光、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的连续攻击。据情报报告，日军还打算攫取新喀里多尼亚。新喀里多尼亚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由于澳大利亚没有力量进行防卫，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派出2万名美军增援太平洋战场，其中有大部分兵力担负新喀里多尼亚的防务。

尼米兹接到命令，把“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编队。他把能调上的海军巡逻机和陆军轰炸机、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都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并同澳大利亚的巡洋舰和小型护卫舰一起，组成这一防区的进攻部队。

金上将在盟军战局恶化的情况下，要求尼米兹动用包括驻扎在西海岸的6艘战列舰在内的一切可动用部队，牵制敌人进攻，增援西南战区，并一连发了3份电令，要求部队“马上采取行动，制止敌人进攻。”

尼米兹同他的参谋人员认真地进行战局分析和磋商。2月7日给金复电：

太平洋舰队的各类舰只显然比敌人差，除了可以进行一些打了就跑的袭击外，不能在太平洋采取进攻行动，不大可能解除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压力。后勤问题已远远超过平时的



观念，而且由于海上加油和气象关系往往无法掌握。……用于进攻作战的战列舰不适应打了就跑的战斗行动；由于缺乏防空和反潜能力，用它们进行独立作战或支援性行动的可能性也存在。这样部署兵力在目前是不可取的。太平洋舰队一支或数支支持混编队在这个特别防区内继续执行战斗任务，则要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后勤保障。而它们似乎力量有限……除非给这支舰队补充新的力量，特别是飞机、轻型舰只、航空母舰和快速油船队等，否则它的进攻作战能力是有限的。

……

他在复电结尾时报告说，遵照金最初关于保卫夏威夷和通往萨摩亚海上运输线的指示，他将按计划派出剩下的一支航空母舰编队南下萨摩亚，把另一支作为后备力量留在珍珠港。

在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看来，金关于使用战列舰参加袭击的指示似乎过于荒唐。最新的战列舰是 1923 年编入现役的，航速均不超过 21 节，这样慢的航速，是无法随同 34 节的航空母舰作战。太平洋舰队没有足够数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用来掩护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而航空母舰有飞机、大炮，战时既能攻又能守，效率较高。

2 月 9 日下午，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收到美国舰队总司令的一份复电，对尼米兹及其参谋部震动极大。

鉴于日军正在西南太平洋大举进攻，因而就敌军在夏威夷作战半径内能够投入战斗的各种舰只而言，太平洋舰队显然并不少，肯定不比日军弱。但是，如果不继续努力消灭敌军舰只和基地，敌军在西南太平洋一旦得逞，你们从澳大利亚到阿拉斯加的力量显然就比敌人弱了。你们对托管地的攻击行动本身就是掩护和保护中途岛和夏威夷一线，同时也就解除了对西南太平洋的压力……请从上述前提分析形势，并考虑从北面和东面对托管地以及威克岛采取积极行动，不然就改变战斗方式。

太平洋舰队参谋部马上开会商议。大家认为，他们在太平洋舰队所控制的范围目前找不出任何攻击目标可以牵制日军在其他战区的活动，即使通过海上加油，扩大攻击范围，也找不到这样的攻击目标。最后他们决定当晚暂时休会，冷静一下头脑，第二天再接着开会，那时哈尔西上将能出席会议。

与此同时，尼米兹将军决定让派伊将军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华盛顿，向美国舰队总司令汇报中太平洋情况。作为特使，派伊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他生性谨慎小心，会上发言深谋远虑，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战略家和有很大部分作战经验的指挥官。不久前，他担任太平洋战列舰编队司令。由他提出反对使用陈旧的战列舰的意见，是很有分量的。尼米兹之所以让派伊去，重要的一点是，他是金在海军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金少有的一位知己。

除了汇报有关战略问题和召开的会议情况外，尼米兹还通过派伊向金提出一个个人的小请求。由于布洛克将军在作战指挥上对他指手划脚，而他又也不想破坏布洛克在部队中的威信，因此他迫切希望金能把布洛克调往别的地方去工作。

第二天，参谋部又召开会议，哈尔西上将和其他高级军官都出席了会议。会上，有人建议在弗莱彻的“约克城”号编队袭击威克岛的同时，哈尔西率领他的“企业”号编队协同“列克星敦”号编队攻击拉包尔。又有人更大胆建议去袭击东京。这个建议因当时正值冬季，北部地区加油困难而被暂时不

做考虑。

尼米兹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决定采纳前一种建议，即把“企业”号编队和“约克城”号编队合在一起，参加对威克岛、埃尼威托克岛和马尔库斯岛的袭击。他认为，通过这些袭击，不但可以提高美军士气，使部队得到锻炼，还可以令金上将感到满意。他考虑到，在掩护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若派出战列舰，极易被敌机炸沉，因此，战列舰不宜参加这次袭击任务。另外，尼米兹指定由哈尔西负责指挥这次战斗。

哈尔西对负责指挥这次战斗毫无异议，但他得知他的航空母舰编队被编为第13特混舰队，又是预定在2月13日星期五出发驶往威克岛时，他异常恼怒。他指派性情急躁的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责问此事。布朗宁一闯进作战室就劈头质问麦克莫里斯上校：“这是怎么回事，选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出发，你们有没有为我们着想？”

绰号“歌剧中的幽灵”的麦克莫里斯上校虽然不迷信，但他显然很理解布朗宁的气愤。的确，哈尔西此行，征途上艰难险阻，凶多吉少。他马上决定把哈尔西部队的番号改为第16特混舰队，并让布朗宁转告哈尔西，由于一艘油船的迟到，将使他的编队拖延至14日才能出发。

14日，哈尔西率“企业”号及其护卫舰队威风凛凛地踏上了征途。第二天，弗莱彻的“约克城”号编队也出发跟进。

15日这一天，尼米兹收到美国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口气缓和的电报。明显看出，派伊将军斡旋成功。金上将对太平洋舰队在中太平洋海区偶尔对日军海岛据点进行袭击是满意的。同时，他提醒尼米兹，为应付敌人可能的突然袭击，舰只应当保留后备力量。他建议在坎顿岛地区中部配置1艘航空母舰。

为此，尼米兹派第17特混舰队，即“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编队转航去坎顿岛。第16特混舰队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继续向西前进。2月24日日军的电台明确地谈到威克岛已遭到袭击，3月4日又提到马尔库斯岛遭到袭击，可是哈尔西仍然保持静默。这使尼米兹颇为恼怒。在马绍尔群岛战役期间，哈尔西就不再用电台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保持联系。3月5日，第16特混舰队司令终于发了一份请求派1艘油船的电报。简短的附言称：“部队没有，重复一句没有，遭受损失。”

尼米兹领会到其中含义，他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今后将严格奉行的信条：一旦一个司令官受命在外执行已获批准的战斗任务，对他如何完成任务，不作任何指示或建议。

各种各样的消息从特别防区传到珍珠港。布朗将军企图袭击令人讨厌的拉包尔日军基地，但在距离目标350海里的地方被日军侦察机发现。从拉包尔起飞出击的日本轰炸机大部分被“列克星敦”号编队的战斗机击落，盟军仅损失2架飞机，所有舰只完好无损。尽管如此，布朗感到现已失去袭击的突然性，只有撤退，别无选择。他坚持认为，只有再增加1艘航空母舰，才能完成任务。因此，尼米兹命令弗莱彻率“约克城”号编队前去增援布朗。

3月10日，哈尔西的第16特混舰队返回珍珠港。这支特混舰队曾袭击了威克岛和马尔库斯岛，但成效不大，甚至连乐观的哈尔西也这样认为，仅有少数建筑物和可能是一个油库起火，1艘小巡逻艇被击沉；代价是美国损失2架轰炸机。一位亲自参加战斗的军官说，“日本人对袭击毫不在乎。”

日军对美、英、荷、澳联合防区的进攻丝毫没有放松。2月15日，新加

坡被日军占领。在2月27日——28日爪哇海战斗中，防区剩下的作战部队被打散。4艘美国驱逐舰逃出，但包括“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在内的其他舰只，在逃离爪哇海时被击沉。3月8日仰光失守，次日爪哇陷落。

2月19日，日军舰载轰炸机空袭澳大利亚北部主要港口达尔文。然后，日本航空母舰又驶向爪哇南部支援对那里的入侵，日军还击中了盟军从南部港口逃离的舰只。爪哇陷落以后，日军航空母舰编队进入印度洋，炮击英国远东舰队和在锡兰（斯里兰卡）岛上的基地。

与此同时，布朗指挥的“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联合编队，正在珊瑚海上巡逻。布朗的舰队在退出袭击拉包尔的战斗之后，转向新几内亚的尾部，并在3月10日派出104架飞机飞越欧文·斯坦利山脉，轰炸了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两个日军小据点——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他把“约克城”号编队留在珊瑚海，自己随同“列克星敦”号编队于3月26日返回珍珠港。他在海上54天，只打了一次胜仗。

尼米兹同意布朗关于航空母舰跨过海图很不清晰的海洋向敌人坚固设防的据点攻击过于冒险的说明，但金认定布朗指挥部队作战不够积极。因此，尼米兹把他调离“列克星敦”号编队，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总部设在圣迭戈的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奥布里·W·菲奇少将接替了布朗原来的工作，他比布朗年轻，却是海军中富有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

尼米兹要撤换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只要可能就把他往上提升。不管金或其他任何人对布朗的积极性怎么看，他认为布朗是一个有经验的组织能手，他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当校长时，在训练和教育工作中表现了他的才能。

金和尼米兹断定，今后海上侦察将由潜艇和飞机担任，因而取消了侦察部队。他们认为不可能再出现日德兰式的无畏舰队之间的战斗，把战列舰舰队也废除了。代之而建立了两栖作战部队和掩护部队。掩护部队负责保卫和支援两栖作战部队的任务。任命布朗将军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之后不几天，尼米兹任命派伊将军为掩护部队司令。这是一支前途莫测的部队，因为谁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航速21节的无畏战舰支援航速34节的航空母舰。

在菲律宾局势紧张时，为了不使有经验的高级军官遭到损失，罗斯福总统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撤离菲律宾。麦克阿瑟拖到3月11日深夜才不得不丢下他被围困的部队，从科雷吉多尔乘一艘鱼雷快艇逃了出来。他从棉兰老乘B-17型轰炸机飞到澳大利亚后宣布：“据我了解，美国总统命令我从日军防线突围出来的目的，是组织美军对日军的反攻。第一步要收复菲律宾。我怎么来的，就一定要怎么回去。”

在麦克阿瑟将军到达澳大利亚之前，盟军的代表们已制订出了划分新战区和任命新指挥官的方案，并于3月30日以命令形式发给尼米兹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

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海区盟军最高司令，管辖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尼米兹将军被任命为太平洋海区总司令，管辖除中南美洲航线以外的其他太平洋海区。作为太平洋海区总司令，他负责指挥该海区的美国和盟国的陆、海、空三军部队。由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隶属于太平洋战区总部，而尼米兹兼有这两个职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己是自己的司令。

联合参谋部指示，太平洋舰队即使出于战略考虑，需要进入麦克阿瑟管辖的西南太平洋海区，也仍归尼米兹指挥。但是，为了减少麦克阿瑟对太平

洋舰队的过分依赖，把特别防区的大部分作战部队划归麦克阿瑟指挥，作为他自己的舰队的核心。

太平洋海域北纬 42 度以北划为北太平洋海区，北纬 42 度至赤道划为中太平洋海区，赤道以南划为南太平洋海区。由于日本和美国都在南部进行作战准备，因此在太平洋海区总司令领导下，需要有一位司令来负责南太平洋海区的全面领导。于是，尼米兹任命派伊将军担任了这个海区的司令。

1942 年 4 月情报官莱顿几乎没有什么好消息。9 日，他给尼米兹提供的情报是：科雷吉多尔岛仍在美国人的手中。巴丹群岛陷入敌手。日本航空母舰编队仍在印度洋活动。日军袭击锡兰的科伦坡基地之后，在海上打沉了两艘英国巡洋舰。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日军将在 4 月下旬进攻新几内亚东部。

尼米兹这时已对无线电收到的情报深信不疑。因为，莱顿已向将军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前没有提供情报，这并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工作效率不高，而是日本人非常谨慎。在袭击的前几个星期，日本航空母舰部队的电台通讯已销声匿迹，所有的舰艇都保持无线电静默。在美国人所有破译的日军密码电报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次行动计划。这使尼米兹感到自己过去错怪了夏威夷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在莱顿提供的几个消息中，尼米兹对日军 4 月下旬可能进攻新几内亚东部这条消息深感担心。哈尔西上将率领“企业”号为旗舰的第 16 特混舰队，正在外出执行任务，即使任务完成后马上转舰，月底前也不能赶到新几内亚地区。

这时，陆军航空兵把太平洋舰队搁置的袭击东京的计划捡了起来。3 月 19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代表唐纳德·B·邓肯海军上校带着拟定的计划来到珍珠港见尼米兹将军。他们需要太平洋舰队能提供一艘航空母舰把他们护送到日本海域。为此尼米兹征询哈尔西的意见：“比尔，你看行不行？”

“他们要交好运才行。”哈尔西答道。

“你愿意把他们送到那里去吗？”

“愿意。”哈尔西比较爽快地答应了。

“好！”尼米兹对哈尔西的态度很满意，他拍了拍哈尔西的肩膀说：“这全看你了。”

哈尔西指挥的第 16 特混舰队为了同搭载了 B—25 型轰炸机的“大黄蜂”号在海上汇合，并护送他们去日本，于 4 月 8 日离开珍珠港。

日军即将发动新攻势的情报，也惊动了金上将。为此，他破例地直接同夏威夷站罗彻福特少校联系。日军航空母舰部队袭击了锡兰的另一个基地亭可马里，并击沉了英国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金要想知道无线电侦听是否发现了日军眼前和长远的作战计划。

罗彻福特查阅了他的情报资料并同参谋人员商量之后，向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作了四点答复：（1）日军在印度洋的作战任务已结束，舰队正在撤回国内基地；（2）他们没有进攻澳大利亚的打算；（3）他们将很快发动攫取新几内亚东部的战斗；（4）随后他们将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更大的战斗，并将动用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

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暂时同意罗彻福特的 4 点估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们自己的设想。他们判断，日军为控制新几内亚东部，可能要攫取澳大利亚在珊瑚海的莫尔斯比港基地。因为从那里起飞的轰炸机不仅可以到达新几内亚尾部，而且还可到达日军在拉包尔的基地。

关于太平洋未来的战斗，尼米兹和他的作战官做了预测和估计，日军可

能进攻阿留申群岛、珍珠港或中途岛。不管日军的最终目标是哪一个，它都不可能绕过美国在中太平洋最西边的坚强前哨基地中途岛。尼米兹确定了一条基本原则，他决不为防守新几内亚而去冒险，免得将来无法对付日军在太平洋的攻势。

4月中旬，设在澳大利亚的科雷吉多尔无线电情报站发出情报信息，日军运输船队由轻航空母舰“祥风”号护航，在两艘参加过袭击珍珠港的老航空母舰“翔鹤”号及“瑞鹤”号作战编队的支援下，将很快进入珊瑚海。当获悉日军开始把即将发动的进攻战称作MO行动计划的时候，尼米兹更加相信，日军的主要目标是莫尔斯比港。他立即断定：日军会首先拿下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面的小岛图拉吉岛，用作海上预警飞机的基地；战斗可能在5月3日打响。

尼米兹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对莫尔斯比港受到威胁十分担忧。麦克阿瑟原正计划把莫尔斯比港建成一个重要基地，借以阻止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并作为他重返菲律宾的出发基地。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一致认为，制止敌军的进攻是当务之急。

麦克阿瑟目前只有200架陆上飞机，力量显然不够。为了把日军挡回去，就必然要使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尼米兹命令弗莱彻指挥正在珊瑚海上执行任务“约克城”号编队的第17特混舰队迅速撤至汤加塔布岛，就地进行休整，补充油料，维修保养，补充兵员，完善建制，做好充分准备，以便4月底前能返回珊瑚海，准备参加战斗。同时，尼米兹还命令驻在珍珠港的“列克星敦”号作战编队向南移动，于5月1日向弗莱彻报到。麦克阿瑟将军自己的小舰队，是早先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防区的海军部队。麦克阿瑟也从中抽出一支增援部队，其中有皇家海军少将J·G·克雷斯指挥的1艘美国巡洋舰，2艘澳大利亚巡洋舰，2艘驱逐舰，这些舰统归第17特混舰队指挥。

4月17日（日本时间为18日），电台侦听到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已被轰炸。由于没有提及轰炸机的来源，尼米兹设想“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没有被日军发现。哈尔西始终严格坚持无线电静默。

4月24日下午，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乘水上飞机离开珍珠港，去旧金山同金上将交换意见。他们的飞机25日在旧金山湾降落。金和尼米兹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住在圣·弗朗西斯旅馆东北角顶层的栋木和红木镶成的房间。这个旅馆原是出租给乔治·A·波普夫人的，在战争期间已转租给了海军。会议在旧金山联邦大厦（现为海军第12军区司令部）的主会议室里召开。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无线电情报问题。尼米兹在会上说，要确保美军为战胜日军而获得的宝贵情报来源不被泄露出去。

第二个议题是人事问题。金和尼米兹都对弗兰克·杰克·弗莱彻的进取精神感到关切。如果哈尔西不能及时赶到珊瑚海（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弗莱彻将是在场的最高将领，挫败敌人对莫尔斯比港进攻的责任必然落在他的肩上。因而应严密注视弗莱彻在作战中的态度和表现。

金把诺克斯部长要将年轻人放到指挥位置上的想法作了说明，并表示支持。他说，年轻的海军军官应该安排到海上低级指挥岗位上去，根据他们作出的业绩，给予提拔的机会，对即将退休的海军将官将不再使用。

尼米兹原则上同意美国舰队总司令和部长的看法，但他希望航行局负起任命高级军官的任务。作为前任局长，他知道华盛顿掌握的人事资料比珍珠港更可靠。他可能也意识到，在用人方面，由华盛顿去决定任免事宜，可以

省去许多虽说不太麻烦却是很棘手的问题。

会议认为，航空母舰编队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手段。金和尼米兹和与会其他军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涉及编队组成和指挥方面的细节。会议还一致认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阻止敌人对珊瑚海和太平洋的进攻。

4月25日，会议正在进行时，哈尔西率“企业”号、“大黄蜂”号编队圆满完成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到珍珠港。哈尔西原想会有个短暂的休假进行休整。没想到，尼米兹只给了他5天的时间用来补充兵员、油料和必需的物资。5天之后，就出发赶往珊瑚海。3500海里的航程，要按时赶上参加战斗，确实是不大可能。尼米兹设想，如果敌人推迟了行动计划，那么，哈尔西与弗莱彻汇合之后，哈尔西将担任作战的总指挥。

尼米兹于28日会议结束后返回珍珠港。他指示率领战列舰返回珍珠港的派伊上将，再率领这些军舰返回西海岸，以避免敌人，使航空母舰的油料不致耗尽。待珊瑚海局势一稳定下来，所有美国航空母舰和护卫舰将返回珍珠港，以应付日军可能对这一地区的袭击。尼米兹还重申，海上编队的位置一旦被敌人发现，要即刻解除无线电静默，将自己的位置报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司令部将通知麦克阿瑟将军的飞机和拉尔夫·克里斯蒂海军上校在布里斯班基地的潜艇，设法给予最快、最好的支援。

4月30日，哈尔西将军率领两艘航空母舰，由5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护航，带着两艘油船离开珍珠港。同一天，按东经时间已是5月1日，“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编队在无线电静默条件下，估计已经到达珊瑚海指定的集合点。无线电通讯分析透露，日本海军正在西南太平洋机动，至少有一股敌军正向所罗门群岛机动，接到有关敌军进逼的通知后，驻守在图吉岛上的一支澳大利亚小分队开始匆忙出动。

30日这天，尼米兹将军在他召开的朝会上讨论了敌军在太平洋的新动向，并着重指出，如果敌军在瓦胡岛进行一次小的进犯，那倒是一件好事。那时华盛顿或许会设法加强珍珠港只有少得可怜的16架B—17型飞机来保护珍珠港。然而，尼米兹倾向于相信日军即将在太平洋开始的行动，目标不是珍珠港而是中途岛。于是，在5月1日，尽管珊瑚海之战迫在眉睫之时，他只身飞到1135海里以外的中途岛，亲自视察那里的防御工事，于5月3日返回珍珠港。

在他外出视察期间，驻在布里斯班的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来电称：从澳大利亚基地起飞的一架搜索机发现，日军运输船在图拉吉岛卸下部队，附近还有几艘日军舰只。第二天早上，敏感的盟军电台收到日军图拉吉岛上新任职的基地司令发出求援的一份电报，说他遭到了空袭。

尼米兹猜想，袭击图拉吉岛上日军基地的飞机是从弗莱彻的一艘或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个猜想，在第二天下午得到弗莱彻本人的证实。由于这次袭击向敌人暴露了他的存在和概略位置，于是他给太平洋舰队发了电报。弗莱彻把“列克星敦”号编队留在后面加油，自己乘“约克城”号高速向北航行。同时，派出飞机飞越瓜达尔卡纳尔山脉，整天对海湾那边的图拉吉岛进行连续的袭击，然后仓促赶回南边与“列克星敦”号会合。

他在信号报告中说明“敌人的重大损失：击沉2艘驱逐舰、4艘拖船或炮艇、1艘货船；击中1艘轻巡洋舰；击毁并可能击沉1艘9000吨级的水上飞机供应船和1艘大型供应船；重创1艘大型巡洋舰、1艘运输船；击落5

架水上飞机。”并在报告结束时说：“真痛快！”

这样，美国人首先打击了日军，而揭开了珊瑚海之战幕。尼米兹将军高兴地珍珠港给弗莱彻发报说：“祝贺你和你的部队圆满完成任务，望能和援军扩大战果。”

但随后的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情报表明，弗莱彻的战果报告并不确切。事实上，只有几艘小的海军船只被击沉；1艘日军驱逐舰虽被击坏搁浅，但后来不久又偷偷开进深水逃走了。尼米兹上将最后在签署弗莱彻的战报时称，图拉吉战斗“从耗费弹药情况看，所得战果实在令人失望”，强调“抓紧时间练习打靶十分必要”。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们在作战室的海图上，标下了弗莱彻的位置和航线，然后他们坐等新的情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当时的作战图是一幅贴在胶合板上的所罗门群岛——珊瑚海——俾斯麦群岛海图。海图上蒙着一张描图纸，绘图军官用蓝铅笔标出美国军舰和部队的位置及行动，用橙色铅笔标出日本军舰、部队、行动、观察到的情况及估算的位置。说明、注解和标线等用普通色铅笔。珍珠港时间每天子夜换一张描图纸。尼米兹上将办公室的工作虽然排得很满，但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他还不时地到作战室来看看。

日军为了对付弗莱彻对图拉吉岛的进攻，包括“翔鹤”号、“瑞鹤”号航空母舰和2艘重巡洋舰在内的作战部队离开了拉包尔地区，穿过布干维尔东北，向南转至所罗门群岛东端进入珊瑚海。这些军舰努力地在寻找第17特混舰队。日美双方舰队谁先发现对方，谁就能抢先发起攻势。

5日夜里，双方没有明显接触。第二天上午10点半，从澳大利亚起飞的B—17型轰炸机穿过莫尔斯比港，发现护卫日军攻击部队的掩护部队正在向前挺进。这些从所罗门群岛西南方向开下来的日军掩护部队，包括12000吨的“祥风”号航空母舰。美国B—17型轰炸机向“祥风”号发起攻击，但距离目标太远，未能击中。反而使“祥风”号上灵活的零式战斗机得以起飞，把轰炸机赶走。下午1点钟，几架麦克阿瑟的飞机在新布列颠岛外面发现莫尔斯比港的进攻部队。很明显，日军掩护部队和进攻部队企图经卢伊西亚得群岛的一条通路——佐马得航道绕过新几内亚顶端。

5月6日一架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本搜索机于上午11点发现了第17特混舰队正在所罗门群岛南面约353海里的地方加油。几

个盟军电台同时收到拉包尔电台发出的这一报告。日军“翔鹤”号和“瑞鹤”号在盟军飞机还没有弄清其位置的时候，可能会提前向第17特混舰队发起攻击。当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处于紧张状

态，但却没有收到弗莱彻受到攻击的消息。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不知道，原来日本的大航空母舰编队既没有直接收到搜索机的观察报告，也没有收到拉包尔电台转发的情况报告，从而使日军失去了一次袭击美军的难得的机会。

珍珠港司令部的值班人员进入夜晚才算松了一口气。然而，另一件不幸的事件却使他们轻松不起来了。5月6日对于美国人和

菲律宾人都是一个沉痛的日子。被麦克阿瑟上将留在科雷吉多尔指挥部队的乔纳森·M·温赖特中将，最后被迫同处于半饥饿状

态并被围困的部队一起向日军投降，从而使整个菲律宾群岛陷入日军之手。瓦胡岛海军广播电台收到温赖特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怀着万分

遗憾的心情和对我的勇敢部队的骄傲，我去会见日军指挥官。总统先生，再见。”

5月7日晨，一架日军搜索机在珊瑚海上空，用报话机进行新的联络。报告用的是日军规定的军语：Te—Te—Te（意即敌人）；Bo—Bo—Bo（航空母舰）；Jun-Jun-Jun（巡洋舰）”。接着是拉包尔方向舰艇的方位和距离。罗彻福特通过“热线”保密电话把情况通报给莱顿，莱顿马上报告尼米兹将军、德雷梅尔将军、作战官麦克莫里斯上校和作战室值班军官。值班军官当即将情况标在图上。

整个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沉浸在紧张和忧虑之中。他们担心弗莱彻的舰艇又被日军发现，惟恐难以逃脱敌人的攻击。日军通报第17特混舰队的位置在南纬16度，东经158度，而美国估计至

少在西北150海里处。

有人发现通报的位置恰好与拉伊角加油点相吻合，“尼奥肖”号油船由“西姆斯”号驱逐舰护航计划在早晨日出时通过那里。“尼奥肖”号已经给美国舰艇加完了油，正在按确定的方向航行，以便根据需要再次加油。太平洋舰队的军官开始认识到，日军飞行员报告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实际上是油船及其护航舰。上午9点钟以后，收到“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发出危险信号，原来的推测被证实了。在中午的一次袭击中，日军36架俯冲轰炸机同时轰炸，把“西姆斯”号炸沉了，“尼奥肖”号也成了飘浮在海上的1艘废船。

在珍珠港，人们对油船和驱逐舰及其成员既担心又抱有侥幸心理。他们感到侥幸的是，油船“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居然能在不知不觉中把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的袭击吸引了过来。

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没有收到任何情报。尼米兹将军在给金将军的一份电报中说：“据卢伊西亚德地区敌军部队的情报分析，相信弗莱彻和菲奇将于今日对最理想的目标进行攻击，但尚未收到他们的报告。”电报的字里行间显示出尼米兹将军此时不安的情绪。

就在尼米兹将军陷入不安之中的时候，在珊瑚海上的弗莱彻已经发现了他北部的敌舰，并对其发起攻击，中午，他收到一位飞行中队长罗伯特·狄克逊少校发来的电报，报告他：“狄克逊袭击了航空母舰，除掉了1艘航空母舰！”事实上，这位飞行员的观察出现了差错。日军的大型航空母舰还在珊瑚海的海面上游弋。但日军转型航空母舰“祥风”号被击沉，这的确应算是个好消息。

由于弗莱彻还要根据飞行员的报告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报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尼米兹一直没有得到弗莱彻的报告，而就在这时，盟军监听台却收听到敌机的报告说，他们击中了美国的1艘战列舰和1艘巡洋舰，还有1艘巡洋舰受到鱼雷的攻击。恰好这时，弗莱彻报告说：舰队完好无损。来自双方的消息令尼米兹感到疑惑不解。几天之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7日那天受到来自空中的4次轰击，其中一次是美国B—17型轰炸机误把它们当作敌舰而错打了。这就是日军飞行员在报告中所说的那些被击中的舰只，他们把巡洋舰误认为战列舰，把驱逐舰错当作巡洋舰。事实上，克雷斯的舰只最后靠熟练的驾驶技术和防空火炮，终于逃到了澳大利亚，只在途中遭到扫射，略受损伤。

也是在7日那天，日军搜索机发现了第17特混舰队的位置。夜里，美国



无线电情报机构全力以赴，帮助弗莱彻查明敌人的位置。所以为了查出敌航空母舰编队的位置，弗莱彻拂晓又派出飞机进行了一次侦察。

第 17 特混舰队已被日军或是从陆上基地起飞或是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发现了。两支敌对的航空母舰编队看来第二天非打不可了。但是，5 月 8 日天亮后几个小时，珍珠港却没再收到珊瑚海的任何消息。上午 10 点多，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终于收到弗莱彻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份电报，报告了第 17 特混舰队和敌军进攻部队的位置。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分析了这份电报并提出以下推断：（1）第 17 特混舰队搜索机已经发现敌舰，并作了报告；（2）敌军搜索机已经发现第 17 特混舰队，弗莱彻也知道他们已被发现了；（3）因为两军相隔仅有 175 海里，历史上首次航空母舰之战一触即发；（4）弗莱彻在电报中建议麦克阿瑟派陆上基地的飞机参加对日军进攻部队的作战。但最后一点是不大可能，因为陆军轰炸机当时正在袭击向拉包尔方向撤退的日军莫尔斯比港的进攻部队，但未见成效。

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又紧张地等候了 2 个多小时。临近中午，他们收到弗莱彻的初步报告，“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已告结束，我方无大损失”。半小时以后，尼米兹收到一份截抄弗莱彻给麦克阿瑟的电报：“第 17 特混舰队有 2 颗 1000 磅的炸弹和 2 枚鱼雷，击中了敌人的 1 艘航空母舰。建议你派轰炸机参战。”

西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问“被击坏的敌舰位于何处”？弗莱彻回答了经纬度，但仍没有得到陆军航空兵的支援。陆军轰炸机正忙于轰击全线撤退的日军进攻部队。再者，高空轰炸很难击中目标。

下午，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又收到一系列电报。第 17 特混舰队司令报告，“约克城”号被一颗炸弹击中，穿透了几层甲板；“列克星敦”号被 2 枚鱼雷和几颗炸弹击中，遭到小的损坏。在另一份电报中说，“至少有 4 次，也许更多次击中了敌航空母舰，至少有 3 颗 1000 磅炸弹命中了目标，敌舰燃烧得很厉害。”不久以后，弗莱彻又报告，“‘约克城’号现在航速能达到 30 节，建议今晚尽可能把‘列克星敦’号上的飞机调拨到‘约克城’号上，并让‘列克星敦’号撤至珍珠港。”

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军官脸上露出宽慰的微笑。他们原先估计，来自珊瑚海的消息可能比这更糟得多。被打坏的日军航空母舰，证实是“翔鹤”号，据美国飞行员报告，它“正在迅速下沉”。尼米兹给弗莱彻发了一份电报并抄报金上将，电报上说：“祝贺你们近两天来取得的辉煌胜利，你们保持了海军的优良传统，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受到整个太平洋舰队的称赞。这是我们的骄傲，祝你和你的部下一切顺利。”晚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作战日志上以谨慎而高兴的心情写道：

今天是我们舰队在珊瑚海战斗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过去 36 小时内，双方航空母舰会战的结果，我们击沉了敌人的“祥风”号，重创“翔鹤”号。我方“列克星敦”号受重伤，“约克城”号受轻伤。……天亮前，“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均已向南后撤。

傍晚，在截收到弗莱彻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电报时，珍珠港的欢快情绪受到抑制。电文说“‘列克星敦’号处境不妙，要求空中掩护。”然后报告了第 17 特混舰队的位置、航线和航速仅 20 节，“可能还得慢”等情况。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刚刚作出结论：“列克星敦”号

安然无恙，正在平稳地行驶，能够恢复飞行战斗。现在说它“处境不妙”，意味着原先的工作疏忽，出现了差错。夜晚（珊瑚海还是下午），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惊悉，航空母舰已被放弃并且沉没了。他们后来才知道，是从破裂的油管流出来的汽油在舰内剧烈爆炸，造成大火，引起一连串的爆炸，弗莱彻在放弃军舰后，命令1艘驱逐舰用鱼雷把它炸沉了。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下午的乐观情绪消失了，代之以忧愁。受到震动但能控制自己的尼米兹将军喃喃他说：“‘列克星敦’号是不该丢的！”他很快发现周围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于是接着说：“记住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了解敌人受损失的情况。肯定敌人也受到了重创，敌人的情况也并非称心如意。”

然而，相比较而言，日军并没有受到尼米兹预想中的重创。夏威夷情报站5月9日早上综述日军电报称，“翔鹤”号根本没有被击沉，也并没有被鱼雷击中，而只是中了3枚炸弹，轻微受损，它把舰上飞机转移到“瑞鹤”号上，仍在靠自身的动力继续航行，日军也夸大战果，声称他们击沉了美国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

珊瑚海之战，日军取得了一次战术性的胜利。他们以损失13000吨“祥风”号和和图拉吉岛外围被击沉几艘小舰的较小代价，换取了击沉“尼奥肖”号、“西姆斯”号和32000吨的“列克星敦”号的胜利。但是对美国来说，珊瑚海之战肯定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日军预谋攻占莫尔斯比港的主要目的被挫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攻势第一次遭到了挫折。

尼米兹将军考虑让弗莱彻留在珊瑚海而不要后撤，因为哈尔西正在迅速赶往珊瑚海，可以把“约克城”号及其护卫舰编入他拥有两艘航空母舰的第16特混舰队去寻找战机。但是，他反复考虑后决定不这么干，因为“约克城”号曾遭受到破坏。面临敌军即将在中太平洋发动全面攻击的情况，他不能用1艘航空母舰去冒险。尼米兹命令他的潜艇对受伤的日本航空母舰进行一次袭击。他还给普吉特海峡海军船厂发报，敦促他们加速修复“萨拉托加”号，“以应部队急需”。

5月10日，日军作了一个保存面子的姿态，从特鲁克群岛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了大洋岛和瑙鲁岛这两个岛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命令哈尔西赶到东所罗门群岛500里内的海域，目的在于暴露“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而让敌搜索机向上报告。果不出尼米兹所料，日军发现两只美国航空母舰驶抵达南太平洋，就急忙撤走了抢占大洋岛和瑙鲁岛的部队。尼米兹为了使日军认为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空母舰都已到了南太平洋，让哈尔西把他的特混舰队向敌人摆开阵势。基于这一假设，敌军可能会在这一地区保留一些部队，而放松即将在太平洋的进攻。

尼米兹将军客观地分析了战况和此战的意义，认为弗莱彻“巧妙地运用了提供给他情况，在5月4日至8日珊瑚海的遭遇战中，为盟军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他向金将军建议晋升弗莱彻为海军中将，并授予军功章。

金对弗莱彻的表现和战功的印象不如尼米兹那样好，他认为如果弗莱彻在夜战中把驱逐舰用上，情况将会变好，他在给尼米兹的复电中说，“我已经表示过我的看法，在同敌人夜战中应当把驱逐舰用上。”尼米兹指出，弗莱彻仅有的几艘驱逐舰担负掩护任务，由于缺乏雷达，在黑夜难以发现敌军的航空母舰。再说，夜间加油困难，不容许开足马力参加夜战。此外，如果驱逐舰进行远距离夜间巡逻，它们将不能在拂晓同其他舰艇会合。金不管

怎样既不同意提升弗莱彻，也不同意给他授勋，认为至少对这次战役还需进一步作全面的研究。

战后，尼米兹为了迷惑敌人，用最笼统的措辞发布珊瑚海战斗的消息。直到中途岛海战之后才公布了少许细节和“列克星敦”号的损失。珊瑚海的战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盟

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地位，抵消了科雷吉多尔岛陷落的不幸消息所带来的消沉情绪。

## 第五章 中途岛大战

日军密电：AF 缺乏淡水  
尼米兹：日军图谋中途岛  
发现日军了！尼米兹打了一个响指  
关键时刻，尼米兹表面平静，心底流急  
尼米兹打开了成箱的香槟酒  
尼米兹的小把戏  
-战归来天下知

尼米兹将军在4月间，就提出了日军可能把中途岛作为袭击目标，这是他在研究了地图后产生某种预感而做出的判断。罗彻福少校也与尼米兹将军看法一致。他估计，日军在太平洋发动攻势，必将攫取或者绕过美军据点中途岛。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见日军有绕过中途岛的行动迹象，因此，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尽管工作繁忙，仍在珊瑚海之战开战前夕，飞往中途岛，对岛上的防御工事做了一番认真的视察，这次视察，无疑为中途岛之战打下了良好的备战基础。

5月2日，尼米兹及其参谋人员来到了中途岛的两个小岛东岛和圣德岛，详细视察了岛上的全部防御工事。将军几乎匍匐着走进炮兵掩体，来到地下指挥所。他检查了飞机库，向陆战队守卫人员询问了一些情况，察看了通信设施操作情况，特别是同檀香山联系的重要线路。就是这条属于旧的太平洋海底电缆系统的线路，使中途岛和珍珠港之间能直接用英语进行联系，而不致受静电干扰或被敌人侦听、破译。

尼米兹对视察的情况很满意，尤其对岛上指挥官西里尔·赛马德海军中校和地面部队司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哈罗德·香农中校之间的密切配合感到高兴。在结束视察时，他问他们，面对来自海上敌人的强大攻势，他们为保卫中途岛还需要一些什么。对问题作了许多考虑的香农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

“是不是如果解决了你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就能守住中途岛，打退敌人强大的海陆进攻？”

“是的，先生。”香农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尼米兹笑了，显得很轻松。他要香农把他提的要求一一写下来，特别强调把他或赛马德认为确保中途岛所需要的其他储备物资和补充兵员都写上。第二天早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登上PBV—5A型飞机飞返珍珠港。尼米兹此行充分地提高了岛上守卫部队的警惕性，增强了他们守岛的信心。

在以后几天，尼米兹将军全神贯注于珊瑚海战斗的进展，并敦促戈姆利将军及其参谋部提出组建南太平洋司令部的计划。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据无线电电讯分析，大批日军舰只正在本国海域和马里亚纳群岛集结。罗彻福特及其助手认为，日军确有攻占中途岛的企图。

尼米兹倾向于同意这一估计，但也有其他一些估计：陆军航空兵估计日军要袭击旧金山，因此就不愿把尼米兹所要的轰炸机全数拨给他。麦克阿瑟将军则认为，日军将恢复对新几内亚和所罗门地区的进攻。英军的决策人员持相反意见，认为日军下步将再度进入印度洋。

罗彻福特少校已知道，日军反复使用的AF无疑是中途岛的密码代号。长

期以来，夏威夷情报站注意到，日军以 A 字起头的两三个字母组标出美军在中太平洋海区的部署。他们曾以 AH 代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袭击的地点，以 AG 代表 1942 年初从马绍尔群岛起飞，准备飞往珍珠港投弹，中途在弗伦奇·弗里格特浅滩潜水艇上加油的水上飞机。这些轰炸机接到通知，要避开来自 AF 的空中搜索，AF 只能是指中途岛附近。

为了使这个判断得到各方面的信服，莱顿中校和罗彻福特少校想出了一个进一步把日本人引出来的点子。莱顿建议由尼米兹将军指令中途岛发出一份假电报，佯称：中途岛的净水设备已经损坏，岛上再没有其他水源，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尼米兹赞成并采纳了这个建议，他通过海底电缆发出了指令。于是，中途岛用明语发了一份假报。两天后，夏威夷站果然破译了一份日军关于 AF 缺乏淡水的报告。

5 月中旬，尼米兹将军主要根据夏威夷情报站报告的情况，假定日军即将进攻中途岛，并以阿留申群岛为辅攻方向。为此，他加强对现在美军三军部队的领导，先向埃蒙斯将军通报了他的计划，然后下令部队进入“敌前进攻”状态。这样，夏威夷地区的所在部队，除陆军以外，都纳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之下。虽然保卫夏威夷地区仍然是埃蒙斯将军的任务，尼米兹却把他所管辖的第 7 航空队的大部分轰炸机派到了中途岛去。

埃蒙斯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转给尼米兹一份经他认可的陆军情报部门提出的意见。意见指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计划是从敌人可能的意图考虑的，但从敌人能办得到的一些行动，以及日军完全有能力进攻瓦胡岛这些情况去考虑则更为妥当，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某些军官对此极力不满，众说纷坛，而尼米兹却泰然处之。他说，这是一个善意的和有益的告诫，他建议对此采取某些措施。他指定参谋官詹姆斯·M·斯蒂尔上校负责重新估价来自舰队的情报。具体地说，斯蒂尔要对莱顿和罗彻福特及其助手提供的每一份情报进行认真分析。

尼米兹不想把他有限的部队分散去对付日军可能的各种进攻。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足。敌人有 10 艘航空母舰，而美国仅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 2 艘。菲奇将军估计，“约克城”号需要 90 天才能投入战斗。“萨拉托加”号已经修复，正在开往圣迭戈途中，将组成 1 支特混舰队，但要它如期抵达中太平洋进行组建工作不大可能。同太平洋有密切关系的“黄蜂”号仍远在大西洋那边。比较靠近的是在印度洋的 3 艘英国的航空母舰。尼米兹曾提出要借用 1 艘，但英国海军部仍担心日军下一步要在那里发动攻势，答复 1 艘也不能借。其他主要舰艇，日军拥有 23 艘巡洋舰，尼米兹只有 8 艘。日军有包括世界驰名的最大战舰、新“大和”号在内的 11 艘快速战列舰，尼米兹只有 6 艘速度缓慢、难以配合航空母舰作战的战列舰。

尼米兹将军尽可能抓紧时机集结并尽可能合理地部署他所指挥的部队。他命令哈尔西将军的第 16 特混舰队和弗莱彻将军的第 17 特混舰队，加速从南太平洋返回珍珠港；抽调第 17 特混舰队的菲奇将军前往圣迭戈，去加速组建“萨拉托加”号特混舰队，并担任该舰队的司令。他把搜索与攻击任务交给了航空兵部队，并命令巡逻归来的潜艇部队进驻中途岛附近，以便有足够兵力来对付敌人的任何进攻。

尼米兹认为，日军即将对阿留申群岛的进攻是牵制性的行动，他倾向于竭尽全力保卫中途岛，让阿留申群岛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然而，迹象表明日军企图在阿留申群岛西部的某个岛屿登陆。因为这些岛屿同样都是美国

的领土。尼米兹认为，如果自己对这些领土弃之不管，他就会遭到公众舆论谴责，他不得不派出一支至少是象征性的部队去加强阿留申群岛的防御。他组成一支包括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北太平洋舰队，宣布阿拉斯加处于海上敌前进攻状态，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所有防御部署归于海军指挥官西奥博尔德将军领导之下。没有航空母舰的西奥博尔德很难打退敌军航空母舰部队的进攻，但他掌握适当时机把部队部署在适当的地方，就有机会打乱日军进攻北部岛屿的任何企图。

恰在这时“卡塔琳娜”巡逻机被派到珍珠港来，尼米兹马上将此机派去增援中途岛。他还用改装的“小鹰”号铁路渡轮把 18 架俯冲轰炸机、7 架“野猫”战斗机、5 辆轻型坦克、大量高射炮以及驾驶飞机、坦克的人员和炮手运到那里。为了表示对赛马德和香农的期望，鼓励他们的英勇行为，他分别提升他们为海军上校和陆军上校，并授以新的银鹰勋章。

与此同时，Op—20—G 和科雷吉多尔及夏威夷情报站，正在搜集敌人发动新攻势的细节。科雷吉多尔站破译出一份透露日军取消以两栖作战方式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电报。他们将改用陆路，由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布纳沿小路跨过欧文·斯坦利山脊，向南进攻莫尔斯比港。日军工兵部队正在把小路加宽成公路，以便使卡车和部队都能通行。

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份情报感到震惊，他考虑在日军登陆之前，派遣部队跨过山脊去占领布纳。而尼米兹则认为，这迹象正意味着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的每一艘日军战舰实际上都在准备进攻中途岛。

5 月中旬，罗彻福特和莱顿根据侦听到的数量可观的绝密电报，把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海军大将命令日军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计划，搜集成一份完整的情报估计。

情报估计认为，日军联合舰队将分为：北太平洋编队；航空母舰第 1 突击编队；进攻中途岛部队。北太平洋编队包括航空母舰第 2 突击编队，任务是对美国在阿留申群岛上的荷兰港进行牵制性的空袭，此空袭将揭开战幕。北太平洋编队的运输舰只，将把登陆部队运往阿留申群岛西部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由西北方向而下的航空母舰第 1 突击编队，将从空中对中途岛发起主攻。同时，从关岛和塞班岛方向调来的进攻中途岛部队，将从西南方向逼近中途岛。这支部队要在海上同包括战列舰第 3 分队的部队舰只在内的日本第 2 舰队会合，并由这支舰队护航最后阶段的 650 海里航程。

日军航空母舰第 2 突击编队，包括“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和 1 艘舰名不详的新的舰队航空母舰。调来进攻中途岛的航空母舰第 1 突击编队，是由日军海军中将南云指挥的，曾袭击珍珠港并一直打到锡兰的原日军航空母舰部队。罗彻福特确信，这支部队包括“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等老航空母舰，由 2 艘战列舰、3 艘巡洋舰和 11 艘驱逐舰护航。他判定最新和最大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虽划归这支部队，但已来不及参加这次战斗，后来证实这种估计是正确的。敌人将于何时开始发动攻击，罗彻福特估计，日军将在 6 月上旬进攻中途岛—阿留申群岛。

尼米兹授权莱顿在不泄露情报来源的前提下，把山本的作战计划大纲用专门特殊备用密码发给海军将官们的有关收报人手里。其中有“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编队司令的菲奇将军。菲奇将军当时正在“切斯特”号上，还有菲奇的参谋人员和“列克星敦”号的一些幸存者，包括原舰长弗雷德里克·C·谢尔曼上校和他的副舰长莫顿·塞利格曼中校以及《芝加哥论坛报》战地记者

斯坦利·约翰斯顿。塞利格曼违反保密规定，把舰队司令下发的山本作战计划告诉了他的朋友约翰斯顿。

5月24日，尼米兹将军约定次日和他的作战官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同罗彻福特作一次私下交谈。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按时前往，但罗彻福特少校却迟迟没有露面。按理说，一个下级军官是不应该让司令官久等的。

半小时过后，罗彻福特皱着眉头，心神不安地来了。将军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罗彻福特表示歉意，解释说他和他的助手为了破译有关日期和时间的密码熬了一个通宵。他的一个助手，韦斯利·赖特少校成功地破译出敌军将在6月3日进攻阿留申群岛，6月4日进攻中途岛。

揭示了日军山本大将的作战计划和进攻时间，并没有说服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持怀疑态度的人，反而加深了他们的猜疑。他们提出，日军为什么要派整整一支联合舰队来进攻中太平洋上一个小小的珊瑚岛和阿留申群岛中几个没有用的小岛？这是不是故意用来迷惑美国人的假电报？这样的头等机密通常是不用电报的，因为即使是用最保密的电码发出，全世界都在抄录，研究或进行破译。尼米兹指出，用电报把作战计划发给部队，是说明山本的作战行动日程非常紧迫，除用电报及时下达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

尼米兹将军在未获得更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决心以情报估计是正确无误的这一假设为前提拟定作战方案。他命令他的标图军官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不断校正山本的作战计划。他还命令莱顿把从电台以及其他情报来源获得的所有数字，进行细致的核对，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出战斗打响的时间。

为了保证绝对准确，谨慎小心的莱顿查阅了前三周的情报材料，整天伏在图表上研究太平洋的风向、气象和洋流。他不断通过电话同罗彻福特核对情况。由于他花的时间过长，尼米兹有些等不及了。一天，将军把莱顿叫来，要求他提供一些肯定的情报和细节。

莱顿说：“我现在很难谈得具体。”

“我要你谈具体，”尼米兹回答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做指挥日军的将军，并告诉我们你的作战计划。”

“好，将军。”莱顿只好将所知道的情况对尼米兹讲一讲。他说：“先前我已经报告过你，日军航空母舰部队可能在6月4日早晨进攻中途岛，那我们现在就具体谈谈6月4日这一天的情况。敌军将从西北方向，方位325度发起进攻，距离中途岛约175海里的地方即可观察到，时间约在中途岛时间早晨6点钟。”

莱顿谈的比尼米兹想象的要准确得多。他也知道，莱顿要不是对他报告的事实和数字确有把握，他是不会谈得这么具体的。将军对他表示感谢，并下令马上把情况发往中途岛，同时也通报给标图的军官。

尼米兹知道，在山本的部队中关键是南云的4艘老航空母舰。这些航空母舰，既具有摧毁美军在中途岛上的陆、空防御力量的能力，又能为舰队的其他舰只提供足够的空中掩护力量。这些航空母舰本身就是进攻的关键力量。因此，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制定了消灭南云航空母舰的方案。

5月26日拂晓，哈尔西特混舰队的舰艇出现在西南方向地平线上，他的21艘军舰很快塞满了珍珠港。当天下午，哈尔西上将乘坐小汽艇在潜艇码头靠岸，来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尼米兹见到他大吃一惊。哈尔西露齿微笑，但不能掩盖他憔悴的面容，他的体重减轻了20磅。因为精神紧张，他患了皮炎病。皮肤发炎愈来愈重，使他夜里不能入眠，白天心神不宁。哈尔西除了

在港口上作短暂停留外，6个月来一直呆在舰艇驾驶室里研究航空母舰的战术。他希望指挥即将来临的战斗，尼米兹也希望他这样，但医生要他住院治疗。后来，哈尔西把这次被迫放弃指挥舰队作战说成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失望。”

哈尔西临走前来看望和问候尼米兹，并积极推荐巡洋舰指挥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接替他的工作。但尼米兹没有同意，只答应让斯普鲁恩斯暂时负责哈尔西的第16特混舰队“企业”号、“大黄蜂”号作战编队的指挥工作。就这样，哈尔西住进了医院。

对尼米兹来说，在一个重要的战斗到来之前失去一位最有果敢精神和最有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也感到，由斯普鲁恩斯接替哈尔西代理特混舰队司令并不见得是坏事。美军的实力有限而情况又如此危急，哈尔西容易冲动也许会招致失败。面临即将到来的战斗，需要的是在敌人压力面前具有冷静考虑问题能力的人。尼米兹将军相信聪明能干的斯普鲁恩斯正好具有这种能力，他一直都称赞斯普鲁恩斯是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战略家，并已经上报任命他出任太平洋舰队的参谋长。

斯普鲁恩斯接到非正式的命令之后，立即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尼米兹再次明确通知斯普鲁恩斯，他在海上的指挥任务是暂时性的，打完这一仗后，他将去接替德雷梅尔将军。斯普鲁恩斯听到后面一项通知后心情有些矛盾。他后来谈到：“在我的一生中，从前已经两次担任过参谋工作。在这次大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又要到岸上去工作，我是不大高兴的。”

但是，斯普鲁恩斯暂时抑制住自己有些失望的情绪，全神贯注地听取汇报。他很快懂得了将军把他的部队部署在南云部队侧翼的好处。在日军空袭中途岛的同时，他有可能去袭击日军航空母舰。斯普鲁恩斯慎重地考虑到，美国航空母舰部队在日军航空母舰未被打垮之前，不应进入中途岛西部。日军可能改变计划进攻珍珠港，绕过美军部队不被拦截。

斯普鲁恩斯报到的第二天，5月27日，也是尼米兹将军特别疲劳的一天。这一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埃蒙斯将军出席了会议，新参加会议的有马歇尔将军的非正式代表罗伯特·C·理查森中将。那天会后，尼米兹视察了“企业”号，并在那里给三名飞行员授勋。当他给罗杰·梅尔中尉佩戴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时，他说：“我想在未来几天内，你将有机会获得另一枚勋章。”

午后，弗莱彻将军的第17特混舰队抵达瓦胡岛附近，“约克城”号在海面上拖了10海里长的一条油迹。这艘被打坏的航空母舰通过狭窄的航道进入珍珠港时，受到一片欢呼声、歌唱声和汽笛声的欢迎。军舰被命令直接驶进头天夜里用大木料搭好准备接收它的干船坞。船坞里的水还没有排尽，尼米兹将军就穿着长统靴，带着一个视察组，踩着泥水检查了“约克城”号的舰身。尼米兹当过海军工程人员，干起这个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

尼米兹看到“约克城”号的推进器、升降机都是好的，木制飞行甲板已经修复，被炸坏的隔离舱暂时可以用木料支撑住，舰舱需要修补，因为几发炸弹把舰体穿了窟窿，只需几天功夫就能完工。

尼米兹温和而又果断地对视察组的成员说：“我们一定要在3天之内把这艘舰修好。”视察组的成员互相看了一眼。停了一会，舰舱修理专家赫伯特·J·芬格斯塔德海军少校代表大家回答说：“是，长官。”不到1个小时，焊接工具、钢板和其他材料都集中到了船坞，修理工作开始了。



尼米兹刚刚由船坞回到办公室，弗莱彻在他的巡洋舰指挥官威廉·沃德·史密斯少将陪同下前来汇报。弗莱彻平时笔直的体态和文雅的风度显得多少有点疲惫。尼米兹关心地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相当累。”尼米兹点点头说：“是的，通常在海上执行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任务后，应该让你们回家休假的；但不巧的是，这时正需要你带领第17特混舰队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

于是，在德雷梅尔将军的协助下，尼米兹向弗莱彻介绍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你知道吗，”尼米兹生气地说，“他们甚至已经任命了8月1日在那里接管海军站的军官了。”在海军军官学校时就认识尼米兹的弗莱彻，感到尼米兹十分烦恼，且有些精疲力竭。

尼米兹的烦恼，不仅是因为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捉摸不定，而是他还得做一件令他这样个性的人感到特别讨厌的事情。本来哈尔西退下来后，在下次战斗中海上部队的全盘指挥工作，论资历应由弗莱彻担任，但现在还要尼米兹颇费口舌地去说服满腹狐疑的金上将相信弗莱彻称职。这实际上是金对弗莱彻的能力甚至勇敢发生了疑问。尼米兹一直回避这个精神上的痛苦。

最后，在讨论了一些其他问题之后，尼米兹将军勉为其难地回顾了弗莱彻在战时的表现。言谈话语中弗莱彻逐渐意识到这种刺探性谈话的缘由，弗莱彻和尼米兹都感到局促不安。从来不善言辞的弗莱彻变得支支吾吾。他表示要去查他的档案，尼米兹认为那是合理的要求。恰在这时斯普鲁恩斯突然进来打破了尴尬，将军这才如释重负，斯普鲁恩斯现在已经了解到“约克城”号遭到破坏的一些情况，他询问尼米兹“约克城”号能否按时参加战斗。尼米兹答道：“它将在修好后编入你的部队。”

第二天早晨，弗莱彻向尼米兹作了口头报告，而尼米兹要求他写成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不只是为自己辩解，而是全面叙述了他果断地指挥第17特混舰队的全部经历。尼米兹读完报告后，确定让弗莱彻担任中途岛美军航空母舰部队的司令。

尼米兹将军马上给美国舰队总司令金送了一份声明和说明信。“亲爱的金，”信中说，“弗莱彻在港口停留的3天时间里，我终于有机会同他讨论了他在珊瑚海地区的战斗，澄清了他的部队在战斗中似乎缺乏积极性的看法……。我希望，并相信你在读过这封信后，将同意我的看法，弗莱彻最近在珊瑚海执行的巡逻任务中，显示了卓越的判断能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是一个优秀的、适于远航作战的海军军官，但愿将来任命他为一支持混舰队的司令。”

尼米兹在信的结尾对珍珠港的形势作了一般估计。那是一份乐观的报告。他强调了有利条件，对困难则一笔带过。5月27日晚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同特混舰队参谋部在德雷梅尔将军指导下举行联席会议，制订作战方案。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弗莱彻将军、斯普鲁恩斯将军、莱顿中校，以及各舰队的作战官：太平洋舰队的麦克莫里斯上校，第16特混舰队的威廉·H·伯雷克中校、第17特混舰队的沃尔特·G·欣德勒中校。会议制定出的作战指导方针是：美国在兵力处于劣势但可能较好地掌握对方情况的条件下，必须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使敌航空母舰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预计日军突击部队将在拂晓发起攻击，攻击机从南面飞向中途岛，搜索机从北面、东面和南面进攻。在这个时候，连夜沿西南方向航线前进的美国特混舰队，应当在中途岛以北200海里处待命。一旦接到美国搜索机有关敌军所在位置、航线、

航速的第一个报告，即准备发动攻击。如掌握好时机，就能在敌人航空母舰的飞机去袭击中途岛时，拦击敌航空母舰。只要进一步掌握好时机，就能在进攻中途岛的半数敌机尚未返航时，打击敌航空母舰。

5月28日晨，斯普鲁恩斯将军指挥的第16特混舰队的军舰排成单行队离开珍珠港，接着又变成环形队形，载着飞机向西北方向驶去。斯普鲁恩斯及他的舰队和分舰队指挥官都已收到太平洋舰队的第29—42号作战计划。允许看这份庞大计划的军官们认为，那是一份具有迷惑力和令人提心吊胆的文件。计划虽没有透露情报来源，却叙述了敌人进攻中途岛的具体细节和时间，其详尽程度确实令人震惊。“企业”号领航员理查德·鲁布尔中校虽然是一个爱看惊险小说的读者，不禁惊讶地喃喃自语：“我们付给在东京为我们工作的人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

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计划指示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运用最有效的消耗战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这意味着要空袭敌人的军舰。尼米兹在另一封写给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二人的指示信中，补充说：“在执行29—42号作战计划赋予你们的任务时，你们必须掌握既要勇敢但又不莽撞的原则，即未予优势敌军重创之前避免暴露我军力量。一旦暴露，就要给敌人以较大的杀伤。”

5月29日晨，第1号干船坞开始放水。11点刚过，“约克城”号从船坞拖进港口，当时电工和机工们在舰上干活。工人们整个白天和当夜一直在修理舰只。第二天早晨，水手长的一声哨音宣布尼米兹上将的到来。尼米兹对“约克城”号修理人员说：“我非常感谢你们为战斗赢得了时间，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他还问候了舰上的官兵，并预祝舰上官兵“运气好，打胜仗”。他对舰长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上校说，对舰上官兵长期在外艰苦执勤不能回美国大陆他表示歉意。但他向巴克马斯特保证，结束这次任务后，他一定让“约克城”号开回去，使官兵得以休整并作必要的体格检查。

尼米兹离开以后不久，航空母舰的发动机开始发动，第17特混舰队的舰只“约克城”号、2艘重巡洋舰、5艘驱逐舰鱼贯而出，离开港口，编队驶向中途岛东北350海里处被乐观地命名为“幸福角”的地方，与第16特混舰队会合。

5月30日，还有两艘重巡洋舰离开珍珠港前往阿拉斯加地区，去加强西奥博尔德将军的北太平洋编队。尼米兹已经通知西奥博尔德，敌人企图进攻阿留申群岛内的阿图、阿达克、基斯卡岛。但西奥博尔德不相信敌人会来占领这样的不毛之地。他认为这个情报是日本人的诡计，目的在于把他引到西边，以便从他的后面在荷兰港或阿拉斯加登陆。所以，西奥博尔德把他的部队驻泊在科迪亚克岛以南400海里的地方。

6月1日，菲奇将军终于率“萨拉托加”号和加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掩护部队驶离圣迭戈。但是，这支部队已经来不及赶到中途岛参加战斗，除非日军推迟进攻或者是莱顿对敌人进攻的时间预测不准。

根据尼米兹将军的命令，在珊瑚海执勤的一艘巡洋舰使用航空母舰航空兵大队通常使用的频率开始发报。尼米兹断定日军监听站肯定会收到这些信号。他希望敌人因此将被迷惑，误以为美国的航空母舰仍在所罗门群岛周围，从而诱使它自以为得计地向中途岛进发。

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美国对日军的电讯分析表明，日军联合舰队正在前进。无线电侦听表明，日军派出水上飞机和潜艇来侦察珍珠港。日军

水上飞机由于没有潜水油船加油始终没有到达珍珠港，尼米兹预计敌人的飞机和油船将在弗伦奇·弗里格特浅滩的环礁湖会合，事先已派出一艘军舰驻在环礁湖。日军潜艇到达珍珠港外海并组成了警戒线，但没有什么可以向上报告的。第 16 和第 17 特混舰队早已离开了。

30 日晨，22 架“卡塔林娜”联络机从中途岛起飞，在西面 700 海里的海域上开始进行第一次日常搜索。它们很快就碰上了从威克岛向东北方向巡逻的日军轰炸机，2 架“卡塔林娜”联络机同敌人的轰炸机遭遇，不幸被击落。尼米兹担心不期而遇的遭遇会使双方都特别警觉起来。他希望这不致使日军改变计划。

面临中太平洋可能遭致的失败，尼米兹大胆地主张在沉寂的南太平洋发动一次攻势，建议对图拉吉岛及其附近阵地进行一次破坏性的袭击。这样一次袭击，将有可能推迟日军在这个地区建造一个机场，从而有利于将来按照金上将的建议经由所罗门群岛发动的进攻。在日本海军的所有部队，实际上部署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情况下，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应该说是一个良好时机。

金上将完全赞同这一计划。尼米兹将军提议调当时驻萨摩亚的海军陆战队第 1 突击营去完成任务，并同意提供运输工具把陆战队输送到新赫布里底。但由于麦克阿瑟将军的现有部队过少，不可能提供巡洋舰、驱逐舰和飞机支援这次攻击，这个计划最终被迫取消。

当时，赛马德和香农在尼米兹提供装备和陆战队的援助下，正在圣德岛和东岛两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构筑太平洋上最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在岛上设置了地雷阵、地下隐蔽部、隐蔽火炮工事和大面积的铁丝网。中途岛的 3000 名守卫部队已经作好击退任何敌人企图登陆的准备。

尼米兹仍在考虑中途岛的飞机如何来对付敌军航空母舰。小小东岛上的机场容纳不了多少飞机，而且现在的飞机又都不适于袭击敌人军舰。速度缓慢、易受攻击的“卡塔林娜”联络机，除了巡逻以外担负不了其他任务。中途岛的航空兵作战部队，由 16 架被陆战队称为“风向机”的老式“复仇者”俯冲轰炸机，和 21 架被称为“空中棺材”的同样过时的“水牛”式战斗机组成。尼米兹所能给予增援的只有 18 架“勇毅”俯冲轰炸机、7 架 TBF 型鱼雷轰炸机、7 架“野猫”战斗机、全部航空母舰淘汰下来的旧舰载机和 19 架陆军轰炸机。陆军轰炸机有 4 架是配有鱼雷的“掠夺者”式 B—26 型轰炸机，但飞行员从未从空中投掷过鱼雷。其余是对航行中的军舰命中率很低的高空 B—17 型“飞行堡垒”，目前可以说中途岛没有一个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因此尼米兹对现有岛上的飞行员的最大希望是，打乱敌舰编队和驱散敌机，为我方航空母舰上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已经尽最大努力对所有部队作了部署，做好了对付敌人的一切准备。等敌人一到，他们就又要忙起来，特别是因为尼米兹将军肩负着包括陆上、海洋和空中全面的战术指挥任务。

5 月 31 日晚上，将军睡得比近几周以来的任何一天都要早。临睡前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希望最近几天中白天的时间长些，以便得以充分休息。”虽然他不能违反保密规定，把他的计划告诉她，但他仍加了这么一句话，说：“总有一天，我们的业绩将载入史册，而且是有意义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

太平洋舰队的参谋们不分昼夜地伏在绘图板上，不断用有色铅笔标出双方前进的航线。他们情绪越来越紧张。司令官在他们面前昂着头，来回走动，

镇静而泰然自若的表情，使他们打消了顾虑。太平洋舰队参谋部一位年轻的公共关系军官、海军后备役军人詹姆斯·巴西特中尉，很久以后回忆起他和大伙当时的感受：尼米兹具有慈父般令人鼓舞的形象。他是一个非常镇静的人。

6月2日，绘图板上的橙色线已接近目标。第16、第17特混舰队在无线电静默情况下航行，据信已到达集结点幸福角。如果海图上的线无误的话，从中途岛向西巡逻的“卡塔林娜”联络机和进攻中途岛的日军部队，即将遭遇。预计日军进攻部队将于6月5日早上到达珊瑚岛，接着，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将对桑德岛和东岛进行全天的攻击。

6月2日夜里仍然没有收到任何报告。对那些根据情报的准确程度来考虑美国太平洋基地安危的军官来说，这种情况真是使人感到难以忍受。那天晚上，尼米兹将军写信给他的夫人说：“又是忙碌的一天，也是焦急地期待事态发展的一天，我们比以前有了更好的准备。”

6月3日拂晓，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军官们又都进入各自战位。4点刚过一会儿，美国无线电侦听站开始收到敌军的断续电报，获悉敌军可能在阿留申群岛东部开始进行特殊的空中活动。实际上荷兰港已遭到空袭，但是那里发出的报告只能送到西奥博尔德将军那里，而他正在实行无线电静默。通过电报分析，使太平洋舰队参谋部最终确信敌机曾飞越荷兰港上空。

尼米兹将军保守地估计，敌机飞越荷兰港上空，可能是巡航机的侦察活动，而不是日军作战计划中展开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几个小时过去了，从北面和西面都没有任何消息。上午11点多钟（珍珠港时间下午12点半），中途岛终于恢复发报。这是转发在西部700海里外巡逻的1架“卡塔林娜”联络机发出的片断电报：“主力……方位262度，距离700海里……11艘军舰，航向090度，航速19节。”在中途岛上，作好战斗准备的9架B—17型轰炸机立即起飞，轰炸从西面前来进攻的敌军舰队。在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通信官莫里斯·E·柯茨少校，拿着这份有关接火的报告跑到尼米兹的办公室，将军正在那里同莱顿少校商量问题。尼米兹看完电报，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激动地说：“莱顿，你看到这份报告没有？”

“这是什么，长官？”

“发现日军部队了！”

尼米兹微笑着。他经常微笑，但这时他的脸色看上去容光焕发，用莱顿的话说他是“喜形于色”。

“情况明朗了，”莱顿说，“好象有人打开窗帘一样，他的微笑和蓝眼睛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尼米兹对忧心的事一向不露声色，但现在却丝毫掩饰不了他轻松的感觉。他把电报递给莱顿。

“这应当使你宽心了。”他轻声笑着说，“现在一切怀疑都澄清了。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将不得不承认我告诉他们的是正确的。”

虽然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的特混舰队已经直接从“卡塔林娜”联络机上收到了这份报告，但太平洋舰队通信部门出于谨慎，还是把这份电报转发给弗莱彻将军。为避免对电报中的“主力”二字产生误解，尼米兹提醒说，“这绝不是敌军突击部队”。因此，他补充说，只发现敌军的进攻部队。他提醒弗莱彻，第二天早晨日军航空母舰将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6月3日由于中途岛附近海区雾大，云层低，洋面模糊，已不可能再看到敌舰。

3 日日落之前，尼米兹将军得知荷兰港早晨被炸，阿留申群岛上空打落了 4 架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他从中途岛获悉，B—17 型轰炸机在 570 海里外轰炸了敌军进攻部队。消息说，击中敌 2 艘战列舰或重巡洋舰，以及 2 艘运输舰。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对这个消息并不能确信。入夜，4 架水陆两用“卡塔林娜”飞机乘月色从中途岛起飞，用鱼雷袭击了敌军的进攻部队。太平洋舰队把这类消息全部转发到有关司令部。尼米兹还给中途岛和特混舰队司令专门发了一份电报：“情况的发展正如所料。航空母舰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其位置应立即找到。明天可能是你们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一天。”太平洋舰队 6 月 3 日作战纪要的结语预言：“未来两三天内战斗的发展情况，将影响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进程。”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没有留意到日军飞机的海上侦察活动已经取消，还向海军第 14 军区发出空袭警报，要他们保持高度警惕。珍珠港海军船厂立即实行灯火管制，关闭了修理车间的机器房。给工人和陆战队员配发了机关枪，卡车封锁了所有通道。停在港口内的军舰上，枪炮手都进入了战位。在斯科菲尔德陆军军营里，许多病号被安排出院，准备接收新伤员。在檀香山，民防工作人员也都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那天夜里，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军官几乎都没有睡觉。后来有一位参谋回忆说，当时尼米兹将军为了应付突变，在紧张而忙碌的两天两夜里，仅在办公室里的一张帆布床上打个盹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约在凌晨两点钟，一天 24 小时都在工作的通信部门，将中途岛转发“卡塔林娜”水陆两用飞机的一份电报送给尼米兹。电报称，他们用鱼雷击中了两艘敌军进攻部队的军舰。

6 月 4 日拂晓，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到了自己的战位上。他们知道，日出比珍珠港晚一个半小时的中途岛天亮时，“卡塔林娜”联络机将沿着云层边沿，向西北方向巡逻。他们已经意识到，正在等候中的报告可能是决定战争关键的电报。上午 6 点多钟，收到一份由中途岛转发的明语急电：“飞机报告，2 艘航空母舰和主要舰艇，方位 320 度，航向 135 度，航速 25 节，距离 180 度。”

虽然“卡塔林娜”飞机的驾驶员报告只看到 2 艘航空母舰，但尼米兹相信有 4 艘，或者 5 艘。他看了电报上的日期，然后走到作战室里把敌人的位置标在图上。接着对莱顿说：“你的预测只差 5 海里、5 度和 5 分钟。”莱顿预测十分准确。

这就是美国部队等待已久的目标—南云的航空母舰第 1 突击部队。这支部队，正是 6 个月前曾袭击珍珠港挑起了战争，现在必须把它击败。这份简明的观察报告使尼米兹和他的参谋部明白，南云已经突袭中途岛。南云部队的舰载机一定是在 180 海里航空母舰被云层遮盖的地方起飞的。他的航向保持 135 度对准中途岛，由于这样，返航的飞机能够找到航空母舰上的甲板，并缩短返航飞行距离。南云在飞机起飞时，可能还不知道美国航空母舰就在他的翼侧，否则他将令派出飞机的航向朝向它们。

在收到这份发现敌情的报告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们认为中途岛的飞机应该早已全部起飞，以免在岛上被敌人干掉；以中途岛为基地的轰炸机和鱼雷飞机，应该正前往袭击南云的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的 28 架战斗机正在迎战当面的敌机。开往东北太平洋的弗莱彻，应该已经收到双方接触的报告，开始行动。为了防备万一太平洋舰队通信部门还是如实地将原电转发给他。

太平洋舰队参谋部认为。日军对中途岛的进攻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果然在6点25分参谋部收到了一份经海底电缆发来的仅5个字的电报：“空袭中途岛。”

收到这份电报后2个小时，珍珠港再没有收到美国前线部队的电报，情况不明令人焦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还没有被敌人发现，所以，他们仍继续坚持无线电静默。8点半钟，中途岛突然发来一份令人伤感的短电：“只剩下3架战斗机未遭破坏。我俯冲轰炸机去向不明。”

与此同时，罗彻福特和莱顿在保密电话上不断地相互通话。罗彻福特的无线电情报站，收到日军南云部队侦察机上的的一份口头报告。报告按通常规定用略语重复3次：“Te—Te—Te”等，罗彻福特译出的意思是：“发现10艘敌人舰只，方位10度，离中途岛240海里，航向150度，航速20节以上。”他把这个情况马上通知了莱顿，莱顿马上把这份电报送给尼米兹将军看。

“你敢确定电报中没有提到我们的航空母舰已被敌人发现？”尼米兹问道。

“是的，长官。”莱顿很肯定地答道。

尼米兹拿着电报走进作战室，把电报递给值班军官，让值班军官把情况标在图上。根据现在情况分析，日前两军相距150海里，在有效攻击半径之内，日军航空母舰离中途岛也有约150海里。

中途岛基地的“卡塔林娜”联络机都已出动巡逻，却没有报回日军航空母舰的位置和航向，尼米兹同样也没有收到有关美国部队的战报。通过截获的日军电报已知，日军现在已经知道弗莱彻的位置，但弗莱彻却还继续坚持无线电静默。

当战斗进入关键一刻的时候，收不到情况报告是很令人恼火的。尼米兹表面镇静，但了解他的军官都知道他心事重重。一位军官回忆说：“尼米兹将军当时相当激动，我从未看见他那么激动过。”将军把柯茨少校叫来问道：“为什么收不到电报？”“为什么听不到一点情况？”柯茨无可奈何地回答说他不知道。尽管如此。尼米兹和参谋部人员都不想发电报催促作战舰队发电报。

日军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上午，日军航空母舰部队发出了两份相当长的电报。美军截获后却无法破译出它的内容，据罗彻福特的部属报告，电报是从南云的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上发出的。因为他们有人从按键声辨出发报员是“赤城”号上的一级准尉。他的手指不灵，发报有特征，有人说他“发报就像用脚踢一样”。夏威夷情报站虽然不能破译日军电报的内容，但南云部队现在的呼号，至少对以后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在，尼米兹了解美国航空母舰部队情况的唯一来源，只能还是依靠日军搜索机的飞行员。快到9点钟的时候，日军飞行员用无线电向日军舰队报告：“10架敌鱼雷机正朝你飞来”。这些飞机只能是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判定，现在南云可能正在准备用后备飞机发起攻击，或者更有可能从中途岛召回他的飞机。要是那样的话，10点前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9点26分，珍珠港收到来自一架“卡塔林娜”联络机的报告，敌军进攻部队距中途岛320海里。接着，又收到中途岛的轰炸机和鱼雷机返回岛上的电报。显然岛上的飞机损失严重，而敌人的损失很小，甚至没有损失。10点零8分，“企业”号终于意外地打破了沉默。太平洋舰队通信中心，听到

航空母舰的电台频繁呼叫：“立即进攻！”惊喜的情报人员认定这是迈尔斯·布朗宁上校的声音，布朗宁的呼叫声，是对美国飞行员发现敌舰报告的回答。

经过又一个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尼米兹让莱顿通过热线向罗彻福特了解，美国航空母舰部队是否已向南云舰队发起攻击，如已发起攻击，日军反应如何？莱顿问罗彻福特：“难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吗？”

“没有。”罗彻福特肯定他说。“我们使用其他频率没有？”

“我们使用了各种频率，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收到了。”

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认为，这种情况正应了一句俗语：没有消息可能是好消息，如果敌航空母舰没有发报，可能是因为它再不能发报了。11点钟，罗彻福特的无线电情报站截获到一份直接用日文发出的电报片断：“报告敌军航空母舰的位置”。这份电报显然是南云部队发给一架搜索机的，很可能表明至少有一艘日军航空母舰已作好反击准备。15分钟后，南云亲自发出一份收报人不详的密码长电。电台呼号是他的，但报务员已不是“赤城”号上那位手重的一级准尉了。罗彻福特的一位部属对辨认敌人报务员作过研究，从指法上认出这是“长良”号巡洋舰的报务主任。尼米兹和参谋部人员认为，“赤城”号已受重创不能再当旗舰，看来南云已转移到巡洋舰上去了。

弗莱彻在收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转发的上述截获电报内容后，终于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但只谈到“约克城”号的飞机，袭击了敌人的2艘航空母舰。他提到，“发现我部的其他航空母舰方位不详”。不久之后，珍珠港情报站截获到一份日军空中飞行队长的电报：“我们正在攻击敌航空母舰”，并命令他手下的飞机“攻击！攻击！攻击！”

接着，太平洋舰队通信中心站收到一份英文明码电报：“受到大批敌军轰炸机的袭击”。这是军舰给太平洋舰队的电报，但未署名发报人，也无法查出是谁发的。20分钟后，弗莱彻发来一份正规的密码电报说：“在中途岛以北150海里处遭到空袭。”

“约克城”号中了3颗炸弹后已瘫痪，但仍能不断将自己的情况向太平洋舰队报告。弗莱彻将军及其参谋部已转移到“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上。下午3点多钟，受创的航空母舰在继续航行中，又受到第二次攻击，至少被鱼雷飞机击中2次。因为“约克城”号开始严重侧倾并即将倾覆。巴克马斯特上校忍痛下令弃舰。几个小时后，舰上留下的一些水兵终于把水排干，航空母舰仍飘浮在海面上。经过整修，情况仍未见好转。因此，弗莱彻要求舰队总司令给他们派拖船，同时告诉他：除非上级另有指示，在斯普鲁恩斯的第16特混舰队继续同敌人作战时，他和第17特混舰队将保护并设法营救“约克城”号。尼米兹将军要求弗莱彻尽全力营救航空母舰，他认为斯普鲁恩斯完全可以承担作战指挥。

斯普鲁恩斯发出的一份电报，令人稍有振奋。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关于“约克城”号的不幸消息。他报告，那天上午9点半至11点之间，“第16、17特混舰队航空兵，袭击了包括大约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在内的敌军航空母舰部队。据信，其中4艘航空母舰全遭到严重破坏。”他最后说：“我方飞机损失严重。”

在“约克城”号被炸坏前从中途岛起飞的飞机，急于在太平洋中找到敌军的攻击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在中途岛西北170海里的地方，他们发现3艘着火的军舰。从“约克城”号起飞的飞机发现在着火军舰同一方位前面45海里处，有1艘没有被打坏的航空母舰。经查明，是敌人的“飞龙”号。同

它配置在一起的，有 2 艘战列舰、3 艘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为了对付这些敌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派出了 40 架俯冲轰炸机。同时，中途岛也出动了刚从夏威夷调来的 12 架 B—17 型轰炸机，其中 6 架刚飞临东岛。

6 月 4 日傍晚，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成员怀着较为乐观的心情，回顾了一天的情况。如果仅从迄今收到的报告看，美国已经打败了南云的部队。但是，大部分捷报是陆军飞行员观察得来的，尼米兹担心他们没有经过估计海上战果的训练，因而情报的真实性会打折扣。那天早晨，就连细心的斯普鲁恩斯也报告敌人“全部 4 艘”航空母舰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在当天下午，从这些“遭到严重破坏”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却把“约克城”号炸坏了。

中途岛和第 16 特混舰队对“飞龙”号发起攻击的结果，在轰炸机返航后作了汇报，并上报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晚上 10 点多钟收到中途岛的报告。

中途岛的报告称：“从珍珠港起飞的空中堡垒，途中 2 次在方位 320 度、距离 170 海里处，炸中了敌人冒烟的航空母舰。据报，在这一地区有 2 艘敌舰在燃烧；约有同一方位的 125 海里处，另有 2 艘敌舰起火。”

斯普鲁恩斯报告：“在 17 点至 18 点之间，第 16 特混舰队航空大队，袭击了包括 1 艘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2 艘以上重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在内的日军海军部队。日军航空母舰多次被 500 和 1000 磅炸弹击中，最后发生猛烈燃烧；至少有 1 艘战列舰 4 次被炸起火；1 艘重巡洋舰也被炸燃烧。17 点 50 分，位于北纬 30 度 41 分、西经 177 度 41 分、航向 4、航速 15 节的敌军舰队，同东南方驶来的驱逐舰会合。3 艘估计是遭袭击的航空母舰，仍在燃烧并向东南方向航行……。”

尼米兹看到这里的时候，抬起头来，脸上喜气洋洋，显得“容光焕发”。假如“飞龙”号燃烧得很厉害，那天早晨被击中的“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仍在燃烧。那么敌人的四艘航空母舰几乎可以肯定已无法挽救。如果斯普鲁恩斯不犯大错误，美国已经胜利在望。而尼米兹相信斯普鲁恩斯是不会犯大错的。尼米兹当即让德雷梅尔将军向所有部队发出一份早已拟好的电报，并抄报金上将和埃蒙斯将军。电报说：“参加今天中途岛战斗的官兵，在我们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相信，来日依靠你们全力以赴，将彻底打败敌人。”太平洋舰队的作战简报同尼米兹的电报相呼应，称那天的战斗是“日德兰半岛海战以来最大海战的序幕。假如结局真的像已经显示出来的对日军不利的话，事实上将结束日本的扩张。我们损失了大批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现在还无法补充。”

太平洋舰队有的参谋看完斯普鲁恩斯的报告后，把他 6 月 5 日早晨 4 点钟的预定位置标到了地图上：北纬 30 度 31 分，西经 175 度 20 分。在标完位置后，所有的参谋人员突然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这个位置与第 16 特混舰队下午报的稍偏东一些。斯普鲁恩斯曾报告敌人在航线西边，那么他为什么不沿同一航向去猛追呢？

当把这些异常现象报告尼米兹后，他不以为然，根本没有认真看待。他对参谋们说：“我相信，斯普鲁恩斯在那里对情况的判断，比我们在这里判断的更准确。我相信他对这件事非常理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真相将会大白。我们在这里没有资格对一个战地司令官的行动品头论足。”

一些人重新看了海图后，认为斯普鲁恩斯的作法有一定的道理。试想，假如第 16 特混舰队整夜都以持续不变的速度航行，那么早晨 4 点钟，它所在的位置，将比它晚上 10 点钟所在的位置靠向东边，它担心被敌人的潜艇赶上



而遭受攻击，所以不敢放慢速度。唯一能够解释的是，斯普鲁恩斯向东航行是暂时的，预计他将在夜里某个时间返回西边。

他为什么要稍稍后退呢？太平洋舰队有些参谋认为，假如日军第2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在中午同进攻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能在夜里遇上南云西行的残部，然后再转向东行吗？如果斯普鲁恩斯带着舰队往西行，就可能同这支部队遭遇而在夜战中倾覆。正因为这样，斯普鲁恩斯必须暂时把舰队拉到交战区之外，以便在拂晓前避免与敌人遭遇，而天亮以后便能用上航空母舰。

坐在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军官并不是都同意这种看法，但远在千里之外、离敌人很近的弗莱彻上将显然是这样看的。他派了“休斯”号驱逐舰彻夜跟在“约克城”号旁边，准备万一发现它有被俘的危险就把它炸沉。然后，他将与第17特混舰队的其余舰只，沿着斯普鲁恩斯东行的航向开进。

当天晚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几乎没人睡觉，因为他们相信，以果断和足智多谋闻名于世的山本，将竭尽全力挽回战局。清晨1点半，在收到中途岛正遭到轰击的报告后，司令部发出了第一个警报。尼米兹对莱顿说，“我估计日本人仍想登陆，你认为是这样吗？”

莱顿回答道：“是，我认为是这样的。”

“不管会遇到多大损失？”

“对。这是一支相当顽强的军队。一旦计划下达，他们总要尽全力付诸实现。”莱顿正在为尼米兹研究山本的作战思想准备和战术，因而他十分肯定山本会尽力挽救败局的。

几分钟过去，收到了电报，轰击中途岛的是1艘潜艇，不久就被岛上的海岸炮兵赶跑了。

清晨3点钟，美国“鼓手”号潜艇报告，在中途岛以西约90海里的地方“有许多艘国籍不明的军舰”。1小时后，中途岛地区天刚亮，“鼓手”号证实那是些日本军舰；天色大亮时，它认出其中2艘是“最上”级重巡洋舰。日军显然将继续他们的入侵。英格利希将军同尼米兹将军商量后，向在中途岛地区巡逻的所有潜艇发出电报：“火速向中途岛以西5海里进发”。如果敌人真的进来，将受到交叉火力的袭击。

但是，根据中途岛搜索机的报告，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飞机发现日军在中途岛以西的所有部队，都在向西移动。他们观察到的情况，证实了夏威夷情报站早先通过测向电台得到的消息，日军第2舰队向西北航行。很明显，敌军不是在前进，而是全线后撤。飞机还报告，在中途岛正西方向的两艘“最上”级重巡洋舰正拖着一条油迹，显然已受重创。早晨8点刚过，俯冲轰炸机和中途岛的B—17型轰炸机，袭击了日军巡洋舰，据报至少击中2次。

斯普鲁恩斯终于打破沉默，窟过电台通知中途岛附近的美国潜艇，他马上要通过这个海区去追击日军部队。位于航向以西、距中途岛北部仅50海里的第16特混舰队，夜间已被中途岛地区的敌人赶到了南面。当天下午，第16特混舰队对位于西北部的敌军舰群发起一次空袭。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人对敌人已被击退感到欣慰，尤其对这一战果是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更感到骄傲。许多参谋官彻夜不眠围坐在一起吸烟休息。尼米兹将军虽然也和大家一样欢快，但却没有放松警惕。他感到目前日军仍有相当力量在夜晚伏击斯普鲁恩斯，或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们还可以动用进攻荷兰港的两艘航空母舰和一两艘属于该舰队的轻航空母

舰重新发动进攻。尼米兹发电报要求指挥官们提高警惕，指出：“迹象充分证明，日军不管过去损失多大，仍有攻占中途岛的企图。”

斯普鲁恩斯没有机会袭击西北方向的敌军舰只，只得去追击两艘被打坏的“最上”级巡洋舰，并在6月6日对它们发动了3次袭击。据对电报的分析、“企业”号的侦察、摄影机拍摄的照片和向幸存者了解，“三隈”号巡洋舰已被击沉，其姊妹舰“最上”号受重创，甲板上积满了水，已由2艘驱逐舰护航逃去。

那天早晨，金上将给尼米兹发来一份英语祝捷电报。并作了广播，所有舰船、台站，以及敌军都能收听得到。电报称：“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对在中途岛英勇善战，击退敌军进攻的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表示钦佩，相信战友们将会继续使敌人认清战争意味着死亡。”

固执的金上将打算承认已经取得的胜利，埃蒙斯也就准备勇敢地承认他对尼米兹将军战果的怀疑是错误的。这位将军当即拿着一大瓶用海军蓝和金色带子拴着的冰镇香槟酒，来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跟在他后面的一位副官，提着一个装着两打香槟酒的箱子。埃蒙斯大步走到尼米兹身旁，对着大家爽快他讲了几句祝贺的话，然后把酒送给尼米兹，尼米兹叫人把酒打开招呼大家一齐把它喝了。

在庆祝之际，莱顿建议：“我们的老干将罗彻福特应该受到祝贺。”尼米兹同意，于是一个参谋给夏威夷情报站打电话，并派车去把破译电码的老手，从大楼底层他的办公室里请来。罗彻福特这次又迟到了。他工作很辛苦，当接到通知时，他还披着吸烟服穿着拖鞋，而且需要刮刮胡子。他用于修饰打扮的时间过长，所以等他到达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时，庆祝会已开过了，一个高级会议正在进行。然而，尼米兹这次对他显得很宽容，一脸笑容的对他表示欢迎，把他介绍给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并对大家说：“这位军官为中途岛的胜利立了一大功！”

感到局促不安的罗彻福特低声说，他只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并说功劳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夏威夷站的每一个成员。他说完后便坐到后面，留神听着他进来时正在讨论的问题。自此以后，拘谨的罗彻福特的举止又成了尼米兹的一个话柄。

美国陆军航空兵正开始从美国向夏威夷调拨大批轰炸机。飞机到达珍珠港后，就很快派往中途岛。最后到的一批B—17型轰炸机，被留在瓦胡岛上。太平洋舰队的参谋建议，因为日军可能卷土重来，这些留在瓦胡岛上的轰炸机也应派往中途岛。尼米兹同意他的意见。

一位陆军航空兵的将军却表示反对，指出那是瓦胡岛上陆军仅有的飞机，海军则没有飞机；如果把B—17型轰炸机调走，瓦胡岛上就没有防御了。尼米兹耐心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后，作了一种妥协性安排。他说，“萨拉托加”号在1小时内将抵达珍珠港，舰上载有大批飞机和它的航空大队。尼米兹说，如果那位将军愿意把B—17型轰炸机全部派往中途岛，那么“萨拉托加”号在珍珠港停留期间，舰上的飞机将移交给陆军航空兵指挥。

听尼米兹这样说那位将军高兴起来了，并同意派出B—17型轰炸机。尼米兹将军要他马上用电话下达命令，那位将军当即照着办了。帕特·贝林格感到有点惊讶，其他海军军官也有同感，但都没吭声，会议继续进行着。

大约过了45分钟，B—17型轰炸机已经起飞。那位将军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不安的转向尼米兹问道：“那么，将军，你说‘萨拉托加’号准予

今天抵达珍珠港吗？”

“是，它现在应该到了。”尼米兹不慌不忙地说。

“‘萨拉托加’号在这里能停多久？”

尼米兹故意拉长了脸以低沉的声调回答说：“停留到加满油，然后装上飞机再次出海。”

话音刚落，会场暴发出一阵笑声，就连这位陆军航空兵的将军也在笑，不过是苦笑。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目前瓦胡岛的情况并不危急。日军联合舰队除非先把“企业”号、“大黄蜂”号和“萨拉托加”号击沉或击坏，并占领中途岛，否则它不会冒然进攻夏威夷群岛。

当晚，在中途岛以西400海里的海面上，第16特混舰队放弃了追击而转回东面。斯普鲁恩斯采取这个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驱逐舰需要加油和官兵普遍感到疲劳。

“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在营救组的抢救和6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在拖往珍珠港途中，被敌军潜艇的鱼雷击中。在它旁边，为营救工作提供动力的“哈曼”号驱逐舰也被鱼雷击中沉没。对这个消息，尼米兹将军很生气，他说：“我们有五、六艘驱逐舰在那里驱赶敌人的潜艇，而日军的一艘潜艇却还能突进来用鱼雷击中‘约克城’号，说明我们反潜战术有问题。”尽管尼米兹很恼火，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既然航空母舰已经顶住了一次鱼雷的攻击，这次也还可能顶住。但是，第二天吃早饭时，巴克马斯特上校来电称：“由于昨天受到袭击，‘约克城’号于凌晨5时沉没。”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希望破灭了。

6月8日早晨，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和夏威夷情报站，接到了美国舰队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谈到，有迹象表明，有人把侦收到日军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泄露给报界了。他们的估计，在6月7日的《芝加哥论坛报》送到珍珠港时，得到了证实。报纸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海军掌握日军作战计划，在海上大显身手”，报头是“6月7日华盛顿讯”，文章开头写道：“据此间海军情报部门可靠消息今晚透露，目前在中途岛以西某地正同美国海军进行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斗的日军部队的兵力编成，在战争开始前几天就早已被美国海军方面掌握了。”

这篇报道还概述了日军部队的分布，引用了主要战舰的名字，叙述了攻击部队和第1、第2航空母舰突击部队的情况。虽然文章没有提及破译密码问题，但若被日军情报人员得知这篇报道，势必查找泄密的原因，从而加强对密码的保密措施。这样，美国将失去赢得中途岛战争胜利的宝贵情报来源。

经过调查，从芝加哥档案上查出，这篇报道是《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根据莫顿·塞利格曼给他看的一份山本作战计划写的。值得庆幸的是，日本、德国或意大利的间谍都没有看到那份《芝加哥论坛报》，所以日军一直还在使用JN25密码，只是偶尔变化一些附加的数码组。一个最高的陪审团查明约翰斯顿违反法律的证据不足，所以他未受公开审讯。这样做在当时是对的，否则不可避免地将引起日本人对失密的注意。违反保密规定的塞利格曼在海军中的锦绣前程因此事被毁掉了，他没有被提升为海军上校，于1944年退伍了。

尼米兹将军收到了除轴心国以外全世界国家祝贺中途岛胜利的信函和电报。舆论一致认为，中途岛海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掉了日军在太平洋的优势，使双方的对抗出现均势。了解情况的人认为，日军最大的损失不是

航空母舰或飞机，而是经过训练的飞行员。军事分析家预言，美国不久将转入进攻。

尼米兹将军因指挥有方获得了荣誉。对其他有功之人也给予了应得的奖励，但未能完全按照尼米兹的意思去做。比如，金将军就不同意尼米兹授予约瑟夫·罗彻福特特功勋章的建议。美国舰队总司令承认电码破译工作对美国最近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在华盛顿、珍珠港、墨尔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太多，难于单独突出某一个人。由此看来，尼米兹很为自己预先提拔了香农上校和赛马德海军上校而感到高兴。当赛马德从中途岛去新工作岗位的途中，拜访了尼米兹，将军赞扬了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指着他的新发的银鹰领章，一语双关地说：“在葬礼前我给你送了鲜花。”

陆军的少数 B—26 型和许多 B—17 型轰炸机，分批从中途岛撤了回来。尼米兹接见了他们的中队长，向他们表示了个人的谢意并要他们转达给每一个飞行员。6月13日，弗莱彻率第17特混舰队返回珍珠港；接着在几小时之后，斯普鲁恩斯率第16特混舰队也回来了。军舰进入港口时升旗致敬。尼米兹将军及其参谋部成员站在码头上迎接。他们登上旗舰，同指挥官和许多官兵握手，并以国家的名义感谢他们取得的辉煌战绩。

在评功论赏方面，很难实事求是，且各方面都心服口服。陆军飞行员认为是他们投下的炸弹，炸毁和炸沉了敌舰。但据后来参战的日军人员说，许多 B—17 型轰炸机投下的炸弹都没有命中目标，而落到海里了。

但尼米兹将军知道飞行员英勇善战，只是不善于判断目标和敌舰受破坏的程度。他没有反驳陆军的争功，他的发言人只是表明，在这次胜利中有海军的一份功劳。后来，通过对战役的仔细分析，尼米兹发表了一份声明，进一步说明：“所有参战官兵都表现得很出色，不论在中途岛上、海上，还是在受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参加前线战斗的瓦胡岛上的官兵，都是这样。尽管我们的3艘航空母舰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为所有参战人员团结协作，完成任务的突出表现感到骄傲。打败日军诸兵种和挫败其野心，不仅是海军，而且是美国整个武装部队的胜利。”

根据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研究材料，中途岛战役真实详情是这样的：

6月3日夜，中途岛起飞的“卡塔林娜”水陆两用飞机，用鱼雷击中了一艘日军进攻部队的油船，使其暂时减速。

6月4日早晨，南云派出108架飞机轰炸中途岛，另一半飞机留作后备。日本飞机击落担负防御任务的海军陆战队的大部分战斗机，给岛上造成严重的破坏。

中途岛以60多架轰炸机和鱼雷机进行反击，分5批袭击敌人。进攻飞机主要受到灵活的零式战斗机的迎击，损失严重，没有击中一个目标。接着是从“大黄蜂”号、“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起飞的鱼雷机。进行了3次单独的攻击。几乎所有飞机都被击落而没有给敌人造成任何损失。

南云的部队连续进行8次有成效的进攻而未受到损失。美国飞机遭受惨重损失的景况使南云放松了警惕，美军低空飞行的鱼雷机也诱使日军的零式飞机和日本的注意力降到了最低点。

6月4日上午8点半，在“飞龙”号上指挥航空母舰第2分队的山口多闻海军少校，在得知美国航空母舰部队在东北方向后，建议南云动用他的预备飞机发动一次突然袭击。轻狂的南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作了一个致命决定即拖延时间以集结大量部队，使用所有飞机进行联合攻击。他开始用穿

甲炸弹和鱼雷来更换预备飞机上早已装好的、准备用来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空袭的速爆炸弹。他召回了进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的零式飞机和参加第一次空袭中途岛的飞机。这些行动大都是在受袭击的情况下完成的，花费了南云2个小时的时间。

6月4日上午10点中途岛地区战况令所有关心美国命运的人担忧，当时日军4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一支配备弹药、加足油料的作战部队正在整装待发；第2支突击部队也在甲板下作好了准备。美国除了B—17型轰炸机外，在中途岛的飞机都不适宜远距离飞行，而B—17轰炸机也不能击中运动中的军舰。第16、第17特混舰队的鱼雷机正遭受到损失，而轰炸机则全飞错了方向。

情况瞬息万变。后来，美国的情况有了改善。“大黄蜂”号上的轰炸机，继续沿东南方向飞行，离敌人愈来愈远；“约克城”号上的轰炸机跟在美国鱼雷机的后面；而“企业”号上的轰炸机，则沿着一艘掉队驱逐舰的航向飞行。“约克城”号和“企业”号的飞行大队，从不同方向出发，同时接近敌军舰队。日军舰队没有发现他们，而两艘航空母舰的飞行大队也都不知道对方已飞到。

南云的航空母舰，装满弹药和油料的飞机，排在飞行甲板上正准备起飞；另外的飞机正在机库甲板上添装弹药和油料。被卸下的速爆炸弹，仍放在机库甲板上准备放回弹药库。如此状况使这支部队处于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状态。

还有5分钟日军就要开始攻击了。然而，在它发动攻击前，美军“约克城”号和“企业”号上的轰炸机，从15000英尺的高空俯冲而下，终于在瞬间改变了战争的整个进程。美机命中了“苍龙”号、“加贺”号和南云的旗舰“赤城”号，3艘舰全都引起致命的大火和爆炸。

“飞龙”号航空母舰没有受伤，同其他的几艘水面舰艇一起逃向北方。它先派出的轰炸机和接着派出的鱼雷机，发现并打坏了美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下午5点钟，“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在“飞龙”号正要向美国的其他几艘航空母舰发起攻击时，发现了它的位置。它们4次直接命中这艘日军航空母舰，使母舰爆炸并燃起熊熊大火。中途岛的12架B—17型轰炸机，也参加了对“飞龙”号的空袭，他们投掷的炸弹没有一颗命中目标，但有一架陆军轰炸机扫射了正在燃烧的军舰。

日军第2舰队根据山本的命令，离开进攻部队。它的4艘重巡洋舰在2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前去炮击中途岛。其余的大部分舰只，包括2艘战列舰和4艘重巡洋舰，加速前去支援南云的航空母舰。然而来得太晚了，第2舰队看到了南云的2艘战列舰和大部分水面舰艇，然后摸黑向东行驶，去寻找美国舰队。由于斯普鲁恩斯暂时向东撤退，避免了一次遭遇战。凌晨2点55分，山本海军大将断定，日军向东行驶的舰艇不可能成为夜战的胜利者，而可能成为拂晓空袭的牺牲者，因而取消了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并下令全线撤退。

日军第2舰队4艘巡洋舰组成的轰击大队，在接近中途岛时改变航线，发现了美国的“鼓手”号潜艇。日舰“最上”号和“三隈”号在设法避免被鱼雷袭击的时候互撞，还误以为被“鼓手”号击中。另外的2艘巡洋舰加速离去。受伤的2艘巡洋舰由2艘驱逐舰护航尽快往后撤。

6月5日上午9点钟，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全都被击沉。那天早晨，从

中途岛起飞的 B—17 型轰炸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轰炸机，袭击了“最上”号和“三隈”号。勇敢的海军陆战队理查德·弗莱明上尉，驾着他燃烧着的飞机，撞进“三隈”号的后炮塔，引起舰上大火，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破坏。6月6日，第16特混舰队派出俯冲轰炸机轰击这2艘日军巡洋舰，炸沉了“三隈”号，使“最上”号严重受损，几乎花费了1年的时间才修复。

6月7日，日军发现在阿塔克岛附近有美国的一个秘密基地，而放弃了在那里登陆的计划，开始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登陆，没有遇到抵抗；当时，西奥博尔德将军的北太平洋舰队，在1000海里以外、阿拉斯加以南的地方正进行徒劳的巡逻。

在6月4日战斗的几天之后，美国在中途岛北部和西部海面上，进行了空中和海上搜索，救起了掉进海里的美国和日本的飞行员和其他幸存者。

对美军来说，胜利来之不易，代价是很大的。1艘航空母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沉，307人阵亡，147架飞机被毁，中途岛的设施遭到广泛破坏，荷兰港的设施受到中等破坏，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陷落。日军的损失没有美国战时估计的那么严重，但其程度已足以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进程：4艘航空母舰和1艘重巡洋舰被击沉，另1艘重巡洋舰遇难毁坏，1艘战列舰、1艘油船和3艘驱逐舰被击坏，损失322架飞机，包括许多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内的2500名官兵死亡。

在欢庆胜利之初，美军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之前，尼米兹将军发表了他著名的6月6日公告：“珍珠港现在已经部分地复了仇。等把日本海军打得失去了战斗力，才能说彻底报了仇。我们在那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假如我们宣称，为了那个目标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也许我们将会得到宽恕。”

## 第六章 尼米兹和凯瑟琳

一个意义非凡的夜晚

尼米兹意乱情迷，搞混了 69 和 96

尼米兹家族向新婚的凯瑟琳发难

尼米兹登“峨嵋”

尼米兹从齿轮下抽出了血流如注的手

一个头部流血的人吓坏了两个凯瑟琳

尼米兹和夫人凯瑟琳是公认的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一生中常因公事而分离，但他们兴趣相投，爱好一致，甚至有时想法都是一致的，常常不谋而合。分离之后频繁的书信使他们仍然相互了解，倾吐彼此的心声。如果说尼米兹的才智非凡，那么，可以说凯瑟琳聪慧过人。

尼米兹和凯瑟琳是在桥牌桌上认识的。那是在 1911 年 11 月，尼米兹当时 26 岁，已经是一艘潜水艇上的指挥官兼第 3 潜水艇分队司令。他接到命令，让他经波士顿海军船厂去马萨诸塞州昆西福尔河造船公司，监督安装“跳鱼”号潜水艇柴油机，他将出任该潜水艇的指挥官。在去造船公司的途中，他碰到了海军军官学校时的朋友普伦蒂斯·巴西特海军上尉，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巴西特一定要请尼米兹到他家去吃晚饭，因为他和母亲就住在附近的沃拉斯顿。

尼米兹随巴西特前去，凑巧，一家商店的经纪人弗里曼先生差人来请巴西特去打桥牌，还处在老友相逢兴奋中的巴西特硬是拉着尼米兹来到了里查德·弗里曼先生的家中。而这个晚上对弗里曼先生一家的拜访，对尼米兹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晚上，它改变了尼米兹今后的生活。

弗里曼先生爱好打桥牌，他的大女儿，家中的妙龄女郎，20 多岁的伊丽莎白也酷爱桥牌。来这里玩的大多是年轻的海军军官。他们不仅是到这里打桥牌，更主要的是看一看梦中情人——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的小妹妹凯瑟琳是弗里曼的小女儿，当时 19 岁。伊丽莎白对凯瑟琳非常照顾，注意她的一言一行，而凯瑟琳对那些爱慕她姐姐的海军军官却有些反感，她希望能同自己的朋友在屋里玩，而这些军官们总是把屋子搞得很乱，令她心烦。

这一天，巴西特带尼米兹来找伊丽莎白小姐玩桥牌。然而，像是上帝做了安排似的，伊丽莎白小姐恰好出门，而凯瑟琳也意外爽快地答应代替姐姐陪同他们喝茶、打桥牌。

接触中凯瑟琳很快就发现尼米兹有些与众不同。她仔细端详着普伦蒂斯带来的这个年轻先生。心想，他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男子。他的棕色卷发，由于在海上呆了好几个星期没有机会去理显然有点长了。凯瑟琳一直在想，这位眉清目秀，对母亲笑容可掬的年轻军官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那天晚上，凯瑟琳对尼米兹善良的性情印象特别深刻。尽管普伦蒂斯情绪高昂，高谈阔论，跟尼米兹上尉穷开玩笑，但尼米兹似乎一概置之度外，满不在乎。

尼米兹和在军官学校的另一位校友克拉伦·欣坎普海军上尉绰号海因尼同住年久失修、污秽不堪的昆西唯一的格林利夫旅馆里，并一同到劣等的饭馆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尼米兹对弗里曼家邀请他去吃饭感到很愉快，特

别是能品尝到弗里曼太太做的菜肴，更感高兴。第二次被邀请时，他出于怜悯，设法为海因尼搞到了一张请帖，陪他一道前往。

尼米兹和海因尼是一对讨人喜欢的伙伴。他们对能在这样一个舒适的人家美餐，感到很幸运也表示十分感激。因此，弗里曼太太就经常邀请他们到她家去。最初只是吃饭，后来甚至在弗里曼家度过整个周末。对弗里曼家的两个女儿来说，1911—1912年冬天的那几个周末，是令人难忘的。尼米兹、海因尼、伊丽莎白和凯瑟琳常在一起散步，玩地滚球，有时还到波士顿基思的沃得威尔看演出。伊丽莎白完全像做母亲一样，在每一个场合都不厌其烦地告诉凯瑟琳，她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在春天快到来的时候，伊丽莎白突然发现尼米兹已经不再把凯瑟琳看成是一个仅仅跟在别人后面跑的毛孩子，已经当上了这位年轻姑娘的保镖。

“跳鱼”号和“鲟鱼”号潜艇在尼米兹上尉和欣坎普上尉指挥下，下水试航到南方的切萨皮克湾。当时尼米兹对凯瑟琳已经十分钟情。离别期间，每天都给她写信，虽然有时因任务繁重只能写寥寥数语。但不论是尼米兹还是凯瑟琳都把这相互的通信看得十分重要。有几天，凯瑟琳一直没有收到尼米兹的来信，心中忐忑不安。不久，海因尼写来一封信作了解释。原来在汉普顿锚地，“跳鱼”号艇上的一个水兵不幸失足落水，被卷入激浪之中。尼米兹上尉看到他不会游泳在水中挣扎，就马上跳入寒冷的海里。尼米兹既要救人又得战胜海水，因此弄得精疲力竭，以致无法战胜巨浪，双双被卷入大海里去了，好在“北达科他”号战列舰发现有两个人正在大海中挣扎，派出一只小艇把他们救了上来，海因尼告诉弗里曼全家说，尼米兹的健康状况良好。财政部为此奖给尼米兹海军上尉一枚银质救生奖章。这是尼米兹引以为荣而经常佩带的一枚奖章。

1912年春天，尼米兹应邀在海军军事学院讲授潜水艇课。这对一个27岁的海军上尉军官来说，确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同年夏天，潜艇停泊在科德角顶端的普罗文斯敦港。最近刚结婚的普伦蒂斯·巴西特被分配在同一地区的一艘舰上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在海角上有一所房子，邀请了弗里曼姐妹前来同他们玩一个星期。她们当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样，三对伴侣—尼米兹和凯瑟琳、海因尼和伊丽莎白以及普伦蒂斯和他的妻子，就可以在一起玩个痛快了。现在凯瑟琳感到自己已长大了，不喜欢她姐姐老说，“凯瑟琳，不要做这；凯瑟琳，不要做那”了。

有一天在巴西特的舰上，伊丽莎白对凯瑟琳的照顾和管教终于结束了。吃午饭时，尼米兹和凯瑟琳同朋友们坐在一张桌旁，伊丽莎白同别的人坐在另一桌。当酒端上桌时，伊丽莎白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跑到凯瑟琳坐的地方大声说：“不要喝酒，不许你喝酒。”

当时，凯瑟琳感到很窘，把脸转了过去。尼米兹赶忙站起来，看了她姐姐一眼，心平气和地说：“伊丽莎白，我在照顾你的妹妹，我不想让她多喝酒，但她只喝一杯。”自此，凯瑟琳摆脱了姐姐的管教，而和尼米兹的关系也明确了。凯瑟琳知道，从此以后，她将不再向父母或姐姐，而要向这位宣布做她保护人的年轻人寻求教益和支持了。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1912年8月28日，切斯特·尼米兹在普罗文斯敦给得克萨斯州克维尔的安娜·尼米兹太太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妈妈：



如果你疼爱我的话，我要你为我庆贺。我已同马萨诸塞州沃拉斯顿的凯瑟琳·B·弗里曼订婚了。我们将在1913年4—5月间我调离潜艇之后，担任陆上工作之前结婚。我已多次写信将弗里曼家的情况告诉给你了，你也看到了他们的照片。去年冬天，我从12月到1月，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我将在12月快过圣诞节的时候，请假回家去看望你。我希望那时你能告诉我，我做的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责怪我没有把心里话告诉你，因为两年前我曾想同另外一个人结婚。是的，两年的时间相当长，现在我不再像那时糊涂了。关于弗里曼家的情况，因我已经多次在信上告诉过你，这里就不再多谈。奥托曾经见过他们，可向他打听。如果你要想使我高兴，就请你看我的面上给这位姑娘写一封热情友好的信。我不会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去结婚的。到明年4月，我将有1500美元的存款，足够开始新的生活，一点都不需要别人资助。祖父留给我的所有东西完全无条件归你所有。我还不清楚我的陆上工作是什么，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但去什么地方我都无所谓，我将经常写信把详情告诉你。你如同意我的计划，请写信告诉我，因为你一定记得我不再是那样的年轻人了。你的儿子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大，也更老练了。

向全家问候，希望很快能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儿子切斯特

后来，尼米兹上尉被授予大西洋潜艇分队司令的头衔，率领着“跳鱼”号和包括欣坎普上尉指挥的“鲟鱼”号在内的几艘潜艇向南开进。分队在古巴海域度过了一个冬天。在尼米兹和凯瑟琳的一生中，只要不在一起，他们总是每天互通一封信。通过书信往来，他们同意在尼米兹回来后马上办理婚事。尼米兹于1913年4月8日返抵沃拉斯顿，第二天他们便双双来到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婚礼在弗里曼家中举行。房子里装饰着水仙花，请了街上一位长满胡须的唯一神教派牧师前来主持仪式。伊丽莎白担任女滨相，尼米兹在海军军官学校的同屋乔治·斯图尔特海军上尉担任男滨相。迎宾员中除凯瑟琳的哥哥外，全都是潜艇军官。凯瑟琳哥哥比她大6岁，在密执安大学攻读冶金专业。家里没有来人参加，因为时间过于仓促实在来不及通知尼米兹的家人。

婚礼过后，新婚夫妇乘火车去纽约。凯瑟琳过去只离开过马萨诸塞州一次，这次旅行对她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经历。他们在纽约的第七街上，在当时算是新式的麦卡尔平旅馆里租了一间高层房间。那天晚上，他们看到窗户对面高楼顶上挂有一块赖利牌留兰香口香糖的霓虹灯广告，是一个巨大的女孩像，整夜在向他们眨眼睛，他们感到异常兴奋。凯瑟琳回忆时写道：“当时我们认为那番情景实在太美了。”

尼米兹夫妇看了几场戏，而大部分时间只是外出散步，悠闲地逛商店和观赏市容。事实上他们必须厉行节约，因为当时尼米兹每月的薪俸只有215美元，其中按且给他母亲寄25美元。而且，他们还计划作一次长途旅行，去得克萨斯州切斯特家省亲。

得克萨斯之行几乎闹了一场不愉快。祖父尼米兹肯定会欢迎凯瑟琳的，但他在两年前去世了。尼米兹的母亲热烈欢迎自己的儿媳妇之后，就没有再露面。出面的亨克族人和尼米兹的叔叔、婶婶们，接待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媳妇，显得有些不够热情。他们希望尼米兹按照家庭的传统娶弗雷德里克斯堡移民的后裔为妻。他们互相用德语低声嘀咕。很清楚，他们并不乐意让这位美国人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

尼米兹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他对亲属的这种态度十分生气。自从他离开克维尔 12 年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美籍德国人。得克萨斯人或南方人，而只认为他是一个美国公民。在一天晚上的家庭集会上，他把他的这种认识向全家人说清楚了。当时，他的一位婶婶问他：“尼米兹，如果南方和北方再打起来，你站在哪一边？”那位婶婶说话的时候看了新媳妇一眼，意思是说，“现在你就会知道你的处境了。”

凯瑟琳大吃一惊，她从小就认为内战早已结束，谁也不再提南北之间的旧怨了。至于尼米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嗨！我当然会站在联邦这一边。”婶婶从她的立场出发又恶狠狠地看了凯瑟琳一眼。

尼米兹家族和亨克族人确有地方成见，但他们并不是傻子，也不是对美国人都怀有敌意。他们看出凯瑟琳不管是不是美国人，却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女子，而且她和尼米兹彼此相爱。在这对新婚夫妇结束这次短暂的探亲之前，他们已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偏见，接纳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青姑娘加入他们的家族。

整个部族中，婆婆安娜和安娜的母亲对凯瑟琳最亲热。老外祖母是从弗雷德里克斯堡赶来克维尔看望凯瑟琳和尼米兹的。亨克族的老外祖母身体非常健康，是一位身材不高，长着一对黑眼珠，两眼闪耀着喜悦光芒的妇女。凯瑟琳渴望同她见面，不仅是因为他们常常谈论到这位亨克族老太太，而且她在弗里曼家族中使人感到有些神秘。尼米兹同凯瑟琳结婚前，他向弗里曼太太介绍他外婆家的情况时曾说，“我的亨克族外祖母 96 岁了，她真了不起。”他又说，“你知道，我有一个舅舅比我还年轻。”不错，亨克族外婆最小的儿子刚 26 岁。

在凯瑟琳看来，亨克族老太太丝毫不像 96 岁的人。她想去问问她真的有多大年纪，但有点犹豫不决。至少是因为这个问题会使老太太感到为难，何况亨克族老太太只能说一点点英语而凯瑟琳又不会讲德语。有一天，趁老太太情绪好的时候，她终于鼓起勇气把亨克族老太太叫到一边问道。“外婆，你多大年纪了？”亨克族老太太毫不犹豫地答道：“69 岁了。”

凯瑟琳对尼米兹的错误暗自发笑，她情不自禁地告诉亨克族老太太，她的外孙向弗里曼太太所介绍的情况，这不禁使老太太捧腹大笑起来。那天下午，外祖母一次又一次地看看尼米兹，然后又看看凯瑟琳，接着是一阵狂笑。当时，家里没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还以为她哪里不舒服呢？

尼米兹的假期终于结束了。上尉带着尼米兹太太返回华盛顿上班，蜜月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蜜月才刚刚开始，因为尼米兹出乎意外地接到了前往欧洲的命令。这使他和凯瑟琳十分高兴。

潜艇装配柴油发动机作用很大，海军决定在几艘大舰艇试装柴油机，但当时美国缺乏建造和安装柴油机的技术。这种技术，只有在国外，主要在德国才能学到。纽约海军船厂派两名文职人员去学习技术，一个制图员名叫艾伯特·克洛本伯格，另一名叫欧内斯特·得尔波斯，是个工程师。海军也派享有柴油机专家盛名的现役军官尼米兹上尉一道前往。

尼米兹夫妇先到了伦敦潜艇工厂，在那里，尼米兹简单查问了有关柴油机的发展近况。1913 年 5 月，他和凯瑟琳乘“凯瑟琳·奥占斯塔”号客轮前往欧洲。

1913 年 6 月 15 日，德国庆祝威廉二世皇帝即位 25 周年的活动将进入高

潮。布罗姆—弗斯船厂建造了一艘大军舰，正在船坞上等着在 14 日星期六下水。这也是庆祝活动的内容之一。这艘军舰将编入远洋舰队，暂定名为“K 号巡洋舰”。这实际上是一艘战列巡洋舰，其规模大小和重装备情况完全同战列舰一样。届时，全德国军政要人和海军首脑都将到汉堡来参加下水典礼。

在布罗姆—弗斯船厂的 10000 名工人和管理人员中，有 3 名美国人，切斯特·尼米兹上尉、欧内斯特·得尔波斯和艾伯特·克洛本伯格。根据美国海军通过德国政府的安排，他们的任务是研究柴油发动机，特别是研究船厂自己设计的柴油机的工作图纸。

军舰下水典礼的日子到了，尼米兹同他的伙伴虽未受到正式邀请，但允许他们站在客人后面观看。尼米兹过去从未见过仪容这样华丽的军队——色彩鲜艳的佩带，金色穗带的制服，各式各样的荣誉标志和尖顶帽盔。主持这次典礼的是第 17 军团司令奥古斯特·冯·麦肯森将军。麦肯森大步登上巨型巡洋舰首旁边的平台，颂扬“伟大的、英勇善战的骑兵将军”——乔治·冯·得尔夫林格尔男爵的英雄业绩。这艘巡洋舰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然后转身面向巡洋舰，将一瓶葡萄酒撞击舰首说：“我把人们双手创造的骄傲产物交给你们分队。”

这时，仪仗队举枪致敬，乐队演奏国歌《德国高于一切》，在场的成百上千名军官马上立正，举手敬礼，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奏完国歌后，工人们走到下面敲开了支撑巡洋舰的木头。“得尔夫林格尔”号借助水压，随着一声隆隆巨响向前挪动了 8 至 10 英寸。接着又是一阵重击和更强的水压，但巡洋舰始终未能进入航道。麦肯森将军和其他军官把敬礼的手放了下来，坐到座位上。除了台下的敲打声、重击声和嘶嘶声外，是一阵长时间的、令人感到窘迫的沉寂。最后，布罗姆——弗斯船厂一位官员红着脸宣布，因为海水正在落潮，当天军舰下水将不得不取消。“尼米兹、得尔波斯和克洛本伯格在贵宾退席之前，一溜烟走出了船厂。当时，战争风云笼罩大地，德国人相当神经过敏。很难预料，他们会目睹他们失败的 3 名外国人做出什么事情。

几天以后，尼米兹上尉和他的太太去纽伦堡作短期旅行，尼米兹得以在那里的内燃机工厂为他和他的伙伴安排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尼米兹夫妇经尼米兹的一位德国婶婶介绍，歇宿在“红公鸡旅馆”。那里的旅馆风景如画，幽雅别致，但风俗习惯在美国人看来却显得有点古里古怪，很不适应。尼米兹夫妇要找浴室，管理人员却让他们在穿上浴衣后，跟着他们下了两层楼，并在众目睽睽下穿过大厅。尼米兹说：“唉！这可能是个最好的旅馆，但我们受不了，我们不住了。”当天，他们就搬到另一家更为普通的大旅馆里，租了屋檐下一间带有洗澡设备的小房间。

6 月底以前，尼米兹和凯瑟琳回到了汉堡。布罗姆——弗斯船厂的“得尔夫林格尔”号巡洋舰，虽又试过两次，但仍毫无希望地停留在船台上。30 日，切斯特给他在得克萨斯州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亲爱的母亲：

我们在纽伦堡住了 4 天后又回到了汉堡，一个多月后将再去纽伦堡。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会比上次更长。我们现在住在汉堡中心区的奥森阿尔斯特尔，这是一个好地方。我们住在两间有漂亮阳台的房间里，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花园。休息时，我们去湖上荡桨使帆。

汉堡是一个漂亮的城市，我认为它比我到过的任何城市都美。我们的城市的确还不能

同它相比。这里有更多的花园、公园一类的地方；还有不少啤酒酒店，就是巴伐利亚人喝啤酒的厅堂。我生平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喝啤酒，就连小女孩吃早饭时也要坐下来喝上半公升。

凯瑟琳和我都喜欢喝啤酒了。我们不时地学一点德语，因此，我对每样东西都比较容易理解了，她也开始入门了。我不能把这里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但我将把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地方的画册寄给你，让你自己去欣赏……

就此搁笔，我俩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儿子切斯特

从这封信看，好象尼米兹上尉和太太的假日过得无忧无虑，但尼米兹实际上很少有时间去划船或寻求其他娱乐。每天早晨7点半左右，他离开住所去布罗姆——弗斯船厂，很少晚上7点钟以前回家。7月1日船厂工人终于使“得尔夫林格尔”号下了水，但尼米兹没有在场。布罗姆——弗斯船厂的负责人规定除必要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许观看下水。

回纽伦堡之前，尼米兹夫妇在奥格斯堡作了停留。在那里尼米兹参观了一个工厂，鲁道夫柴油机公司早在16年前就在这个工厂里成功地生产了第一部商用发动机。在奥格斯堡，他们在一个著名的古老旅馆里租了一间宽敞的房间，这是一百年前拿破仑途经这个地区时住过的房间。从外表看，房间在拿破仑住过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大房间的一角，改建成有浴室和厕所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同其它房间之间，只砌了一道4尺高的墙，虽然方便，但却不那么隐蔽。

整个夏天的辛勤工作快结束了。尼米兹上尉在访问布鲁日和基尔之后，结束了他的调查。在布鲁日的交易会上，他花了3天时间仔细研究了放在拍卖台上的一台大型新式柴油机，并作了笔记。访问基尔柴油机厂之后，他同凯瑟琳去丹麦和瑞典南部作短期的愉快旅行，然后，尼米兹夫妇乘船返回美国，结束了他们的旅欧生活。对凯瑟琳来说，回国之行既是愉快的又是痛苦的。因为这时她已经怀孕了。她怀孕后心里感到高兴，但经常晕船，大部时间都在舱里休息。

尼米兹上尉回到美国后，在布鲁克林“纽约海军船厂”机械处和另一位军官同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上班。他的任务是监督在“莫米”号新油轮上建造和安装2部26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油船的船体是在西海岸造好后拖到纽约来的。

他和凯瑟琳在华盛顿大道415号附近，租了一套有起居室、餐厅、厨房、三居室和洗澡间的公寓，每月房租50美元。他们给房间添置了家具、用具。在那里，他们有很多客人，因为经常都有几艘潜艇停泊在纽约港。每逢星期天，尼米兹夫妇婚前认识的年轻潜艇军官都来同他们一起吃饭。

尼米兹夫妇是非常好客的，他们欢迎这些年轻军官来做客，但用一个上尉的薪金来招待这么多能吃的年轻人却是一个负担。他们想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在市场上花90美分买上一大块羊肩肉，剔除骨头，加上佐料拌一拌，然后涂上酱放入烤箱，烘烤成棕色就用来待客。

客人往往来得很早，尼米兹夫妇就叫他们脱去外衣参加劳动，剥土豆、摆桌子，什么都干。有一个星期天，当切斯特从炉子里把涂好香料的羊背取出来时，不小心把它掉在地上。当时客人都在场看着，凯瑟琳感到有些惊慌

失措。尼米兹却从容地用一把叉子把它叉了起来，在水笼头下冲干净，一边说着：“羊跳了！”一边又把它放入炉子里去烤。午饭时，羊肉被吃得精光。

1914年2月22日，尼米兹太太生第一个孩子凯瑟琳·万斯，1915年2月17日生小切斯特。

尼米兹和凯瑟琳从华盛顿大道搬到了弗拉特布什。星期天早晨，尼米兹把孩子带到公园里去玩。当妈妈的就留在家里做饭。公园里竖立着大音乐家汉得尔、海登、莫扎特的半身塑像。尼米兹推着放在小推车里的小切斯特，拉着放在后面小车上的凯瑟琳·万斯。小切斯特拿着一个瓶子，小凯瑟琳拿着一包饼干和几本课本。晒了一会儿太阳和观赏风景后，尼米兹便把孩子带回家去，那时孩子妈妈已准备好了星期日的午餐。

当时，美国对柴油发动机的需求量很大。美国的柴油机制造商和做柴油机生意的人渐渐发现，尼米兹上尉可能是美国海军中最有技术的柴油机专家。美国首屈一指的柴油机制造批发商、圣·路易斯城的布希——萨尔泽兄弟柴油发动机公司，为了争取使尼米兹的技术为他们服务，曾派出一名大人物前往布鲁克林企图一块钱用，而且不用交所得税！

但尼米兹从容不迫地回答说：“不，谢谢你。我不想离开海军。”这件事听起来确实感人。那个人的确是诚心诚意想要用尼米兹，又施展口才说得更有诱惑力。他说：“无论如何，钱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问题，你要价好了。”这时，尼米兹可以提出“年薪4万美元，签订10年的合同”。然而，尼米兹稍停了一会，仍然答道：“不，我不想离开海军。”于是从圣·路易斯来的那个人走了。

尼米兹上尉负责监督柴油发动机的设计和计划安排，他一心一意地投入安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工作中，不怕苦不怕脏。有一天，尼米兹高高地站在围在发动机旁的木台上时，台架倒塌下来。尼米兹被砸昏了过去，埋在很重的木头堆中。以后好几天，他都感到身上剧烈疼痛，但没有骨折，也没有受重伤。但是，他年老时的严重背痛同这次被砸却有很大关系。

在发动机安装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尼米兹上尉经常要给海军和民间来参观的人进行讲解和表演。他在接待客人时通常不换衣服，但有一次准备接待全国工程师大会的一个大型参观团时，他决定穿上白色制服，认为那样比较合适。而且，为了在表演时不致把手弄脏，他还带上了白手套。这个手套给尼米兹带来了不幸，事情是这样的：

这是个大型参观团，参观者听讲解时聚精会神。尼米兹上尉一面讲解一面开动机器，表演相当出色。一位来参观的人打断他的话问道：“你怎么知道排气装置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尼米兹边回答边用手指着说：“对，你看就是这个地方……”

他的讲解突然中断了。在过去表演中，他通常不用看就能指到那个要指的地方，而这次他忘记他带着手套的指头比平时长了一寸。他说的“这个地方”正是旋转的齿轮，两个齿轮绞住了他的手套，接着卷进去了一个指头。还是他的毕业戒指救了他的手，当那只戒指挡住了齿轮，他才得以把手抽出来。人们马上把尼米兹送到医院。一个年轻水兵拾起他丢下的血手套，从里面掉出来一节轧断的手指头，把那个水兵吓得昏了过去。

在海军医院里，医生把尼米兹被轧断的无名指洗净，缝合了伤口。因为他的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所以没有上麻药。伤口缝好后，尼米兹说：“谢谢你，现在我要回去了，还有许多来参观的人在等着我呢！”

“先等一等，”医生回答说，“不要性急。”

切斯特说他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来参观的工程人员还在等着他。

“我告诉你，”医生说，“你进屋去呆着，一个小时后如果你仍然要回去，我们也还得看情况。”

一个小时过去，切斯特感到手疼的很厉害，几乎休克。护士把他抬到床上，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莫米”号的发动机终于安装好了。1916年10月23日，油轮投入现役，由亨利·C·迪杰少校担任船长。尼米兹上尉军衔太低，指挥不了这么一艘舰船，但被任命为副船长兼总工程师。他认为这个双重职务比较理想，他一身二任，可以调解舱面水兵和轮机兵之间的矛盾。因前者总要把甲板冲洗得干干净净，而后者总是在擦干净的甲板上留下油污的脚印。

经过广泛的试验和试航证明，“莫米”号的发动机质量优良。圣诞节期间，尼米兹同凯瑟琳和孩子们在布鲁克林欢度节日。1916年12月28日，“莫米”号载着四十五名船员离开纽约去古巴。他们去古巴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古巴南海岸深凹的瓜卡纳亚博湾设置航标。这是美国大西洋舰队进行演习时的临时锚地。“莫米”号留在海湾，为驱逐舰、战列舰等各种型号的舰只补充油料和淡水。

凯瑟琳在布鲁克林就考虑带孩子们去得克萨斯州看看祖母和继祖父，以及尼米兹和亨克家族的其他成员。她已经多次带他们去较近的沃拉斯顿看过她自己的父母了。她没有忘记第一次受到尼米兹家族和亨克家族冷若冰霜的接待，所以，当她想到要坐长途火车穿过半个大陆去旅行，而且不知是否还会遭到冷遇时，难免感到有些不安。但她相信婆婆是会热情接待她的，她们相识虽短，但彼此感情很好。自从认识以来，她们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因为从小就用德语说话、读书和写字的安娜·尼米兹，还不能用英文写信。

经过一段精疲力尽的旅行之后，凯瑟琳在克维尔愉快地受到丈夫家的欢迎，特别是她带来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小尼米兹。安娜·尼米兹看到她的儿媳妇和小孙子感到十分高兴。凯瑟琳后来谈到他们的第二次会晤时说：“再没有人比我的婆婆更加疼爱我了。她是一个笑容可掬，满面春风而且非常非常漂亮的妇女。”

凯瑟琳到婆家时刚好“莫米”号到达得克萨斯州阿瑟港装油。从克维尔坐火车去阿瑟港，只需几个小时。在安娜的坚决要求下，凯瑟琳把孩子留在家里，单独去阿瑟港看望了尼米兹。1917年1月31日至2月4日，尼米兹返回古巴途中，给他母亲写了好几封信，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说：

亲爱的妈妈：

我希望在你的生日到来之际能及时收到这封信，但愿我能同家里的其他人一道为你祝贺。不管怎样，凯瑟琳和孩子们将代表我祝贺你的生日。凯瑟琳可能已把阿瑟港之行的一切情况写信告诉过你了。遗憾的是，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太短，以致我没能回克维尔去。

我们是昨天一早离开的，到现在为止，这次往返的旅行是顺利的。凯瑟琳此刻可能正在开往克维尔的火车上。我是多么希望能同她在一起呵！她不在的时候，孩子们都乖吗？希望不要累坏了你。凯瑟琳带来的照片非常漂亮。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为我的家庭感到如此骄傲。

阿瑟港可能是一个加油的好地方，但也仅此而已。每年即使到这个时候，蚊子仍然猖狂，我的脖子和脚踩周围都被咬了。街道不断积水，每次下雨之后两、三天内，上街就得

坐船。在我们离开前，我们结识了一些善良的人。如果凯瑟琳再去那里的话，她会玩得痛快的。她希望在圣安东尼奥城停一下，以便代表我们的小家给你订购一份生日礼品，我希望能使你感到满意……附去 25 元支票一张，作为凯瑟琳和孩子们在家里的费用。我不希望你增加额外负担，如果钱不够的话，请告诉我……

我们终于快到古巴东部了。如果发动机不坏，我们将在今天下午 5 点钟在关塔纳摩湾抛锚。整个舰队都将停泊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和忙碌。这次航行对我来说是不幸的，因为右舷发动机坏了一个汽缸。我们尚能借助 11 个汽缸航行，并将设法把坏了的汽缸修好。

希望你们都保重身体，不要感冒。如果孩子还要在家里住几天，就太麻烦你了。他们是很难管的。亲爱的母亲，信就写到这里。向父亲和多拉问好。我将在 2 月 14 日庆祝你的生日，祝你长寿。我的孩子们代我吻你。

切斯特

当“莫米”号回到古已的时候，德国背信弃义，重新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潜艇战。击沉了美国的几艘商船。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作出反应，宣布对德作战。

不久以后，“莫米”号奉命开往格陵兰以南 300 海里的中大西洋，那个地区的春季和初夏都不是游览的季节。冰山重重，浮冰漂流，寒风凛冽，风平浪静的日子极少。“莫米”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为美国海军舰只进行海上加油的。事实证明，能够在海上为大舰队在航行中进行后勤补给的经验十分宝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太平洋正是运用这种经验彻底摧毁了日本海军。

在海上，“莫米”号停靠在战列舰旁边为它们加油。迪杰中校和尼米兹上尉早先曾讨论过在海上加油的好处，实践证明，这种办法的确是可行的。在“莫米”号进行大修期间，舰上的军官研究了驱逐舰上的舱面设计图纸，上面有输油阀、导缆器、系缆柱和拖曳用的坚固铁柱等的位置。他们设计了拖具，拟定了航行中加油的计划，并把计划发给每一艘需要加油的驱逐舰。

第一批在航行中加油的，是约瑟夫·K·陶西格海军中校指挥的第 8 分队的 6 艘驱逐舰。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派往海上参战的第一批战舰。4 月 24 日，他们从波士顿启航，一路上碰到狂风巨浪。由于受恶劣气候的影响，在航速为 10 节的条件下，“莫米”号无论在驱逐舰的哪一边都无法按计划加油。它只好进行限制，一次只给一艘驱逐舰加油，让驱逐舰靠在背风的一边，航速减至 5 节。不管怎样，第 8 分队的舰只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加了油，加速驶向爱尔兰的昆斯敦，并于 5 月 4 日抵达，立即参加反潜巡逻。至 1917 年 7 月，共有 34 艘美国驱逐舰到达昆斯敦，全部由“莫米”号在海上加油。

美国航队在进行扩充时，“莫米”号同海军的其他舰只一样，为了给新扩编的后备力量传授技术，舰上的正规水手大部分调走了。至 1917 年底，“莫米”号仅剩下少数几个为培训新手掌握大柴油发动机的正规水手。由于新旧交替过密，新手不会保养和维修机器，机器慢慢地不能运转了。“莫米”号终于被转到费城海军船厂，退出了现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莫米”号上的柴油发动机换成了普通蒸汽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以后移交给国民党中国海军，改名为“峨嵋”号。

尼米兹提升少校后，被调离“莫米”号。1917年8月10日，他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塞缪尔·S·罗比森海军上校的工程副官。这个新职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尼米兹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罗比森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和有影响的保护人，他们之间结成了终身的友谊。受这位老人的影响，尼米兹单纯的工程技术专业改变了他的事业方向，从而逐步登上了向高级指挥迈进的阶梯。

罗比森上校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年轻的美国海军潜艇部队作好准备，跨过大西洋去同协约国军队并肩战斗。1917年底，他在尼米兹的协助下，在康涅狄格州的纽伦敦建立了潜艇基地，把停泊在国家码头外的老巡洋舰“芝加哥”号辟为宿舍。凯瑟琳为了跟尼米兹住得近一点，带着孩子搬到了尼米兹驻地附近。这次团聚的时间相当短促，因为1918年2月，升任为临时海军少将的罗比森，带着他的参谋长尼米兹少校一道到欧洲去了。

尼米兹同罗比森一道参观了英国一些海军基地和船厂。他们对爱尔兰海中著名的弗内斯潜艇基地的设施尤为注意，这次欧洲之行，两位健谈的人感到很寂寞。一天晚上，他们坐在爱尔兰海对面的贝尔法斯特的一家馆子里吃饭时，意外地看到一群年轻的美国和英国潜艇军官走进来，坐在对面的一张桌子旁。

罗比森将军正想找人聊聊，马上喜形于色地说：“让我们过去跟那些年轻军官谈谈。”尼米兹还没来得及制止他，他已经走过去了。他满面笑容地走到桌子旁边，那些军官抬头一看，看到了他的军衔拔腿就跑，把椅子弄得东倒西歪，刹时间全都跑出了餐馆。尼米兹看到其中有两人是跳窗子出去的。罗比森愣住了，不再往前走。他对尼米兹说：“我看他们不很正派。”

“将军，”尼米兹笑着解释道，“他们是禁止到这里来的，所以他们不敢见你，”他提醒罗比森，爱尔兰正面临着反对英国政府的暴动，正规部队军人是不许离开他们的基地的。“他们不应到贝尔法斯特来，”他接着说，“这是违犯规定的。”

罗比森和尼米兹在这次出访中，最远到地中海沿岸参观了法国的反潜设施。然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卡帕弗洛度过的。

罗比森和尼米兹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考虑了一个如何用于美国潜艇部队的意见。但在美国潜艇还没有对胜利作出什么贡献之前，战事就结束了，罗比森—尼米兹小组也就解散了。尼米兹在离开参谋长职务之前，罗比森将军提请海军部部长给他颁发了一份“成绩优异”的奖状。

1918年秋到1919年初，尼米兹少校在海军作战部工作，担负着潜艇设计委员会高级成员的特殊任务。接着，出任为时一年的“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副舰长，两次往返欧洲接运参战美军回国。尼米兹在华盛顿工作了6个月，就使上司发现了他的才能；接着又去海上工作了一年。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年轻军官来说十分必要。

1918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尼米兹和他居无定处的家庭都是在华盛顿度过的。第二年，他为离开他们而感到难过，这一年9月13日凯瑟琳又给他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随她的祖母也取名叫安娜，但小安娜从小就很活泼、好问，而且自信，一点也不像她那温顺沉默的祖母，因此，家里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她南希。此后，南希就成了她的名字。

尼米兹的母亲给他寄来几双亲手织的袜子，但都不太合脚，但尼米兹没有多说什么。1919年11月18日，“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停靠在诺福克



海军码头时，他给他母亲写信说：

“今天我接到你的信和3双泽亮的袜子。我马上坐下来脱了鞋子，穿上一双黑的。袜子非常舒服、合适。亲爱的妈妈，太感谢你了。袜子是你寄给我的最适用的礼物。我最喜欢黑色的，夏天冬天都可以穿。今后如你再给我织袜子，为了防止洗后缩水，最好再织大一点。

奥托的命令还未在报上公布，我感到奇怪。我相信他一定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估计他一定能赶上过感恩节，过圣诞节更是不成问题了。我愿意带着全家回去团聚，但恐怕今年圣诞节是不行了。不过，我想不要多久，我们总会在圣诞节团聚的。

小凯瑟琳因为得了眼病接出了学校，不是小切斯特。他除了容易感冒外，没有什么病。我相信，凯瑟琳的拖累再过几年时间就会过去的。我的身体不错，气管炎已经好了。现在我唯一犯愁的是在附近找不到两间有卫生设备的住房。不然，我就可以把凯瑟琳和孩子们接来住了。我暂被拴在这里，她又不能来，真令人遗憾。如果我在海上工作，情况可能还不致如此，那时的分离是有盼头的。

在潜艇部队工作时，我给他当参谋长的罗比森将军，现在是波士顿海军造船厂的主官。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管工业的副官。我已告他，只要他能说通航行局，不管干什么我都愿意去。我表态后，还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如果能调去，我将在造船厂里分到一小套房子，至少可以便凯瑟琳和孩子们住在我的工作地点附近。到那时，我将请爷爷来玩一趟，这是我十分渴望的一件事。你和父亲是否也愿意乘“玛洛里”号客轮来玩一玩？我们正盼着托罗比森将军的福，把我调到波士顿造船厂去。我们也盼望多拉有空时来玩玩。听说她喜欢她的学校，我很高兴。

这里还没结冰，但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冷而且又令人讨厌的天气，现在刚刚暖和起来。我们仍然非常缺乏人手，应当有1000名舰员，而现在只有200名。每个人不是做一个人而是做五个人的工作。

凯瑟琳及孩子们如在这里，我知道他们将和我一起向你致以最好的问候，希望感恩节能见到他们。但愿你

们身体健康，奥托早日回家团聚。

祝你们大家都好。

切斯特

尼米兹没有被调去波士顿工作。1920年6月，他奉命去珍珠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废物资在那里修建一个潜艇基地。对年仅35岁的少校军官来说，这个担子确实不轻。

尼米兹接受了任务仅仅带着珍珠港地区的一张小地图，在四名海军军士长的协助下来到珍珠港开始了工作。这些军士长像其他在尼米兹手下工作过的人一样，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信任，跟着他尽忠职守加倍努力工作。

基地只有一个金工车间和一个完整的铸工车间，物资将由东海岸的四个船厂提供。尽管上边有命令，尼米兹的工作仍受到各地司令官和指挥官的不少刁难。他们声称，他们的剩余物资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有用场。

尼米兹费尽口舌耐心说服别人，打开了局面。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军士长担负其余的工作，他们通过当地的一些军士长和二级准尉军官，弄到了尼米兹难以搞到的非常急需的物资：有时是在夜间用卡车拉走的。这些物资的运输通常都很巧妙，往往在司令官发现时，东西早已安装在珍珠港了。

搜集到的器具是用卡车运到汉普顿锚地装船，渡过巴拿马运河横跨太平洋长途运输到珍珠港的。尼米兹的全家则直接横穿大陆，从西海岸搭客轮来到珍珠港。尼米兹原先认为这个基地的位置不理想，因为那长满了仙人掌的半岛延伸到珍珠港的东南海湾，有的仙人掌高达 12 英尺；不长仙人掌的地方全是茂密的热带丛林。在海湾口的附近才能看到人烟。

人员和装备源源而来。切斯特在纽伦敦暂住过的“芝加哥”号正停泊在半岛外面，现在已改作单身军官的宿舍。士兵住在由欧洲拆运来的战时军用宿舍里。尼米兹及家人，在曼诺亚谷租到了一所老式的大房子。

尼米兹的军士长们在美国收集物资的时候，未向尼米兹请示，就悄悄地从一个基地司令办公室的外面，“偷”了一辆海军汽车装在船上运来。当汽车运到珍珠港后，切斯特感到大吃一惊，要他们坦白交代。在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他私下批评了这些过于热心的军士长，但决定不向上报告。正如军士长们所料，尼米兹确实需要一部交通工具。

清整基地场地是一件相当繁重的任务。清除一棵大仙人掌需要四个人，他们用链条套住仙人掌把它拉倒，然后用斧头把它砍下来。小仙人掌虽然用砍刀就能砍掉，但也是很费力的。这种任务不好干，尼米兹就把它当做是一种惩罚。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罚他清除 20 平方英尺的仙人掌。

尼米兹在潜艇基地的建设中得到了建筑工程师们的帮助。到年底基地建成时，尼米兹已被晋升为海军中校，当了基地司令官。他坐在新建的办公室里，绝没有想到 20 年后他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而且还当了战时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由于尼米兹还兼任第 14 潜艇支队的司令。尼米兹夫妇仍像早年在布鲁克林一样，又充当主人，招待一群年轻的潜艇军官。

尼米兹夫妇的女儿南希当时刚学走路，小切斯特和小凯瑟琳已到了上学的年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尼米兹中校和尼米兹太太轮流给他们朗读故事。有一次，两个大孩子同时出了水痘，尼米兹就找时间给他们朗读长篇故事，从而使他们忘掉身上在发痒，而他们却从没有忘记他朗读的故事。

小凯瑟琳回忆说：“我还记得，那时我家的房子在檀香山山上，父亲坐在底层大厅里的一把长背椅上，给我们朗读《鲁宾逊漂流记》，他从头读到尾。那时，他给我们朗读的另一本书是我的大伯从剑桥寄给我们的梅特林克的《青鸟》改写本。他朗读了一半，或许还不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现在我长大了，我认为他那样做是无可非议的。我也讨厌那本书。”尼米兹一直很喜欢给孩子们朗读小说，早年他最喜欢读的一本是《奥德赛》的翻译本。

尼米兹对第一次到珍珠港的生活记忆犹新。他在那里工作很努力，是一生中最刻苦的时期，但他成功地战胜了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后代建成了一个有口皆碑的基地。对他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真正有了个既能款待朋友又能享受天伦之乐的家。

1922 年春末，尼米兹中校接到新的任命，调往海军军事学院讲课，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迈向更高级的指挥职务的重要一步。

1926 年秋天，尼米兹中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

尼米兹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工作。1927 年 9 月，他被任命为临时海军上校，命令自 1927 年 6 月 2 日算起。次年 1 月 2 日被正式任命为海军上校。

现在总把安娜叫做南希，至于两个大孩子，为了同父母的姓名区别开来，常常把他们叫做“凯特”和“切特”。

玛丽的出生同尼米兹上校的工作调动正好在同一天。他被任命为拥有约35艘退役驱逐舰的圣迭戈驱逐舰基地司令。1933年夏天他被调任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当舰长。

尼米兹上校不久又被任命新职——航行局局长助理，主要是坐办公室的工作。他对这种工作有点失望，不如在“奥古斯塔”号上那样痛快。在海军部里，令人讨厌的政治上勾心斗角取代了巡洋舰上军官之间的忠诚和友爱。

1938年5月中旬，尼米兹接到了命令。他将在7月初去圣迭戈出任第2巡洋舰支队司令。玛丽可以念完一年级并可同她的父母一道去西海岸，她的两个姐姐在Q街2222号这个奇妙的门牌里找到了一套理想的住房，决定留在华盛顿。

1938年7月9日，尼米兹上校在他的旗舰“特伦敦”号上，就任克劳德·布洛克海军上将统率的美国舰队巡洋舰支队司令。从7月23日起尼米兹被授予临时海军少将衔。

正当步步高升的时刻，尼米兹患疟疾病不得不住院开刀。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出院后还得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工作。他变得灰心丧气，烦躁不安。他最不堪忍受的是闲着无事。他觉得他因为身体虚弱而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但是，尼米兹官运亨通。他因病丢了巡洋舰支队司令的职务，病愈后却当了他更梦寐以求的第1战列舰支队的司令。8月17日，他在长滩的新旗舰“亚利桑那”号上正式就职。

1939年春天，尼米兹接到免职命令，马上，他便得知。他将被调回海军部，担任航行局局长。

20年后，尼米兹作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又来到了珍珠港。但他这次来，由于局势紧张政府明令家属不得随行，因此凯瑟琳和孩子们留在了华盛顿。

凯瑟琳·尼米兹很快就厌烦了华盛顿战时那种谣言甚嚣尘上，极不平静的生活。1942年6月，当女儿玛丽放暑假的时候，她决心放弃了在那里的一套公寓住宅，带着11岁的玛丽横跨大陆，把家搬到她和切斯特结婚后曾经度过多年幸福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儿南希，也请假来帮助母亲开车搬家。

金上将让凯瑟琳给他提供一份她的行程计划，并要她在一旦遇到麻烦时及时通知他。她按照金的嘱咐，通过电话向沿途海军机关打招呼。途中，当她们来到密西西比河桥头时，一个收税人问候她“晚安，尼米兹夫人，你到得比我们预计的早”，在衣阿华州伯林顿桥头上，有位警察正在等候着要带她去旅馆，对这周密的安排，尼米兹夫人感到有点惊讶。

尼米兹夫人和年龄比玛丽大一倍的南希坐在前排轮流开车。玛丽和她的一群纸娃娃，关在笼里的长毛垂耳狗弗里科斯，装在鸟笼中以意大利著名歌手塔玛格诺命名的金丝雀，以及因车速过快、在水缸里来回颠簸，而感到难受的4只小青龟——约翰、杰克、海伦和海伦娜一起挤在后排座位上。

旅行刚刚开始不久玛丽就变得烦躁起来，因为她担心去伯克利过暑假可能找不到玩耍的伙伴。在抵达风景秀丽的塔霍湖时，尼米兹夫人就为她找一个招收女孩子的夏令营。她在内华达州的斯泰特莱因，找到了卓诺基斯夏令营，报名让玛丽去那里住上几个星期。然后和南希到了伯克利，临时住在都

兰特旅馆。没有多久，南希便乘火车返回华盛顿。

凯瑟琳移居西海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便于在尼米兹定期到旧金山同金上将会晤期间，彼此能够见面。因为尼米兹在最近的一封信上曾暗示，夏天将有这样一次会晤。但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详谈。当时在信上谈论机密可能会泄密，在他们来往的通信中，他们使用一种只有他俩才懂的语言，局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其中内容。

尼米兹将军为了报仇雪恨，一直保留着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的参谋人员。一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再就是让他们参与打击日军的行动。到了1942年春天，他才开始把他们轮流调出。他善于把刚从沙场征战中归来的人调来当参谋，把感到坐办公室腻味的人调去作战部队打仗，他这种更新人员的作法颇得人心。他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必须具备丰富的经历。他在给尼米兹夫人写信时谈到了他的考虑：“我的参谋班子将逐步更换。用我新发现的人，来接替我过去所选的人。”接着他给她透露了一点使她感兴趣的消息：“再过几个星期，默塞尔将被任命为我的副官。”

普雷斯顿·V·默塞尔海军中校，早先是尼米兹将军最得力的副官。他的妻子名字也叫凯瑟琳，是尼米兹家的亲密朋友。凯瑟琳·尼米兹知道这个即将任命的消息后不久，听说凯瑟琳·默塞尔已在皮德蒙特附近弄到了一幢新住宅。默塞尔在给妻子的信上谈到，副官将随将军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对于这样一点暗示，凯瑟琳·默塞尔就已心领神会，自然会搬到西海岸来。

凯瑟琳·尼米兹按时向旧金山海军第12军区司令部报告了她在这一地区的行踪。6月底，军区司令官约翰·W·格林斯莱德海军中将，打电话问她30日早晨是否愿意到阿拉米达附近的机场去。她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答复说她非常愿意去。接着她又用同样谨慎的言词，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凯瑟琳·默塞尔。

6月30日早晨两个凯瑟琳在机场相会了。在场的还有以格林斯莱德将军为首的一些军官。尼米兹夫人和默塞尔太太被安排在停机坪附近的一个休息室，尼米兹将军的飞机着陆后将在那里换乘出租汽车。在休息室她们受到了热情招待，还喝了热咖啡。

正在两位夫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时，突然，一位神情紧张的军官跑进屋来说，尼米兹将军的飞机刚刚降落，出了一点“小事故”。看到两位夫人神情紧张，他向她们保证，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只受到一点轻微震动。机上人员将换乘小艇直接去附近的诊疗所，他问两位夫人是否愿意乘他的车子一道前往？两个凯瑟琳当然表示愿意。格林斯莱德将军和其他军官也乘坐另一辆车上，跟在她们后面。

这段路程虽不长，却使人心急如焚。途中，响着警报声的两辆救护车和一辆救火车呼啸而过。当汽车到达诊疗所时，凯瑟琳看到两个看护兵用担架抬着一个头部正在流血的人走来。尼米兹夫人认出那个伤员是她丈夫的参谋官林德·D·麦考密克上校，顿时惊慌失措起来。难道在这次“小事故”中“受震动”的人都这么严重，甚至更糟吗？随后，她和默塞尔太太几乎同时看到她们的丈夫，穿着湿淋淋的蓝军服向他们走来；将军连帽子都没戴，中校紧紧地抱住一个公文包。这时，她们才感到如释重负，和他们满身湿透了的丈夫拥抱在一起。

可以说，这架4个引擎的“斯柯尔斯基”水陆两用飞机，是尾巴风突然袭击旧金山湾的牺牲品。阿拉米达机场在大风来到之前，没来得及派船去把

着陆地区的飘泊物清除掉。飞机开始降落时，乘飞机的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尼米兹将军和麦考密克上校还在玩“克里拜吉”纸牌游戏。默塞尔中校靠窗坐着，守住他那装着太平洋舰队中途岛作战报告的公文包。机舱里，还有两个轮换开飞机的驾驶员和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一个搭便机去大陆任新职的军官。

在飞机出事之前，他们听到默塞尔喊叫：“哦！哦！”他看到水中有一个箱子。几乎就在同时，飞机撞在象电线杆一样大小的飘浮桩上。飞机的机头腾起，悬空翻转，机身已经撞裂。机舱里的人来回猛烈碰撞，撞开了舱门和紧闭的舱口。麦考密克除头部重伤外，脊椎骨还撕裂了两处。尼米兹和默塞尔的座位背向着飞机飞行的方向，没有受重伤。然而将军也受了撞伤和挫伤，有一个人撞倒在默塞尔的胸部，这使他好几天都感到呼吸困难。

翻倒的机舱浸满了水，舱内的人不顾骨折都涌向打开了的货舱门。他们爬出来站到机翼下部。默塞尔担心地问尼米兹受伤没有。将军回答说：“我没什么，上帝保佑公文包没有丢掉。”

来援救的船只，正在驶向被撞翻了、慢慢下沉的飞机。机舱里的人都爬出来了，但抢救驾驶舱驾驶员及邻室内的机组成员的工作却颇费周折。在还有人困在飞机里的情况下，尼米兹将军怎么也不肯上岸去。当救生艇载着救生人员、两位军医和几名护士到来的时候，他和同机的人穿着湿淋淋的衣服一直站在机翼上，冷得瑟瑟发抖。

医护人员爬上机翼，在医生检查伤员的同时，护士和救生员带领和搀扶着乘客和机组人员登上救生艇。在飞机下沉之前，每件事都必须尽快做好。每当护士把毯子围到尼米兹肩上，将军都拿下来给伤员披上。

所有的人都从飞机里出来了。除尼米兹和默塞尔外，所有人员伤势都较重，至少是骨折；两个驾驶员死了一个。护士一再地请尼米兹上船，但他坚持在伤员没有撤离之前不离开机翼。他这么做无意之中反倒使自己成了碍手碍脚的人。最后，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二等水兵、18岁的水手，对于军衔、级别的概念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转向将军大声喊道：“司令官，请走开，好让我们在这里干活。”尼米兹听了此话略微怔了一下没有哨声，顺从地登上了救生艇。

当救生艇驶离飞机时，尼米兹终于披上一条毯子，站在艇尾注视着抢救的现场。

“你坐下！”舵手叫道。

尼米兹坐下后，那个水兵才看清将军的袖口上镶着他从未见过的那么多金边，于是红着脸向将军表示了歉意。

尼米兹微笑着和蔼地说：“水兵，你忠于职守，做得对。”

尼米兹和默塞尔同他们的妻子见面后，在诊疗所检查了身体，并对擦伤的地方作了些治疗。医生们劝他们当晚留宿在收容重伤员的马雷岛海军医院里进行观察，他们都谢绝了。这时，两位夫人的车子已经开到了诊疗所。将军在离开医院前，看望了留在那里治疗的每一个伤员。然后，格林斯莱德将军把他和尼米兹夫人送到车上，并派随从副官马歇尔·史密斯海军上尉沿途协助护送。

不久，他们到达了杜兰特旅馆，尼米兹夫人觉得让将军带着一付狼狈相穿过旅馆正厅有失体统。她对尼米兹说：“让我们从底层乘电梯上楼，我可不想让我的丈夫像落汤鸡一样湿淋淋的进到一楼主厅。”

他们要电梯司机把他们直接开到尼米兹夫人住的那一层楼上。她急急忙忙让已经感冒的将军洗个热水澡，当尼米兹在澡盆里泡着的时候，她让史密斯上尉去给他买些干内衣。她忙着在电热器上把将军的制服烤干并用熨斗把它熨平。

在他们忙碌中，海军第 12 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电话。意思是说，将军住在杜兰特旅馆，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旅馆，给他们准备了一套高级房间。将军和夫人是否愿意去那里住？马上就可以派车子送他们去。

尼米兹夫人征求将军的意见，将军表示同意。认为这样做得对，起码可以使负责安全的人不必为他担心；他再坐一趟车没什么问题。在他穿衣服的时候，尼米兹夫人收拾箱子，并注意把她为他带到西海岸来的便衣放进去。

到圣·弗朗西斯旅馆后，将军和他的夫人登上专用电梯，飞快地进到他们的住房。在那里，他们得到一个意外的好消息：金上将因为要和马歇尔上将举行两三天的紧急会议，抵达旧金山的时间将要推迟。这样一来，尼米兹不仅有时间养伤，而且也有点时间同凯瑟琳度假了。

尼米兹将军深知紧急会议意味着什么。中途岛海战刚刚结束，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尼米兹关于袭击图拉吉岛的提议，认为过于冒险，但却又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这项计划是把经过两栖作战训练的海军陆战第 1 师，和两艘配有护航队的航空母舰调给他。他用这些部队和原管辖的 3 个陆军师，马上就能突袭新不列颠岛，攻占拉包尔和俾斯麦群岛，从而迫使日军北撤 700 海里，退到特鲁克岛基地上去。

金上将对这一打算感到惊讶。他坚持逐步拿下所罗门群岛后再攻取拉包尔，以便能够把机场修复，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来支援连续的进攻行动。而且金认为，包括陆战队、航空母舰、运输舰及大部分支援舰只在内的参战部队只能来自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海区。所罗门群岛作战的指挥工作，应由尼米兹将军和副总司令戈姆利将军负责。他说，陆军将在海军和陆战队攻占这些岛屿之后担负守备任务。

由于整个所罗门群岛位于西南太平洋海区内，麦克阿瑟对金的想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在他海区内作战的部队，都应归他指挥。马歇尔上将在这一点上同意他的看法。金引用马歇尔过去说过的话作为答复，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多是陆军，由陆军担负最高指挥是合理的。那么，即将开始的所罗门群岛战役的作战部队，都是海军和陆战队，由海军担负最高指挥同样是合理的。

金说，他准备“即使得不到西南太平洋海区陆军部队的支援”，也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发动这次进攻。对此，麦克阿瑟很快给马歇尔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说，海军要想把太平洋区的陆军降为次要地位，“主要想把陆军置于海军和陆战队的管辖指挥之下”。

马歇尔等了几天，让自己和整个局势平静下来。然后在 6 月 29 日，他以和缓的语气给金回信，建议他们碰头商定一个折衷方案。这就是金出席紧急会议推迟来西海岸的背景。

尼米兹夫妇在圣·弗朗西斯旅馆住下不久，军区医生 E·U·里德上校来到他们的住处。他向警觉地站在专用电梯门口的陆战队卫兵出示证件后，被允许进入豪华套间。他又给尼米兹将军检查了一次身体，确诊他伤处虽多但不严重，受伤的部位还得疼上一段时间。他对将军说如果觉得伤处疼痛加剧

的话，应当去军区医务室做个透视进行治疗，近期内还得卧床休息。

小别胜新婚。感情甚笃、相处亲密的尼米兹和凯瑟琳，在分离6个月之后，彼此之间要讲的话很多。在整整一天的倾谈中，将军好象忘记了，至少是没有去注意他的伤势。但在夜里静下来后，他感到受伤的部位很不舒服，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他按照里德上校的嘱咐到医务室作透视治疗，回到圣·弗朗西斯旅馆，就照医生的意见躺在床上养伤。

7月1日下午，尼米兹将军躺在床上不停地来回翻动着，突然他从床上爬了起来，叫嚷起来：“我不能再躺在床上了。”他要凯瑟琳把他的便衣拿来，说：“让我们下楼到街上走走，去逛逛商店。”

就这样，将军穿上便衣，手挽凯瑟琳离开房间，然后乘专用电梯下去，消失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的脚有点肢，没有人能认出他来。凯瑟琳陪着他慢慢地边走边看看商店橱窗。当他们来到加利福尼亚大街尽头时，他们停了下来。望着山上座座别墅，他们决定乘缆车上山去看看几位老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最近才退休的海军将军。

当缆车在靠近山顶的地方停下来，尼米兹夫妇刚要下车的时候，碰到了几位要上车的老朋友。他们是艾瑟顿·麦康德莱海军中校和他的母亲。用尼米兹夫人的话来说，麦康德莱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单身汉”，是20年代尼米兹在加州大学给后备军官授课时的学生。

将军拉住中校的手，尼米兹夫人与中校的母亲一起，4个人漫无边际地畅谈起来。他们站在街心聊天，耽误了开车时间。电车司机生气了，他使劲打铃催尼米兹夫妇下车和麦康德莱母子上车。

将军赶紧下车，麦康德莱母子也赶快上了车，电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司机对那位老人行动缓慢耽误了时间感到特别生气，他大声向全车人发牢骚说：“那人真太不自觉，把电车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麦康德莱中校忍住笑，按耐不住地说：“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会大吃一惊的！”

尼米兹和凯瑟琳又在旧金山地区转了两天，愉快地看望了一些朋友。尼米兹忘掉了伤痛，他发现和人谈话是最好的药物。他和凯瑟琳去马雷岛海军医院探望因飞机失事住院的伤员，看到他们恢复得很好，感到非常满意。

7月3日，尼米兹的短期休假就要结束了。下午，金将军一行由华盛顿飞抵旧金山。第二天早晨会议正式开始。尼米兹在会议结束后将飞返珍珠港继续执行他繁重的任务。

金离开华盛顿前，达成了一项有关所罗门群岛的折衷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处理海军在麦克阿瑟将军辖区内行使最高指挥权的问题，确定了一条沿东经159度，向北到赤道的南北分界线。包括图拉吉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在内的东所罗门群岛，都属于南太平洋海区。尼米兹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将攻占这一辽阔地区内的图拉吉岛、圣克鲁斯岛及其邻近据点。这次作战的代号是“一号任务”，发起攻击的时间定在8月1日。

“二号任务”，是攻占所罗门群岛的其他岛屿，以及包括赖伊岛、萨拉莫阿岛在内的新几内亚东北海岸。在此阶段，麦克阿瑟将军负责全面指挥。

“三号任务”将攻占拉包尔及其附近阵地，也统归麦克阿瑟指挥。

7月4日，金—尼米兹会议在联邦大厦内举行。默塞尔中校穿了一身耀眼的蓝白方格衣服，这使金上将很不高兴。在他太太的协助下，中校穿上勉强补好的军服，出席了第二次会议。派伊少将和雅各布斯少将出席了会议。最初，原海军作战部作战局局长、新任南太平洋海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里奇

荣·凯利·特纳海军少将也参加了会议；他将两栖部队司令的身份，直接指挥部队攻占图拉吉岛。

会议一开始，金上将概述了指挥即将开始的所罗门战役的折衷方案。攻占图拉吉岛的作战计划无需在会上讨论，因为金和尼米兹通过电报联系，已经作了研究并取得一致意见。特纳将军提出了一份具体的作战计划，也很快获得了通过。攻占图拉吉岛的作战计划确定后，特纳便离会飞往珍珠港和南太平洋海区，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集结部队。

金—尼米兹会议，主要讨论那些通过电报已取得一致意见的重大决定的细节。金还谈到了他对长远作战的构想，启发与会人员开动脑筋，出谋献策。他宣布，在完成一、二、三号任务和攻占拉包尔之后，下一步将通过特鲁克群岛、关岛和塞班岛进攻日本。

7月5日傍晚，会议结束之前，珍珠港来电称：夏威夷情报站破译的一份日军电报表明，日本海军特遣队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根据日本海军特遣队配有轻工兵部队这一事实，舰队情报部门判断，敌人可能在岛上修建飞机场。突如其来的消息改变了新战役的作战目标，而且使形势变得更加紧迫。攻占圣克鲁斯群岛的临时性计划被取消了，改为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而且，必须争取在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建成飞机场并投入使用之前，把它占领。

会议结束后，尼米兹将军回到圣·弗朗西斯旅馆同凯瑟琳告别。然后留下还得住一段医院的麦考密克上校同默塞尔中校飞返珍珠港。

将军离开之后，尼米兹夫人自己办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她协助并监督在奥克兰筹建一所新的海军家属医院。这所医院正式命名为奥克兰美国海军医院，不久以后又被亲切地简称为奥克·诺尔。凯瑟琳应医院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大多数内、外科医生都是后备役军官，不熟悉海军情况，院长需要凯瑟琳的协助。

她经常利用晚上在电台上为义卖战争公债、红十字会募捐和其他救济事业发表讲话。她亲自起草讲话稿，不需要节目主持人核对和修改。有一次过圣诞节，她还专门给缅甸、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听众广播了祝词。她是全国联播节目中，为数不多的演讲人之一。一次纽约向旧金山发出紧急要求，说：“请尼米兹夫人帮帮忙。我们的节目出了点问题，必须找人在预告节目之后讲一分钟。她愿帮忙吗？”她表示愿意。于是，她以海军救济会的名义，从容不迫地即兴发表了60秒钟的讲话。

尼米兹的身份和职业，使凯瑟琳认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因此凯瑟琳像她的丈夫一样消息灵通。她尊重才能和达官贵人，但从不畏惧他们。她像尼米兹一样随和，对上层人物和普通人都一视同仁。因为尼米兹将军经常外出，尼米兹夫人愈来愈多地掌握着家中的钱财，以致弄得后来像许多海军家属一样，全权在握。可能是受勤俭持家的父亲的影响，她养成了不乱花一个铜板的习惯。他们没有感到海军的薪俸不够用，因为他们既不想追求奢侈生活或炫耀自己，也不想变成富翁。



## 第七章 瓜达尔卡纳尔岛

### “了望塔”行动

#### 瞄准瓜达尔卡纳尔岛

#### 14400 个避孕套

尼米兹：必须撤换南太平洋海军司令

罗斯福：战争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1942 年 8 月间，阿瑟·拉马尔上尉调到珍珠港来当尼米兹将军的侍从副官。能够把他过去的副官调来同他一起工作，尼米兹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有些喜出望外了。他从 1 月起就要求，把拉马尔调来，但雅可布将军不让他离开航行局（现称海军人事局）。在他几乎要放弃了这种要求时，拉马尔却被调来了。拉马尔调来后，非常关心他的将军，常常事先考虑他的需要，帮他节约时间。他对上司的这种无限忠诚，引起了一些正规军官的嫉妒，他们对一个后备役军官这样靠近领导，感到不满。

拉马尔调来后不久，年初开始在马卡拉帕山上修建的一幢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办公大楼竣工并交付使用。这是一座白色混凝土浇灌的、能防空的三层建筑，其中一层建在地下。地上的两层楼房内有宽大的走廊，这些走廊连结起来通往办公室和会议室。地下一层是通信部，设计时考虑到可能受围困，屋内装有空调和抽水设备。

尼米兹将军很高兴司令部从水蒸气弥漫的潜艇基地迁到空气清新的山上来。他的新办公室是两间朝南的房子，从那里可以看到山下珍珠港的一部分和远处秀丽的库劳山脊。将军坐在屋子一角平坦的写字台前办公，办公室的其他地方摆着许多竹椅。

根据吉恩德鲁医生的建议，海军陆战队在大楼外面修建了一个手枪射击场。这位医生知道和他住在一起的尼米兹患有轻微的手抖病。病因是神经性紧张。吉恩德鲁请教了神经专家，他建议通过练习打靶来缓和神经紧张，因为手枪射击除了使人想到扳枪机外，其他什么也不想了。上午会议结束后，尼米兹通常在拉马尔的陪同下，直接去手枪射击场。在白天，他只要碰到麻烦的问题，就把射击当作清醒头脑的一个办法。斯普鲁恩斯常常陪尼米兹一起去打手枪。

约翰·R·雷德曼上校是一个热情而爱玩的人，尼米兹无论什么时候，玩什么游戏，他都愿意陪同。他接替了太平洋舰队通信官柯茨中校的工作住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隔壁，因此尼米兹常常在下午休息时叫他来玩蹄铁游戏。雷德曼在马卡拉帕附近艾亚海军医院的山坡上，找到一条玩地滚球的小径。尼米兹、雷德曼和太平洋舰队的其他军官，不时也上山去同医生小组比赛地滚球，输了的一方要罚买“可口可乐”请客。

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现在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能在即将开始的对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中日军占领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的进攻战中，改变原有的防御态势。美军攻占这些南太平洋岛屿，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攻占俾斯麦群岛拉包尔日军基地的作战计划中一号任务的组成部分。

一号任务的整个战略指挥工作，将由尼米兹的部下、南太平洋部队和海区司令戈姆利中将负责。尼米兹将不干预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工作，并准备给予全力支援。他批准戈姆利的建议，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圣埃斯皮里图

岛建立一个空军基地，使约翰·S·麦凯恩少将指挥下的南太平洋海区的航空兵轰炸机，有可能飞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海域。尼米兹为这一行动提供了火力支援，派出了包括“企业”号、“萨拉托加”号和刚从大西洋调来的“大黄蜂”号上的航空兵支援部队。他还把刚调到太平洋海区的“北卡罗来纳”号快速战列舰编入“企业”号的掩护部队。仅剩下“大黄蜂”号编队和派伊指挥的老战列舰，作为夏威夷的海上防卫力量。

由于哈尔西将军的病还没好，尼米兹命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担任特混舰队的指挥工作，并报经金将军批准晋升为海军中将。名义上在弗莱彻的下面、实际上是独立的里奇蒙·凯利·特纳将军指挥两栖作战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A·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指挥的海军陆战第1师为登陆部队。他们的运输舰只，将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包括3艘澳大利亚巡洋舰在内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海军部队，负责从新西兰护航。麦克阿瑟将军还将从新几内亚派出另外的空中侦察部队。

这次进攻战的代号原定为“了望塔行动”，但作战计划人员和参战人员，又把这个战斗叫做“鞋带行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都在拉包尔和上所罗门群岛日军机场的航程之内。日军舰队虽然在中途岛遭到了损失，但力量仍然很强大。除了驱逐舰、巡洋舰和快速战列舰之外，还有一支包括“翔鹤”号、“瑞鹤”号、“隼鹰”号、“飞鹰”号航空母舰和“凤翔”号、“瑞凤”号、“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在内的舰队。据信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部队，曾在菲律宾打败美国，在马来亚打败英国和在爪哇打败荷兰，是擅长于丛林战的顽强部队。

戈姆利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于7月的第二个星期在墨尔本交换意见并协调作战计划。麦克阿瑟代表戈姆利和他自己，就这次战斗以及把8月1日定为发起攻击的时间，向金和尼米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在这一地区的盟军力量得到加强之前，要发动“了望塔行动”只能招致失败。

金很生气。他向马歇尔将军报告说：“3个星期前，麦克阿瑟表示，假如调给他两栖作战部队和两艘航空母舰，他可以马上拿下拉包尔……而他现在认为他不仅不能承担这次战斗任务，甚至连承担攻占图拉吉岛的战斗任务也不能完成。”金上将认为，要在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建成飞机场，并从这里飞越新赫布里底群岛，去支援对新喀里多尼亚的进攻和切断美国—澳大利亚之间的运输线之前，必须把瓜达尔卡纳尔岛拿下来。尼米兹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赞成金的意见。他们最后勉强同意戈姆利的要求，把发起攻击的日期推迟到8月7日。

在战争中，参加美国第一个有充分准备的登陆作战的主要军官，是弗莱彻、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很明显，从力量悬殊考虑，他们成功的希望主要应放在突然袭击上，并争取在敌人猛烈反击之前，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和图拉吉岛附近站住脚。圣克鲁斯将暂时放一放。由于日军从8月1日起大量更换了JN25海军密码本的内容，明显地打乱了原来的密码编成。因而使追踪敌军行动和实施突然袭击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1日那天晚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几乎全部要靠电讯分析来推断敌军的部署。

尼米兹将军命令埃文斯·F·卡尔森中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2突击营待命袭击吉尔伯特群岛敌军占据的马金岛，用2700吨的“缸鱼”号和“鸚鵡螺”号潜艇进行运输和支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意见，在于转移日军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图拉吉岛战斗的注意力，阻拦日军可能从吉尔伯特群岛经埃利斯

群岛向萨摩亚或斐济挺进，切断美国—澳大利亚的运输线。

瓜达尔卡纳尔岛—图拉吉岛的特混舰队，在斐济地区进行了登陆演习，舰队的高级军官还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支特混舰队预计将从斐济向西开往珊瑚海，然后北上在夜里接近作战地点，拂晓实施火炮轰击。海军陆战队可能在东京日期 1942 年 8 月 7 日上午 8 点开始登陆，珍珠港时间将是 8 月 6 日上午 10 点半。

8 月 6 日 1 点，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就跑到办公室等消息了。但过去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收到从南太平洋来的任何消息。太平洋舰队广泛设置的无线电接收站收到的第一份电报，不是发自盟军，而是来自东京电台重复转播的图拉吉岛日军司令部要求支援的电报。那个岛上的日军，完全没有想到会被美军袭击。尼米兹将军把这一情报转发给华盛顿的金上将，并附言说“我们的战斗终于打响了！”下午 4 点钟，尼米兹又给金发报说：“戈姆利那里没有消息。我们的部队约于 8 点半在图拉吉岛登陆。从那时以来，那里的电台再没有发报，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电台也听不到了。敌将从拉包尔派出 18 架轰炸机，显然要向图拉吉岛派出潜艇，”通过电讯分析，没有发现敌军的重大行动。日军以为对图拉吉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进攻只不过是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无线电情报站暂时还不能破译日军的 JN25 密码。

珍珠港日期 8 月 7 日，即进攻战斗开始的第二天，太平洋舰队仅收到一些零星的电报。尼米兹从这些电报中断定，战斗进展顺利。但是，当天黄昏时分收到了两份电报使人感到难办，一份是侦察飞机发现敌人一支海军部队，兵力编成不详，向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岛方向开进；另一份是弗莱彻将军的，提出军舰需要补充油料，并说所有三支航空母舰编队正从这一地区撤出，剩下的只是没有空中掩护的海军陆战队登陆部队和两栖作战部队的运输舰只。

8 月 8 日天亮不久，当时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方向很远的弗莱彻的旗舰“萨拉托加”号收到受干扰的一些零星电讯，好象是战区高级军官特纳发出的电报，它谈到那天夜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部水域中心的萨沃湾曾发生过一次战斗。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无线电接收站，整天都能截收到戈姆利用不同频率并通过各种手段设法同特纳保持联系的发报讯号。戈姆利未能联系上，必定是由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地区气象不好，不利于用无线电发报；或者是特纳旗舰上的发报机发生了故障；也很可能是因为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无线电通讯被打乱了。然而，东京广播电台发出的一份无线电公告却收听得很清楚，公告宣称在所罗门群岛的战斗中，日军部队已经打沉或打坏 11 艘运输舰和 17 艘“英—美战舰”，其中包括几艘巡洋舰。那天早晨尼米兹在手枪射击场待了很久。

在以后的 3 天时间里，尼米兹多次光顾手枪射击场，这说明了他内心的紧张。因为直到 8 月 11 日晚上，南太平洋司令部才终于转发来了特纳在 8 月 8 日（珍珠港时间）晚上发出的报告。特纳称，前一天夜里，在后来被称为萨沃岛战斗的行动中，日军的一支水面舰艇部队发射了炮弹和鱼雷，突破了守卫萨沃海湾入口处的盟军两支军舰编队。特纳接着又报告说：

连续的激烈战斗进行了约 40 分钟。敌军损失不详……我方损失（重巡洋舰）“阿斯托里亚”号、“文森斯”号、“昆西”号、“堪培拉”号；（重巡洋舰）“芝加哥”号舰

中了鱼雷；（驱逐舰）“拉尔夫·塔尔伯特”号、“帕特森”号被击坏。伤亡重大，大部分人员获救。运输和海岸部队未受到攻击。

运输部队今天继续运来可供 3D 天使用的粮食和弹药（手上尚剩下四个基数的弹药），鉴于即将开始大的战斗，将子今晚经伦果海峡撤离。

后来判明 5 艘重型巡洋舰和 2 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一支敌军部队曾发动了一次夜间袭击，打沉 1 艘澳大利亚和 3 艘美国的重型巡洋舰，击坏另外 3 艘美国军舰。这是美国海军在战斗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第二天晚上，特纳将剩余的盟军舰艇，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地区撤往南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努美阿。他没有其它选择，但他的撤离意味着陆战队在 3 天空袭中运来的补给一起被放弃了。这也意味着无法阻止日军即将以优势兵力重新夺回这些岛屿，撤离也导致大批美军被俘。

当特纳的恶讯传到珍珠港的时候，尼米兹将军同他的参谋人员正在办公室里等待着来自南太平洋的消息。值班军官拉尔夫·奥夫斯蒂中校从通信部拿来这份电报。尼米兹轻声念着。他既没有感到震惊也没有生气，但显然他的乐观情绪已经受到影响。

尼米兹将军给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发了一份鼓劲的电报，给特纳及其两栖作战部队发了一份慰问电。尼米兹给麦克阿瑟将军发了一份电报说：“请代表太平洋舰队向澳大利亚政府，表达我们对澳大利亚兄弟在‘了望塔行动’中遭受损失的深切同情，并对澳大利亚舰队全体官兵的通力合作和表现表示钦佩。”

在以后几天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根据部队减少的情况，重新讨论和制订了作战计划。在这期间，他们十分焦虑，惟恐日军发觉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几乎处于没有设防的状态而采取行动。最使人焦虑的是，美国舰队总司令来电催问情况，而他们却没有可报的。尼米兹给金发报说：“南太平洋司令部已将我所知道的主要情况电告给你。侦听表明，通讯联络极为困难。”

诺克斯部长比金有耐心，他给尼米兹写信说：“当然，我们正以焦虑的心情，等待着戈姆利和你报告所罗门群岛战斗的进展情况。目前的损失是严重的，但从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考虑，我们有得有失，得失相当。”

8 月 13 日特纳抵达努美阿，戈姆利终于向尼米兹报告了“了望塔行动”的详情，尼米兹以最快速度全部转报给金。实情是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御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坚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登陆那天就控制了机场，并且很快就加以使用。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 19 海里，面积小得多的图拉吉岛防御坚固，但岛上及其附近小岛上的敌人被陆战队歼灭了。敌军的空袭使 1 艘运输舰不幸起火，2 艘驱逐舰被炸坏，推迟了卸货时间。留在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岛地区的 16000 名海军陆战队员供应发生了危机。

萨沃湾夜战盟军失败的原因可能是部队疲劳，缺乏经验，也可能是部队的部署有错误。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日军袭击时，负责全面指挥这些舰只的司令，V·A·C·克拉奇利后备役海军少将正在离战地 15 至 25 海里以外特纳将军的旗舰“麦考利”号运输舰上，问特纳开会。盟军在这次战斗中估计有 1000 人死亡，700 人负伤。

尼米兹对这些失败原因的解释都不满意。他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舰只具备雷达和空中侦察的有利条件，遇事还如此惊惶失措，抵抗会如此软弱无力，他决心要查清楚。

8月16日侦听到日军电台报告说，美军进攻部队已抵达马金岛。海军陆战队遭到了比他们设想的更为顽强的抵抗，“缸鱼”号潜艇19日在返回珍珠港途中用电报报告说，这次袭击是成功的。但没有指出这次进攻导致了日军迅速重新部署部队。

麦克阿瑟将军虽然事先已收到关于日军企图穿过欧文·斯坦利山脉占领莫尔斯比港的情报，但他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军的行动。7月底，好几千名日军已在莫尔斯比山脉旁边的布纳登陆。麦克阿瑟为守住新几内亚，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增派部队。与此同时，特纳向戈姆利报告，为使美国部队在所罗门群岛站住脚，也急需迅速增派增援部队。

8月18日夜里，日军驱逐舰运送了900名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美国阵地的东部登陆，并对瓜达尔卡纳尔和图拉吉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短时的炮击。21日午夜以后不久，新派来的日军部队开始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战斗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消灭了。登陆部队的规模不大，看来日军过低地估计了这一地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力量。

8月中旬，电讯分析告诉美国人，一支经过整编的敌航空母舰部队已经抵达拉包尔以北700海里，西南太平洋的日军基地特鲁克群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参谋推测，日军的这次调动是想支援在布纳登陆，或者增援重新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部队，也不排除兼而有之的可能。

8月15日，4艘美国驱逐舰运输舰满载汽油、弹药和地面部队驶入萨沃湾。因为许多舰只到那里都沉没了，所以萨沃湾又被叫做铁底湾。20日，1艘护卫航空母舰从东南方向驶来，并出动飞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附近活动。与此同时，弗莱彻将军指挥的，包括由“北卡罗来纳”号掩护的“企业”号在内的3艘航空母舰，为保护海上运输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东南方向巡逻、幸未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

弗莱彻从特鲁克群岛抽调了一部分航空母舰部队来掩护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增援部队。尽管弗莱彻的行动谨慎，日军仍然发觉了他的行踪，结果导致了8月24日开始的东所罗门群岛的战斗。弗莱彻在战斗中因“黄蜂”号航空母舰群已派去南部加油，本身实力单薄而陷入困境。但他还是立即发动了攻击，击沉了日军轻航空母舰“龙骤”号。从“翔鹤”号和“瑞鹤”号起飞的日机投掷的3颗炸弹炸中了“企业”号，炸掉了升降机，炸坏了水密舱，舰侧被炸穿了几个窟窿，炸死74人。军舰虽被炸坏，但仍能利用本身的蒸气动力，开回珍珠港进行修理。这次战斗后，戈姆利将军下令航空母舰除非受敌舰追逐，否则一律留在南纬10度线以南地区。

8月的最后一天，弗莱彻将军的旗舰“萨拉托加”号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岛东面巡逻时，被日军潜艇的鱼雷击中，也不得不开回珍珠港进行修理。这是那年它第二次遭到敌人的袭击。弗莱彻负了轻伤，尼米兹就此让他休假，以便使他能得到必要的休息。弗莱彻带着不大好的名声离开了海上指挥岗位，有的人认为部分原因是他的无能，但尼米兹并不这样看。在他的指挥下，损失了2艘航空母舰，另外2艘遭到严重破坏。在中途岛之战那一次胜利中，他因为不称职被迫放弃了战术指挥工作，而斯普鲁恩斯将军却立了大功。弗莱彻休假之后将前往华盛顿报到，要求分配给他一个临时性的工作，金本来就怀疑弗莱彻的能力，这次可是要对他好好考察一番了。

尼米兹将军已经把“大黄蜂”号派去南太平洋。9月里，“大黄蜂”号和“黄蜂”号是太平洋地区唯一可以战斗的2艘航空母舰。

在9月一天的子夜，早晨3点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值班军官打电话给拉马尔上尉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刚发来的一份电报非常令人不解，是否要把尼米兹叫醒来进行商量。将军在电报中，要求供应100罗（每罗12打）即14400个避孕套。这个要求确实奇怪，司令部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妇女都是土著，并且都不允许进入海军陆战队的防区。海军的避孕套是医务部门掌握的，拉马尔没有去叫醒将军，而是给当晚值班的吉恩德鲁医生打了一个电话。

吉恩德鲁回电话报告说，在瓦胡岛上根本没有100罗避孕套，至少是海军手里没有。不管怎样，到底这位将军为什么要避孕套呢？拉马尔当机立断，穿上军衣，向尼米兹将军的卧室走去，拿着范德格里夫特的电报叫醒了他。奇怪的是尼米兹一点也不感到费解，他微笑着说：“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可能是要避孕套给海军陆战队员套枪筒防雨。”

1942年9月是高级指挥机关外出视察工作的时间。负责采购物资装备的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前来南太平洋海区研究供应情况。在返国途中，他到珍珠港来征求意见。9月6日上午，巴西特海军上尉看到一个平鼻子的瘦小个，穿着一件开领运动衫的人正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架打字机上打字。他以为是来修打字机的修理员，实际上却是副部长在打自己的笔记。那天夜里，福雷斯特尔同尼米兹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参谋人员一起飞往旧金山，尼米兹将在那里同金上将举行另外一次会议。

金在圣·弗朗西斯旅馆里召开的这一次会议上，穿了一套镶着黑色袖带的灰色新制服，戴着一顶普通的黑色遮阳帽，帽子上有一条可以套在下巴上的带子。这种式样的制服是金将军自己设计的，海军都不喜欢它，尼米兹也看不上它，所以他仍穿着蓝色镶金边的制服。那天还闹了个小笑话。当他和金一起离开旅馆时，大正下着毛毛雨，他们两人都穿着没有军衔符号的制式雨衣。摄影记者正在等候他们，有一个记者对穿着一身平淡无奇的制服，看起来好象一个军士长的金说：“军士长，请走开。我想给尼米兹将军拍一张照片。”这种尴尬局面后被尼米兹巧妙的打破了。

金上将带着哈尔西将军来了。他的皮炎这时已经完全好了，急于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哈尔西坦率，对人友好，是海军中最受人喜爱的军官之一。大家都同他握手，对他热烈祝贺。他和福雷斯特尔副部长一样，来参加即将开始的部分会议。

9月7日上午，金上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他将应尼米兹的请求，把海军第14军区的布洛克将军调走。正如尼米兹急于把布洛克调离珍珠港一样，金急于把约翰·H·托尔斯少将调离华盛顿，他建议把托尔斯调去珍珠港工作。尼米兹想到要把同他对立的老局长调在他手下工作，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因为对立会造成麻烦。托尔斯当航空局局长的时候，因反对海军人事局把飞行员安在指挥位置上曾闹过不愉快。金在托尔斯当局长的时候指挥不了他，但可以向他提议调到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上去，然后把他自己的亲信调去当航空局局长。因此，金提议调托尔斯去担任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这个职务对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部队拥有行政上的指挥权，从当时美国船厂正在建造大量航空母舰的情况考虑，这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职位。为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托尔斯将被提升为海军中将。现任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奥布里·菲奇少将，将接替麦凯因少将任南太平洋航空兵司令，而金的亲信麦凯因将调回华盛顿任航空局局长。

哈尔西将军会后将随尼米兹返回珍珠港，然后去南太平洋重履“企业”号编队司令的旧职。这样，他将接替弗莱彻担任高级战术指挥官，指挥全部美军航空母舰未来在南太平洋海区的作战。由于哈尔西本人也是中将，他在行政上归托尔斯中将领导，在战略上归戈姆利中将指挥，这种处境是够尴尬的。

会上，在讨论阿留申群岛的指挥关系时，西奥博尔德将军同阿拉斯加防卫司令部的西蒙斯·博利瓦·巴克纳将军以及陆军航空兵的威廉·O·巴特勒将军之间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争论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西奥博尔德是否有权管辖阿拉斯加以西、阿留申群岛以北的普里比洛夫群岛上的驻防部队。尼米兹起草的一份文件，表明了他和金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的理解，认为西奥博尔德拥有这样的权力。尼米兹和金决定支持西奥博尔德，但他们承认，为了改善陆军和海军在阿留申战区的关系，有必要对一个或更多人进行调动。

金、尼米兹和他们的参谋人员，花费一些时间分析了萨沃岛战斗。他们批评了有关情报和戒备状况、夜间部署标新立异以及主要指挥官离开部队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讨论内容扩大到整个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工作。金开始怀疑戈姆利将军的指挥能力。他的身体能经得起紧张的工作吗？尼米兹说他将了解一下戈姆利的健康情况，然后把结果告诉金。

在9月9日第三天的会议上，集中讨论一些细节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关于使用新西兰部队的问题。任何参战的新西兰部队作为南太平洋部队的一部分，由戈姆利指挥。这就像澳大利亚部队属于西南太平洋部队的一部分，归麦克阿瑟指挥一样。但是，新西兰的大部分部队在蒙哥马利将军领导下，正在埃及作战。究竟能有多少新西兰部队划归戈姆利指挥，现在还难确定。

尼米兹向福雷斯特表示，对把新的快速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派来太平洋海区，他深表欢迎。但他无法用它们去代替那些损伤的、作为航空母舰护卫舰的重巡洋舰，因为没有足够的油船在海上满足这些“油老虎”的需要。福雷斯特答应将尽力设法补救。

在飞往旧金山途中，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些参谋人员看到福雷斯特沉默寡言，当时都认为他高傲、古怪。但他们后来都承认他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在他离开西海岸返回华盛顿之前，这位副部长行使他的职权，解决了尼米兹急需的油船问题。在福雷斯特向总统汇报中，他加重口气强烈要求，要尽一切可能保证南太平洋海区的供应。对英美即将在西北非开始的战役作过深入考虑的国防部长亨利·L·斯廷森微笑着对他说：“吉姆，你举的是一个地方性的例子。”福雷斯特听了几乎急了起来，他回答说：“我的部长先生，假如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海军陆战队被消灭掉，在你看来，全国的反应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例子吗？”

美国舰队总司令—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联席会议结束后，尼米兹将军让参谋人员休息一天，他自己则去看望尼米兹夫人。9月11日，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同哈尔西将军一起回到了珍珠港。那时，哈尔西的老旗舰“企业”号已经在那里检修。12日，尼米兹约哈尔西陪他一道去视察这艘航空母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要给他们授奖。当两位将军到达时，全舰人员都在飞行甲板上列队欢迎他们。尼米兹走到扩音器前，招呼哈尔西往前走并对大家说：“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比尔·哈尔西回来了！”全航人员向哈

尔西欢呼，使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尼米兹授奖完毕后，又向舰上人员发表了演讲。他说：“我知道，你们已被批准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上帝都知道你们是该休息了。但是你们也知道，最近我们的舰艇和人员遭到了严重损失。我除了派你们重返战斗以外再没有增援力量可以调派了。”

那天下午，在檀香山瓦尔特·迪林哈姆的宴会上，尼米兹把哈尔西的儿子，一个正在供应部队服役的海军少尉小比尔·哈尔西，领到哈尔西将军面前，使老哈尔西分外高兴，因为他还不知道他儿子也到了珍珠港。

9月15日，报上公布了托尔斯和麦凯因调动及一些新任命的消息。尼米兹将军想到尼米兹夫人了解他过去不满意托尔斯的一些做法，就给她写信安慰说：“我将有一个新的空军顾问。不要紧，我们会处得很好的。”尼米兹早年不知道如何应付好为人师的布洛克；现在他已增强了自信心，确信依靠自己的才能，可以同新调来的任何人搞好关系。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大量增加了部队。由于美国飞机控制了亨德森机场，日军舰艇白天不敢接近岛屿。但在夜间，日军输送军队的运输舰却经常通过所罗门群岛的主要通道开进来，以至海军陆战队员讨厌地把它们称作“东京快班”。9月中旬，日军对亨德森机场大举进攻。战斗的结果，日军遭到重大损失，而海军陆战队的损失则相对小一些，这次战斗被称为“流血岭之战”。日军失败的原因仍然是低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美军的实力。据信，日军在岛上的守备力量为数不会超过6000人。而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岛上有11000人，另外靠北面的小岛上还有5000人。

在新几内亚，日军从欧文·斯坦利山脉的通道涌进来，冲下南山坡，击退了麦克阿瑟指挥的勇敢的澳大利亚部队，进逼到莫尔斯比港。正当这个基地眼看就要失守时，不知为什么日军又退回到了山里。一种看法认为，日军终于正确地估计到了美国的实力。他们要依靠新几内亚的防御，来集中兵力重新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这种看法，通过日军“东京快班”增援活动的突然增加得到了证实。

正当美国加紧从圣埃斯皮里图岛把海军陆战第7团运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时候，日军潜艇钻到了美国护卫舰中间，在15分钟内用鱼雷击中了“黄蜂”号、“北卡罗来纳”号和驱逐舰“奥布赖恩”号。“黄蜂”号燃起熊熊烈火，急忙撤退；“奥布赖恩”号爆炸后沉没；“北卡罗来纳”号舰身的水下部分裂开了一个32英尺的长缝，转身开向珍珠港。“黄蜂”号损失后，“大黄蜂”号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中唯一能战斗的一艘航空母舰。

9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航空兵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抵达珍珠港进行实地调查。刚从南太平洋回来、受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司令部悲观情绪影响的埃蒙斯将军迎接了他。在那里的戈姆利和麦克阿瑟部不相信瓜达尔卡纳尔岛能够守得住，他们的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了埃蒙斯，并也使他相信瓜达尔卡纳尔岛难以守住。

尼米兹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能够守住确信无疑。尼米兹对阿诺德说，日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已经集结了它可能集结的力量，而且它的人员、舰艇，特别是飞机的损失远比他们补充的速度快。盟军的实力雄厚，正开始调到这个方向来。假如海军陆战队能再坚守得长一些，形势肯定要发生变化。

海军陆战队能否顶得住？目前他们因战斗感到疲惫，又受疟疾、睡眠不足和食物供应匮乏的影响，处境不妙，但军官们却相信他们能顶得住。努美



阿和布里斯班的惊慌情绪，没有传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来。《纽约时报》的记者汉森·鲍德温曾问范德格利夫特说：“将军，你是否要守住这个滩头阵地？你将留在这里吗？”

“是的，为什么不留呢？”范德格利夫特反问道。

尼米兹将军认为现在是他亲自去南太平洋了解情况的时候了。9月25日，他乘“科罗纳多”水上飞机离开珍珠港。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奥马尔·T·法伊弗上校、通信官雷德曼上校、航空兵军官奥夫斯蒂中校、油料和油船专家威廉·M·卡拉汉中校和他的副官拉马尔上尉一同前往。

尼米兹发电报邀请麦克阿瑟参加他在努美阿召开的会议。麦克阿瑟复电时请尼米兹再走远一点，到布里斯班去同他相会。他说，他不能离开他的司令部到珊瑚海那边去开会，但将派两三个高级参谋军官代表他出席努美阿会议。

由于“科罗纳多”水上飞机的一个引擎轴承烧坏了。尼米兹一行不得不在坎顿岛上过夜，等待珍珠港另外派飞机来。不过时间并没有白过，因为事先已安排他们在岛上同从南太平洋来、途经这里去华盛顿担任新职的斯鲁·麦凯因将军见面。尼米兹急切希望知道麦凯因对南太平洋形势的看法。在坎顿岛，麦凯因和尼米兹一行，住在战争前夕为发展旅游事业而修建起来的一个豪华的泛美旅馆。每个军官都住在一间有卫生设备的房间。

麦凯因1906年在菲律宾曾经在“帕纳伊”号炮艇上同尼米兹一起工作过，他只比尼米兹大1岁，但看起来大10岁，因为他的身躯瘦削，一付尖嘴猴腮的样子。他向尼米兹汇报说，只要有足够数量的战斗机和飞行员阻止住敌军的连续轰炸，瓜达尔卡纳尔岛是能够守住的。

那天夜里，坎顿岛上的一次空袭警报使所有的人都急忙钻进了防空洞。当尼米兹将军进去后，却发现麦凯因将军没有进来。他问参谋人员麦凯因将军上哪儿去了。拉马尔连忙赶回灯火管制的旅馆，摸黑走到麦凯因住的房间。敲敲门，问麦凯因将军怎么样了。他含糊地回答了些什么，拉马尔打开门走了进去。麦凯因将军装有一口假牙，他把它放在卫生间抽水马桶上面的一个玻璃杯里，在匆忙出去躲空袭时把假牙掉进马桶里。拉马尔帮他把假牙钩了出来，然后一起走进防空洞，一直呆到警报解除为止。第二天早晨，麦凯因让卫生部门把假牙进行彻底消毒，然后才装在口里。没有假牙他实际上不能同外界接触，除了用力咀嚼和咕哝几句外什么也干不了。

9月28日下午（东京时间），尼米兹乘坐的水上飞机抵达努美阿。这个小港挤满了不下80艘运输舰。这些舰只在美国建造时就没有武器装备，像枪炮弹药这类东西也没有收藏在一起，往往是分散放在各舰上。因此，到达努美阿后就不能再派往前沿地区。因为缺乏必要的码头、起重机、驳船、卡车和工人，这些舰只也不能在努美阿重新装货。唯一的办法是，舰船抵达后马上开走，开到新西兰去卸货和装货。但韦林顿的码头装卸工人罢工而使这一工作变得极为复杂。戈姆利因为这一情况和出现的其他差错受到了指责，但主要责任应由华盛顿承担。

尼米兹发现戈姆利面容憔悴，显露出过度疲劳和焦虑，他在“亚尔古尼”号旗舰上的办公室像蒸笼一样，没有空调设备。他在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前来到努美阿后，几乎很少离开过军舰。尼米兹询问戈姆利为什么不在岸上设置更为舒适和宽敞的司令部。原来是当地的法国当局在这方面不愿提供什么方便，因而戈姆利也未坚持提出这种要求。

尼米兹这次飞到新喀里多尼亚的主要目的是要召开一个会议。会议于下午4点半在“亚尔古尼”号舰上开始，一直开了3个半小时才结束。军官们都围坐在会议室铺着绿呢桌布的桌子前。出席会议的除尼米兹将军、戈姆利将军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外，还有阿诺德将军和他的助手圣克莱尔·斯特里特准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里查德·K·萨瑟兰少将及其航空兵司令乔治·C·肯尼中将、特纳将军、南太平洋陆军司令米勒德·F·哈蒙少校。德韦特·佩克上校和法伊弗上校代表海军陆战队出席了会议。

尼米兹将军在会议开始时说：“我和我的参谋人员这次来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南太平洋海区的情况，了解戈姆利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会议首先请戈姆利或哈蒙简要谈一下这一海区的形势。”

随后，戈姆利将军介绍了南太平洋海区未来作战计划的大纲，萨瑟兰将军谈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特纳将军就南太平洋海区的战略问题作了发言。阿诺德将军详细阐述了全球战略和各战区的作战计划，强调说明各战区都提出了补充飞机、坦克、舰艇的要求。他强调说，从世界战局看，南太平洋仅是一个小的方面，要求支援的权利也比其他几个战场小，阿诺德特别批评了飞机被积压不动的问题，指出在这些飞机全部参战之前，将不再给这一地区调进飞机。

然后，会议又开始就一般性问题进行讨论。尼米兹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果有人还怀疑海军陆战队第1师能否守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么为什么驻在新喀里多尼亚的陆军师又不派部队去增援呢？对使用新西兰陆军和航空兵的可能性作过调查没有？为何不派海军部队去破坏日军在夜间行动的“东京快班”？在会议期间，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参谋官曾两次给戈姆利送急电。戈姆利对两次来电都没有什么表示，而只是低声自语说：“我的上帝，我们该怎么办呢？”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尼米兹给特纳将军颁发了海军十字勋章，然后在新喀里多尼亚地面部队司令亚力山大·帕奇少将陪同下，视察了努美阿地区的防御工事。当天下午，他乘水上飞机去圣埃斯皮里图岛，给当地部队授奖，其中发给杰克·菲奇一枚殊勋勋章。

第二天，尼米兹一行按计划乘菲奇将军提供的B—17型轰炸机飞往瓜达尔卡纳尔岛。飞机从陆军机场起飞，由一个年轻的上尉驾驶，他没有使用所罗门群岛的地图就把飞机飞入正确的航线。当飞机飞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空时，天下起雨来，能见度很差，这使他找不到亨德森机场。同机组人员一起坐在前面的奥夫斯蒂中校管拉马尔上尉要他随身上带着《国家地理》杂志中的一张南太平洋插图。拉马尔从口袋里把地图掏出来递给奥夫斯蒂，他用这份地图指挥飞机降落在机场上。

尼米兹将军冒着倾盆大雨走下飞机舷梯，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向他敬了一个礼，两位将军相互握手问好。下午，尼米兹冒雨视察了飞行指挥部、“流血岭”和陆战队防区的一些据点。尼米兹还主动提出视察那里的临时医院，并同正在等待转移到南部安静岛屿上去的伤员、严重疟疾患者和海绵肿的传染病人谈了话。

饭后，尼米兹同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高级军官商谈，并单独与范德格里夫特交换了意见。他高兴地看到范德格里夫特对扼守瓜达尔卡纳尔岛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尼米兹发现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好象主要是在努美阿和布利斯班司令部流行。

范德格里夫特现在感到很烦恼，因为凯利·特纳坚持要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沿岸的几个据点发起进攻。他认为，用有限的兵力去扼守住亨德森机场的周围，才是最明智的决策。飞机场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谁控制了机场，谁就控制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敌人增援的情况表明，它将集结部队重新攻占机场。在这种情况下，把部队分散将会犯严重的错误，他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守住防线，有更多的飞机击退不断袭击机场和防御工事的敌军轰炸机。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尼米兹说了一遍，尼米兹虽然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的行动表明，他是同意范德格里夫特的策略的。

晚上喝咖啡时，尼米兹说：“范德格里夫特，你知道，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写一部新的《海军条令》。好好记住，到时候我想知道你认为哪些方面应该修改。”

“我现在想到一点，一定要删掉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处分使舰艇搁浅的人之类的条款。在这里，有许多司令就过于滑头，不让他们的军舰冒一点险。”尼米兹笑了。他也许想到很多年前他曾经把“德凯特”号开到岸上，受到暂时停止工作的最轻处分。

第二天早晨，尼米兹又给有功人员授奖。范德格里夫特荣获一枚海军十字勋章。当拉马尔上尉宣读对一般官兵的嘉奖令时，范德格里夫特和尼米兹将军走到那些面容憔悴的官兵队列前，由将军把奖章戴在他们胸前。他们走到一个身体非常结实宽肩膀的军士面前，拉马尔宣读了给他的奖状，他的功绩是在炮火袭击下，英勇卓绝。当尼米兹手里拿着勋章戴到那个军士的衬衣上时，领奖人昏倒了，范德格里夫特感到局促不安。事后了解才知道这个军士是因为看到一位四星海军上将就站在他的面前，被吓得昏过去

尼米兹将军回到努美阿后，又同戈姆利将军开会磋商。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众所关心的有关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制止“东京快班”增兵的问题。尼米兹在这次会议上建议收缩南部岛屿的防御力量，补充瓜达尔卡纳尔岛，减轻海军陆战第1师的负担。这个师只增加了一个陆战团兵力，却仍担负着守卫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的任务。

在尼米兹的推动下，戈姆利从他的新喀利多尼亚守卫部队中抽调了一个团的兵力，去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特纳指挥这次护航，由“大黄蜂”号编队和“华盛顿”号编队保护增援运输队的两侧。由诺曼·斯科特海军少将指挥的一支巡洋舰一驱逐舰编队负责破坏正从海岛之间的窄航道钻进来的“东京快班”。其实，这部特殊的“快班”并不是增援部队的运输舰，而是绕道去轰击亨德森机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10月11日夜，斯科特的部队同这部“快班”，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部埃斯佩兰斯角的战斗中进行了一次较量。美国击沉日军1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损失1艘驱逐舰。但由于斯科特最初错报为击沉“约15艘”敌舰，无意中给悲观的南太平洋司令部暂时注射了一针兴奋剂。

美国增援部队于10月13日开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护航部队的船只也安全撤出了战区。就在当天夜里，日军2艘战列舰进入铁底湾，向亨德森机场投下了大量炮弹，炸坏了机场，炸毁了岛上的半数飞机。第二天，2架轰炸机于白天，1艘巡洋舰在夜里，对机场又进行轰击，炸坏了其余的大部分飞机。10月15日凌晨，日军6艘运输舰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日军士兵几乎没有受到损失。据估计，当时岛上日军和美军的人数相当，不过日军以逸代劳，而美军多数部队则是，疲惫不堪，疟疾流行。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显然已进入决定性时刻，在这危急关头，原在岩石顶上撞坏后修复的“南达科他”号和仓促修复的“企业”号两艘军舰，派到南太平洋来了。经金同意，尼米兹下令把中太平洋的飞机全部调去保卫瓜达尔卡纳尔岛。驻瓦胡岛的陆军第25师待命南下。哈尔西率领他的参谋人员乘飞机去努美阿，准备指挥航空母舰部队。

10月15日晚上，尼米兹紧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随他去过南太平洋的参谋人员。尼米兹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此时好象变成了暗淡无光的冰灰色。会议开始时，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我不想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悲观主义。要记住，敌人也受到损伤。”很显然，日军就要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了。所以他召集这些军官听听他们对南太平洋司令部近况的看法。他们承认戈姆利将军是一个能干和具有献身精神的军官，但他有魄力来对付这场即将来临的挑战吗？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否带领他的部属勇往直前，英勇奋战？

出席会议的每一个军官都发表了意见，他们认为南太平洋司令不称职；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气氛不能令人容忍。当一个军官冒昧地对戈姆利将军本人批评时，尼米兹马上不让他讲下去，认为这样的发言是“叛变”。尼米兹反对对个人的“攻击”。

尼米兹最后才说：“好吧，我要对你们进行一次民意测验。”

他向每一个军官问道：“现在是调走戈姆利将军的时候吗？”然后，依次指着他们，让他们做出回答。

他们每个人都干脆答道：“是的。”

下一步是讨论由谁去替换的问题，尼米兹心里想到了特纳。这位灰白头发，好大叫大嚷的老战士，毫无疑问是一个领袖人才。他同范德格里夫特之间的争论说明，在他的战区里需要一个军衔更高，英明果断的人。哈尔西有威望，资历也深，但航空母舰部队更需要他；另外，他没有做行政领导的经验，坐办公室也不是他的特长。

会上，没有宣布任何调动的决定。尼米兹对参加会议的人表示谢意，接着就宣布散会。

那天晚上，当尼米兹脱了衣服要上床的时候，他的勤务兵接到一个参谋军官的电话，电话中说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参加会议，也不了解会议情况，诚恳地问将军是否愿意再听听他们的意见？尼米兹同意给他们5分钟时间。

尼米兹身着睡衣接见了他们。他们的代表谈到，哈尔西将军正在南太平洋途中。他要求尼米兹对戈姆利将军不要感情用事，让哈尔西在抵达努美阿之后，去接管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工作。尼米兹对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表示将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经过对军官们征求意见和反复思忖，他心里已作出了决定。这一群军官离开后，他给当时正在坎顿岛的哈尔西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取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停留的计划，尽可能直接去努美阿。

第二天早晨，10月16日，尼米兹将军急电请金上将批准哈尔西接替戈姆利的要求，很快就收到了“同意”的复电。于是，尼米兹拟了一份电报给戈姆利，说：“经过多方面的仔细考虑，认为哈尔西的才干和丰富经验，最适于应付当前的局势，决定在他18日（当地时间）抵达努美阿之后，尽快接替南太平洋司令的工作。我对你始终不渝的忠诚努力和在极其艰巨的任务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十分感激。我命令你届时向哈尔西作好交代。我相信

他需要你了解的全部情况和你的诚心协助。美国舰队总司令已经批准了这次调动。命令随后送到。”

尼米兹将军还准备另一份电报是在哈尔西抵达努美阿时要给他下达的命令。他在给尼米兹夫人的信上写道：“今天，我让哈尔西替换了戈姆利。这是一件使我伤脑筋的事，经过几个小时的冥思苦想才作出决定的。理由（不要外传）是，戈姆利过于注重细节，在关键时刻不够大胆泼辣。事情决定后，我现在感到轻松多了。我很喜欢戈姆利，希望不要变成仇人。我相信不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10月18日下午2时，不明真相的哈尔西将军乘坐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刚在努美阿港降落，1艘救生艇就开了过去。哈尔西登上救生艇的时候，戈姆利将军的副官向他敬了个礼，递给他一封密封信。他意识到现在送来这样一封信一定有什么要急办的事。他马上撕开信皮，接着又把里面注着“机密”两个字的信封拆开。信封里装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来的一份电报：“在你抵达努美阿后，即接替罗伯特·L·戈姆利中将出任南太平洋海区兼南太平洋部队司令。”

哈尔西有点不敢相信，又看了一遍电报。“上帝和杰克逊将军呀！”他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他们要我去干最棘手的差使了！”

当哈尔西走到“亚尔古尼”号后甲板上的时候，戈姆利将军在那里迎接他，戈姆利像往常一样热情友好，但两人都有些不大自然。

戈姆利对哈尔西说：“比尔，这是他们交给你的一项艰巨任务。”

“我完全知道。”哈尔西回答说。

比尔·哈尔西敢作敢为的声誉，使他在出任南太平洋海区司令时，获得舰艇和场站部队的热情欢迎。一位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军官回忆当时人们的反映时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分钟前我们因患疟疾，四肢软弱无力，连散兵坑都难爬出来；一分钟后却像小孩一样又蹦又跳，喧闹起来。”

哈尔西发现戈姆利和他的参谋人员只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很少离开“亚尔克尼”号舰。因此都不能向他提供有关瓜达尔卡纳尔岛局势的第一手情况。为此，哈尔西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发报，要他一旦条件允许，马上来努美阿汇报情况。23日，范德格里夫特同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视察的陆军陆战队司令托马斯·霍尔库姆中将一起抵达努美阿。刚过晚饭，哈尔西就同他们开会。其中有帕奇、哈蒙和特纳3位将军。

哈尔西在会议开始后，首先请范德格里夫特介绍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局势。范德格里夫特回顾了那里的作战经过，并谈了他对敌军实力和意图的估计。他强调他的部队食物供应不足，疟疾病削弱了官兵体质，夜间空袭影响睡眠等等。他说，他刻不容缓地急需补充航空兵和地面部队。哈蒙将军和霍尔库姆将军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哈尔西坐着，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然后看着范德格里夫特问道：“你能守住吗？”

“能，我能守住，”将军回答说，“但必须得到更积极的支援。”

凯利·特纳表示，海军已竭尽全力了。他说，因为没有足够的战舰保护，他运输舰的损失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特纳诉完苦后，哈尔西又转向陆战第1师师长，说道：“范德格里夫特，你回去，我保证尽我所有的一切支援你。”

在珍珠港，尼米兹将军非常担心戈姆利的到来。几乎像担心日军要打来

一样。这种不安的紧张心情，在收到诺克斯部长的来信后，多少轻松了一些。在部长来信的末尾提到：“我们大家对你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感到骄傲。”尼米兹后来把这句恭维的话写信转告给尼米兹夫人，说：“这个好消息，也许能使我坚持这一年了。”

诺克斯随后又寄来的一封信，也支持尼米兹对南太平洋海区司令所采取的措施。他写道：“在我对戈姆利将军怀有崇高敬意的同时，还不断收到有关他身体健康状况的报告，使我非常焦虑，我对你英明果断地任命哈尔西接替我感到满意。”

10月24日，戈姆利被免职的消息在报上公布的那天，正好是这位将军抵达珍珠港的日子。戈姆利和在头版头条登载着戈姆利被免职的檀香山《明星公报》，同时到达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戈姆利谦恭而又无精打彩地请求尼米兹谈谈撤换他的原因。

“鲍勃，”尼米兹口气和谐地说，“我必须在全海军中挑选最适于应付那种局势的人。你是那样的人吗？”

“不，”戈姆利说，“如果你这么说，我想我不是。”戈姆利做得很得体，他的言谈举止没有使尼米兹感到为难。

尼米兹留戈姆利在珍珠港他的住处多呆几天，但戈姆利决定赶去华盛顿接受他的临时任务。金依惯例让他在那里待命，以便进行“考察”。

尼米兹在给凯瑟琳的信中以同情的语气写道：“戈姆利于下午2时离开，他的心情不太愉快，我想在失望之中没有人会愉快的。他到这里的当天，正好上午的报纸和晚报都登了这条消息。这是一件多么难于启齿的事呀！好在两家报纸的文章都比较温和，他在这里时，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这件事可能很快就会平息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尼米兹对在工作中有特殊技能，和执行任务中暴露出有缺点的其他军官也进行了调整。派伊中将被任命为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在那里能发挥他的战略才能。西南太平洋海区海军部队司令利里中将，接替派伊担任老战列舰队第1特混舰队司令，并由亚瑟·S·卡彭德中将接替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的职务。尼米兹赞同弗莱彻中将要求调回海上工作的请求，然而金却将他任命为西雅图海军第13军区兼西北海防区司令。

当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从努美阿返回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候，日军又向机场发起了新的攻击。菲奇部队的“卡塔利娜”联络机，发现一支日军航空母舰部队从北面开来。敌人发动对机场的进攻，后来被称之为亨德森机场战斗。日军舰队的进犯，则导致了圣克鲁斯群岛之战。

10月24日，“企业”号航空母舰编队从珍珠港抵达南太平洋，并同位于埃斯比里图岛以东的“大黄蜂”号部队取得了联系。这两支航空母舰部队都隶属于在中途岛、珊瑚海战斗中指挥过巡洋舰部队、非飞行员出身的汤姆斯·C·金凯德中将的战术司令部。哈尔西不顾戈姆利的限制，大胆地命令金凯德的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周围进行扫荡，以便从侧翼打击从北面或西北面瓜达尔卡纳尔岛逼近敌军。

因为日军进攻部队的司令，还是中途岛指挥敌航空母舰的南云大将。哈尔西不能不注意类似中途岛海战的情况发生。在南云现在的进攻部队中，有“翔鹤”号、“瑞鹤”号航空母舰及“瑞凤”号轻型航空母舰。前哨部队是“隼鹰”号航空母舰舰队。哈尔西记住了这一点，处于劣势兵力的美军要突然扑向敌人。26日拂晓前，他给他的海上部队发出了一道激动人心的命令：

“攻击！攻击！”。

约早晨6点半，美国侦听台收到了熟悉的日军飞机发出的敌情报告：Te—Te—Te，有敌军，接着是美军的座标位置。不难看出，美国人还没发现日军，日军就已经发现美军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把这一情报立即转发给金凯德。不久以后，尼米兹从日军反攻的明语电报上知道，海上正在进行着一场航空母舰战斗。

下午，珍珠港获悉，“大黄蜂”号因受伤失去战斗力并已放弃。测向站也报告，至少有部分日军舰队向它来的方向移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把这一情报又转给金凯德将军，金凯德下令“大黄蜂”号，赶快撤离，甩掉敌人。

像往常一样，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几天之后才收到一份完整的战斗报告。报告中对战况又增加了一些详细的汇报；当两支敌对的舰队进入飞机的攻击半径之内，日军侦察机首先发现目标。得以抢在美国军舰之前行动，美国人不得不在飞机升空之前被迫在甲板上迎战。日军的首次突击完全集中在“大黄蜂”号上，5枚炸弹和2枚鱼雷使它陷于瘫痪。

在日机的第二次突击中，“企业”号被3枚炸弹严重炸坏，一架鱼雷飞机撞在驱逐舰上燃烧起火。第三次突击时，炸坏了“南达科他”号和1艘巡洋舰。“企业”号部队在放弃了1艘被鱼雷击中的驱逐舰之后，退到了东南方向。与此同时，美国的舰载飞机将日军的“瑞凤”号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击成轻伤，将“翔鹤”号击成重伤。

下午，“大黄蜂”号撤离时没有飞机掩护，成为多次空袭的目标。金凯德命令舰上的水手离舰后由两艘驱逐舰留下把它炸沉。它们发射了全部鱼雷和400多发炮弹，除引起一场新的大火外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第二天早晨，美国在战区盘旋的飞机看到它的舰顶还露在海面上。

从战术上来看，美国在这次战斗中虽然失败了，但日军损失的飞机估计比他们多2倍，这是因为美国学会了战斗机的许多新技术，高射炮的命中率有很大提高，而日军经过训练和富有经验的舰上飞行员大都牺牲，新补充的飞行员还来不及训练。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挽救了危急的局势。他们在敌人对岛上的进攻达到高潮时，坚守阵地，终于在26日迫使敌人退却了。亨德森机场仍然控制在美军手中，日军的伤亡人数约相当于美军的10倍。尼米兹将军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发了一份嘉奖电：“收到你们在岛上的战斗捷报，使我们大家感到欢欣鼓舞。谨向前线的陆战队员及固守阵地并反攻夺回防线的陆军部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你们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敌人。”

当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局势正处于危机时，俄国人在盟国从摩尔曼斯克和波斯湾运送来的物资支援下，正在坚守斯大林格勒。盟军的3支远征军正在准备渡海进攻北非，大西洋的战斗达到了高峰。10月份，近60万吨盟军船舶被击沉，11月份数字的增加达到了顶点。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正在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预计在10月23日开始的阿拉曼战斗作准备。在英国，为1943年横跨海峡粉碎希特勒占领欧洲正在集结部队。阿诺德将军正在英国集中盟军的空中力量，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

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金上将外，其他人似乎都把南太平洋的危急抛在一边。还是罗斯福总统提醒他们要看到那里的危急情况。10月24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备忘录：“要保证尽可能把各种武器运去守

住瓜达尔卡纳尔岛，既然已经在这个关键时刻守住这个岛屿，就要充分利用我们的胜利成果，把弹药、飞机和机组人员不断运去。”

结果，在进攻北非的前夕，大批火炮、飞机运到这个被围困的岛上，哈尔西又派遣陆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到岛上去。日军确实已经决定要在 11 月夺取他们在 10 月没有取得的胜利。几乎每天夜里，他们的驱逐舰都从通道运送增援部队，准备重新进攻亨德森机场。

哈尔西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作了一次短期视察，以便亲自熟悉那里的防御情况，更重要的是想通过亲临前线，提高守卫部队的士气。他在岛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谈到了他争取战争胜利的方法，这就是不断地命令自己：“消灭日本佬，消灭日本佬，不断地消灭日本佬！”一个记者结结巴巴地问将军：“你认为日军还能支撑多长时间？”哈尔西怒气冲冲地反问道：“你认为他们能支撑多久？”他在返回努美阿途中，视察了埃法特岛的基地医院，他来视察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南太平洋海区。大家都说，同前任南太平洋海区司令相比，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位关心全局的司令了。

与此同时，情报部门的工作也没有放松。OP—20—G 站又熟练地破译了日本海军的作战密码。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这方面的情报，马上就转发给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部。这使他的参谋长布朗宁上校在哈尔西 11 月 9 日返回努美阿时，能向他汇报日军即将发动作战的企图。日军的这次进攻同 10 月的那次一样，但规模比 10 月的大：11 月 11 日出动飞机轰炸瓜达尔卡纳尔岛；12 日晚上由舰艇炮轰亨德森机场；13 日，航空母舰投入战斗，当天下午大批部队在岛上登陆。日军的大批战舰正在特鲁克群岛、拉包尔和上所罗门群岛的肖特兰群岛集结。

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部已来不及把被炸坏的舰只送回珍珠港去修理，而只是在努美阿进行了简单的修补。“企业”号编队的“南达科他”号还有一个炮塔不能转动。尽管这样，哈尔西还是把前升降机仍未修好的“企业”号编队调到北边去。这支部队，除“南达科他”号外，还有“华盛顿”号、1 艘重型和 1 艘轻型巡洋舰以及 8 艘驱逐舰。哈尔西吸取圣克鲁兹群岛战斗的教训，指示金凯德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让“企业”号进入所罗门群岛以北海区。

同时，哈尔西派 6000 名官兵去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分两批运到了岛上。护航队在铁底湾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但增援部队终于在 11 月 12 日下午安全登陆。晚上，特纳派出由丹尼尔·J·卡拉汉少将指挥的 5 艘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去粉碎日战舰对亨德森机场的进攻。

在没有月光的黑夜里，两支部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的海面上打了一场激烈的混战。由于黑暗，所有的队形都乱了，双方的炮火不时打在己方的军舰上。日军的战列舰只携带了杀伤弹，没有带穿甲弹，对美国军舰没有造成大的威胁。拂晓，日军的 1 艘驱逐舰已经沉没，另 1 艘正在下沉。日“比睿”号被炮弹打了 50 多个窟窿，瘫痪在萨沃岛北面，并一再遭到亨德森机场飞机的轰击而沉没在大海中。美国损失 4 艘驱逐舰和 2 艘巡洋舰，斯科特将军、卡拉汉将军和他们的大多数参谋人员阵亡。尽管这样，美军已经打退了日军的战列舰，迫使它的运输舰撤回肖特兰岛基地。

13 日傍晚，一架 B—17 型飞机发现 11 艘日军运输舰，每艘至少能载 1000 名部队，在 12 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正驶离肖特兰岛，日军企图趁夜把部队从通道运到岛上。当天夜里，日军的 6 艘巡洋舰进入铁底湾炮轰亨德森机场，造成的破坏程度相对比前一夜“比睿”号和“雾岛”号发射 14 英寸炮弹所造成



的破坏小一些。

14 日天亮之后，美国侦察机发现日军的两个舰船群：一群是前夜袭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数艘巡洋舰及其护卫舰，正沿着中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南面的航道向西撤退；另一群是已经驶离肖特兰群岛的运输船队，正从通道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驶来。从亨德森机场、圣埃斯比里图岛和从南面“企业”号上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对两个舰船群轮番进行了轰炸。击沉日军轰击群的 1 艘巡洋舰，击坏另外 3 艘，把 6 艘运兵船送入海底，并迫使 1 艘往回撤退。

“企业”号编队同时派出的“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和配属的 4 艘驱逐舰，在威利斯·A·李海军少将的指挥下，担负了夜间保卫亨德森机场的任务。那天夜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面，一支由“雾岛”号、1 艘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组成的日军炮击舰队，向美军猛扑过来。击沉美军 2 艘驱逐舰，并使“南达科他”号和其他 2 艘驱逐舰失去了战斗能力。仅剩的“华盛顿”号把炮口指向“雾岛”号，打得“雾岛”号彻底瘫痪，日军不得不把它放弃。日军的其余战舰都已撤离，只剩下 4 艘幸存的运输舰，穿过战区冲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岸滩，当即受到亨德森机场的飞机和一艘驱逐舰的轰击。这样，被统称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的全部主要战斗到此结束了。

当战况消息得到证实后，珍珠港和华盛顿人人欢欣鼓舞。诺克斯部长终于毫无保留地向报界宣布，“我们能够狠狠地打它们。我敢说，我们必将打败它们。”范德格里夫特将军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海军胆怯，现在对斯科特将军、卡拉汉将军、金凯德将军和李将军及他们的部队却倍加赞扬。他发电报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部队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尼米兹将军认为南太平洋部队不怕危险的新精神主要是由于南太平洋海区司令的英明领导。他赞誉哈尔西：“智勇双全，神机妙算。”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西 700 海里的新几内亚东部，盟军也扭转了战局。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把日军围困在布纳地区。在世界其他战场上，盟军也都取得了相同的胜利。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使德军第 6 军团陷入困境。蒙哥马利已经赢得了阿拉曼战斗的胜利，正在北非战场上继续追歼隆梅尔的部队。美、英两国部队在西北非洲顺利登陆，并同法国达成停火协议。罗斯福总统说“战争的转折点似乎终于到来了”。丘吉尔首相把这个局势说成是“开始阶段的结束”。罗斯福称赞哈尔西所取得的胜利，认为他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晋升他为海军四星上将，并很快得到国会的批准。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后，所罗门群岛的日军已全面转入防御。他们在对下一步做出计划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考虑要在新乔治亚岛的蒙达角建造一个机场，寻机部署一次新进攻。第二种意见是：筑造一条代替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新防线。

不管日军的意图如何，美军在实力得到加强的情况下，决心切断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日军的供应线，消灭或者彻底赶走那里的日军。

12 月 7 日，珍珠港在被突袭的一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位记者请尼米兹将军对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作一个“官方的估计”。尼米兹回答说：“我不想用日期来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可以用地图回答你。”说着，他用手指着墙上的一大排地图，讲解道：“等日军在所有那些地区被穷追猛打到无处躲藏，有生力量被摧毁时，战争就结束了。”

12 月 9 日，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把瓜达尔卡纳尔岛驻军司令的工作移交给帕奇将军。由于海军陆战第 1 师疟疾流行，撤到澳大利亚休整，其任务移交

给海军陆战第 2 师和陆军第 25 师。1 月初，在帕奇指挥下的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 50000 人，从美国防区向西出击，力图肃清岛上的日军残部。

金上将对南太平洋海区战局发展的进度有点焦躁不安，他特别反对从所罗门群岛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拉包尔的二号任务。金建议从侧翼实行小包抄，具体提出：取消二号、三号任务，绕过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夺取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这样，盟军将能封住日军通往拉包尔的主要运输线，使自己处于摧垮并进而攻占这个基地的优越地位。

哈尔西将军和尼米兹将军都不赞成金的计划。尼米兹特别写了题为“所罗门海区未来战斗”的备忘录，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它带到旧金山去参加同金上将在 12 月 9 日开始的一系列会议。尼米兹在备忘录中指出，盟军兵力有限，难以越过俾斯麦群岛和上所罗门群岛上相互支援的日军基地。而且，即使盟军攻占了拉包尔或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他们的运输线仍会受到卡维恩、布喀、凯塔、布因和加斯马塔等基地日军的阻挠和控制。

尼米兹将军认为，进攻要稳步地进行，并且不能超过以陆地为基础的战斗机的掩护范围。第一步，最多达到离亨德森机场 300 海里的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基地。比较客观的一步是拿下离亨德森 180 英里的蒙达角敌军机场。他预言，随着美国制空力量逐渐取得优势，盟军的攻势可能加快。最后，尼米兹建议，鉴于目前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其组织机构最好不要变动。

金上将完全接受了尼米兹的建议，他将力争把当时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分给太平洋海区盟国的物资，由 15% 增加到 20% 到 25%，以保持和加强他们的进攻势头。

尼米兹将军在会上还另外提出了一份“回顾阿留申群岛战况”的备忘录，建议：为了在日军占领的阿留申群岛附近建立机场，由陆军攻占安奇特卡岛；让参加攻占这些岛屿的部队投入两栖作战训练。尼米兹邀请金凯德参加了会议，因为他已被选去接替经常同陆军争吵的西奥特尔德将军，担任北太平洋海区司令。西奥博尔德在海军中以绝顶聪明和性情极坏而出名。他被调到波士顿海军第 1 军区任司令。金凯德当过外交官，又是军人，将仰仗他去改善海军和陆军的关系。1943 年 3 月 1 日计划进攻基斯卡岛，金凯德要为此作好准备。

金和尼米兹还谈到了有关太平洋舰队的未来。美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完工的 22 艘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和两栖作战舰，将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大部队，需要配备 30 多名海军将官。尼米兹对此有预先的考虑，他还准备好了一份候选人名单。

金决定以庞大的陆、海军联合情报中心代替夏威夷情报站，尼米兹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原来夏威夷情报站和华盛顿通信保密科，在中途岛战斗中谁的功劳最大的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这使金上将感到很烦恼。1942 年 10 月，他把罗彻福特调到大陆去，改行做其他工作。尼米兹不同意金关于建立联合情报中心的建议，理由是，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传递情报，不可能像他原来比较精干的机构传得那么快。但金断然说这个事已经作了决定，无需再讨论了。

回到华盛顿，金向马歇尔汇报了各司令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执行二号任务中，将会出现难以处理的情况，尼米兹的部属哈尔西指挥的尼米兹的舰艇、地面部队和飞机，将进入麦克阿瑟管辖的海区作战。对此，金上将提出

了几个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是整个太平洋战场归一个司令部指挥；二是扩大南太平洋战场，延伸至赤道以西，然后伸向东南方向，包括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在内的整个地区。第一个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把麦克阿瑟放在尼米兹下面，或把尼米兹放在麦克阿瑟下面，在军政界高级官员中都通不过。在美国军官中，马歇尔将军可能是唯一有崇高威望来指挥他们二人的人，或者说只有马歇尔才有资格取代这两个人来统率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三军部队。至于第二个方案，麦克阿瑟对削减他的辖区，一定要拼命反对，而马歇尔无疑会支持他。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只得做出哈尔西在战略上受麦克阿瑟的原则指导，战术上则由他自己决定这样一个维持原状的裁定。

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金将军向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汇报了太平洋战场的问题。金据理力争要求盟军提高太平洋战场上军需物资的调拨比例。但联合参谋长会议并不同意金关于把调给太平洋的军事物资提高到35%的要求。

在珍珠港，尼米兹认为再次去南太平洋前沿地区进行视察的时机已经成熟。诺克斯部长来电告之定于1月12日到珍珠港，并同尼米兹一块前往视察。尼米兹遂建议麦克阿瑟将军到努美阿开会并交换意见。如果麦克阿瑟不愿意来，尼米兹、哈尔西，还有诺克斯，将飞往布里斯班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麦克阿瑟复了一份长电，讲述了他的处境和与尼米兹近似的战略打算。他最后说：“我之所以谈上述事实和意见，目的是为了使你更好地了解这里的情况。交换了意见就不必马上开会，免得几位高级指挥官长途跋涉，机关无人照顾。”显而易见，麦克阿瑟认为在这个时候举行高级会议没有好处。

诺克斯部长带着他的特别助手艾德莱·斯蒂文森和两个副官飞抵珍珠港后，同尼米兹和他的几个参谋一起，于1月14日动身去中途岛。他们乘坐一架舰队司令专用的四引擎水上飞机，从珍珠港出发。

中途岛对海军部长和太平洋舰队兼海区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显得大小了。他们视察了岛上的防御工事，会见了守卫部队的官兵。又看了信天翁的滑稽表演。一天还没完，海军部长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对中途岛就感到厌烦了，他们亲身感受到岛上孤寂感的严重威胁。

最后，珍珠港又派来了一架飞机，尼米兹一行沿着日军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向南飞行。当机组人员了解到驾驶员斯蒂文森过去没有飞越过赤道，就请示尼米兹能否允许给他举行一个越过赤道的仪式，将军表示同意。斯蒂文森在为他举行的简化仪式上，喝了几口据说是海王饮的由机器润滑油、蕃茄酱、辣椒油、盐和胡椒粉调合而成鸡尾酒。

1月20日（东京时间），诺克斯—尼米兹一行抵达圣埃斯皮里图岛，受到从努美阿飞来同他们会合的哈尔西将军和麦凯因将军的欢迎。现任航空局局长斯鲁·麦凯因，是从华盛顿来此调查南太平洋海区要求增加海军航空兵和飞机的问题的。哈尔西刚从新西兰回来，在那里进行了正式访问，并视察了美国的部队和装备。他充满自信的性格和风趣而又自负的讲话，使新西兰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一再重复他早先发表的盟军将在一年内打到东京的看法，并说：“我们跟日本人打仗的初期，我说过我们1人顶他3人。现在，我要说顶他20人。”海军部对哈尔西不负责地公开预测战争很快结束，感到不知所借。而当他当众开口辱骂日本首相和天皇的名字时，则使国务院感到震惊，因为将来还可能利用这些人来结束战争。

哈尔西因此受到了批评，尼米兹这次见到他也没有再去责备他。不过，他还是适当的调解了哈尔西同人事局之间进行的一场争论。哈尔西要提拔他的老朋友奥利弗·欧文·凯辛海军中校为临时海军上校，担任图拉吉海军基地司令。经过一番电报往来，凯辛没等临时军衔批下来，就来报到。哈尔西告诉尼米兹，如果在回努美阿时，晋升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他就给斯克莱皮发一封信并抄送一份给海军人事局，说“决定授予你美国海军上校军衔。”

尼米兹举起双手高声阻止他说：“不，看在上帝面上，你不能这么干！你会把事情弄糟的。”

“你等着看吧。”哈尔西回答道。

幸好晋级批准书及时送到，从而避免了南太平洋海区司令和人事局之间的一次摊牌。

在埃斯比里图岛，两个视察组都住在菲奇将军的“柯蒂斯”号旗舰上。夜里，他们刚上床睡觉，敌人就突然前来轰炸。轰炸时间不长，只是在海滩上留下了几个弹坑，因为这是几个星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空袭，有人怀疑是否敌人已经得到高级官员云集这里的情报。

第二天，包括哈尔西和麦凯因在内的视察组，乘飞机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尼米兹将军很快就发现从他上次视察以来，岛上部队的装备和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亨德森机场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全天候机场，附近还修筑了战斗机简易机场，作为补充。岛上的疟疾流行仍然是个严重问题。不过，尼米兹看到的士兵，已不像去年9月那样面容憔悴。虽然瓜达尔卡纳尔岛不时还受到空袭，但可以说，美国已掌握了岛上的制空权和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岛周围的制海权。

那天从晚上8点半到天亮，日本飞机轰炸了岛上的美国设施。这种“巧合”几乎使视察组每个人都相信日本人是在捉迷藏，他们知道哪里有人。

哈尔西后来回忆说：“我对炸弹不感兴趣。在‘柯蒂斯’号上没有防空洞，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空洞却很多。当我听到第一颗‘炸弹’爆炸时，我同诺克斯和斯鲁·麦凯因一起，离开了舒适的营房，钻进了防空洞。但切斯特没有出去，他说他前晚没有睡觉，需要补觉；此外，他还说他怕蚊子。切斯特在帐子里盖着床单睡了一夜。我们其余3个人都光着上身在露天里过了一夜。然而，切斯特却是唯一染上疟疾的人！”

第二天，视察组前往努美阿。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通信官，准备了一份动身的例行电报，一旁的助手诙谐地对他说：“请批准我用日文发出，我想让他们知道高级官员已经离开了这里！”

1月23日下午，尼米兹将军、诺克斯部长和哈尔西将军，坐在哈尔西的司令部会议桌旁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麦凯因将军和已升为海军陆战队准将的德威特·佩克，以及太平洋舰队和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哈蒙将军也参加了会议，但是来得稍晚一些。

下午3点20分，尼米兹宣布会议开始。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南太平洋的形势，交换意见，但不作结论，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允许有不同意见。首先，讨论瓜达尔卡纳尔岛。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南太平洋司令部认为大致还要多少时间才能把日军消灭掉？是否还需要增调军队？打完这一仗后，需要留多少部队在岛上守卫？”

哈尔西现在不想多说什么了。他对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之行，已经发表了很多意见，现在由他的部属代表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部发言。佩克将军估计，4

月1日将能把岛上的日军消灭掉；岛上的美军人数已经足够；在下次进攻前，岛上需要两个师及其勤务部队的兵力驻防。

尼米兹认为可以在比4月1日早一点的时间完全占领这个岛。佩克回答说，他的估计是考虑到日军可能采用拖延战术而提出来的。他简要地介绍了哈尔西不在家时，由南太平洋海区参谋部草拟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30海里的小拉塞尔群岛，作为鱼雷快艇基地和登陆艇出发地。

“我看似乎可行。”哈尔西说。

会上，提出了空中支援的问题。麦凯因答应提供更多的海军飞机；并表示愿意协助对陆军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更多的陆军航空兵飞机。他们谈到了改善瓜达尔卡纳尔岛机场的设施问题。尼米兹将军问正在修建的新机场何时能够完工。“2月底应该能够降落重轰炸机，”哈尔西回答说，“但如果情况紧急，也可以在2月中旬投入使用。”尼米兹将军又接着问，下一步准备如何使用瓜达尔卡纳尔岛？佩克答道：“它将作为下一步在所罗门群岛作战的支援基地。”“我讲一点儿我的想法，”尼米兹以协商的口气说，“在那里不要搞永久性的设施，只要搞点必要的营建就行了。后方地区的营建要减少，一切要从向前推进的前提出发来考虑问题。”

会议的其他议题，大部与执行二号作战任务有关。在谈到攻占新乔治亚岛上蒙达角的日军新机场时，尼米兹又提出了问题。

“你看什么时候能拿下蒙达机场？”尼米兹问佩克。

“4月1日。”佩克答道。但接着又说，“这个行动要看水陆两栖作战师的准备情况。”

哈蒙将军进入会场后，会议讨论了有关在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岛地区建立海上和航空兵基地，以及进攻拉索尔群岛和攻占蒙达岛的细节问题。

这次会议充满信心和乐观情绪，与去年9月那次会上出现的急躁而又焦虑的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别，不仅仅是战局急剧变化的结果，也说明了哈尔西领导有方，善于发挥人的才能并全力支持他们工作。尼米兹将军把他手下最有才能的两个专家雷德曼上校和威廉·L·卡尔霍恩海军少将借给了哈尔西。前者改善了南太平洋海区的通信条件，后者解决了后勤供应的混乱状况，这两位专家的确给了哈尔西很大帮助。

没有参加去年9月会议的诺克斯部长，不了解南太平洋海区的情况，因此对哈尔西的领导能力持保留态度，但对他作为一个战斗员和指挥员的高超本领却十分佩服。回到华盛顿，他喜欢对人讲述关于南太平洋海区两个士兵散步时谈论哈尔西的故事。其中一个士兵说：“这个老家伙要我下地狱，我也愿意。”

正好在这时，他感到有人用冰凉的手指头在他的背上戳了一

181

下。那就是哈尔西。哈尔西对那个士兵说：“年轻人，我还不那么老嘛。”

南太平洋海区司令部的军官中，给诺克斯部长印象最坏的，是哈尔西的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这是位喜怒无常、性格忧郁的人物。他莫名其妙地冒犯了诺克斯，就像他曾经冒犯过其他许多人一样。无论如何，诺克斯认为布朗宁办事不力，要想方设法把他撤掉。

诺克斯看到太平洋舰队的空中运输条件相当可怜，决定给尼米兹配一架像样的专机。没过多久，一架闪亮的、设有将军座舱，能坐一定数量参谋人

员和贵宾的 R—5D 型飞机，飞抵珍珠港。尼米兹将军 1 月 23 日回到珍珠港后痛悉，太平洋舰队一些军官乘坐的一架泛美高速飞机，在飞往旧金山途中失踪，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山区发现了飞机残骸，机上无人生还。英格利希将军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由于他的死亡，尼米兹不得不对一些司令进行调动，查里斯·A·洛克伍德少将从澳大利亚调来接替英格利希，任太平洋舰队潜艇支队司令。拉尔夫·克里斯蒂上校晋升为少将，接替洛克伍德任西南太平洋海区潜艇部队司令。

回到珍珠港的第二天，尼米兹疟疾的症状还不明显，他对“芝加哥”号在瓜达尔卡纳尔以南被击沉的事感到受震动很大。另一方面，因为这次损失是守备人员的严重失职造成的，所以他很生气。军舰是在夜里被日军凭借挂在降落伞上的照明灯和浮标灯用鱼雷击中，在第二天抢救时再次遭到敌机空袭而被击沉的。在军舰下沉时，周围有美国的 6 艘驱逐舰，10 架从附近“企业”号起飞的“野猫”战斗机护卫。所有的军舰上，都带有新的、高度保密的引信炮弹，对飞机有致命的近距离杀伤力。

“芝加哥”号是没救了。但他决定尽可能对公众和对敌人保密。尼米兹在早晨的碰头会上大发雷霆地说：“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现在我要说要是有人泄露‘芝加哥’号被击沉的消息，我就枪毙他！”不久他因疟疾住进了埃伊亚医院。

虽然参谋人员都知道将军住进了医院，尼米兹仍然命令把他的将旗继续挂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他担心他生病的消息传到南太平洋海区。太平洋海区唯一的另一个四星海军上将哈尔西，可能会利用他的老资格地位，宣布自己为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的临时总司令而把事情搞乱。

尼米兹因不能工作而感到烦躁不安。拉马尔和默塞尔带着一盆鲜花到医院去看他，想使他高兴一些。可是将军对他们除了表示感谢外，表情冷淡，面有愠色。他们离开之后那盆惹气的鲜花被放在房门外边的地板上。

2 月 9 日珍珠港收到了好消息，这使尼米兹大为振奋。帕奇将军的军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部登陆时，发现岛上什么动静也没有，没有一个活着的日本兵。

新几内亚东部的战斗也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最后在那里投入澳大利亚军除美国军队共 30000 兵力，他们赶走了约 12000 名敌人，但占据布纳的敌军，直到 1943 年 1 月下旬才撤走。至此，敌人的防线终于崩溃了。在攻占新几内亚东部的战斗中，盟军牺牲 3093 人，比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死亡人数将近多一倍。

## 第八章 海阔任鱼跃——中太平洋

### 解开出本五十六飞机失事之谜 尼米兹：盟军攻势应放在中太平洋 罗斯福夫人的高跟鞋招来了水兵的憎恶 “电击行动”计划 尼米兹：夺取夸贾林岛

美军夺回布纳地区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后，太平洋战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太平洋盟军部队正积极筹划新的攻势。

1943年的头几个月，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海区的战争主要是双方相互轰击，以及南太平洋海上部队对新乔治亚和科隆班加拉岛上的日军机场进行夜间轰击。日军用飞机也炸毁了美军一些舰只和设施，但他们损失的飞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日军用来空袭的飞机有的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说明日军日益缺乏空中力量。

金将军对太平洋战局进展缓慢感到有些烦躁。2月间，他召集尼米兹到旧金山讨论如何加快战争的进程。他对尼米兹说，1943年至少要做到在破坏日军交通线的同时，保证盟军交通线畅通无阻。金提出，哈尔西的部队已经得到了适当加强，难道还不能直接进入布于维尔岛西北面的布喀航道？尼米兹回答金上将时解释道：进攻那里就超过了盟军空中支援的范围，而且还要越过日军两个陆基航空兵的据点。那样的话，盟军的交通线将会被封锁。

金认为，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其它地方。顶住日军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攻势，问题是日军还会不会在吉尔伯特群岛、埃利斯群岛和萨摩亚群岛一线威胁美国的交通线？他建议尼米兹去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消除这一威胁。尼米兹回答说，即使在吉尔伯特群岛登陆，由于日军在马绍尔群岛有强大的空中威慑力量，吉尔伯特群岛完全在日本飞机航程之内，光靠他现有的部队也不能守住这些岛屿。总的看来，付出重大伤亡去占领这些岛屿，最后还得被迫撤离，那是不值得的。他告诉金，已派海军陆战队在埃利斯群岛的富那富提岛上修建机场，以阻挡日军对那个方向的任何进攻。

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尼米兹、哈尔西和麦克阿瑟，派代表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作战会议。斯普鲁恩斯将军担任了太平洋舰队代表团的团长。会议主要是讨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美军部队的分工和进攻拉包尔问题。会上把进攻拉包尔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初。1943年，麦克阿瑟只能进到新不列颠岛的格洛斯特角；哈尔西只能进到布干维尔岛。金指出，不一定冒着风险去进攻日军重点设防的拉包尔基地。只要在它的周围修建机场，用少量部队和武器实施轰炸就能使这个日军基地陷入瘫痪。

尼米兹要斯普鲁恩斯争取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对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进攻方案。此外，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金还建议对中太平洋发动攻势。由于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地区的问题都没有在会上讨论，金和斯普鲁恩斯就用间接方式把问题提出来。金说，如果不进攻或者至少在1943年内不进攻拉包尔，把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放在南太平洋就没有意义了。意思是说，把太平洋舰队放在中太平洋用处会更大一些。

斯普鲁恩斯也顺势谈到日军联合舰队不再投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斗后行

动自由，对珍珠港构成了威胁。他进一步表示，把从南太平洋调回来的军舰，加上攻占阿留申群岛后返航和新建造的舰只组成一支能够攻克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舰队，以便彻底摆脱日军进攻夏威夷群岛的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在会上马上批准对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进攻，因为这项计划要取得英国同意。他们只同意授权尼米兹攻占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斯普鲁恩斯返回珍珠港途中，在圣迭戈视察了准备参加进攻阿留申群岛的两栖作战部队的训练，并同部队司令、海军陆战队的霍兰·M·史密斯少将交换了意见。斯普鲁恩斯早见过并越来越重视这位猛冲猛打的战将。史密斯被人取了一个“咆哮的疯子”的绰号，因为他对工作拖拉、无能的表现极为反感。在圣迭戈，斯普鲁恩斯对这位将军在两栖作战方面的丰富知识和高强的指挥能力，有很深的印象，在考虑未来作战时已经想到了他。

3月15日，金将军为把美国特混舰队扩充为舰队，下达了统一的番号。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都是用奇数编号，因此哈尔西的南太平洋部队编为美国第3舰队，中太平洋海区的战舰编为美国第5舰队，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的海军部队编为美国第7舰队。尼米兹将军暂时不同意把珍珠港的几艘战列舰和支援舰编为舰队，仍称为美国第50特混舰队。

珍珠港的军官都知道第50特混舰队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支活动范围很广，有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舰队的核心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司令拥有巨大的权力，可能是打败日本的主帅而名垂青史。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军官都宁愿付出一切代价去争取得到的这一职位。由于这支新舰队主要靠增加航空母舰来加强实力，多数海军航空兵军官以为，司令的职务一定会落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人身上。在自认为能担当这支舰队司令的人当中，海军历史上的第3名飞行员、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约翰·托尔斯将军名列前茅。

该舰队司令的下属部队的司令职位，即航空母舰部队司令、两栖作战舰队司令和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其吸引力也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航空母舰部队司令要由会驾驶飞机的人担任；两栖作战舰队司令要从正规指挥军官中选拔；两栖作战部队由于至少要担负中太平洋的半数登陆作战，所以势必要任命一名陆军军官来担任它的司令。

尼米兹对人选已经做了反复的考虑。一天早晨，尼米兹同斯普鲁恩斯一起从宿舍去办公室。在路上，他对斯普鲁恩斯说：“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将有一些变动，我很想让你去。但可惜的是，我现在需要你留在这里。”

斯普鲁恩斯镇静地回答说：“是啊，战争是件大事。从我个人的希望来说，我想争取再同日本人打一仗，但你需要我留在这里，我也得服从。”

尼米兹的话牵动了斯普鲁恩斯的心，着实让他心里痒痒了一天。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算把这件事放下，心里平静了。可是，在他们又从宿舍走向办公室的路上，尼米兹又旧话重提说：“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夜。斯普鲁恩斯，你真走运，我最后还是决定让你去。”

4月8日，尼米兹写信告诉金：“鉴于第50特混舰队已经得到加强，我倾向于任命斯普鲁恩斯担任特混舰队司令，晋升为海军中将。”在同一封信上，他提出一份以麦克莫里斯将军为首的5人名单，并介绍了他们的各自特长。根据“他们的长处和可能性”，按顺序作为接替斯普鲁恩斯工作的候选人。

最后的决定使斯普鲁恩斯感到惊讶，他将被任命去统率整个中太平洋地区的部队。对于下属军官人选，他这样对尼米兹说，“如果能挖哈尔西将军



的墙角，我将任命凯里·特纳将军为两栖作战舰队司令，任命霍兰·史密斯将军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他还选定他的老朋友查尔斯·J·穆尔海军上校担任他的参谋长。穆尔是一个有能力的军官，可以负责作战计划工作，从而减轻他的负担。特纳曾在海军军事学院参谋部同斯普鲁恩斯共事3年，他天资聪颖，精力充沛，给斯普鲁恩斯印象很深。特纳虽然曾因萨沃岛战斗失利一度名声不好，但海军部长诺克斯派前舰队司令阿瑟·赫伯恩将军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已经宣布对他免予处分。尼米兹同意把让特纳担任两栖作战舰队司令的提名送请金考虑，但对推荐史密斯的问题则需要再考虑一下。

1943年4月14日凌晨，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分队侦听到日军一份很重要的电报，破译后很快发送给莱顿中校。早晨8点02分，莱顿拿着电报急忙来到尼米兹将军的办公室，拉马尔让他进去，并说：“00在里边，现在要见你。”

莱顿走进办公室，把电报递给尼米兹。“我们的老朋友山本有消息了。”他激动地说。将军扫了一眼电报马上就坐直身子认真看下去。电报说：“联合舰队总司令将于4月18日视察巴拉里、肖特兰和布因……由6架战斗机护航……；8点，抵巴拉里……”接下去是山本大将全天的活动日程。

尼米兹转过身去看着挂在墙上的地图。他认为这次山本将在亨德森机场周围30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尼米兹知道这位日本将军素来遵守时间，因此他的日程一定分秒不差。

“你看怎么办？”尼米兹问莱顿，“我们要不要设法把他干掉？”

“山本是日本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偶像，除了天皇以外，”他接着说：“在增强民心士气方面可能没人能像他有这么重要的影响。你是了解日本人心理的，如果我们把他干掉，日本海军作战部队的士气将一蹶不振，相信这也一定会使日本全国陷入混乱。”

尼米兹强调说：“我考虑的是，他们能否物色到一个更能干的舰队司令。”

莱顿和尼米兹对日本高级海军将领进行了一番议论，莱顿最后说：“山本是日军中的头号人物，犹如鹤立鸡群”，接着他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尼米兹将军，你知道，这就好象你如果被他们干掉，没有人能接替你一样。”

尼米兹听了之后笑着说：“这是在哈尔西职权范围内的事。他会有办法把他干掉的。好，让我们试试看。”

尼米兹用便笺给哈尔西起草了一份电报，把山本的活动日程通知他，并建议用拉包尔附近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的名义发出，以防止泄密。他在电报最后指出：“如果你的部队能把山本及其参谋人员打下来，你就可以开始执行预先拟定的计划。”

打死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能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尼米兹将军马上在行动前向华盛顿请示，并得到诺克斯部长和罗斯福总统的批准。所罗门群岛航空兵司令马克·A·米彻尔将军通过哈尔西在努美阿的司令部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复电说，他准备派出P—38型远航战斗机，于4月18日执行伏击任务。尼米兹对这次行动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并在电报结尾处以个人名义预祝哈尔西“交好运和取得胜利”。

4月1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正好在一年前的这一天，当时任“大黄蜂”号舰长的米彻尔和特混舰队司令的哈尔西，参加了对东京的轰炸。

18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下午，哈尔西将米彻尔给他的电报，转报给尼米兹：

以美国航空兵约翰·W·米彻尔少校为领队的P—38型飞机于9点半飞抵

卡希利地区，击落由零式飞机严密护航的 2 架轰炸机，据信有 1 架试航机，和 3 架零式飞机，总共击落敌机 6 架。美军 1 架 P—38 型机未能返航。4 月 18 日似乎是属于我们的。

哈尔西在复电中说：“向你和米彻尔少校及其猎手表示祝贺。看来，装鸭子的袋子里有一只孔雀。”

当天夜里，珍珠港时间 4 月 17 日，太平洋舰队的作战纪要这样记录着：“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可能已于今天在布因地区上空被美陆军 P—38 型战斗机击毙。”

美国人只是估计山本被干掉了。直到 5 月 21 日山本五十大将的骨灰用“武藏”号超级战列舰运抵日本，美国人才敢确认他们所取得的胜利。那天，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以低沉、悲痛的语调宣告，山本“今年 4 月在前线执行战略指挥任务时，与敌军遭遇，在飞机上光荣牺牲。”

尼米兹确定 5 月 7 日为进攻阿图岛的日期，由弗朗西斯·W·罗克韦尔海军少将率领北太平洋两栖作战部队。他从第 50 特混舰队抽调 3 艘老战列舰对北太平洋部队实施炮火支援，抽 1 艘护卫航空母舰进行近空支援。因为受拍岸浪的影响，美国陆军第 7 师的 3000 名官兵经过两次延期，才于 5 月 11 日强行登陆。5 月 29 日，约千名日军进行自杀性突击后结束了这次战斗。

金和尼米兹认为，如果对中太平洋的攻势有了把握，那么从吉尔伯特群岛向菲律宾推进更为有利。金提到，英军参谋长已经默认到把太平洋战争的指挥权全部交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他还特别提到，今后尼米兹有权调动太平洋部队，而不需事先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

金同意斯普鲁恩斯任中太平洋部队司令并晋升为海军中将，特纳任两栖作战舰队司令。他表示，如尼米兹提名霍兰·史密斯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他也同意。

尼米兹将军表示，他计划回珍珠港后去南太平洋进行一次视察，史密斯将军明白此番总司令的用意，他愿意陪尼米兹去看看经他训练的、参加过战斗和又将投入新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尼米兹当即表示热烈欢迎他一道前往，他也正想利用这个机会考察一下斯普鲁恩斯推荐的这位军官。

离开美国之前，尼米兹到西雅图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视察，并同弗莱彻开了一次会。弗莱彻是因为金怀疑他作战消极才被调到西北海疆来工作的。弗莱彻认为，他这个海军中将要听从金凯德海军少将的指挥，会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地位。尼米兹对弗莱彻的委曲情绪进行了安抚，并告诉他事情已经得到妥善处理，并在即将开始的基斯卡战斗中作好安排。

6 月 7 日，尼米兹将军和史密斯将军回到珍珠港时，尼米兹将军看到驶抵太平洋的第 1 艘 27000 吨的“埃塞克斯”号新航空母舰，他高兴极了。这艘航空母舰是他外出时到达珍珠港的。

10 日，两位将军动身去南太平洋。他们飞经斐济到努美阿，同哈尔西和他的参谋人员讨论进攻新乔治亚的作战计划。

哈尔西陪同尼米兹和史密斯将军视察了埃斯比里图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尼米兹在努美阿和埃斯比里图岛，看到那里的舰船周转迅速，运输工作有了改善，感到特别高兴。但他也看到由于瓜达尔卡纳尔岛锚地开阔又受敌机轰炸，运输问题十分严重。

哈尔西和尼米兹讨论调换海军陆战队第 1 两栖作战部队司令时，史密斯留心地听着。他真希望能被任命去带他训练出来的兵，但结果是连他的名字

都没有提到。

史密斯情绪低沉，乘坐尼米兹的飞机返回珍珠港。在飞机上他坐在那里，愁眉不展，眼睛忧郁地凝视着云层。这时候，尼米兹把他叫到了机舱的另一边。

“霍兰，今年秋天我准备把你调到太平洋来，让你负责指挥中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海军陆战部队。我相信你对新的工作会很有兴趣的。”史密斯听后真是难以置信，他顿时心花怒放。

6月18日尼米兹一行回到珍珠港时，11月15日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正式命令早已到达。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他制订计划。为了这次战斗，尼米兹提出配给美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2师，南太平洋的全部两栖作战舰只和来自南太平洋的大部海军部队。

麦克阿瑟将军立即提出反对，认为这样部署兵力，表明盟军向西的攻势主要是放在中太平洋。他说，他建议的“以新几内亚——棉兰老为轴心”的攻势是比较有把握的。

那些主张向中太平洋推进的人认为，部队电舰载航空兵支援可以迅速越过敌军防御阵地。向中太平洋推进，运输线更短、更直接，节省船只，并可威胁日军占领的全部岛屿，最后必将迫使敌人为在整个太平洋防卫每一个阵地而分散兵力。

到秋天，为发动新攻势，尼米兹加快集结兵力。他将拥有11艘快速航空母舰、8艘护卫航空母舰、5艘新战列舰、7艘老战列舰（可用于轰击海岸）、8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66艘驱逐舰、27艘进攻运输舰和货船，以及9艘适用于运输的商船。一支经过扩建的陆军第7航空队和太平洋舰队所有没有配备到南太平洋的太平洋舰队舰载飞机也将归属于他。

中太平洋部队将使用这些舰只和飞机进攻马绍尔群岛。需要确定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先确定攻占马绍尔群岛的哪些岛屿？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计划同时在夸贾林、马洛伊拉普、沃特杰、米利和贾陆特等5个岛屿登陆。斯普鲁恩斯对此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太平洋经过两栖作战训练的部队兵力有限，无法同时进攻5个防御坚固的据点。把美国舰队分成5路去支援登陆，只能被高度集中的日军舰队各个击破。

每次讨论进攻马绍尔群岛都会碰到美国陆基飞机飞行距离达不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进攻必须由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予以支援。这里有一个照相侦察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显示敌军防御设施、水深、珊瑚礁和滩头坡度的空中摄影照片。人们都认为，只有陆基飞机才能完成所需要的大量摄影照片。

托尔斯将军精明能干的参谋长福雷斯特·P·谢尔曼海军上校，提出一个建议：攻占威克岛以取得拍摄马绍尔群岛照片的机场。斯普鲁恩斯认为这个建议并不聪明，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威克岛交通不便，缺乏可利用的停泊地，没有作基地的价值；不是保卫盟军交通线的理想地方。

华盛顿和珍珠港的作战官都在继续考虑有关吉尔伯特群岛的问题。在那里修建机场后，拍摄马绍尔群岛的照片和支援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就方便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麦克阿瑟将军保留陆战第1师这支老部队，用于格洛斯特角登陆。这一决定，促使华盛顿和珍珠港的作战官几乎同时提出先打吉尔伯特群岛，后打马绍尔群岛的建议。只有这样，盟军攻势才能互相支援：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可以一起对拉包尔地区的敌人施加压力，同时尼米兹

在中太平洋给敌人施加压力。海军陆战第2师配属给尼米兹，意味着对拉包尔守敌不是强攻而是围困，这正与金将军考虑了很久的方案不谋而合。

7月上旬，尼米兹同意先打吉尔伯特后打马绍尔的作战计划，并上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吉尔伯特群岛的主要目标是塔拉瓦珊瑚岛中的贝梯沃岛，日军在岛上有一个机场。第二个目标可能是马金珊瑚岛中的布塔里塔里岛，岛上有日军一个水上飞机基地。

7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计划，但遗憾的是，同时又加进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命令尼米兹同时攻占日军最近占据的瑙鲁岛，提出“攻占并固守瑙鲁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并在岛上修建基地”。瑙鲁岛在塔拉瓦岛西南方向约400海里，与吉尔伯特岛相距甚远。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都不同意对这两个目标同时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哈尔西的南太平洋部队6月底开始在中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登陆，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在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纳索湾以及伍德拉克岛和基里温纳岛登陆。

在新乔治亚，美国部队也碰到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攻下具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机场。美军32000名步兵和1700名海军陆战队进行了1个月的丛林战，才从5000日本守军手中夺下蒙达机场。尼米兹将军的朋友和邻居、太平洋舰队派去前线视察救护伤员情况的吉恩德鲁医生在新乔治亚战斗中阵亡。

在尼米兹的建议下，哈尔西参照金凯德的阿留申作战计划，越过重点设防的科隆班加拉岛，在远离通道、防御力量不强的韦拉拉韦拉岛登陆。8月15日，威尔金森的第3两栖作战部队的一支登陆部队，在盟军飞机掩护下，没有遭到地面部队的抵抗就登上了韦拉拉韦拉岛。在新西兰部队的协助下，消灭了日军的一支小部队并修建了一个战斗机机场，用以支援哈尔西定于11月1日开始的对布干维尔岛的进攻战。

在哈尔西向所罗门群岛进军期间，美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小兵力群同重新恢复的“东京快班”进行了一系列夜战。他们依靠完善的雷达和战斗情报中心提供的情况，逐渐发挥了自己夜战的长处，挫败了日军。8月6日—7日，美国海上部队在韦拉湾战斗的夜战中取得了第一次完全的胜利，美国驱逐舰特混大队用鱼雷和舰炮击沉敌驱逐舰3艘，自己无一损伤。

8月15日，在南太平洋部队开始进攻韦拉拉韦拉岛时，金凯德的北太平洋部队也开始进攻基斯卡岛。为攻下这个岛屿，几乎动用了近百艘舰艇运送29000名美军部队和5300名加拿大部队。

在赶走阿留申群岛的敌军后，晋升为海军中将的金凯德心里不清楚他和他的部队下一步干什么。又觉得发电报问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合适，于是他决定通过他的副官比尔·莱弗顿海军中校去打听一下。莱弗顿作为少尉在“奥古斯塔”号舰上服役时，尼米兹是他的舰长，后来他当过尼米兹的副官，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多年来，每三、四个月都要通一次信。金凯德建议莱弗顿下次给尼米兹写信时谨慎地询问一下北太平洋部队的任务。他对莱弗顿说：

“问问对我们地区形势的看法，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莱弗顿照金凯德的意思给尼米兹写了信后，收到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回信。尼米兹写道：“告诉金凯德，我正要寄一个包裹给他，从中他会知道他的下一步任务。”

不久包裹收到，所有北太平洋部队的参谋人员都围着莱弗顿看他开包。包裹打开了，里面除了一块“克里拜吉”牌盘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显而易见，这说明金凯德在阿留申群岛无所事事，可能就是玩玩“克里拜吉”。11月底，经麦克阿瑟推荐，他被调去澳大利亚任第7舰队司令。弗莱彻接替他出任北太平洋部队司令，自然也接收了他的“克里拜吉”牌盘。

1943年夏，尼米兹将军收到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切斯特，埃利诺决定要到太平洋去，我不同意她去。如果你不同意，请即告知。”埃利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红十字会，到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军队医院慰问伤病员。尼米兹将军理所当然地热烈欢迎罗斯福总统夫人前来视察。

8月23日上午6点，希卡姆机场戒备森严，罗斯福总统夫人在严格保密情况下飞抵希卡姆机场。当地司令瓦特·O·瑞安少将计划在她到达后，在他家里请她吃早饭，并邀请当地包括尼米兹在内的高级将领作陪。他还请拉马尔派几名将军的食堂服务员前来帮忙。在这些人当中有斯普鲁恩斯将军的食堂服务员佩得洛。

早饭时，许多客人拿着远航俱乐部的会员证请罗斯福夫人签名留念。佩得洛没有远航俱乐部会员证，他就拿上岸证让她签名。这样做很危险，因为万一佩得洛被岸上的巡逻兵盘问，罗斯福夫人到太平洋的消息就会传开了。

尼米兹早饭后直接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让拉马尔去找佩得洛。拉马尔到宿舍去找，服务员班长说他到檀香山玩去了。苦苦等了8个小时，佩得洛才回来。幸好佩得洛没遇到什么麻烦，事情总算过去了。

当晚，尼米兹在他的寓所宴请罗斯福夫人。

在努美阿，哈尔西将军紧张不安地接待埃利诺，但她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哈尔西稳定了情绪。埃利诺访问了好几个医院，走遍每一个病床安慰病人，把每个病号的名字和地址记下来，以便给他们家里写信，后来她确实这样做了。

罗斯福总统夫人回到夏威夷，尼米兹将军陪她乘坐他的深蓝色高级汽艇游览了珍珠港。那天汽艇上的水兵花了很多时间和气力把汽艇布置得整整齐齐，还把红木甲板重新油漆了一遍，他们看着自己的杰作，感到非常自豪。罗斯福夫人不知道水兵为她作的这些准备，穿着高跟鞋走到艇上，很快就将新油漆踩掉了。艇长和水兵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她，尼米兹发现了，就设法去分散她的注意力，以免造成难堪。

1943年8月5日，尼米兹将军正式组建中太平洋部队也称美国海军第5舰队，并任命斯普鲁恩斯为司令。接替斯普鲁恩斯担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的是最近从阿留申群岛调回来，绰号叫“歌剧幽灵”的苏克·麦克莫里斯海军少将。麦克莫里斯像斯普鲁恩斯一样，也同尼米兹住在一幢宿舍里。

斯普鲁恩斯出任第5舰队司令，使托尔斯将军在这方面的希望落空了。他还想当高级航空母舰部队司令，但尼米兹却在8月6日任命查尔斯·波纳尔为快速航空母舰部队司令，托尔斯又被置于一旁。

8月24日，第5舰队的第5两栖作战舰队正式建立，由特纳海军少将任司令。这支部队在战斗中，将指挥运输舰、货船、登陆舰艇以及老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航空母舰和扫雷艇等支援舰艇。第5舰队的两栖作战部队于9月4日建立，番号为两栖作战部队第5军团，由霍兰·史密斯少将任司令。另外，第5舰队还成立了陆基航空兵，番号为岸基防御航空兵，由

约翰·H·胡佛海军少将任司令。这支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航空兵还负责在战前给航空母舰提供侦察照片和袭击目标。

尼米兹对这些高级职务的任命立即引起了持续很久的非难。他挑选了他认为最称职的人而没有进一步考虑他们的专业联系和平衡。有人批评他，海军航空兵只任命了波纳尔和胡佛二人，而尽管陆军第 27 师已接替陆战第 1 师将投入瑞鲁战斗，陆军却没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持不同意见的发言人，在珍珠港，是海军航空兵托尔斯将军，陆军是罗伯特·C·里查森中将。

里查森将军已接替埃蒙斯将军担任夏威夷防卫区司令官。鉴于中太平洋即将进入新的战斗，尼米兹将军命令里查森兼任中太平洋陆军部队司令官，负责该地区陆军步兵、航空兵的行政和训练工作，但不管作战。

使里查森感到伤脑筋的是，陆军航空兵由海军将领胡佛指挥，而陆军地面部队则受海军陆战队霍兰·史密斯的指挥。他认为，这两个军官似乎都不熟悉陆军条令。里查森终于说服尼米兹任命陆军军官威利斯·黑尔少将，出任胡佛将军指挥下的、由陆军航空兵分队组成的特混大队司令。尼米兹认为，由陆军拉尔夫·史密斯少将指挥的陆军第 27 师不需再作调整。

托尔斯将军在尼米兹征求他对快速航空母舰的意见时，提出了他的建议书。托尔斯在建议书中写道，航空母舰是舰队的先锋，可以攻击陆上和海上的敌人，应为舰队的其他舰艇和两栖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他提的这些意见都没错，但在谈到有关指挥问题时，他却主张，各舰队司令应由航空兵军官担任，或者在他们的参谋部里配备航空兵军官担任高级职务。第 5 舰队司令应由托尔斯自己或者由某些海军航空兵的高级军官如斐奇来担任；否则，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就应由航空兵军官担任。

托尔斯在指挥问题上的建议，使尼米兹很生气。他把托尔斯请来，严厉地对他说，他的意见是错误的，除斯普鲁恩斯外，再没有人能担任第 5 舰队司令。

然而，尼米兹最大的长处是通情达理。他对托尔斯身边特别能说会道的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上校很赏识。几天以后，尼米兹邀请托尔斯同他和斯普鲁恩斯讨论配备航空母舰舰长的会议。这样，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也成为重要决策的一个成员。谢尔曼在这一点上是否充当了调解人不得而知。

为实施吉尔伯特——瑙鲁战斗计划（密称“电击行动”计划）斯普鲁恩斯所采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同他调来的非航空兵出身的参谋长卡尔·穆尔海军上校一起去各基地进行一次广泛的视察。他们在视察乌波卢角、坎顿岛和富纳富提岛时，研究了两栖作战部队在中太平洋岛屿登陆作战中必须跨过海岛附近珊瑚礁的问题。在努美阿，他们同哈尔西将军和他的新任参谋长罗伯特·B·卡尼海军少将进行了磋商。他们从新喀里多尼亚飞往新西兰，视察了准备进攻塔拉瓦的海军陆战队第 2 师，同师长朱利安·C·史密斯少将作了交谈。史密斯的部队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斗，有丰富的登陆作战经验，史密斯少将提出，他们急需供训练和演习用的两栖作战舰船，特别希望多配一些小型水陆两用车。这种登陆工具用途多，既能划水又能爬礁，每小时在陆上能跑 15 英里。在回珍珠港途中，斯普鲁恩斯和穆尔视察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并在圣埃斯比里图岛上作短暂停留，同进攻塔拉瓦岛的部队司令官哈里·W·希尔海军少将讨论了有关问题。

9 月 5 日，霍兰·史密斯将军从美国回到夏威夷，在机场上受到特纳将军的欢迎。

史密斯具有长期从事两栖作战训练和演习的经验，终于使特纳勉强接受了海军陆战队的打法。但在决定由谁指挥，指挥什么部队和什么时候指挥等问题时，谁也不肯让步。特纳坚持认为，部队在舰上或登陆艇上都应归他指挥，部队两栖作战训练、演习和实战也同样如此。而里查森将军则宣称太平洋所有步兵部队的训练工作都归他负责，这使问题复杂化了。里查森还认为他应该指挥陆军第 27 师的战斗。史密斯厌烦这些争论，对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在新西兰，而陆军第 27 师的军官年纪大，士兵想家，不能打仗，深感失望。

里查森要尼米兹明确他的职权范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答复他，参加“电击行动”的所有部队都归霍兰·史密斯指挥，训练工作也由他负责。里查森对这个答复不满意，越过尼米兹就直接向马歇尔将军反映意见。马歇尔支持尼米兹的看法，给里查森复电说：“你作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陆军顾问，训练工作何时交给太平洋舰队应当由你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商量决定。”

特纳和霍兰·史密斯之间的矛盾终于在卡尔·穆尔的调解下，初步制订出一个解决方案。部队在训练期间，由他们两人共同负责指挥：部队在海上和登陆作战中，由特纳指挥；登陆部队在岛上建立指挥部后，由史密斯指挥。方案订得很好，但在实行中特纳和史密斯这样两个性格暴躁的人之间，肯定还会发生争吵的。

尽管意见分歧，里查森同尼米兹仍然保持良好关系，但他还是继续以挑剔的眼光，注视着史密斯的行动。就这样，指挥和军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既复杂又令人担忧。

霍兰·史密斯将军看过瑙鲁岛的照片和图表后，感到这个地方十分令人讨厌。这是一个圆形岛，但不是珊瑚岛；滩头狭窄，四周尽是悬崖绝壁。岛上有山，磷岩洞穴重叠，易于防守。史密斯陆军第 27 师能否攻下这个岛屿还不能肯定。但他知道，要把进攻塔拉瓦岛的这个陆军师和陆战第 2 师全部运送上岸，现有的运输舰艇是不够用的。特纳同意史密斯的意见，两人去见斯普鲁恩斯。由于瑙鲁岛和塔拉瓦岛相距太远，第 5 舰队司令无法适当兼顾这两个目标，要是他把其他舰只派往 380 海里以外去支援进攻塔拉瓦岛，进攻瑙鲁岛的舰只就会受到特鲁克岛上日军的袭击。斯普鲁恩斯向尼米兹建议，取消对瑙鲁岛的进攻，把目标改为较近的、距塔拉瓦岛不到 100 海里的马金岛。但尼米兹不同意在未同金商议之前作这样大的变动。

由于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每两月要举行一次的例会，下一次会议要于 9 月 25 日在珍珠港举行。斯普鲁恩斯让史密斯把他的建议和看法写成备忘录，并由特纳和斯普鲁恩斯签署。会议举行那天，当尼米兹及其参谋人员在会议室里坐下时，斯普鲁恩斯把史密斯的备忘录交给尼米兹，尼米兹看过后就送给金。金看后转过头来问斯普鲁恩斯：“不打瑙鲁岛，你认为打哪个岛好？”

“马金岛，”斯普鲁恩斯答道，“马金岛很大，可以修建轰炸机机场，比塔拉瓦岛离下一个目标马绍尔群岛近 100 海里。不管怎么说，瑙鲁岛对美军没有用处，美军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后，瑙鲁岛对日军也没有用处，从吉尔伯特群岛起飞的飞机能对它不断袭击。”斯普鲁恩斯尽可能摆出能够说服金的论点。

金看了斯普鲁恩斯一眼，然后说：“好，我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改变计划。”

第二天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夺取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参谋长联席会

议预定在 1944 年初发起进攻，但没有明确进攻马绍尔群岛的哪些岛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倾向于进攻夸贾林、马洛依拉普和沃特杰岛。

斯普鲁恩斯并不完全同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作战计划。在夺取太平洋最大的珊瑚岛——夸贾林岛的行动中，他希望得到陆军航空兵的大力支持。因此，为了提供新的机场，他想先拿下靠近夸贾林岛的乌加伊岛。斯普鲁恩斯知道，私下里要推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精心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困难的，他要在会上当着金将军的面提出他的看法。但 26 日那天他因事不能出席会议，只得派穆尔上校代表他在会上提出。

当讨论到夸贾林岛时，会议正沿着尼米兹的意图进行，太平洋舰队的参谋人员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时，穆尔突然站起来，代表斯普鲁恩斯提出想拿下乌加伊岛的意见。太平洋舰队的参谋人员顿时都不讲话了，尼米兹狠狠地看了穆尔一眼。那种冷若冰霜和忧郁的眼光，即使是一个坚强的人见了也会被吓得发抖。他认为穆尔发言越轨，有些恼怒，说道：“哦，你在这里提出了一非常新奇的意见。”穆尔连忙解释道，他只不过是按照斯普鲁恩斯的指示谈了一点意见。

会后，穆尔向斯普鲁恩斯报告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对他意见的强烈反应。斯普鲁恩斯说：“好，我来处理。”于是径直向尼米兹的办公室走去。

尼米兹再没有提那个问题。金已经同意进攻夸贾林、马里沃拉普和沃特杰岛。参谋长联席会议 27 日来电批准了以马金岛代替瑙鲁岛的建议。如前所述，对马金珊瑚岛的进攻目标是布塔里塔里岛。27 日，金和尼米兹冒着倾盆大雨，视察了中途岛附近的潜艇、航空兵和地面的防御设施。

决定进攻马金岛而不进攻瑙鲁岛后，陆军第 27 师参战部队减为 1 个团即陆军第 165 团。这是 1 个为数 6500 人的加强团。使用优势兵力的目的在于一天之内占领这个岛屿，以便支援舰艇迅速撤离。

特纳将军和他的进攻部队原担负攻占瑙鲁岛的任务，把进攻布塔里塔里岛改为进攻马金岛后，他便亲自过问进攻马金岛的准备工作去了。

为了保证 11 月 19 日（珍珠港日期）发动进攻，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也在加紧把地图中、史籍中、潜艇和空中侦察收集来的资料中有关吉尔伯特群岛的情况汇起来，编印成册。

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指挥部里，参谋人员站在地图前，围在走廊里，或坐在尼米兹的办公室里紧张地工作着。

军官们常常工作到深夜。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白天工作很忙，但他们都不过问具体工作。每天他们坚持长途散步，晚间照例看书读报、听音乐或宴请客人。因此，他们处理日常工作和遇到急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尼米兹在考虑进攻马绍尔群岛的各种问题的同时，还继续处理当前的作战计划问题。

10 月 9 日，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放映了一部进攻马尔库斯和威克岛的影片。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对航空母舰部队能打击敌人，又能保护自己的特性印象深刻。航空母舰上的航空兵指挥官和航空母舰部队在指挥飞机和军舰方面表现了高超的技术。

影片放过三天之后，尼米兹在一次早晨例行的碰头会后要托尔斯留下。尼米兹告诉他，太平洋舰队作战官詹姆斯·M·斯梯尔海军上校将调到舰艇上去工作，他要托尔斯推荐一位航空兵军官接替斯梯尔。

航空兵军官！托尔斯简直要叫起来了，他对尼米兹要一名航空兵军官既



高兴又惊讶。他略思索一下，便提名阿瑟·w·雷德福少将、福雷斯特·谢尔曼上校和唐纳德·邓肯上校供尼米兹考虑。尼米兹排除了邓肯，说他需要在舰上锻炼。他问托尔斯其他两个人中哪一个合适。托尔斯不肯正面回答，说他是按他们的资历提名的。

“如果你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你选哪一个？”尼米兹反问道。

托尔斯勉强地同意他的参谋长谢尔曼。他接着补充说，如果把谢尔曼调走，他要求调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代替他。尼米兹表示同意，并在“电击行动”之后就下达了命令，任命谢尔曼为太平洋舰队作战官，雷德福为托尔斯的参谋长。同时，雷德福将指挥一支航空母舰部队参加吉尔伯特进攻战。

斯普鲁恩斯建议以“闪电的速度”拿下要进攻的岛屿，同时舰艇迅速从滩头阵地撤出，以避免敌军来自海上和空中的威胁。为了保证战斗行动迅速，他集结了包括南太平洋特德·谢尔曼指挥的航空母舰群在内的每一艘能使用的舰艇。为了加强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火力，不算勤务和驻防的舰艇部队，已集结5艘新战列舰、7艘老战列舰、6艘舰队航空母舰、5艘轻航空母舰、8艘护卫航空母舰和100艘其他舰艇。托尔斯将军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埋怨“斯普鲁恩斯是杀鸡用牛刀”。

作战计划终于制订出来了。第5舰队的全面计划是穆尔上校制订的，共300多页，由他在太平洋舰队作战室里向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介绍主要情况。尽管报告冗长而情节复杂，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总算从中了解了第5舰队的作战意图。

南太平洋突然出现的情况几乎打乱了整个计划。哈尔西即将进攻离拉包尔200海里位于托罗金纳角的布干维尔岛。他向尼米兹提出要把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群暂留一段时间，同时要求再增调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尼米兹表示，假如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能按计划及时抵达吉尔伯特群岛参加“电击行动”的话，他同意哈尔西的要求。哈尔西的第3两栖作战部队于11月1日进攻布干维尔岛。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群于5日攻击拉包尔。配属给哈尔西的由艾弗雷德·蒙哥马利上将指挥的航空母舰编队于11日协同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编队对拉包尔进行了第二次袭击。在这几次战斗中，日军的许多舰载飞机被击落。美军估计，日军联合舰队缺乏空中掩护，将不可能在即将开始的吉尔伯特群岛进攻中进行抵抗。

由于配属给哈尔西的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不能及时赶回中太平洋，尼米兹于11月5日指示斯普鲁恩斯，做好两手准备，在假设只剩下两个航空母舰编队参加“电击行动”的条件下，另行拟定计划。另外为使借调出去的舰艇能赶回来参加斯普鲁恩斯指挥的战斗，他把总攻发动日期延长24小时，改为11月20日。

第5舰队主力离开珍珠港的前一天，尼米兹召集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高级指挥官开会，约法三章，会议进行约1小时。尼米兹面部表情严肃，他郑重其事地说：“假使我听到有哪个海军军官不去支援岸上陆军，我就马上撤他的职。”

他随后厉声说：“各位，就讲到这里。”接着，突然咧开嘴笑着说：“你们听过两只松鼠围着一棵栗树跑的故事没有？”

尼米兹经常讲些幽默故事，而那些到会的将军们也会把他讲的几段话传达给他们的部属，让他们记住“老头子”最近讲的故事，把它一直传到舰队每一个成员的耳朵里。

11月中，第5舰队全部出海。由特纳将军直接指挥的北路进攻部队从珍珠港出发，直指马金岛。从珍珠港出发的还有鲍纳尔将军和雷德福将军指挥的两个航空母舰编队。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也随北路进攻部队行动。旗舰旁边是特纳、霍兰·史密斯、拉尔夫·史密斯三位将军乘坐的“宾夕法尼亚”号。从新赫布里底斯群岛出发的南路进攻部队由在“马里兰”号舰上的希尔将军指挥，直指塔拉瓦岛。谢尔曼和蒙哥马利的航空母舰编队，从所罗门群岛出发经新赫布里底斯群岛准时抵达作战地区。谢尔曼的航空母舰编队轰击了瑙鲁岛，鲍纳尔的航空母舰编队袭击南马绍尔群岛。11月20日拂晓，所有的部队都向着吉尔伯特群岛的目标进发。

## 第九章 “电击”、“遂发枪”

一封“成败未卜”的电报令尼米兹深感  
不安

四美元与两把猎刀

尼米兹的笑话

尼米兹送给麦克阿瑟夫人的礼物

丘吉尔的雪茄熏晕了尼米兹的医生

在“电击行动”中，尼米兹将军指示参加作战的主官，必须把部队之间的重要电报都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抄送一份。使尼米兹得以及时知道作战进展和结果。

11月20日上午，特纳在马金岛附近通报斯普鲁恩斯：“部队于8点30分在马金岛的红滩头登陆并继续前进，没有遇到抵抗。”不久以后，在塔拉瓦岛附近“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报告尼米兹，第一梯队直到9点13分才在贝梯沃岛登陆，几乎比预计时间晚了45分钟。

下午1点多钟，在塔拉瓦岛附近的希尔向特纳报告：“红2号、  
205

红3号滩头登陆成功。红1号滩头立足未稳，师后备队的一个登陆小队正在增援登陆，敌军仍一直在顽强抵抗。”半小时后，希尔向特纳转发了朱利安·史密斯将军请求调用军后备队的电报，电报最后使用了“成败未卜”几个不祥的字眼。特纳很快予以批准。这么早就使用后备队，说明情况严重。

希尔的电报使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大吃一惊。因为电报最后使用的字眼使参谋人员回想起威克岛在沦陷前，岛上司令官发出的最后2份电报上也曾用过“成败未卜”这句话。连尼米兹将军也对此深感不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轻声他说：“我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兵力都运去了，不算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好。”

下午7点多，特纳向斯普鲁恩斯报告了马金岛当天的情况：“进展顺利。红、黄滩头登陆部队已经汇合。我军已占领约半个布塔里塔里岛。东边仍有抵抗……伤亡轻微。”事实上，进展并非全都顺利，因为尼米兹曾期待在一天之内把这个小小的布里塔里塔里岛拿下来，以便把舰队撤到安全海域。

塔拉瓦珊瑚岛中的贝梯沃岛长2英里，设防比布里塔里塔里岛坚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原先预计，以一个富有战斗经验的陆战师投入战斗，用一天时间即可把它攻克。但希尔晚间给特纳的报告说明，岛屿还远远没有被攻克。“白天不涨潮，舰艇无法抢滩，水陆两用车损失严重，以致增援部队难以越过立足未稳的红滩头阵地。红1号与红2号滩头阵地之间仍有空隙。两支突击队已投入战斗。火炮和供应物资均未运到。”报告中这样说明。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关于塔拉瓦岛的潮水情况不准确。由于潮水涨得慢，坐在“车辆人员登陆艇”上的人不得不在暗礁上下船，冒着敌人的炮火涉水上岸。这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

尽管美军在贝梯沃岛上遇到了敌人的坚固防御和挤死的抵抗，但进入夜晚以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却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白天取得的进展不大，但约有5000名部队已经登陆，攻战岛屿似无问题。

晚上7点，珍珠港电台抄收到蒙哥马利将军给斯普鲁恩斯的一份电报：

蒙哥马利的航空母舰编队遭到日军空袭，敌军 1 架鱼雷击中“独立”号轻型航空母舰并使其陷于瘫痪，1 艘巡洋舰和 2 艘驱逐舰正在把它拖走，其它舰只已南撤。

第二天，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早晨碰头会后，尼米兹将军应托尔斯将军的要求召开了一次舰队参谋官会议，专门讨论“独立”号被敌军鱼雷击中的问题。托尔斯说：“舰空母舰编队被日军发现，是因为航空母舰过于靠近滩头。斯普鲁恩斯对航空母舰的限制主要是担心被日军航空母舰袭击。现在这种担心的根据不存在了，日军联合舰队仍然隐藏在特鲁克岛，没有出来的迹象。应该给航空母舰以更多的行动自由。”麦克莫里斯和福雷斯特·谢尔曼支持他的看法。

尼米兹会后让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给斯普鲁恩斯起草了一份“电报指示”，要他给航空母舰编队增加一点行动自由。电报内容如下：

敌潜艇的攻击和来自马绍尔群岛、布塔里塔里岛的空袭，显然是敌军对“电击行动”的反应。敌军似不再使用水面舰艇。从目前情况看，在“电击行动”中对航空母舰编队限制过死。假如航空母舰长时间地继续局限在狭窄的海域里，被敌鱼雷击中的可能性还会增加。应保证航空母舰在执行任务中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11 月 21 日—22 日，马金岛和塔拉瓦岛的战斗在继续进行。敌军舰队仍在特鲁克岛按兵不动。

23 日中午刚过，斯普鲁恩斯将军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报告，敌军在布里塔里塔里岛和贝梯沃岛上的抵抗已全部停止。尼米兹将军和里查森将军马上给各方面发报：“祝贺胜利完成任务”。

盘踞在布里塔里塔里岛上的日军约 800 人，其中 284 名海军

207

步兵系战斗部队，仅生俘 1 人。美军阵亡 64 人，负伤 152 人，以 23 比 1 的优势取胜。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情报部门估计，贝梯沃岛上约有 2500 名日军。这个估计同日军战斗部队的人数相距不远，但岛上还有 1000 名建筑部队和 1200 名朝鲜劳工。通常攻占一个日军海岛据点之后，日军部队几乎全部被打死。参加攻占这个岛屿的 183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部队，伤亡 3000 人，其中 1/3 阵亡或因伤致死。

美军占领岛屿后，要等货船卸完货，进攻部队重新上船，驻防部队全部上岸后，两栖作战舰队才能撤离。可是在 11 月 24 日拂晓，日军潜艇又重新出现。在马金岛附近，1 艘日军潜艇发射鱼雷击中美国“里斯科姆湾”号护卫航空母舰，引起弹药库爆炸，舰上 900 名官兵中死亡 650 人。这艘舰的损失，完全证实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作战官的论点：两栖进攻作战中，速度是关键。

美军在塔拉瓦战斗中伤亡惨重。为了了解情况，尼米兹将军决定亲自去走一走。他让拉马尔给他准备一份那里第一批被接见的主官姓名、军衔、职务等简历表。他将利用坐飞机的时间记住有关细节，这样可以迅速同他们熟悉起来。

11 月 25 日，尼米兹乘“科罗纳多”飞机从珍珠港直飞埃利斯群岛，同行的有里查森将军、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贴身副官拉马尔以及负责塔拉瓦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雷德曼上校。抵达富纳富提岛后，尼米兹收到斯普鲁

恩斯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劝他推迟去塔拉瓦岛。岛上正在做战后清理，机场还不能降落大飞机，死人也还没有掩埋。

尼米兹没有听从斯普鲁恩斯的劝阻。他在富纳富提岛视察后，就换乘胡佛将军提供的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启程了。到了那里，推土机还在平整和加长跑道，他的飞机不得不在岛的上空盘旋近1个小时。从空中看，小小的贝梯沃岛一片狼藉。棕榈树的树干已被烧焦炸烂，枝叶大部荡然无存。飞机得到着陆的信号开始降落，在机场上几经颠簸才突然停了下来。机门一打开，舱里的人立刻闻到一股尸体烧焦和腐烂的恶臭味。掩埋队主要把美军的尸体掩埋在炮弹坑或推土机挖的壕沟里，而数以千计被烧焦和炸成几块的日军尸体还没有地方掩埋。

尼米兹一行看见活着的海军陆战队员经过几天激战，衣服污秽，眼眶下陷，满面胡须，疲惫不堪，几乎没有一点表情。有的年轻人，看起来像老头一样。

尼米兹注意到，在棕榈树残枝和炮火熏黑的军营废墟中间，岛上的主体工事都未被打掉。这些工事，包括地下掩体及用混凝土、沙袋、角铁固定的树干和波纹铁皮修造的碉堡。有的碉堡里还放着8寸口径的大炮。大部分碉堡上积满的松软的珊瑚沙粒，这显然是美军长达2小时的空袭和舰艇向滩头轰击所造成的结果。海军陆战队最后不得不同敌人拚刺刀，向工事里扔手榴弹或爆破筒，有的在向通气孔里倒进汽油后，接着把手榴弹扔进去。一个日军俘虏说，岛上的日军司令曾经吹嘘，用100万军队花100年时间也攻不下这个岛。

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在岛上找了一幢破坏不厉害、打扫干净的房子，作他的指挥所，并在那里请来视察的人吃午饭。所有桌椅、白台布和食品，都是从舰上搬来的。午饭色鲜味美，但他们想起刚才看到那些情景和发现周围的海军陆战队员还在吃K类和C类罐头干粮后，饭菜再好也吃不下了。

尼米兹将军在返回珍珠港途中经过坎顿岛时，给尼米兹夫人写了一封信，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我从没有看见过像塔拉瓦岛这样凄凉的地方。上次大战在法国参战的里查森将军说，这使他回忆起当时伊普雷战场上历时数周进行拉锯战的情景。成千上万的椰子树全遭破坏。日军防御工事坚固，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有几名负伤和蒙头转向的日军被生俘。虽然我军部队正在努力掩埋死尸，但没有掩埋的尸体恶臭熏天，令人作呕。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到了附近的另一个岛上，我才轻松下来吃晚饭、睡觉。但在那里，也只有风向改变时，我们才能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尽管那样，我们大家都在积极巩固战果，为不可避免的一场进攻战作准备。托上帝的福，我们不仅能巩固胜利，而且在修建机场后能用它来对日军发动进攻。

尼米兹在视察途中高兴地得到一个好消息，吉尔伯特群岛中能够修建机场的阿贝马岛已经被美军夺到手中。海军陆战队的一支侦察兵为进攻作最后准备，乘“鸚鵡螺”号大型潜艇上岛侦察时，了解到岛上只有25名日军防守，便当机立断依仗潜艇炮火的支援，一举攻占了那个岛屿。

11月30日尼米兹一行回到了珍珠港。霍兰·史密斯从塔拉瓦岛视察归来，对“他的”海军陆战队在岛上受到了严峻考验感到心绪不安，对马金岛的陆军战斗失利感到愤怒。他曾期待陆军第27师能在一天之内攻下敌军防御力量单薄的布塔里塔里岛。

特纳将军在研究贝梯沃岛进攻战后，于11月30日写了一份题为“塔拉瓦岛的教训”的报告，并通过“宾夕法尼亚”号旗舰送回珍珠港。他在报告中指出，马绍尔群岛的主要珊瑚岛夸贾林岛上的防御坚固，与塔拉瓦岛不相上下。日军估计美军会早日进攻夸贾林岛，并将进一步加强防御力量。为了攻占这样一个据点，各方面都得加紧做好如下几项准备：增加照相侦察；增配水陆两用车、步兵登陆炮艇、对岸射击舰只和弹药；加强对敌空袭。他希望岸基飞机尽快连续对马绍尔群岛实施轰炸。他也希望在进攻前几天，由舰载飞机对敌岛实施轰炸，由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进行持续的火力准备。

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吸收从吉尔伯特岛归来的特纳和斯普鲁恩斯参加，以特纳写的“教训”报告为基础，对塔拉瓦岛战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史密斯，鉴于塔拉瓦战斗伤亡惨重的教训，更谨慎地重新审查了进攻马绍尔群岛的作战方案。他们认为，同时对沃特杰、马洛伊拉普岛和夸贾林岛发动进攻，两栖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的力量都不够。他们主张战役分两步走，第一步，攻占夸贾林岛和珍珠港之间的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岛；第二步，利用这两个岛上的轰炸机基地，对位于列岛中心的日军指挥部所在地夸贾林岛进攻。

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史密斯主张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分两步走是正确的。波纳尔将军率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对沃特杰和夸贾林岛进行了袭击，并拍摄了照片，从所得照片可以看出，除了夸贾林珊瑚岛北端的罗伊岛机场外，日军在岛的南端又修建了第二个机场。证实日军已在夸贾林岛上增加了力量。

尼米兹将军设计了另一个不同的方案。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在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战役结束后，把他的快速航空母舰派到南太平洋去支援哈尔西的两栖作战。因此，尼米兹同麦克莫利斯和福雷斯特·谢尔曼磋商之后，决定绕过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岛，直接进攻夸贾林岛。攻下夸贾林岛后，将能得到两个机场和一个第一流的锚地。

斯普鲁恩斯对尼米兹的作战计划感到震惊。他不怀疑自己能攻下夸贾林岛，但却担心在航空母舰撤出后，能否守住阵地。对他来说，附近的机场仍是严重的威胁，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岛上的日军还要破坏从珍珠港运送物资的供应线。

斯普鲁恩斯试图说服尼米兹，如果能不打夸贾林岛，最好暂时不要打。特纳和史密斯也支持他的建议，但尼米兹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后来电台所收到的情报证实，尼米兹的决定是正确的。日军正在其他岛上加强工事，而在夸贾林岛却没有加强。显然，日军设想外围的一个或几个岛屿将要受到攻击。

在12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尼米兹将军征求第5舰队司令和陆军将军的意见，问他们从哪里打好。

“雷蒙德”，他问，“你现在怎么考虑？”

“打外围岛屿。”斯普鲁恩斯答道。

“凯利，你呢？”

“打外围岛屿。”特纳答道。

“霍兰，还有你呢？”

“打外围岛屿。”史密斯答道。

他在屋子里问了一圈，每个指挥官都建议先打外围岛屿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征求意见后，会场上出现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尼米兹轻声却果断地说：“但是，诸位，我们的下一个目标还是夸贾林岛。”

会议暂休会，特纳和斯普鲁恩斯留下又与尼米兹争论了一番。特纳坚持他的意见，他认为直接进攻夸贾林岛是冒险和鲁莽的。他大喊大叫，争了又争。斯普鲁恩斯则在一旁肯定凯利的意见是对的。

在雷蒙德和凯利热烈争论之后，尼米兹温和地说：“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不想干，防卫区就另外找人干。你们愿干还是不愿干？”

凯利·特纳起先皱着眉头，过了一会无可奈何，却眉开眼笑地说，“我当然愿意干。”

最后，卡尔·穆尔提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在进攻夸贾林岛的同时，占领日军防御力量薄弱的马绍尔群岛中的马朱罗岛。这个珊瑚岛有一个环礁湖可用作锚地。附近的岛上还有修建机场的空地，并处于对夸贾林岛支持的范围之内。

鲍尔·波纳尔从马绍尔群岛拍回的照片，除了表明敌军的机场和设施外，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日军在夸贾林岛上还有大批远距离轰炸机没有受到美国舰载机的袭击。波纳尔原计划对夸贾林岛发动两次袭击，但在第二次袭击后，他通过飞行员得知，在夸贾林岛上还有很多日本飞机没有遭到破坏，他决定快跑，赶紧离开马绍尔群岛。没有料到那天晚上敌人的轰炸机凭借月光追上了逃走的美舰。新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的尾部被一枚鱼雷击中，摇摇晃晃地开回珍珠港。

对于航空母舰被袭击一事，一些军官由此对波纳尔的拼搏进攻意识产生了疑问。大多数军官认为，他从夸贾林岛的撤退，说明他不适于当航空母舰部队的指挥官。

12月23日，尼米兹召集托尔斯、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开会，讨论快速航空母舰指挥部的问题。托尔斯建议要更积极地使用航空母舰，他提出调西海岸舰队航空兵司令马克·A·米彻尔海军少将接替波纳尔。谢尔曼支持托尔斯的建议，指出米彻尔曾在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兰格里”号上工作过，有海军航空兵的工作经验。

尼米兹的建议让麦克莫里斯试探一下斯普鲁恩斯对这次调动的看法。斯普鲁恩斯反对这次调动。一方面他只是模糊地了解航空母舰编队指挥的一些细节，所以没有发现波纳尔在执行“电击行动”计划中有什么错误。另一方面，他对米彻尔在中途岛海战中的表现印象不佳，当时米彻尔指挥“大黄蜂”号建树甚微。尼米兹对米彻尔的工作作了全面衡量，决定不再同斯普鲁恩斯商量，就马上把米彻尔调到珍珠港来工作。

12月27日早上碰头会后，尼米兹要波纳尔同斯普鲁恩斯、托尔斯、麦克莫里斯、谢尔曼和太平洋舰队副总司令约翰·H·牛顿中将一起留下。尼米兹用一种既和蔼又严肃的口气对波纳尔说，他的部属批评他过于谨小慎微。他本人也对袭击夸贾林岛的结果不满意。他指出，在航空母舰的行动中，为了给敌人最大限度的杀伤，一个指挥官应事先预计到不可避免的损失。波纳尔显然感到十分难受，一言不发。尼米兹见此情景又转而提到斯普鲁恩斯在“电击行动”中还表扬过他，气氛逐渐缓和下来。波纳尔试图为他仓促撤离夸贾林岛辩护，但无济于事。

1944年1月3—4日，金、尼米兹和哈尔西三位将军在旧金山开会。会

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指挥问题，其中包括海军部副部长福雷斯特尔主张由航空兵军官，特别是托尔斯将军，在太平洋海区行使更大权力的问题。就太平洋舰队而言，很难安排，因为许多海军航空兵军官已经占据了高级职务，几乎享有航空兵的全部管辖权。

为了抚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航空兵的福雷斯特尔，金和尼米兹决定任命托尔斯将军为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副总司令。因此，托尔斯将军将接替牛顿将军，牛顿将军则调到南太平洋担任哈尔西的副司令。他们内定波纳尔将军接替托尔斯，任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由于托尔斯把作战任务带到了他的新工作岗位，波纳尔的新职仅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米彻尔将军将接替波纳尔到航空母舰部队工作，但只被任命为一个航空母舰分队的高级指挥官，暂时负责指挥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如果他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中完不成任务，就可能不声不响地被撇在全面指挥工作的一边。因为米彻尔只指挥过航空母舰单舰作战，所以波纳尔在马绍尔战役中就当上了斯普鲁恩斯的航空兵顾问。

在这场新的争夺职位的角逐中，表面上每个人的职务都有提升。实际上波纳尔只得了一个空名，没有接管到他前任拥有的全部权力。而早就迫不及待要指挥航空母舰的托尔斯将军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代表，而且也是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司令部的第二把手，这回他不可能再有什么怨言了。

金和尼米兹确定了一个原则，太平洋舰队所有没有当过航空兵的主官必须任命航空兵军官担任参谋长或第二把手；由航空兵军官担任主官的，必须由舰艇部队军官担任第二把手。根据这一原则，米彻尔必须配备一名舰队军官为他的参谋长。马利亚纳群岛战役后，斯普鲁恩斯也不得不物色一个航空兵军官来接替他那勤奋工作的助手和朋友卡尔·穆尔。

指挥问题解决后，会议开始讨论作战问题。哈尔西建议，在麦克阿瑟向西进攻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时，他将拿下拉包尔以东的格林群岛，然后再进攻西北方面的埃米劳岛。

尼米兹认为，太平洋舰队目前无需派快速航空母舰去支援哈尔西。他将派斯普鲁恩斯率快速航空母舰和新战列舰袭击特鲁克岛，消灭日军联合舰队或迫其出来应战，使特鲁克岛对日军失去作用。金很赞赏这一看法，他说，潜艇应当驻泊在特鲁克岛外海，准备在敌舰遭到航空母舰攻击而逃窜时，实施鱼雷攻击。

金一如既往，在会上依然强调西太平洋的关键是马利亚纳群岛。日军正是通过或沿着这些岛屿，把物资、弹药和飞机运到加罗林群岛，再从加罗林群岛运到马绍尔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美国夺取马利亚纳的主要岛屿后，在岛上建立潜艇和航空兵基地，就能断绝加罗林群岛和其他岛屿的物资供应。陆军航空兵希望得到马利亚纳群岛中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的基地，以便使新的远程 B—29 型轰炸机能袭击日本本土。

按照金的旨意，整个战役的另一个部分将向中国沿海挺进，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可用的基地去轰炸日本，直到最后进攻日本。在挺进中，美军将攫取吕宋或台湾，以便封锁日军北路交通线，阻止日军从东印度群岛把石油和原料运到日本本土。

进攻马绍尔群岛代号为“燧发枪行动”的作战计划，已经制订完毕。发起攻击的日期两度顺延，最后确定在 1 月 31 日。正如执行“电击行动”一样，



斯普鲁恩斯指挥第 5 舰队，特纳指挥两栖作战舰队，在“坎布里亚”号攻击运输舰上的希尔将军，指挥陆军第 27 师一个营的登陆队攻占马朱罗岛。理查德·L·康诺利海军少将在新的“阿巴拉契亚”号两栖指挥舰上，指挥北路进攻部队攻占罗伊岛及其邻近的那慕尔岛。由海军陆战队哈里·施密特少将指挥新组建的陆战第 4 师，担负攻占这些目标的任务在“落基山”号两栖指挥舰上的特纳将军，指挥南路进攻部队，从 40 海里以外跨过夸贾林环礁湖直接攻占夸贾林岛。参加过阿图岛战斗的陆军第 7 师，将在查尔斯·H·科特少将指挥下参战。军后备队，包括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和陆军第 27 师 2 个营兵力的登陆部队，将作为预备部队随时准备投入夸贾林岛的进攻战。若无需增援，这支后备队将在希尔将军指挥下前去攻占埃尼威托克岛。

规模扩大后的第 5 舰队，水兵们开始把规模扩大后的第 5 舰队称作大兰舰队，这支舰队驻在珍珠港内，使这个港就像是由钢铁砌成的一样。1944 年 1 月 22 日夜，这些舰艇向马绍尔群岛进发，“燧发枪行动”开始了。

第二天早晨，尼米兹将军在马卡拉帕山上他的司令部里，俯瞰珍珠港近乎一片空旷。

从 1 月初，约翰尼·胡佛将军指挥的防卫和海岸航空兵的 475 架飞机，大都以吉尔伯特群岛为基地，开始轰击马绍尔群岛。

斯普鲁恩斯统率第 5 舰队向马绍尔群岛进发的部队，包括 375 艘舰艇、53000 名进攻部队（其中一半是步兵，一半是海军陆战队）和 31000 名守备部队。米彻尔统率的第 58 特混舰队，包括 6 艘舰队航空母舰、6 艘轻型航空母舰、8 艘快速战列舰、6 艘巡洋舰、36 艘驱逐舰和 700 架舰载飞机。这个阵容比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兵力强大得多，但这次托尔斯将军不再说斯普鲁恩斯是杀鸡用牛刀了。

周密制订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安排的，第 58 特混舰队将于 1 月 29 日抵达马绍尔群岛。由胡佛派出的飞机迫使吉尔伯特群岛附近的贾卢特和米利岛上的日军机场陷于瘫痪。同时，由一个航空母舰编队轰击沃特杰岛机场，另外一个航空母舰编队进攻马洛依拉普岛，其他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进攻夸贾林岛。当天夜里，特混舰队的炮舰将出动轰击日军机场，以阻止从埃尼威托克岛上起飞的日机在此着陆。30 日，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将进攻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岛，另外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轰击夸贾林岛上的设施，还有一个航空母舰编队继续前进，袭击埃尼威托克岛，并把岛上的日机全部摧毁。

北路和南路的进攻部队预定从 1 月 30 日抵达马绍尔群岛，开始向所有的目标连续轰击 3 天，预计每个岛上投放的炸弹和炮弹重量为贝梯沃岛的 4 倍。31 日，在希尔将军指挥下的一支部队将攻占马朱罗岛；在特纳和康诺利指挥下的两支部队将在主要目标附近的小岛上登陆，并设置炮位以掩护登陆。预计攻克罗伊、那慕尔和夸贾林的日期是 2 月 1 日。

前方战场捷报频传。1 月 31 日上午 9 点 50 分，希尔通报斯普鲁恩斯，马朱罗岛已攻下。稍晚一点，特纳和康诺利报告各个小岛均已占领，“伤亡甚小”。2 月 1 日下午，特纳报告斯普鲁恩斯，第 7 师在夸贾林岛登陆。电报称：“在舰上大炮和海岸炮兵的强烈轰击后，部队已按计划在红滩 1、2 号阵地登陆，滩头没有碰到抵抗。部队在迅速向东推进中，敌军的抵抗也不多。”

康诺利报告的情况更好些。陆战队第 4 师已经登陆，没有或很少遭到抵抗。在发起攻击的当天下午，就占领了比一个机场大一点的罗伊岛。敌军重

点设防的那慕尔岛也在次日下午被攻克。

2月4日夜幕降临前，特纳宣布夸贾林岛上敌军的有效抵抗已经结束。这次战斗进展较为缓慢，并不是因士兵战斗消极，而是滩头阵地结构特殊，他们必需从狭长小岛的一端登陆，一直攻到另一端。因此延误了前进的时间。

陆军第7师进展缓慢，据分析是由于有的指挥官只习惯于在陆地上打仗的缘故。他们进攻时遇到敌人火网封锁，得不断停下等火炮把敌人压下去又才继续前进。海军陆战队却不是这样，只要条件允许就勇猛向前穿插，打得敌人招架不住，并靠挖掩体保护自己。他们善于绕过敌人某些孤立顽抗的据点，留待后续部队清剿。他们认为，这样的战术特别适合于小海岛战斗，不会出现精疲力竭或弹尽粮绝的问题。海军陆战队这种打法的最大优点，是能让支援舰艇很快撤出危险海域。

据陆军战术家指出，绕过敌军据点，从敌军后面包抄射击是最好的打法。海军陆战队认为他们的方法比陆军按部就班的进攻伤亡小。事实上，在夸贾林岛战斗中，海军陆战队阵亡要比陆军多，为196名，伤约550名；陆军阵亡177名，伤近1000名。相比之下，岛上原有日军约8000人，除100名日军和165名朝鲜劳工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打死。

所有指挥官都一致认为，“燧发枪行动”可能是打得最漂亮的一次两栖进攻战，应当成为未来进攻战的样板。美军显然已经在实战中吸取了塔拉瓦战斗的教训。“燧发枪行动”中最有价值的缴获品，是在夸贾林岛上发现一批日占岛屿的水文图。

早在攻克夸贾林岛前，尼米兹有意攻打埃尼威托克岛，就发报征求斯普鲁恩斯有什么想法。斯普鲁恩斯看到特纳和霍兰·史密斯都已作好继续前进的准备，就如实向尼米兹作了报告。于是，尼米兹下令一鼓作气继续进攻埃尼威托克岛。

2月4日晚，尼米兹将军乘B—24型飞机“解放者”号离开珍珠港前往塔拉瓦岛。陪同他的是他的参谋部成员，其中包括尼米兹的邻居、接替吉恩德鲁医生担任军医的托马斯·C·安得森海军上校。尼米兹上次视察吉尔伯特群岛期间，常同雷德曼玩“克里拜吉”牌盘，这是海军营建大队送给他的礼品，他们还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盒子装着。尽管雷德曼好胜心强，但他认为赢上司的钱并不是上策。有一次，他连赢了将军四块钱，使自以为擅长于打“克里拜吉”牌的尼米兹遭到惨败。

后来，将军说该上床睡觉了，他们才停止玩牌。因为一时找不到装“克里拜吉”牌盘的盒子，尼米兹就让雷德曼把牌板装在他的旅行包里。尼米兹在雷德曼打开旅行包时，看见包的上面放着一把猎刀，称赞不已。

雷德曼说：“将军，你喜欢这把猎刀吗？这里猎刀很多，我可以另外再搞一把。”

尼米兹回答说：“不，不，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然后，尼米兹和雷德曼像同舱的其他人一样，和衣盖上毯子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大约7点钟，他们降落在贝梯沃岛上日军的老机场上。这个机场经过扩建，现已用在塔拉瓦岛上牺牲的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名字命名为霍金斯机场。

尼米兹发现上次所见岛上的一片浩劫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感到特别高兴。海军营建大队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第二天，尼米兹一行乘水上飞机去夸贾林岛的途中，在马金岛停留，视

察了布塔里塔里岛上新的轰炸机机场——斯塔曼机场。当水上飞机飞过夸贾林岛上空时，乘客们看到下面的景象都非常惊讶。每一棵树似乎都被拔掉，只有建筑物、地堡和碉堡的地基隐约可见。地面建筑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了。

尼米兹在乘驱逐舰从夸贾林岛到那慕尔岛的视察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夸贾林珊瑚岛是世界最大的珊瑚岛。乘驱逐舰每小时以 20 多节的速度航行，整整花 2 个小时才穿过这个环礁湖。在北部由一段海滩和堤道连在一起的罗伊岛和那慕尔岛上，尼米兹看到那里被破坏的程度同南部的岛屿一样。很明显，第 5 舰队找到了未来进行两栖进攻战方法。

斯普鲁恩斯和特纳表扬了米彻尔将军指挥的第 58 特混舰队。它的最大功绩在于摧毁了日军在马绍尔群岛的所有飞机，同时使埃尼威托克岛上的机场陷入一片混乱，日军无法再使用它来转运飞机。

尼米兹同部队的指挥官谈了即将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问题。

在返回珍珠港途中尼米兹有很多问题要同他的参谋人员进行讨论，所以没有时间打“克里拜吉”牌。当他和雷德曼乘车回到他们紧挨着的寓所时，尼米兹说：“雷德曼，把我的‘克里拜吉’牌盘和你的帐单一起送过来”。

雷德曼照他的话做了，第二天，一个陆战队的勤务兵到他的办公室里，把 6 元 2 角 5 分钱放在他的桌子上。

“这是怎么回事？”雷德曼问道。

“尼米兹将军要我给你的。”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付给他玩“克里拜吉”牌的赌帐。

雷德曼对“拿”上司的这么多钱感到有点为难，于是就想到将军羡慕他的那把猎刀。他曾告诉尼米兹在珍珠港能买到类似的猎刀，他便上街去买了一把，只可惜没有一把完全像他带到夸贾林岛那一把。

当天下午，雷德曼奉命来到尼米兹的办公室，身边还带去两把猎刀。在他们讨论完公事后，雷德曼说：“将军，那天晚上你欣赏我旅行包里的那把猎刀。我这里有两把，它们稍有点不一样，随便你挑一把。就我来说，留哪一把都无所谓。”

尼米兹说：“不，我不能要你的，我要另外的一把。”过了一会，他又说：“你在哪里弄的这一把？”

雷德曼听尼米兹这一问，一时答不上来了，他的迟疑泄露了秘密。尼米兹点破他说：“这是你买的，是不是？”

“将军，这值不了几个钱，请收下吧！”这时，雷德曼高兴找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他说：“无论如何，再玩‘克里拜吉’，我会把钱赢回来的。”

“你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吧。”尼米兹两眼炯炯发光地笑着把雷德曼赶跑了。

2 月 16 日(西经时间)是进攻埃尼威托克岛和开始袭击特鲁克岛的日子，当它快要来临时，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却没有出现像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和夸贾林岛前那样的紧张气氛。

希尔将军不断把所知道埃尼威托克岛的战斗情况报告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而斯普鲁恩斯将军在袭击特鲁克过后，对战果作了仔细估计后才向上报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的有关特鲁克岛的情况，大部是 2 月 17、18、19 日 3 天从敌人方面获得的。特鲁克岛上日军发出的许多密码电报，都是由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分队破译的。岛上日军向上报告：东北方向发现美军的一个航空母舰大队；美国舰载飞机已经开始攻击；包括多艘战列舰和重巡洋舰

在内的一支特混舰队已经临近岛屿；日军海上部队遭到攻击等。16日夜里，特鲁克岛报告：日军1艘巡洋舰被击起火，5艘驱逐舰被击伤，3艘货船被击沉。

当晚，“旧金山”号巡洋舰报告特纳将军并抄送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勇猛”号航空母舰刚才被日军的鱼雷击坏。

17日晚上8点半，洛克伍德将军给在特鲁克岛附近活动的10艘潜艇发报说：“今天大的战斗仍在继续，虽然还没有收到特鲁克战场上取得重大战果的消息，但一切迹象似乎是令人乐观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作战纪要”也写道：“虽然没有收到特混舰队的报告，情报部门的消息已经表明，航空母舰对特鲁克岛的空袭17日仍继续按计划进行。敌人方面的反应不多，说明敌军可能已消耗了大部分航空兵部队，包括新训练的后备力量。”

最后，斯普鲁恩斯将军于2月19日根据他掌握的情况，上报了战果。根据斯普鲁恩斯将军比较确切的报告，这次袭击，实际击沉敌舰15艘，其中有2艘轻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击沉19艘货船和5艘油船，击毁敌机200架。16日，斯普鲁恩斯派遣2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以逆时针方向沿岸进行清扫。清扫中，击沉已被飞机打坏、正在穿过暗礁逃窜的1艘日军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同时，还击沉1艘货船和1艘猎潜艇。

米彻尔将军率领的两个航空母舰编队长驱直入，进到离东京1500海里的日本领海马里亚纳群岛南部。这两个航空母舰编队接近该地区时不巧被日军发现，受到日军接二连三的夜间空袭。美军使用雷达和无线电引信炮弹给日军攻击机造成重大损失，自己却没有遭到损伤。2月22日，在对塞班岛、提尼发岛和关岛的攻击中，美军舰载飞机摧毁敌机168架。米彻尔像斯普鲁恩斯一样，没有过分夸大战果，只宣布摧毁敌机135架。更重要的是，舰载飞机圆满完成了原定的照相任务，为作战人员提供了可贵的照片。

与此同时，美军攻克了埃尼威托克岛。因为在这次战斗中美军同日本守军的人数比例为3:1（在夸贾林岛战斗中为6:1），他们只能一次攻克一个岛。海军陆战队只各花了一天时间就攻占恩杰比和帕里两个岛。但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陆军却陷入困境，由于及时派出一支海军陆战队登陆分队投入正面攻击，才扭转了战局。

第5舰队在2月份的战绩中，袭击特鲁克岛成为美国国内大多数报刊最大的头条消息。许多报纸都渲染这个岛屿是“坚不可摧的特鲁克岛”、“日军的珍珠港”和“太平洋的直布罗陀”，凯特和南希对这些新闻印象很深，他们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

攻克特鲁克岛的捷报传来，举国欣喜若狂。

尼米兹收到这封电报，内心也有说不出的兴奋。

当夸贾林岛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尼米兹将军就给金将军发电报说：“鉴于里奇蒙德·凯利·特纳海军少将尽忠职守、精通战术，在南太平洋、吉尔伯特群岛以及夸贾林岛两栖作战中指挥正确，建议立即晋升为海军中将。”

金将军复电问：“我看斯普鲁恩斯也应晋升，你有何意见？”

尼米兹马上复电表示“同意”。

1944年2月1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斯普鲁恩斯从2月4日起晋升为四星上将。对特纳的晋升问题，参议院提到他指挥萨沃岛战斗失利和在塔拉瓦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的问题，到3月7日才被批准晋升为海军中将。一星期

之后，霍兰·史密斯晋升为中将。3月21日，马克·米彻尔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出任太平洋舰队快速航空母舰舰队司令。

1944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召集尼米兹等高级将领开会，研究战略计划。3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计划确定：批准4月15日进攻霍兰蒂亚；对特鲁克岛实施火力压制，不予攻占；尼米兹的部队6月15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9月15日进攻帕劳群岛；11月15日开始支援麦克阿瑟部队进攻棉兰老岛。此外，对进攻吕宋岛还是台湾岛有两种不同意见，暂不做决定，留待以后再定，但不论进攻哪里，时间定在1945年2月15日。

11日早上，莱希、金和尼米兹将军来到白宫，请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计划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指挥上的部署。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他们。罗斯福的身体最近一直不太好，脸色苍白，两手颤抖。但他对客人仍然满脸笑容，和蔼可亲。在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批准了他们制订的战略计划。他说，他高兴地看到反攻正朝着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因为他决心支援中国抗战。罗斯福还指出，计划中应补充把敌人彻底摧垮的内容。他提醒被接见的人说，只要盟军有足够的兵力，就要尽快在太平洋打败日军。

他们在总统办公室里吃完午饭后，罗斯福拿出一盒丘吉尔首相遗留在白宫里的黑色大雪茄。总统把雪前递给大家抽，但所有的客人同他一样只会吸香烟。不过，尼米兹将军接过来一支，说他希望带一支回去送给同他住在一起的那位抽雪前烟的安德森医生。

总统询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又随便提了一些意见。他问尼米兹为什么在袭击特鲁克岛之后，又派航空母舰去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罗斯福对战局胸有成竹，显然他对答案也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尼米兹轻松幽默的回答使这次接见愉快的结束了。他咧着嘴笑着说，这个问题使他想到有一次一个老年肥胖的疑病症患者要求把他阑尾割掉，由于年大体胖，没有一个医生愿意为他开刀。后来，他在地找到一位高明的医生开刀切除阑尾。当这伍急于开刀的病人手术后苏醒过来时，就把医生叫来询问病情。

“你的情况很好。”医生告诉他。

“但是，医生，”病人说，“我有点不明白，我的嗓子痛得厉害，我住医院时根本没有这个病，那是什么缘故？”

“好，”医生说：“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你的病情很特别。因此，我的许多同事都来看我动手术。当手术做完后，他们向我喝彩。为了再表演一次，我就把你的扁桃腺割掉了。”

“所以，总统先生，你知道，”尼米兹说，“我们打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就像那位医生那样，要再表演一次。”

罗斯福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接见就到此结束。

第二天，3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电报，正式向有关司令部下达指示，尼米兹一行也动身返回西海岸。尼米兹将军在旧金山同尼米兹夫人和玛丽告别后，同他的随行人员又回到珍珠港。

15日尼米兹回到珍珠港后，得知那天早晨天亮前，11架B—24型轰炸机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从夸贾林岛起飞向特鲁克岛，投掷了66枚500磅的炸弹，日军飞机库、弹药库和油库被炸起火。随后，拉马尔递给尼米兹一份电报，这是麦克阿瑟最近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说：“长期以来，我就想在这里接待你。我相信通过我们两人间的商谈，两个司令部之间

的紧密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作为我的客人来到布里斯班，我将感到高兴。我保证你将受到热情接待。”

尼米兹知道，麦克阿瑟对与他共同分享指挥对日作战的荣誉耿耿于怀。他曾经邀请麦克阿瑟从布里斯班跨过珊瑚海到努美阿来参加太平洋海区的会议，麦克阿瑟都没有来。尽管这样，尼米兹考虑到，第5舰队将支持麦克阿瑟的部队作战，两位司令现在的会晤十分必要。如果麦克阿瑟不能来珍珠港，尼米兹就决定去布里斯班。当天，尼米兹给麦克阿瑟回电报说：“今晨从华盛顿返回珍珠港，看到你盛情邀请的来电，十分感谢。我对近期能受到你的接待感到十分高兴。我相信，我们两人间的商谈将保证我们在下次战役中的亲密合作。在今后几天内，我将通知你我离开这里的时间。”

尼米兹把斯普鲁恩斯从夸贾林岛召回来，向他传达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新战略计划的细节。他们两人同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商定，对麦克阿瑟的霍兰蒂亚进攻战分两步进行支援。首先在4月1日，第58特混舰队袭击帕劳群岛及附近加罗林群岛内的基地。然后在15日，航空母舰部队直接支援麦克阿瑟的部队在霍兰蒂亚登陆，并袭击加罗林群岛（包括特鲁克岛）的其他基地。

3月20日，斯普鲁恩斯回到马朱罗岛。3月23日，尼米兹和他的几名参谋人员离开珍珠港前往布里斯班。他从夏威夷的朋友那里找到珍贵的兰花样品，带去送给麦克阿瑟夫人，并派拉马尔到檀香山，买了印有夏威夷文的丝运动衫准备送给小麦克阿瑟，买了几盒夏威夷糖果准备送给麦克阿瑟全家。

25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水上飞机快到布里斯班时，预先用电报通知了抵达的时间。当飞机滑行到码头时，尼米兹一行受到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的迎接。在互道问候和介绍之后，尼米兹一行被引到住所。尼米兹将军下榻在华丽的伦南斯旅馆内一套舒适的房间里，从这个旅馆跨过广场就是昆士兰最高法院大楼。

麦克阿瑟的副官到尼米兹下榻的地方，邀请他参加当晚在旅馆舞厅举行的宴会。宴会前，尼米兹由拉马尔陪同到旅馆顶层麦克阿瑟的住房，把从夏威夷买来的礼品赠送给他们。

麦克阿瑟将军夫妇十分喜爱尼米兹将军送给麦克阿瑟夫人的名贵兰花。尼米兹将军提出要给小阿瑟赠送礼品时，麦克阿瑟说：“真不巧，他已经睡觉了。”

“将军，”麦克阿瑟夫人说，她总是这样称呼她的丈夫，“应该把他叫起来一会儿。”

麦克阿瑟便叫人把孩子带了出来，尼米兹把运动衣和一大盒糖果送给他。

第二天会议进行时，拉马尔自由活动。他出了旅馆门，四处转转。拉马尔听说，上午11点，美国宪兵在伦南斯旅馆前的街上戒了严，小麦克阿瑟和他的中国保姆穿过最高法院外的场地。等门打开他们进去后，门又被锁上。孩子和保姆每天都要这样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

会议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里举行，最高司令官和他的参谋人员同意尼米兹在西南太平洋支援进攻霍兰蒂亚的作战计划。尼米兹说，第58特混舰队在部队登陆后第二天中午前，将撤离滩头阵地。肯尼将军提出，如果这个地区机场那时还不能接收战斗机的话，他就无法掩护第7两栖作战部队的供应舰只卸货。尼米兹早已同意向第7舰队提供8艘护卫航空母舰，等部队登陆后留在战区8天，以提供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

尼米兹将军担心他的大型航空母舰受到威胁。他说，他不想派第 58 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到荷兰蒂亚，因为日军在那里有二、三百架飞机，已经作好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的准备。麦克阿瑟向他保证，新几内亚西部福格尔科普半岛上的敌机将由达尔文机场的轰炸机对付。至于荷兰蒂亚地区的日军飞机，肯尼将军保证将派 P—38 型远程飞机负责歼灭。对此，除麦克阿瑟外，所有参加会议的军官持怀疑态度。

尼米兹发现麦克阿瑟聪明能干，富有吸引力，但好装腔作势，主观武断。为此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厌恶他。他在给金将军的报告中写道，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 1944 年全年的作战计划似乎是高兴的，因为这个计划肯定能够使他由棉兰老进入菲律宾，正中了他的下怀。”

3 月 29 日，尼米兹将军回到珍珠港。斯普鲁恩斯此时正随第 58 特混舰队开向帕劳群岛。他通过飞机用电报向尼米兹报告，舰队已被日机发现，他们将在 48 小时内，在日军联合舰队逃跑之前进攻帕劳岛。4 月 1 日（珍珠港时间），太平洋舰队总部收到斯普鲁恩斯的初步报告，第 58 特混舰队袭击了帕劳、沃雷艾、雅普岛，击毁许多敌机，击沉和击伤在锚地的全部敌舰，炸沉 3 艘敌军在海上的小舰，美军损失 27 架飞机，舰艇无损失。

接到这个电报之后，龟台静默了。在急于对外公布战况的海军部长诺克斯的催促下，尼米兹不断发报询问情况，甚至下命令让斯普鲁恩斯停止无线电静默，把情况报回来。斯普鲁恩斯已经猜到这是新闻记者出身的诺克斯的主意，就断然对穆尔上校说：“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告诉他们的。准确地上报战况是我的职责，在我作出精确的估计后，我会向上报告的。假如他们要派人来这里打一场出风头的仗，就把我撤换掉好了。”

4 月 6 日，第 58 特混舰队开进马朱罗环礁湖。米彻尔向斯普鲁恩斯报告了他的初步战绩。然后由斯普鲁恩斯转报给尼米兹：日军辅助舰船 29 艘被击沉，17 艘被击坏，160 架日机已被击毁，另外 29 架可能被击毁。“金枪鱼”号潜艇报告用鱼雷击伤日军战列舰 1 艘，后来证实为“武藏”号巨型战列舰。日军联合舰队的其他船只见势不妙已逃离帕劳群岛。

两天以后，尼米兹将军同几名参谋来到马朱罗岛，商讨推迟到 4 月 21 日开始的荷兰蒂亚战役问题。但是斯普鲁恩斯不在马朱罗岛，他带着参谋去珍珠港制订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计划去了。9 月，尼米兹回到珍珠港。13 日，第 58 特混舰队在米彻尔指挥下离开马朱罗岛开往西南太平洋。

21 日—24 日，快速航空母舰部队在荷兰蒂亚岛外围机动，肯尼将军已经完全实现了他的诺言，他的轰炸机、战斗机已将荷兰蒂亚的日本空军基地彻底摧毁。在返航途中，他的舰载飞机又对特鲁克岛进行了轰击，使该岛敌军没有还手之力。这样一来，马绍尔群岛和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的飞机就很容易对特鲁克岛加以压制。第 58 特混舰队在返回马朱罗岛前，还派出 9 艘重巡洋舰炮击了萨塔万岛，李将军率领的 6 艘战列舰炮击了波纳佩岛。

4 月 23 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不幸因病去世。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继任海军部长。对于尼米兹来说，诺克斯一贯支持他，推荐他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而尼米兹在担任航行局局长期间，同福雷斯特尔的关系却有些紧张。那时，尼米兹曾反对过福雷斯特尔把他华尔街的朋友安置到海军的重要岗位上。有一次，福雷斯特尔想任命一个坐过牢的人，尼米兹根据《海军条令》极力反对，制止了这件事。

战争期间，福雷斯特尔因尼米兹不大愿意任命航空兵军官担任重要职

务，感到很生气。尼米兹却觉得自己正在尽快地把够格的航空军军官提到负责工作岗位上来。尼米兹和金任命福雷斯特尔的亲信托尔斯将军为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副总司令，主要是为了安抚福雷斯特尔。在制订向中太平洋进军的作战计划期间，福雷斯特尔曾施加影响恫吓、劝说、甚至强制金将军直接指挥太平洋舰队。

1944年5月5日—6日，美国舰队——太平洋舰队总部再次在旧金山举行联席会议。金将军带着他的首席作战官绰号“萨威”的查理斯·M·库克少将，尼米兹将军带着他的作战处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少将参加了会议。哈尔西将军在他的参谋长杰克·卡尼少将陪同下已在那里等候。

会议开始时，金照例在介绍世界战局后，传达盟军参谋长联合会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魄计划和决策。最重要的情况是盟军在1个月以后，将横跨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进攻法国南部，并向德国推进。由于联合参谋长会议计划在打败德国1年之内结束对日作战，所以太平洋各部队将投入紧张的战斗。

会议最重要的决议，是太平洋舰队各级司令部将采取两班轮换制。

两班制的产生，是由于对哈尔西的安排问题而引起的。他的南太平洋海区远离战线，逐步降为守备部队的地位。隶属他的陆军部队和一些军舰已经移交麦克阿瑟；海军陆战队和大部分海军部队已调给尼米兹。再让哈尔西这样有经验有技术的高级将领留在这个已经缩小了职权的岗位上工作，就未免大材小用、浪费人才了。

对此，金的首席作战官萨威·库克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建议把南太平洋海区司令和第3舰队司令分开。由牛顿将军任海区司令。让哈尔西任第3舰队司令，并把他的司令部迁到珍珠港，筹划对帕劳群岛的进攻战。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由哈尔西担任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特纳、史密斯和米彻尔全都退下来到珍珠港制订今后的作战计划。他们原来指挥的部队将分别称为第3舰队、第3两栖作战舰队、两栖作战部队第3军团和第38特混舰队。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斯普鲁恩斯和他的部属将轮换回到原来的指挥岗位，恢复部队的原来番号。

斯普鲁恩斯回到珍珠港后，又经常同尼米兹定期在一起散步和游泳。这使卡尔·穆尔很不高兴，他认为他的上司应当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制订作战计划。斯普鲁恩斯的接班人、尼米兹的参谋长麦克莫里斯是有车坐时，连一步路也不肯走的人，也不赞同斯普鲁恩斯这样热衷于体育活动。

一天晚上，尼米兹请了一桌客。饭后，他对安德森说：“医生，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里，我要请你抽一支英国首相的雪茄。”尼米兹把雪前递给安德森时，讲述了这支烟的来历。医生拿着那支又粗又大的雪茄坐到他的座位上把它点燃，其他人都羡慕地看着他吸烟。

安德森吸了几口雪茄后说：“哎呀！我怎么有点晕了。”医生又吸了几口，便开始去擦额头上渗出来的汗。他向大家表示歉意后，仓促地走了出去。大家不禁说，丘吉尔首相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5月中旬，马里亚纳战役作战计划工作和演习正在加紧进行。攻占岛屿的任务由海军陆战队担负，陆战队第2师和第4师负责进攻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两栖作战部队第3军团（包括陆军第3师和暂编第1旅）负责进攻关岛。这些岛屿面积大，关岛长25英里，其他2个岛也有10多英里长。必须经过



正规的登陆作战才能攻克。因此，这就需要动用 2 个师（陆军第 27 师、陆军第 77 师）作为预备队。陆军第 27 师的几个团在马金岛、埃尼威托克岛战斗中曾陷于困境，陆军第 77 师则是第一次参加战斗。

霍兰·史密斯中将依然是这次战役中步兵部队的指挥官。他的两个前线指挥官，攻打提尼安岛的哈里·施米特少将和攻打关岛的罗伊·S·盖格少将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因此，这就意味着海军陆战队要指挥陆军部队，加之两支战术不同的部队并肩作战，情况会更加复杂。作战计划会议中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些热烈的争论。还是尼米兹将军适时他讲了一个故事，才平息了一场争吵。

尼米兹说：“这使我想到诺亚指挥的第一个两栖登陆战。在他们从方舟上卸东西时，他发现在一对猫后面跟着 6 只小猫，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只雌猫说：‘哈哈，你总以为我们一直都在打架。’”

5 月 5 日，日本广播电台宣布丰田贞次郎大将被任命为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尼米兹又获悉，日军联合舰队包括全部快速航空母舰在内的大部分舰艇，已经驶抵菲律宾和婆罗洲之间的塔威培威岛。婆罗洲盛产石油，日军舰队调到这里显然是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于是，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马上命令潜艇开往塔威培威岛附近海域。美军潜艇击沉日军驱逐舰及其他一些舰只后，日军航空母舰不敢出动飞机进行战斗。结果，日军新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得不到锻炼，失去了战斗的优势。

5 月底，两栖作战部队离开珍珠港和铁底湾，取道海路同第 58 特混舰队在马绍尔群岛汇合后，向马里亚纳群岛进发。这时，莱顿和他的日文专家连夜把一份从日军参谋长随身携带的保密箱中找到的称为“Z”行动计划的文件翻译出来。日本海军把这个作战计划称作是对敌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计划作战的地区一直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一线。这时，珍珠港方面获悉，“Z 行动”已被称为“A—GO 行动”计划所代替，后一个计划据认为只不过是前一个计划的具体翻版。尼米兹看了“Z 行动”的译文后，便下令把文件发给集结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所有舰长。

美军早就期望同日军航空母舰舰队交战。当尼米兹将军得知日军来送死的航空母舰中有上次偷袭珍珠港的“翔鹤”号和“瑞鹤”号时，心里感到很高兴。他对史密斯将军说：“霍兰，有朝一日，我在办公桌上看到击沉日军这两艘航空母舰的电报，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1944 的 6 月 6 日是西半球进攻诺曼底的日子，也是第 58 特混舰队从马绍尔群岛出发的日子。跟在特混舰队后面的是拥有 535 艘舰艇，装载着 127000 名官兵的第 5 两栖作战部队。美军同时出动进攻法国和马里亚纳群岛，是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创举。

当第 5 舰队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向西开进的这几天内，正是太平洋舰队总部等候消息的日子。6 月 11 日，马里亚纳群岛南部岛屿上的日本守军报告他们遭到了空袭，说明第 58 特混舰队显然已经接近敌人。

13 日，从李将军率领的快速航空母舰部队派出来的快速战列舰，轰击了塞班岛和附近的提尼安岛。14 日，老式战列舰及其它火力支援舰接替李将军的快速战列舰，开始对塞班岛西海岸进行登陆前的炮火轰击。14 日轰击持续了一整天，15 日天一亮又恢复了轰击，同时护卫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开始轰炸日军海岸防御工事。

特纳将军报告，海军陆战队 15 日上午 8 点 44 分开始在塞班岛登陆，当

天下午， 20000 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成功，但部队伤亡惨重，距要攻克的目标还有一半路程。这的确是苦战的开始，但美国人有信心攻克这些岛屿。

## 第十章 攻占马里亚纳群岛

### 猎获“火鸡”

海军史密斯将军撤了陆军史密斯将军的职

马兹尔对麦克阿瑟发出了“命令”

麦克阿瑟抢了罗斯福总统的镜头

宴会上的 146 颗星

突破日军最后一道防线

1944年6月，美军向马里亚纳群岛发起的攻击与日军1942年6月袭击中途岛颇为相似，都是远涉重洋，深入对方腹地。主要的区别在于1942年日军不知道美国舰队的具体位置，结果遭到美军突然反击；而1944年美军对日军舰队的位置却了如指掌。

3艘美国潜艇封锁了停有日军联合舰队90%的舰艇组成的机动舰队的塔威塔威岛锚地的出口处。此外，为了避免日军舰队向菲律宾方向逃窜，美国的潜艇3艘部署在吕宋岛以北，3艘部署在棉兰老以南，1艘部署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1艘部署在苏里高海峡东口，另外的一些美国潜艇在菲律宾海和菲律宾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太平洋海域内巡逻。

1944年4月1日以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海军航空兵的空中搜索范围延展到1000海里。他们组织空中巡逻，配合麦克阿瑟的部队向西沿新几内亚海岸发起两栖进攻作战。塞班岛进攻战后，岛上的水上飞机和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飞机从南面、西南和北面进行了搜索。尽管如此，盟军的空中搜索还不能控制整个菲律宾海。

美国“鳐鱼”号潜艇在6月10日晚上，发现一支日军战列舰——巡洋舰部队驶离塔威塔威岛向南航行，便从舰上发报，报告了盟军指挥部。据分析，日军舰艇的行动是对麦克阿瑟将军进攻新几内亚西端比阿克岛作出的反应。由于麦克阿瑟的第7舰队没有战列舰，日军舰队出港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13日，美国“小银鱼”号潜艇发现日军6艘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从塔威塔威岛向北驶去。天黑后，西南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拉尔夫·克里斯蒂将军收到“小银鱼”号浮出水面后发出的报告，立即转报布里斯班、珍珠港和在塞班岛外围的斯普鲁恩斯将军。据判断，日军的行动是对第58特混舰队空袭马里亚纳群岛的回答。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作战室里，作战官开始用蓝色和橙色笔把这一情况标在图上。

15日，日军机动舰队驶离圣贝纳迪诺海峡。1小时后，“海马”号潜艇发现在苏里高海峡以东200海里的北航道上，有一支日军战列舰——巡洋舰部队。太平洋舰队总部断定，这就是“鳐鱼”号10日发现从塔威塔威岛离开的那支部队，并估计它是因为马里亚纳群岛遭到空袭而改变了航向。日军一贯诡计多端，善于使用诱敌深入战术，把部队分为若干分队行动，因此使人很难掌握它的意图。不管怎样，斯普鲁恩斯预料到有一场大仗，决定把原定于6月18日进攻关岛的计划推迟。

6月17日，“棘鳍”号潜艇在菲律宾海同日军进行了两次接触，这说明日军舰队正在向马里亚纳群岛开进，蓄意把舰队置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和新几内亚盟军侦察机的活动范围之外。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洛克伍德将军率领4艘潜艇正在塞班岛以西500海里处，范围60平方海里的海域内巡逻。

他下令潜艇向西南方向移动 250 海里，挡住敌军舰艇的去路。他还向所有的潜艇下达命令：“现在已遇到敌人，你们要先打后报告。由于海上有自己的部队，一定要判明确系敌舰才能开火。”

美军通过情报资料掌握了日军机动舰队的不少情况。它的司令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是日本海军中一个有名的干才，估计他的舰队拥有 9 艘快速航空母舰，而美军第 58 特混舰队有 15 艘。据了解小泽治三郎有 50~60 艘舰艇，400 多架飞机。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美军的兵力将是日军的 2 倍，飞行员的训练远远超过了日军。

然而，小泽治三郎也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在向敌人进攻时，他可以借助东风在舰上发射和回收飞机。他可望得到来自关岛、罗塔岛和雅普岛上日机的支援。在向美军航空母舰发起攻击时，由于他的舰载机没有装甲和自封式油箱的负荷，飞行距离比美国飞机长，依靠精确的计算，他可以躲到美国舰载机的作战范围之外。

托尔斯将军还认为，日军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小泽治三郎进入关岛周围 600 海里之内，美军第 58 特混舰队位于他和马里亚纳群岛中间，那么他就能对美国舰队实施穿梭轰炸。也就是说，他的飞机攻击美军部队后，可以到关岛或罗塔岛上补充弹药和油料，在返回航空母舰途中还能再次攻击美国特混舰队。在这期间，由于日军机动舰队离得太远，美国飞机无法对它进行攻击。

托尔斯建议尼米兹命令斯普鲁恩斯在日军舰队靠近岛屿之前，把第 58 特混舰队派到四面去寻找战机。尼米兹没有采纳，他一向认为在现场告诉一个指挥官如何去打仗不是好办法，他只是让麦克莫里斯给斯普鲁恩斯发了一份电报，提醒他注意敌机进行穿梭轰炸的可能性。

自从“棘鳍”号潜艇同日军遭遇以后，美军再没有发现日本舰队的踪迹。从截获的电报中发现，日军飞机已经查明第 58 特混舰队正隐蔽在马里亚纳群岛西边，但美国飞机却没有发现日军舰队，潜艇也没有侦察到它的位置。终于在 6 月 18 日晚上，小泽治三郎打破无线电静默，太平洋舰队总部的高频测向台发现了日军舰队的位置。尼米兹马上通报斯普鲁恩斯：日军机动舰队的位置为北纬 13 度，东经 136 度，距离关岛 600 海里。

第 58 特混舰队距日军舰队不到 600 海里，肯定会遭到日军的穿梭轰炸。太平洋舰队总部研究作战计划的军官认为，米彻尔最好连夜把舰队尽量开到西面靠近日军机动舰队的地方，以便在拂晓发起攻击。

6 月 19 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截收到的电报证实，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黄昏时分，随第 58 特混舰队行动的斯普鲁恩斯终于向太平洋舰队总部报告：

凌晨 5 点半，第 58 特混舰队从北纬 14 度 35 分、东经 143 度 40 分处向 185 度方位进行了 325 海里的搜索，但未碰到敌舰。10 点 45 分，西面的敌机开始对第 58 特混舰队进行长达数小时的空袭。有的敌机降落在关岛和罗塔岛机场上，但第 58 特混舰队的飞机多次轰击了这些机场，以阻止日机使用。据报告，美军飞机和高射炮已击毁敌机 300 余架。美机损失情况尚未报来，已知“南达柯他”号被一枚炸弹击中，但不影响作战。据信，敌军还可依靠关岛和罗达岛的机场补充弹药和油料，继续进行袭击。若真如此，日军飞机的损失将还会增加。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这份电报后惊喜交集。喜的是第 58 特混舰队几乎没有遭到损失，惊的是日军舰队丝毫没有受到打击。这种情况说明，也许斯

普鲁恩斯担心，日军机动的一部分可能会插到他和滩头之间来攻击两栖作战舰艇。然而，他应当知道，美军的大部分运输舰已撤到塞班岛东面，敌机是打不着它们的。假若日舰开到滩头外海，就会被特纳率领的7艘老战列舰和7艘护卫航空母舰消灭，或者至少也要受到重创。

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未充分认识到他同日军交战的态势，没有进行批评。事实上斯普鲁恩斯给部队下达命令只提出“攻占和守住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而没有提到连续进攻敌人的舰队。

那天晚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收到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转发“棘鳍”号潜艇的一份电报，这封电报使参谋部军官们感到高兴。电报说：“发射6条鱼雷有3条击中了‘翔鹤’号航空母舰……袭击后2个半小时，在目标方向听到4次剧爆声，……相信敌舰已沉没。”斯普鲁恩斯也报告说，敌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实际上已被打光，第58特混舰队正向西攻击日军机动舰队。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根据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发出的电报，分析综述了20日的战况如下：19日夜和20日大半天，第58特混舰队追击退却中的敌军机动舰队，没有发现敌人。20日下午，米彻尔的一架侦察机发现正在逃窜的敌军舰队并报告了它的位置。米彻尔当即命令甲板上的飞机起飞攻击。他的飞机观察到日军舰队有“6艘航空母舰、6艘巡洋舰、4艘战列舰；航空母舰甲板上没有飞机，只有几架在天空中飞行，”于是在日落前不久，大约6点42分，发起了攻击。据米彻尔的飞行员报告：击沉“‘飞鹰’级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2艘、大油轮2艘，”另外2艘航空母舰被炸起火。

后来，太平洋舰队总部获悉，第58特混舰队的许多飞机，因为飞行时间过长，在夜间返航时落到水里。落水飞行员有的当夜获救，有的第二天被救了起来。20日参加战斗的209名飞行员中只有49人生还。21日从米彻尔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复仇者”远程飞机，发现日军机动舰队仍在继续航行。第58特混舰队当时正在打捞飞行员，追击敌人的航速不快，因而失去了追击敌人的机会。当天下午，斯普鲁恩斯下令停止追击，战斗宣告结束。这次战斗正式被称作菲律宾海战，但在19日亲眼目击上百架敌机像秋叶落地或慧星坠海一样的美国水手都说，这次战斗可以称作“在马里亚纳群岛猎获‘火鸡’”。

据米彻尔将军说，19日凌晨，他曾一再建议，特遣舰队向西开进，“以便在清晨5点对敌人发起攻击”，但斯普鲁恩斯将军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战斗结束后，米彻尔在正式战斗报告的结尾谈到了这次痛苦的教训时懊悔他说：“敌人跑了，它曾一度处于我攻击范围内，遭到我军舰载攻击机的一次空袭，受了重创，但未被击沉。”

斯普鲁恩斯也对他本人19日没有下令进攻日军机动舰队感到遗憾。但他仍有自己的观点，他写道：“就战术而言，我认为追击敌人把它的航空母舰敲掉，比等着敌人来攻击我们更为稳妥，也更符合要求。但当时我们正开始打一场非常重要的大的两栖登陆战，而我们不能去赌博，去冒险。”

金将军支持斯普鲁恩斯的看法，他说：“美军在这个地区的主要任务是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排除敌军干扰，保证塞班岛的两栖作战。斯普鲁恩斯在执行作战计划中把它发展成为菲律宾海战是完全符合这一基本要求的。”

虽然尼米兹一向支持斯普鲁恩斯的战术，但这次对他却有些不满。这在

1944年6月太平洋舰队总部的“作战纪要”中反映出来了：

“ 攻占南马里亚纳群岛的目的顺利达到，但有些人对没有进行决定性的‘海上会战，而感到失望。本来我们指望可以打一次大胜仗，从而缩短战争。

也许有人会认为，日军机动舰队并不想回避同美军第58特混舰队交战，也不想塞班岛向美国运输舰艇大举进攻。从这一假定出发，在不考虑远征部队的情况下，我航空母舰主力和炮舰能够往西开进同日军舰队打一场决定性的空战，把日军舰队打垮，战争就能早点结束。”

珍珠港有些海军飞行员坚持认为，斯普鲁恩斯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埋怨“这是非飞行员指挥飞行员带来的结果。”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却证明了斯普鲁恩斯的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从缴获日军的档案来看，6月19日那天，斯普鲁恩斯凭他的运气或直觉把第58特混舰队部署在最理想的位置上。

原来，小泽治三郎确实已经把他的机动舰队分散，但不是美军预料或看到的那种部署。当时，他把他最强大的高射火炮舰艇组成了3个环形大队，每个大队中间有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并把它们派到两个掩护力量薄弱的重型航空母舰编队前面100海里。米彻尔的飞机如要攻击日军的重型航空母舰，必须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和在敌先头舰队的空中攻击下，往前飞行100海里才能攻击敌军主力并保存自己；返舰时仍要飞行100海里，并受到上述高射炮火和舰载敌机的拦击。如果米彻尔真的实施这种打法，他的飞机损失将会是灾难性的。

倘若第58特混舰队向西开进，使它的舰载机进入攻击日军机动舰队的范围内，也可能炸沉几艘日军航空母舰，但日军就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击沉一些美国航空母舰，因为米彻尔不得不把他的航空兵部队分开，有的用来防御，有的用做进攻。由于他继续保持防御的姿态，才能在6月19日使用他所有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火，在“马里亚纳群岛猎获‘火鸡’”行动中创造奇迹。同时，通过靠近马里亚纳群岛，米彻尔就能炸毁罗塔岛和关岛上的敌机和机场，从而挫败小泽治三郎的穿梭轰炸。

美军的“大青花鱼”号和“棘鳍”号潜艇都机智地钻到日军重型航空母舰中间去活动。“棘鳍”号击沉了参加过袭击珍珠港而幸存的航空母舰“翔鹤”号。“大青花鱼”号的战绩更为显著，击沉了小泽治三郎的旗舰、日本帝国海军最大的航空母舰“大凤”号。“大青花鱼”号的艇长，在连续发射六枚鱼雷后就下潜跑掉。但因为他以为没有击中目标而未向上报告。实际上，他的一枚鱼雷射穿了“大凤”号的舰体，引发了蒸气爆炸，使这艘大型航空母舰裂成两半。小泽治三郎和他的参谋部已侥幸搬到一艘巡洋舰上，接着又转移到了“瑞鹤”号航空母舰。

在6月20日黎明时分，日军“飞鹰”号航空母舰和2艘油船被炸沉。另外，有2艘航空母舰被炸起火；1艘战列舰和1艘巡洋舰被炸坏。战斗结束时，日军机动舰队只剩下了35架舰载机。

日军航空母舰也已经处于进攻无力，防御无援的境地。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猎获‘火鸡’”的战绩促成了日军的最后失败。

当对斯普鲁恩斯战术的批评刚开始平息下来时，尼米兹又遇到了令他十分头疼的麻烦。6月23日（珍珠港时间），他得知霍兰·史密斯将军撤了陆军第27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将军的职务。这是被一个海军陆战队将军撤职的第一个陆军将领。长期以来，由于陆军，特别是里查森将军本人对海军陆

战队指挥陆军就心怀不满，这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响，还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结果。

陆军第 27 师在塞班岛像在马金岛、埃尼威托克岛一样吃了败仗。霍兰·史密斯将军认为，陆军第 27 师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进攻精神和领导不力，因此必须撤换师长。霍兰·史密斯带着地图，乘两栖作战指挥舰“落基山”号去同特纳将军商谈这个问题。接着，又一起来到“印地安纳波里斯”号巡洋舰上面见刚从菲律宾海战归来的斯普鲁恩斯将军。他们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由穆尔上校写了一份由斯普鲁恩斯将军签名的备忘录发给霍兰·史密斯：“你有权下令撤销陆军第 27 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的职务；任命贾曼少将为该师师长……”。

尼米兹想尽量不让这件事张扬出去，但这是难以办到的。往返于珍珠港和塞班岛办事的人员不断，人们已经看见拉尔夫·史密斯将军呆在谢夫特堡——瓦胡岛陆军司令部军营里。里查森将军也在那里，正在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并组织了一个由巴克纳将军领导的陆军调查小组，调查史密斯被撤职的问题。

国际新闻社的记者里查德·哈勒来到太平洋舰队总部对助理新闻发布官肯恩思·麦卡德尔海军中校问道：“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公布陆军第 27 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被撤职的真相？”

麦卡德尔答复说：“我不知道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

哈勒说：“全城都知道了，我是听那位师长的好朋友讲的。”

麦卡德尔认为已经不可能再隐瞒这件事了，于是他去看参谋长时对麦克莫里斯说：

“这件事全檀香山都知道了。”

“谁告诉他们的？”

“塞班岛上的 5 万人知道了，你无法对这样的事保密。”

“回答就是不知道。”

为此麦卡德尔又找新任助理参谋长奥斯汀谈。奥斯汀认为封锁新闻是错误的，与其添油加醋地乱传，倒不如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但他知道尼米兹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他对麦卡德尔说：“回答仍是不知道。将军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陆军部愿意公布，它可以公布。你知道，将军不愿做任何伤害拉尔夫·史密斯感情的事。”

果不出所料，美国报刊对这件事作了歪曲报道。有的报纸把霍兰·史密斯说成是“塔拉瓦岛的杀人犯”，一些报纸说，拉尔夫·史密斯违抗战斗命令。《旧金山调查者报》指责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呼吁在太平洋战场建立统一的司令部，由“在历次战争中战胜艰难险阻，……以轻微伤亡赢得最大胜利”的麦克阿瑟将军来指挥。《时代》和《生活》杂志登载的文章支持霍兰·史密斯。《时代》的文章提到，“指挥官在战场上优柔寡断，怕把部队关系搞坏而不敢撤掉一个部属，势必贻误战机，造成部队伤亡。”

里查森将军一怒之下于 7 月 12 日飞到塞班岛。他没有跟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打招呼，就跑去检阅陆军第 27 师，给部队授奖；并要师里的军官，包括接替贾曼将军担任新师长的乔治·格林纳少将为他的调查小组作证。斯普鲁恩斯将军看出这是件麻烦事，劝说霍兰·史密斯任何时候都不

要发脾气。

在里查森为陆军第 27 师授奖之后，霍兰·史密斯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 4 师师长哈里·施米特少将去里查森将军的住处看他。里查森当着施米特的面申斥霍兰·史密斯。

“你没有撤掉拉尔夫·史密斯的权利，”里查森气愤他说。“27 师是太平洋地区素质最好的陆军师之一，是我亲自训练的。你歧视陆军，偏袒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你，你不能力所欲为地欺负陆军。你和你的军长都没有资格像陆军将军那样指挥大部队。我们指挥部队的经验比你们丰富，你竟敢撤掉我们陆军的一位将军……无论怎么说，你们海军陆战队不过是只知道打滩头战罢了。你们在陆上会打仗吗？”

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的是。“疯子”史密斯面对里查森的谩骂始终没有讲话。倒是特纳按捺不住，一通厥词，把里查森气得要命。

但事后，霍兰·史密斯准备让哈里·施米特执笔，把他所看到的里查森的表现写一份正式报告。凯利·特纳以泼辣的口气写了一份题为“美国陆军中将里查森滥用职权的报告”，由斯普鲁恩斯转交尼米兹。里查森将军回到谢夫特堡军营后，也给尼米兹送了一份指责特纳对他横蛮无理的报告。随后，他又把伯克纳调查小组认定撤去拉尔夫·史密斯职务是不合理的报告送给尼米兹。

尼米兹将军对这场愚蠢的争论完全采取漠视的态度。但他接到斯普鲁恩斯关于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正式报告后，谨慎地把贬低陆军第 27 师的部分都删去。当他知道里查森将军已把伯克纳调查小组的报告上送马歇尔将军，就把斯普鲁恩斯送给他的那份报告注上“附件 一”，特纳和里查森的报告注上“附件 二”，一齐由军官信使以绝密件送给金将军。他在给金的附信上写道：

附件 一 和附件 二 送给你看看，并不是正式上报，主要是让你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全貌。我考虑，马歇尔将军看到里查森将军的伯克纳调查小组的报告（收在附件 一 内）后，他对以特纳、史密斯为一方，里查森将军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可能会只听一面之辞而产生偏见。

我不想让你正式出面过问这件事，因为我希望能够就地解决，哪怕只是写入档案也好。要是把这些附件正式向你上报，你就得送给陆军部。目前，正当需要我们尽全力考虑如何打赢战争的时候，上报这样的问题是令人不愉快和没有必要的。

我认为你应该了解事实真相，以防马歇尔向你提到这件事时，你不知情。我深信马歇尔一定认为，陆军部队不应由海军陆战队指挥。但愿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陆军部队不能受海军陆战队指挥，海军陆战队部队也不能受陆军指挥。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知道这场争论的情况。陆军部为了减少摩擦，把拉尔夫·史密斯将军从太平洋战场调到驻欧洲部队，海军部也做出姿态把霍兰·史密斯调到新建立的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担任司令。这件事终于暂时平息下来。

一直等到战争结束多年以后，由于霍兰·史密斯发表了言辞偏激的回忆录《珊瑚岛与高级将领》，又重新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后话，本文不再赘述。

1944 年中，联合参谋部作战计划官提出了一个最大胆的战略设想，主张



在航空母舰支援下，从塞班岛北上，穿过小笠原群岛，进攻日本本土。尼米兹将军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冒险，表示不同意。进攻日本比较有把握的路线，还是沿着参谋长联席会议3月提出的计划打下去，那就是经菲律宾、台湾和琉球群岛向九州等地推进。

麦克阿瑟在这一点上和尼米兹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采取这条路线，陆基航空兵、地面部队和海军部队都可以同时参加进攻。

7月初，麦克阿瑟提出一份作战计划的具体方案：他的部队经福格尔科普半岛和莫罗太岛，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于10月25日在棉兰老岛登陆，11月15日在莱特岛登陆。在占领莱特岛后，中太平洋部队于1945年1月15日在吕宋岛以北登陆。西南太平洋部队于2月在吕宋岛东南和民都洛登陆。然后，西南太平洋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再次支援下绕到吕宋岛北面，他的6个师于1945年4月1日在林加延湾的东西两面登陆，并向马尼拉进军。

几乎没有人同意麦克阿瑟这个复杂的作战计划。

于是尼米兹将军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让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在太平洋舰队支援下，在棉兰老登陆后修建机场，使日军在吕宋岛上的航空兵部队陷于孤立，然后同中太平洋部队会合，一起向台湾和中国挺进。

麦克阿瑟绝对不能接受尼米兹的计划。他坚决反对把这么多菲律宾的岛屿和菲律宾人民扔下不管，认为这是一个在战略上站不住、在道义上通不过的计划。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说“我要求去华盛顿充分陈述我的意见。”

罗斯福总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了消除尼米兹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分歧，他要趁7月19日开始的民主党年会之机，顺便到太平洋沿岸基地视察。那时，他将在夏威夷的瓦胡岛上接见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

尼米兹将军在白宫特工局局长迈克·赖利来珍珠港布置安全措施时，就知道总统即将前来视察。赖利选定海军飞行员休养地怀基基海滩一座皇官式的房子作为总统下榻地。尼米兹为此发电报邀请麦克阿瑟来珍珠港，鉴于日军山本五十六的教训，他为了保密，没有提总统来的事。结果麦克阿瑟回电说，他因公务太忙，实难成行，深感抱歉。

金听说，正在酝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西南太平洋地区，出任英国远东司令。他认为这将会使麦克阿瑟大伤脑筋，有必要同麦克阿瑟谈谈。于是，他邀请麦克阿瑟来珍珠港，但麦克阿瑟再次复电表示歉意，仍托辞他工作忙，来不了。

马歇尔将军听说麦克阿瑟两次婉言谢绝了尼米兹的邀请，终于采取了行动。他“命令”麦克阿瑟去夏威夷向“大人物”汇报。

总统乘专列火车横跨大陆，在芝加哥作了短暂停留，并同前来参加民主党年会的政治领导人商谈。7月20日，年会一致同意第四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在车厢里通过广播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第二天夜里，罗斯福乘“巴尔的摩”号巡洋舰离开圣迭戈，并把他到达珍珠港的时间分别通知了尼米兹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

尼米兹邀请麦克阿瑟在夏威夷访问期间住在马卡拉帕山上他的寓所里。但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老同学里查森将军已在麦克阿瑟到来之前邀请他住在谢夫堡军营。麦克阿瑟已经答应了里查森的邀请。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想对总统来视察尽量保密，尼米兹采取了预防措施，命令在总统离开前，一律扣发从夏威夷寄出的信件，以免因人多消息广，泄

露了总统在珍珠港的消息。在罗斯福到达的前夕，太平洋舰队总部下令，7月26日下午珍珠港舰上、码头上、基地主要街道上的所有官兵一律着白色制服。

26日午后不久，“巴尔的摩”号巡洋舰在代蒙德·赫德处拐弯，在卡梅亚梅亚堡徐徐靠近接受引港。尼米兹将军、里查森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从引港船登上军舰。当巡洋舰进入航道时，在桅杆上升起了总统旗；港内的所有舰艇都加强了警戒。

巡洋舰靠拢码头，栈桥已经搭好。码头上，莱希、托尔斯、洛克伍德、波纳尔、卡尼和福雷斯特·谢尔曼等高级将领和其他十几位军官，在麦克莫里斯率领下，穿着耀眼的白色制服站成一行。麦克莫里斯发出“向右看！”的口令。由于这些中年军官多年没有参加制式操练，竟有两人向左看，引起“巴尔的摩”号上水兵发出愉快的嘘嘘声。队列伴随着笛声、鼓声和喇叭声登上军舰，向站在舰长舱里的总统表示致敬。当所有的人都走过去，只剩下尼米兹和莱希时，罗斯福总统关注地问起了麦克阿瑟将军。

其实，麦克阿瑟在一小时前已经到了，他先到了里查森将军在谢夫特堡军营的寓所。总统在舰上等了一些时候，刚要上岸时，听到从檀香山方向传来了欢呼声、警哨声、汽车喇叭声和警卫摩托车的轰鸣声。在摩托车的警卫下，一辆有陆军四星上将标志的大轿车开上码头，开车人穿着一身咋叽布军装。麦克阿瑟将军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

车子停在跳板前边，麦克阿瑟身穿土黄色军裤和棕色飞行员皮前克，头戴一顶菲律宾的元帅帽从车内走出来。走到跳板中间，他停下来向欢呼的群众打招呼。上舰后，根据水手长的哨音，他在后甲板上行了礼。有意无意间，麦克阿瑟抢了总统和别人的镜头。罗斯福毫不介意地在舰舱里热情地接见了他们。

“道格拉斯，”莱希将军问麦克阿瑟，他是麦克阿瑟近40年的老朋友。“你来这里看我们，为什么不穿适当的衣服？”

“嗨，”麦克阿瑟回答说，“你没有到过我那里，那里的天气可冷呢。”

短暂会晤之后，总统、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一起坐在甲板的椅子上，摄影师给他们照相。

总统一行于下午5点离开巡洋舰，前往檀香山下榻的地方，沿途受到军民的夹道欢迎。尼米兹返回马卡拉帕山，麦克阿瑟同里查森将军一道去谢夫特堡。通常还能控制自己的麦克阿瑟一到了里查森的宿舍里，就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觉得他这次被叫来就是作一次照相的公费旅行，他感到羞愧。

这位将军来回踱着方步，继续在生气。他责怪这个时候，总统召自己来同太平洋地区的指挥官商量如何战胜亚洲的敌人，完全是一场政治表演。

里查森将军已经为总统安排了第二天的活动：乘车检阅部队，视察一些军事设施。但，眼下找不到一辆适合总统使用的敞篷车。只有两部车可供使用，一部是檀香山消防队长的红色五座轿车，另一部是檀香山著名妓院老板比较素雅的七座车。里查森认为，比较大的那一部容易被认出来，就选用了小的那部红车。检阅时，尼米兹被挤在后排座位总统和麦克阿瑟之间，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在总统与麦克阿瑟交谈时，几乎没人注意他的存在。

那天晚上，总统、麦克阿瑟、莱希和尼米兹在总统下榻的地方吃过饭后，一起来到挂着大幅太平洋地图的起居室里。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地图旁边，指着棉兰老问麦克阿瑟：“道格拉斯，我们从这里再往哪里去？”

“总统先生，莱特湾，然后再到吕宋岛。”

讨论是在友好和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轮番站起来用竹棍在地图上指着所谈到的地方，罗斯福偶尔插话。尼米兹阐明了台湾有利的战略地位：有利于拦阻东印度群岛地区的石油、锡、橡胶、奎宁和其他重要物资运往日本；而且台湾靠近中国，美军希望同中国军队合作，在中国大陆修建一个轰炸机基地，一旦进攻日本时使用。万一不可能在中国修建基地，台湾比吕宋离日本近，还可以发挥作用。

麦克阿瑟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你不能把1700万虔诚的菲律宾基督教徒留给日本人，而先去解放台湾，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总统先生，那时美国公众舆论将会谴责你，那也是很有道理的。”

麦克阿瑟继续说：“把菲律宾丢下不管，在远东人民中间也会引起强烈反响。他们会相信日本的宣传，认为美国人不愿意流血去拯救他们的东方朋友。另外，吕宋岛上还有3700名美国战俘，也希望早日获得释放。”

麦克阿瑟将军谈到军事问题时说，从遥远的棉兰老派飞机轰炸，摧毁不了吕宋岛上的日军机场，美军可以在莱特岛或民都洛岛，也可以在两个岛上同时修建机场。一旦机场修好，他的部队将在林加延湾登陆，并在5周内进入马尼拉。

“但是，道格拉斯，”总统说道：“攻占吕宋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恐怕承受不了。我认为我们似乎应当绕过它。”

“总统先生，”麦克阿瑟回答说，“我的损失不会大，决不会比过去大。正面进攻的时机过去了。现代化的步兵武器是致命的，正面进攻不合时宜了。只有平庸的指挥官才会那么干，优秀的指挥官打仗是不会招致重大损失的。”

尼米兹将军本来完全可以对麦克阿瑟这种明显的含沙射影反唇相讥，指出如果不是中太平洋的攻势牵制住日本大量兵力，麦克阿瑟在南部的进展就不会那么顺利，损失也可能会更大。但尼米兹没有理会麦克阿瑟，他目不转睛地听着麦克阿瑟讲，考虑着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后打败敌人的作战方针。

讨论一直持续到午夜，第二天早晨又继续进行。麦克阿瑟的意见很快就占了上风，不但说服了总统，而且也说服了尼米兹。

中午，会议宣告结束，大家乘车去珍珠港，应邀参加尼米兹为他们举行的午宴。他们抵达马卡拉帕山时，连尼米兹也惊呆了，他几乎认不出是他的寓所了。在迈克·赖利的指导下，海军营建大队整整干了昨天一个下午和今天一个上午。他们把棕榈树暂时搬走，为了修一条通向屋后的路，好让总统从汽车上下来乘轮椅而不被人看见，因为罗斯福很注意这类事。他们还修了一条直通到后门的斜坡路，重新装修了后门，以便轮椅通过。为了罗斯福先生的方便，他们还特别在楼下修了卫生间。最后，把所有改建的地方都用漆刷过并用喷灯吹干。

宴会前，总统喝了3杯烈性马丁尼酒。这次盛会有36位陆、海军将领参加。高级军官除麦克阿瑟、莱希和尼米兹外，还有最近从南太平洋奉召回来的哈尔西将军。拉马尔统计了一下，出席宴会的将军领章上的星共有146颗。宴会的主菜是夏威夷有名的马希鱼，做菜之前，已经总统的随从医生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中将检验通过。

宴会后，麦克阿瑟告辞离去。他向罗斯福先生保证，他和尼米兹之间的所有分歧已消除。他说，“总统先生，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彼此完全

了解。”将军的飞机正等候在附近的希卡姆机场上。飞机起飞后，麦克阿瑟转身向他的副官高兴地说，“我们的意见被采纳了！”

第二天，7月29日黄昏时分，罗斯福在“巴尔的摩”号旁边的码头上，坐在轮椅里同尼米兹、里查森和戈姆利闲谈了一会。他对这3天受到启发并取得成果向他们表示感谢，同他们握手告别后坐着轮椅登上巡洋舰。天黑后，总统的巡洋舰沿着354度的航向向阿留申群岛的阿达克岛驶去。

第二天，海军营建大队很快把尼米兹的寓所恢复了原样。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已接近尾声。陆战第2师和第4师部队；在陆军、海军和航空兵的火力支援下，一周内扫荡了整个提尼安岛。他们在岛的南端悬崖绝壁处曾一度受阻，但8月1日，哈里·施米特将军终于宣布占领了这个岛屿。

8月中旬，日军在关岛上有组织的抵抗也结束了，宽阔的马里亚纳群岛全部为美军占领。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攻占塞班、提尼安和关岛的战役中，美军死亡5000人，而消灭日军近6万人。美国已经突破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夺得了下一步作战的后勤基地、攻击日军运输线的潜艇基地和轰炸东京地区工业设施的B—29型轰炸机基地。

## 第十一章 莱特湾决战

“海鲫”号发射的鱼雷揭开大决战的序幕

尼米兹获悉：莱特岛已没有日军

尼米兹：第 34 特混舰队在哪里？

被激怒的海军上将

来自海军少校的指责

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麦克阿瑟攻占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并把它作为进攻吕宋岛的跳板和孤立吕宋岛上日军航空兵的基地。进攻莱特岛的日期预订在 12 月 20 日。

金命令尼米兹制订进攻台湾和中国沿海厦门的计划，尼米兹知道金的命令仅仅是自己的一种设想。他派福雷斯特·谢尔曼去华盛顿催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及早作出决定。谢尔曼对他们说，离进攻帕劳群岛的时间只有 2 个星期了，中太平洋部队急需明确下一步任务。联席会议感到目前这个问题难以决定。谢尔曼说，即使是不好的决定，也比没有决定好。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作战军官去考虑。他们建议推迟研究攻打吕宋还是攻打台湾的问题，却同麦克阿瑟将军的代表拟出了一份作战时间表，准备在 9 月 11 日魁北克有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参加的盟军联合参谋会议上提出来。时间表是这样安排的：

9 月 15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占新几内亚和棉兰老南部之间的莫罗太岛；中太平洋部队攻占帕劳群岛的佩勒琉岛和昂戈尔岛。

10 月 5 日：中太平洋部队攻占雅普岛和乌里锡岛。

10 月 15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占莫罗太岛和棉兰老南部之间的塔劳群岛。

11 月 15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在棉兰老南部登陆。

12 月 20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在莱特岛登陆。

1945 年 2 月 20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和中太平洋部队在吕宋联合登陆，或者 3 月 1 日在台湾和厦门联合登陆。

9 月 11 日，哈尔西将军乘 45000 吨的战列舰“新泽西”号旗舰，率领快速航空母舰到达菲律宾附近海域。他的舰队在驶离珍珠港后，第 5 舰队的番号已改为第 3 舰队，快速航空母舰部队第 58 特混舰队改为第 38 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将军已乘“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从塞班岛去珍珠港。

同斯普鲁恩斯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新任参谋长阿瑟·戴维斯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的前参谋长卡尔·穆尔海军上校作为普通乘客，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穆尔将去华盛顿担任参谋。

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进入珍珠港东海湾时，信号站发出一封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祝贺信。旗舰带缆后，斯普鲁恩斯马上到马卡拉帕山向尼米兹总司令报到。尼米兹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说：“下一个战役是攻打台湾和厦门，你马上乘飞机回加利福尼亚看看家属，2 个星期后回来。”

斯普鲁恩斯感到有些突然，他顺口说道：“我不喜欢打台湾。”

“你想打哪里？”尼米兹追问道。

“我想打硫黄岛和冲绳岛。”

斯普鲁恩斯认真解释道，硫黄岛不仅可以作为从马里亚纳群岛基地起飞空袭东京的 B—29 型轰炸机的护航战斗机机场，而且也是从冲绳岛经日本九州、四国、本州到东京的要冲。轰炸机可以在硫黄岛加油，还可以在战斗机护航下，飞到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硫黄岛上的战斗机能支援舰队在日本海域作战，美军在冲绳岛可以阻遏日军从南面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的舰船，直接切断日本同中国的联系。作为轰炸机基地，美军从冲绳岛袭击日本南部十分方便。

“好啦，”尼米兹说，他没有忘掉金将军的命令，“还是进攻台湾吧。”

在往常，斯普鲁恩斯会马上布置参谋人员草拟作战计划。但是，这次他深信金会根据情况最终放弃打台湾，所以他让他的参谋人员去休假，自己也动身回家了。

9月12日（珍珠港时间），尼米兹收到哈尔西的一份电报，看到这份电报他感到很吃惊。电报说，第38特混舰队攻击菲律宾中部后，日军在这个地区能作战的飞机已经不多，油库被毁，“再没有运输舰可打”。电报还谈到，“这个地区异常开阔”。听菲律宾人说，莱特岛上已经没有日军。据此，哈尔西强烈要求，立即取消进攻塔劳群岛、棉兰老岛、帕劳群岛和雅普岛的计划，把陆、海军部队尽快用来进攻莱特岛。

尼米兹认为佩勒硫岛机场和科索尔通道的锚地对进攻莱特岛都有用，不同意取消对帕劳群岛的进攻，但他还是把哈尔西的建议用电报转给正在魁北克开会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还建议把第3两栖作战部队和正在珍珠港装船准备去打雅普岛的陆军第24军，划归麦克阿瑟指挥。

马歇尔将军把哈尔西的建议和尼米兹的意见一起转给麦克阿瑟将军，征求他对这些变动的意见。萨瑟兰将军因麦克阿瑟正在去莫罗太岛的道路上，就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复了电。复电说，莱特岛上无日军的消息并不确实。由于有尼米兹提供的增援部队，可早日进攻莱特岛。

在9月中旬的几次进攻战中，唯一困难的一次是进攻佩勒硫岛。岛上10000名日军大都携带武器隐藏在山梁上，在这个山梁上有500多个纵横交错的岩洞。陆战第1师在昂戈调来的陆军第81师1个团的支援下，使用火箭筒、炸药包、坦克上的远程火焰喷射器，与敌军战斗了1个月。10月15日，陆军第81师的另外两个团接替陆战第1师继续战斗。直到11月25日，岛上敌军的抵抗才停止。在此之前，美军飞机早已经开始使用佩勒硫岛上的轰炸机机场，盟军舰艇已使用科索尔锚地，然而美军这次攻占佩勒硫岛的战斗伤亡10000人，其中死亡近2000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太平洋海区司令部，对参加莱特岛进攻战的部队能否协调一致极为关注。

为了解决协调一致和相互支援的问题，有关部队的代表在麦克阿瑟新总部霍兰蒂亚开了一次会。尼米兹派以福雷斯特·谢尔曼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哈尔西派他的参谋长迈克·卡尼参加。9月22日，谢尔曼回到珍珠港后，太平洋海区总部参谋部已完成了“8—44作战计划”的起草工作，9月27日尼米兹在计划上签了字。这个作战计划要求太平洋海区部队要掩护和支援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占菲律宾群岛中部的作战，并要求哈尔西的第3舰队“消灭在菲律宾或威胁菲律宾的敌海军和航空兵”。

在单独给第3舰队的命令中还指示“一旦碰到或出现消灭敌舰队主力的机会，消灭敌舰队就是你们的主要任务。”

10月17、18日，西南太平洋部队第7舰队先头部队已把步兵部队送上扼守莱特湾通道的岛屿，支援舰艇已经进入莱特湾轰击滩头阵地。20日，麦克阿瑟将军宣布，在部队伤亡极为轻微的情况下，莱特岛的登陆计划全部按时完成。但美国人不知道，日军已命令岛上守军在舰艇射程以外的地方挖山洞躲藏起来，等待美军接近时再行抵抗。

10月20日下午，菲律宾总统塞吉奥·奥斯汀纳陪同麦克阿瑟将军登上岸。在滩头上，麦克阿瑟将军向全体菲律宾人民广播他宣布菲律宾解放的演说：

这里是自由之声，麦克阿瑟将军在讲话。

菲律宾朋友们！我已经回来了。托上帝的福，我们的部队又踏上了菲律宾这块奉献过我们两个民族鲜血的土地。……集合到我的周围来吧。让我们在不屈不挠的巴丹和科雷吉多尔战斗精神的鼓舞下继续前进。战线的扩展已经把你们卷入战争，站起来战斗吧！我们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战斗。为了你们的家园，战斗吧！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战斗吧！为了你们光荣的牺牲者，战斗吧！

罗斯福总统给麦克阿瑟将军发了一份热情的祝贺电。他也没有忘记为这次进攻战铺平道路和把进攻部队送到岛上的海军舰艇，分别给尼米兹将军和哈尔西将军发电报说：

全国为你们舰队在敌人海域内取得的辉煌胜利感到自豪。我们对你们航空兵的英勇善战和水兵的吃苦耐劳精神十分钦佩。你们同麦克阿瑟将军的精诚合作，为部队协调一致和高度发挥各兵种的作用做出了榜样。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得知，日军联合舰队的大多数重型舰艇已经开到靠近婆罗州、爪哇和苏门答腊油井的东印度群岛。小泽治三郎的航空母舰部队和一支小型的巡洋舰—驱逐舰留在了日本内海，没有受到美国潜艇的威胁。美军攻占吕宋岛的卡脖子地带，既阻止了从南向北运石油和飞机油给小泽，也阻止了从日本本土补充弹药给南部的水面舰艇部队。

哈尔西攻击台湾后，日军巡洋舰—驱逐舰部队从内海出动，但很快就缩到琉球群岛后面躲了起来。太平洋舰队总部的军官认为，从日军这次软弱而胆小的行动和麦克阿瑟进攻莱特岛时日军舰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的情况看，日军联合舰队因为飞机和飞行员损失，它已经不敢再出击了。

日军联合舰队不敢出来迎战，这对美国第38特混舰队的水兵和飞行员来说，倒是—个好消息。

哈尔西发报给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提出：如果日军舰队不出来迎战，他准备追到后面去打它。

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收到这份电报后感到有些惊讶。他立即告诉哈尔西，根据太平洋海区“8—44作战计划”，他仍必须执行“掩护和支援西南太平洋部队”的作战任务。尼米兹在给哈尔西的电报中还进一步明确，“第3舰队的主力部队，没有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不能穿过苏里高海峡或圣贝纳迪诺海峡行动。

既然不允许寻找日军舰队，而日军舰队也不出来，哈尔西决定另作安排：把航空母舰派到附近的锚地去补充给养和弹药，同时让人员进行休整。他向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报告了他的打算，并于10月22日晚上10点半，命令麦凯恩的第38特混舰队第1大队撤回乌里锡岛。第二天拉尔夫·戴维森海军少将的第38特混舰队第4大队也撤了回去。10月29日，这两个大队回来后，杰拉尔德·F·博根海军少将的第38特混舰队第2大队和弗雷德里克·谢尔曼的第38特混舰队第3大队又撤下去休整。哈尔西把航空母舰和飞机实力最强的麦凯恩大队安排最先休整，是不合适的。

10月23日午夜过后，美国“海鲫”号和“鲛鱼”号潜艇在菲律宾对面帕拉望水道南端外海，发现有11艘重型舰只和6艘驱逐舰，成双纵队向零四零度方位航行。“海鲫”号通过无线电向弗里曼特尔的克里斯蒂将军报告，23日早晨6点20分，克里斯蒂转报尼米兹和哈尔西。哈尔西当即取消戴维森部队后撤休整的命令，允许麦凯恩的部队继续向东南朝乌里锡岛航行。

尼米兹和哈尔西收到电报时，“海鲫”号和“鲛鱼”号已经进入阵位，准备攻击敌舰。“海鲫”号发射的鱼雷，打沉日军重巡洋舰1艘，重创1艘。“鲛鱼”号打沉另1艘重巡洋舰。于是，历史上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拉开了序幕。

莱特湾海战是远离指挥部的一次战斗，来往电报非常多。由于天气晴朗，静电干扰少，太平洋舰队总部监听站几乎抄收了所有电报，并报给珍珠港尼米兹总司令，转报华盛顿美国舰队总司令金。

10月23日，第38特混舰队的其他三个大队加完油后，按哈尔西将军的命令向菲律宾靠近。当天夜里，它们以扇形向西展开，24日拂晓到达125海里外的指定位置。谢尔曼的第3大队，包括米彻尔乘坐的“列克星敦”号，到达吕宋岛外围。博根的第2大队，包括哈尔西乘坐的“新泽西”号到达圣贝纳迪诺海峡外围。戴维森的第4大队到达莱特湾外围。上午6点半，3个大队的侦察机对菲律宾内海进行了搜索侦察。

清晨，第38特混舰队的侦察机，发现两群向东航行的敌军舰艇。一群舰艇在苏禄海向莱特湾驶来，另一个比较大的舰群已进入锡布扬海，也将取道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向莱特湾。美军把敌人这两个舰群称为南路舰队和中路舰队。从这一迹象判断，这两支日军舰队企图对莱特湾的美军运输舰进行一次钳形进攻。

哈尔西将军负责对付日军中路舰队。中路舰队有5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他命令谢尔曼和戴维森向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面的博根大队靠近，并向3个大队下达“攻击”命令。

戴维森的侦察机发现了日军南路舰队，戴维森靠近博根后，处于攻击日军中路舰队的有利阵位，而他的飞机却攻击不到日军南路舰队，金凯德将军也注意到这一点，为此他动用海上舰艇去对付日军南路舰队。他发报给火力支援舰艇部队司令奥登多尔夫将军，并抄送哈尔西、尼米兹和金，电报上说：“做好夜间战斗准备，据报告，估计敌军有2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10月24日9点10分在苏禄海以东，已遭我舰载机攻击，今晚将抵达莱特湾。”

谢尔曼指挥的第38特混舰队第3大队，因为遇到敌军空袭，未能执行哈尔西的命令向博根靠近，他的“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被击起火瘫痪。但哈尔西仍给随谢尔曼大队行动的米彻尔发报说：“第38特混舰队第3大队担负着攻击民都洛附近大批敌舰的任务，务请及早完成。”

尼米兹觉得日军的行动有点令人难以捉摸：这么多水面舰艇出现在美国



航空母舰防守的地区，敌人想必是使用了航空母舰。据了解，日军的这些航空母舰已经在日本内海进行训练。尼米兹估计，这些航空母舰将在小泽治三郎的率领下，由北面开来形成一支北路舰队，配合南路舰队和中路舰队对莱特湾进行三面夹击。哈尔西显然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下午1点34分，他发报给米彻尔说：“敌军航空母舰位置不详，务请注意观察北面。”

3点12分，哈尔西给他的特混大队司令发出一份题为“作战计划”的电报，并抄送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看到这份电报感到十分高兴，这份电报宣布将成立第34特混舰队，由4艘战列舰（包括旗舰“新泽西”号）、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组成。这些舰全都是从博根和戴维森的特混大队抽调出来的。由威利斯·A·李海军中将担任司令的这支新的特混舰队，将在航空母舰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决战”。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这种战术适合当时的情况，可以把护卫航空母舰的海上护卫舰艇抽出来对付敌人的海上舰艇，同时在隐蔽位置，保持空中支援力量。

大约在下午4点，米彻尔通知哈尔西，被击起火的“普林斯顿”号的舰舱爆炸了，在它旁边救火的“伯明翰”号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遭到破坏。“伯明翰”号伤亡惨重，估计150人死亡，400人负伤。尼米兹得知这一情况，有些生气，他搞不明白，为什么谢尔曼要派这样一艘贵重、装人多的巡洋舰去做驱逐舰就能担负的救援工作。

傍晚，米彻尔发报给哈尔西说，谢尔曼的侦察机发现日军北路舰队编为两个小队，位于吕宋岛北端以东约180海里处。为此，他建议放弃“普林斯顿”号，以免让它的火焰成为敌机夜袭的信号。哈尔西告诉他，“普林斯顿”号由他酌情处理。最后，米彻尔报告“普林斯顿”号已经放弃。哈尔西报告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已经发现敌军航空母舰的位置。在这之前，尼米兹已通过抄收的电报知道了这一情况。

晚上8点24分，哈尔西给金凯德发了一份电报并抄送美军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他通报了日军中路舰队的位置、航向和航速，还提到：“拂晓，我将随三支大队北上攻击敌军航空母舰。”这三支大队是指三支航空母舰大队，水面舰艇大队即第34特混舰队已经组成并留在后边。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对哈尔西向北出击并不感到意外。哈尔西的作风就是在选中目标后，他总是要追击续航力最远、战斗力最强的战舰——航空母舰。报纸上称哈尔西是有“公牛”、“日本人的死敌”的性格。这次他要利用夜暗向敌军航空母舰开去，以便抵销敌人飞机比美军作战半径远的优势。

不管日军中路舰队受创没有，如果不消灭它的力量，它不久可能会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沿着萨马岛东岸到达莱特湾。斯普鲁恩斯将军一面看地图，一面用手指着海峡的东边自语道：“如果我在那里，我就会把部队放在这儿。”

哈尔西把第34特混舰队留在后面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这是非常明智的决策。然而，使人感到忧虑的是，他能不能凭他的聪明才智指挥三支特遣大队，打败日军北路舰队。尼米兹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插手。在美国航空母舰第一次反击战斗中，他已经从哈尔西身上学到不去干预别人现场指挥的聪明做法。

10月25日拂晓，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同时收到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哈尔西的报告，他的一架夜间侦察机在北上部队以北100海里处发现敌军航空母舰。他成功地在拂晓前进入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内，从而抵销了

敌人的优势。第二份电报是金凯德发的。他停泊在莱特湾，用电报报告了奥尔登多夫的战况：“我水面舰艇与敌水面舰艇在苏里高海峡和莱特湾以南地区接火”。清晨4点12分电告：“当地时间凌晨约2时，巡逻鱼雷艇发现了敌人。约3时，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进入莱特湾。问题：第34特混舰队守住圣贝纳迪诺海峡没有！”6点23分电告：“当地时间早晨约5时，25艘敌军水面舰艇在苏里高海峡被我轻型航空母舰追击。”7点零3分电告：“25日，当地时间早晨6点45分，我军在苏里高海峡坎尼汉岛附近干掉敌舰4艘。”

第7舰队的炮艇对敌军南路舰队给予很大打击。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然而，尼米兹仍感焦虑。按照哈尔西8点24分给金凯德的电报中所述的航向和航速，敌军中路舰队午夜过后，应该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如果第34特混舰队已经在海峡外面待机，那么应当有一场夜战了。但是，李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夜战中就产生了对夜战的厌恶。可现在已经日出，仍然没有他的消息。如果日军中路舰队没有遇到抵抗，它就可能从萨马岛东面直逼莱特湾。而在这个地区唯一可以应战的是三支小小的护卫航空母舰编队——“塔菲1、2、3”特混中队。

由于迟迟得不到第34特混舰队的消息，尼米兹开始怀疑这支特混舰队究竟组建没有，或者是组建后，没有把它留在后边。哈尔西在他的作战计划中已把他的旗舰“新泽西”号配属给那支部队。他在8点24分发电说：“我正随三支特混大队北上。”他本人随三支特混大队北上，是通过联络报告上报的，那份电报还提到“三支大队是集中指挥。”尼米兹知道在考虑第34特混舰队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个，金凯德也在询问这支舰队，急需把情况搞确实。

焦急中，尼米兹按铃把他的助理参谋长伯纳德·奥斯汀上校叫到办公室，问他是否漏看了有关菲律宾战局的电报。奥斯汀回答说没有，并问：“请告诉我，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情况？”

尼米兹说：“我非常担心，我没有看到哈尔西将军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防守日军部队的消息，而日军已进到莱特湾，要把我们的舰艇撵走了。”

“是的，将军！”奥斯汀说，“其他一些人也担心这件事。”

“如果来了什么消息，马上送给我看。”尼米兹说。

“是，长官！”奥斯汀说完就走出办公室。

那天上午，尼米兹一连好几次按铃叫人来询问情况。当他第三次把奥斯汀叫来时，奥斯汀鼓起勇气向尼米兹建议，应该发报问哈尔西，是否留下部队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这是你想知道的事，”奥斯汀说，“你为什么又不问他呢？”

尼米兹想了一会，说他不发报直接或间接影响主要战术指挥官指挥自己的部队。

尼米兹了解哈尔西，他最终还是确信哈尔西组建了那支部队，现在正随队开到航空母舰大队前面，去同被米彻尔的舰载机打剩的敌军残余舰只，打一场老式海战。

奥斯汀把最新收到的一份电报送给尼米兹看，他建议：“将军，你可否就问哈尔西一个简单的问题：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

尼米兹想了一想，然后说，“好，这是个好主意，你去起草电报吧。”

奥斯汀一句简单的询问，尼米兹把它当作一种暗示。尼米兹的含意是：“第34特混舰队应该在何处，它是不是最好尽快赶到那里去？”他认为哈尔

西肯定能领会其中含意。现在尼米兹认为，这是一个特殊情况，他有理由提醒一下现场指挥官了。

奥斯汀上校回到办公室，把电报内容口授给他的文书：“第 34 特混舰队现在何处？发报人尼米兹，收报人第 3 舰队司令。抄送金将军和金凯德将军。”

那位文书从上司口授时的声调中，察觉到一种强调的语气，认为应该在电报上强调“在何处”三个字，就在这三个字后面加上“（重复）在何处”字样，然后把电报拿到杰克·雷德曼主管的报务部门交给值班少尉。值班少尉作好了发报的准备，把尼米兹将军的名字改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将军改为美国舰队总司令，金凯德将军改为第 77 特混舰队，加了一些添加语，注明发报日报为 250044 意思是本月 25 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 0 时 44 分（菲律宾时间上午 9 点 44 分）。

添加语是些没有意思的片语，按惯例把它放在密码电报的前后，以掩护电报的抬头和落款，目的在于防止敌人破译。使用添加语有具体规定，不能用常见语或引语，内容要用重复的辅音字母隔开，译电时不致误认为是电文的内容。

10 月 25 日是个战争史上不平凡的日子。首先，它是“圣克里斯平”日，是 1415 年“阿让库尔之战”纪念日。其次，它也是 1854 年“巴拉克拉瓦之战”纪念日。“巴拉克拉瓦之战”以轻步兵旅壮烈的激战而驰名，诗人坦尼森曾写道：

他们的荣誉怎能消失？  
啊！他们的冲杀多么猛烈！  
全世界都为之惊诧。  
光荣属于英勇的战斗，  
光荣属于轻步兵，  
杰出的六百壮士！

准备给尼米兹发报的那个少尉军官不知是否想到，这正是“巴拉克拉瓦纪念日”和坦尼森的几行诗？他在尼米兹电报开头的添加语“火鸡快步去水里”是毫无意思的，但末尾的添加语却用了坦尼森的诗句“全世界都为之惊诧。”这或许是不自觉地引用了这句诗，因为后来为此事而训斥他时，他说，“这句诗当时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

哈尔西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章程，当他在“新泽西”号旗舰上时，每收到一份由他亲收的“火速”电报，报务员不必把它誊写在正式的电报纸上就立即把原稿送到司令办公室。当“新泽西”号通信部门把尼米兹的这份来报译出来后，一个文书从密码机上把纸条撕下来递给伯顿·戈尔茨坦少尉。少尉看了一眼，认为应该马上送给哈尔西看。他照例把电报前头的添加语去掉，但尾上的添加语却使他感到有些为难。电报的最后一句话虽然有两个辅音字母隔着，但看起来非常像是电报的一部分。戈尔茨坦拿着电报请示他的上级查尔斯·福克斯海军上尉。福克斯指示他连同添加语一起上送，让司令办公室的联络官告诉司令，最后一句话可能是添加语。

就这样把电报原稿送了上去。联络官打开一看，是第 3 舰队司令亲收的电报，马上就送给哈尔西。电报上写着：

发文：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收文：第 3 舰队司令

抄送：美国舰队总司令第 77 特混舰队司令

第 34 特混舰队在何处（重复一句）在何处 RR 全世界都为之惊诧。

哈尔西不习惯于看添加语，把最后 RR 后面一句话也看成是电报正文。在他看来，这是极大的讽刺，使他在金和金凯德面前出丑。

后来哈尔西回忆说：“当时我好象被人打了一耳光一样，不知所措。电报纸在我的手里格格作响。我把帽子抓起来往甲板上一摔，大声说了一些我都不好意思去回忆的话。麦克，卡尼跑进来抓住我的手臂说：‘住嘴！你怎么啦？冷静些！’”

“我把电报递给他，转过身去。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我真不相信切斯特，尼米兹会发这样的电报来侮辱我。”

尼米兹将军的推测是对的。那天早晨，哈尔西的确组建了第 34 特混舰队，并派出这支包括 6 艘快速战列舰的舰队去袭击敌军掉队和受伤的舰只。接到这份被认为是侮辱的电报之后，哈尔西沉思了 1 小时，然后，生气地命令第 34 特混舰队从北面掉转头往南开。

当哈尔西在路上碰到仍在北上的第 38 特混舰队时，他指示博根的第 2 特混大队为第 34 特混舰队提供空中支援。从第 34 特混舰队中抽出 4 艘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对米彻尔指挥的航空母舰进行支援。哈尔西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报告说：“250044 电悉。我率第 34 特混舰队正在同敌航空母舰作战。已调第 38 特混舰队第 2 大队及全部快速战列舰支援金凯德。敌 1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2 艘航空母舰被重创。我无损失……早先已令第 38 特混舰队第 1 大队前去支援金凯德。”

哈尔西给金凯德的电报说：“我正随第 38 特混舰队第 2 大队及 6 艘快速战列舰前往莱特湾。我的位置、航向和航速后告，我在明晨 8 时前不能到达。”

事后，美国海军军官在总结“莱特湾海战”时，给 4 次主要的战斗分别取了一个名字。他们把 10 月 24 日对正在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前进的敌军中路舰队进行空袭的战斗，叫做“锡布扬海战。”在这一阶段中，哈尔西的舰载机重创敌军重巡洋舰 1 艘，击坏其他舰只多艘，击沉了超级战列舰“武藏”号。

敌军南路舰队第一组包括 2 艘战列舰，1 艘重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在 25 日拂晓前的“苏里高海峡战斗”中几乎全部被歼。奥登多夫在这次战斗中设了一个圈套，把驱逐舰和鱼雷艇沿海峡摆成一列，把战列舰和巡洋舰摆在北站的 T 航线上。第二组日军看到第一组的遭遇，就偷偷地后撤了。

几小时以后，日军中路舰队同“塔菲 3”中队进行的战斗，被称为“萨马岛外的战斗”。敌军中路舰队向“塔菲 3”中队的 6 艘小型航空母舰开火，击沉“冈比亚湾”号，重创另外 2 艘。这个中队的驱逐舰和驱逐舰护卫舰施放烟幕，并英勇地用鱼雷进行反击，使敌人惊惶失措，乱成一团。战斗中，“塔菲 3”中队的 3 艘舰只被敌军炮火击沉。从“塔菲”的航空母舰和莱特岛上起飞的飞机对敌军中路舰队进行了攻击，击沉敌军巡洋舰 3 艘，其余舰只被迫后撤。10 月 25 日下午，麦凯恩的第 38 特混舰队第 1 大队的飞机攻击了敌中路舰队，但未造成大的损伤。由于这次攻击是最大距离的飞行，受副油箱

影响，飞机都只带了炸弹而未带沉重的鱼雷。同一天下午，从陆上起飞的日机驾驶员驾机撞击“塔菲3”和附近“塔菲1”中队的5艘航空母舰，其中1艘被击沉。

第38特混舰队对敌北路舰队的攻击，被称作“恩甘诺角外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击沉了敌军的最后1艘袭击珍珠港的航空母舰“瑞鹤”号，3艘轻型航空母舰和2艘驱逐舰。另外击坏1艘巡洋舰，在其逃往日本时，被1艘美国潜艇击沉。

因为日军北路舰队的航空母舰没有舰载机，所以无力进行反击。一些美军军官认为，敌人只是用航空母舰来把哈尔西从莱特湾引开，以便使南路和中路部队进入莱特湾，去袭击美军运输舰只。战后，经日本人证实，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日军的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在菲律宾海战中已经损失殆尽。

哈尔西将军在世时，拒不承认日军北路舰队曾使他上当受骗，因为在他看来，说他中了调虎离山计，毕竟不怎么光彩。

10月25日（东经时间）晚，在尼米兹寓所举行的晚宴上，对当天的战斗讨论得十分热烈，有时还有点冷嘲热讽。参加宴会的人，除高级军官外，还有一个海军少校，是刚卸任的潜艇艇长，路过珍珠港回美国休假。这位年轻人无所顾忌地在这些高级客人面前随便发表意见，因为他的名字叫尼米兹·w·小切斯特。

“切特”对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不知道第34特混舰队是否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而空等了好几个小时感到惊讶。他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哈尔西第34特混舰队在什么地方，命令他让第34特混舰队开往它应该去的地方？尼米兹将军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远在战区几千海里之外，他遵循不干预现场指挥官的原则办事。

当天晚上，有人提到“8—44号作战计划”的具体要求：如果哈尔西发现有消灭敌军舰队主力的机会，那就应成为他的主要任务。切特对此也感到吃惊。他激动他说，尼米兹将军下达这样一个命令，实际上已授权哈尔西将军放弃滩头阵地。他说，要哈尔西完成支援莱特岛登陆任务，又要他去完成其他任务，这是一个错误。他最后看着他父亲不留情面地说：“这是你的过错。”

这话说得太重了，屋子里一片寂静。老尼米兹冷冷地看了他傲慢的儿子一眼说：“这是你的看法。”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7点多（菲律宾时间），金凯德判定日军中路舰队正在撤退，便发报向“塔菲”中队表示祝贺：“你们今天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你们打得好，谨对你们的卓越表现表示崇高的敬意。金凯德。”

下午9点26分，随第34特混舰队继续南下的哈尔西给尼米兹发报（编号251226）说：“可以肯定，日军在第3和第7舰队的打击下，已经溃不成军。”尼米兹把电报转报海军部，金告诉他不要对外发表。因为哈尔西还无暇对整个战果作出全面估计。福雷斯特部长同意金的意见，但还是上报给罗斯福总统。

麦克阿瑟擅自向路透社发表了一份捷报，使海军感到很不好办。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打电话给福雷斯特，建议公开发表哈尔西的电报。霍普金斯说，福雷斯特有点犹豫不决，想发表这个好消息又怕事实不确实。霍普金斯觉得，这一次值得冒一下险。结果，25日下午6点钟（华盛顿时间），总统在白宫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宣布了哈尔西报给尼米兹

的胜利战报。

真相大白后，证明哈尔西的乐观估计是正确的。日军企图击沉莱特湾美军运输舰只的计划不仅遭到了挫败，而且损失战舰达 306000 吨，计战列舰 3 艘，航空母舰 4 艘，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9 艘。美军损失战舰 37000 吨，计轻型航空母舰 1 艘，护卫航空母舰 2 艘，驱逐舰 2 艘，护卫驱逐舰 1 艘。从而彻底摧毁了日军进行主力舰队决战的能力。总之，美军对太平洋已经无可争议的赢得了控制权。

25 日晚上 10 点 17 分，哈尔西发了一份绝密电报（编号 251317）给尼米兹和金，对他的战术进行了解释：

10 月 24 日下午，我的航空母舰舰载机发现了敌军北路舰队，从而搞清了敌人海军力量的全貌。我认为死守住圣贝纳迪诺海峡似乎有点傻，所以当天夜里，就率第 38 特混舰队北上，并在拂晓时攻击了敌军北路舰队。我相信敌军中路舰队在锡布扬海战中已遭重创，对第 7 舰队再没有什么严重威胁。

10 月 28 日，尼米兹在给金的一封绝密亲启信中写道：

我对上周舰队的作战情况，除有两点遗憾外，都十分满意。一是不派驱逐舰而派“伯明翰”号这么好的一艘舰去救援被击起火的“普林斯顿”号。二是在了解到敌军的航空母舰进攻部队由战列舰 2 艘以及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已经到达菲律宾海北站后，第 38 特混舰队出发时，没有把快速战列舰留在萨马岛附近。我从不认为，哈尔西是在知道锡布扬海日军兵力编成（即便说日军已遭重创）的情况下，扔下圣贝纳迪诺海峡不管。对此，哈尔西认为，他处于守势的位置，已在 251317 绝密电报中说清楚了。

日军派到圣贝纳迪诺海峡的舰队（其中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没有全部把美国护卫航空母舰及其掩护部队摧毁，完全不是上帝的恩赐。日军头一天在锡布扬海受创，无疑影响他们攻击斯普拉格将军的护卫航空母舰的能力。

尼米兹非常谨慎，他不去公开批评哈尔西，也不留下任何可能使这件事公诸于世的记录。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战况分析组组长拉尔夫·帕克海军上校，在总部的正式作战报告中，严厉批评哈尔西的战术，尼米兹拒绝在报告上签字。他把报告退给帕克，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帕克，你打算干什么，这样写会不会在海军中引起又一场桑普森—施莱的争论？你把调于降低，再修改一下。”

次年 1 月，哈尔西当面向金将军汇报。他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在那次战斗中犯了错误。”

金拉着他的手说：“不要再说了，你的事已经过去了。”

在战争史上，很少有连续两次战斗比菲律宾海战斗和莱特湾战斗具有类似的战术特点，也很少见那么多指挥官对战斗持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很久以后，哈尔西伤感他说，如果菲律宾海战斗是他指挥，莱特湾战斗是斯普鲁恩斯指挥，那就可能会好些。

哈尔西提请尼米兹注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第 34 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的电报结尾处，违反规定和令人误解的添加语，这个添加语使哈尔西在莱特湾战斗中一直很痛苦。尼米兹感到震惊，同意查明究竟是谁干的，并采取适当措施。哈尔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我把这事告诉切斯特时，他

大为震怒。他查出了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青年，并狠狠地整了他。”实际情况是，尼米兹返回珍珠港，让杰克·雷德曼调查此事并写出报告。当他了解到这个咬文嚼字的作者是个少尉时，对雷德曼说：“如果那个少尉处理作战电报时总是胡思乱想的话，你还是把他调到一个不那么敏感的工作岗位为好。”于是少尉被调走了。

## 第十二章 移防关岛

尼米兹与弗雷泽上将  
尼米兹领章上的五颗星  
麦克阿瑟的不愉快  
关岛——尼米兹的向往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军服短裤  
尼米兹差点被抓进精神病院  
大主教给尼米兹讲笑话

莱特湾战斗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海上主力决战。不过，美国海军在今后支援陆战队以及陆军地面和空中部队完成他们在太平洋的作战任务中，仍身负重任。

第 38 特混舰队在乌里锡经过一段时期必要的休整之后，与陆军航空兵第 21 轰炸机部队的 B—29 型轰炸机联合袭击东京。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将提供战斗机护航，以保证由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轰炸机准确命中其主要目标——飞机制造厂，哈尔西非常重视这一任务，但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在莱特的部队极需第 38 特混舰队的支援，这次任务不得不取消。

莱特湾战斗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曾命令肯尼将军的远东航空兵部队，接替第 7 舰队护卫航空母舰担负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而肯尼将军的陆基飞机对这一任务实感难以胜任，因为莱特唯一可供使用的塔克洛班机场跑道，容纳不了多少飞机。美国陆军工兵试图扩大塔克洛班机场并修建其它机场，但由于热带雨季中的急风暴雨和地基不适于修筑跑道而没有实现。而日本人却已将飞机分批由日本经台湾飞到他们在吕宋的全天候机场，因而取得了对照莱特的制空权，致使麦克阿瑟不得不要求援助。尼米兹命令哈尔西袭击吕宋机场，不然就去支援莱特的美军。同时，他要求麦克阿瑟“在情况允许时尽快把第 3 舰队的部队调出来”。麦凯恩中将已接替米彻尔中将任第 38 特混舰队司令；米彻尔飞返美国度假。

在第 38 特混舰队飞机支援麦克阿瑟部队的 1 个月时间内，击毁敌人 700 架飞机，击沉 3 艘巡洋舰、10 艘驱逐舰、许多运输舰和其他辅助舰艇。他们将一个开往莱特的船队全部击沉，淹死了日军近 10000 人，然而，美国人还不能取得莱特地区的全部制空权。“神风式”飞机击伤了特混舰队的 7 艘航空母舰和第 7 舰队的 2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2 艘运输舰和 7 艘驱逐舰。其中 1 艘驱逐舰被击沉。在 11 月 25 日遭受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自杀性袭击之后，第 38 特混舰队撤至乌里锡。这支舰队持续不断地在海上作战已近 3 个月了。

1944 年 11 月底，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在旧金山同金将军和来自华盛顿以及其他地方的军官代表团举行会晤。金与尼米兹一致认为，哈尔西及其部属需回国长期休息。因此把进攻吕宋的日期由 1944 年 12 月 20 日改为 1945 年 1 月 9 日。这一改变，意味着进攻硫磺岛的日期必须由 1 月 20 日推迟到 2 月 19 日，进攻冲绳岛则由 3 月 1 日推迟到 4 月 1 日。会议指出，目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严重缺员，原因是由于削减了飞行员的训练计划，而且后来对战斗机支援部队作战、掩护轰炸机、空中掩护航空母舰，特别是防范“神风式”飞机的袭击等方面的需要，却大大增加。会上，批准了一项建议，



将陆战队战斗机飞行员随同快速起飞的“海盗”式飞机，一齐配属快速航空母舰。

金将军宣布，一支配备有航空母舰的英国舰队，将于1945年驶抵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对该舰队拥有全面的行政指挥权，但下达作战命令则要向尼米兹报告。英国人将与美国人共同使用在马努斯、莱特和乌里锡的基地，至于其它有关事宜，将由该舰队自行解决。

英国舰队已在驶往太平洋途中。12月10日，弗雷泽上将在澳大利亚悉尼建立了司令部。太平洋舰队收到由伦敦和悉尼发来的一份绝密急电，要求尼米兹上将和弗雷泽上将举行一次会谈，弗雷泽和他的参谋人员于12月16日抵达珍珠港，尼米兹邀请他到寓所作客，并与这位英国上将重温旧谊。10年前，尼米兹在远东任“奥古斯塔”号舰长时，曾同他见过面，当时两人都是上校。

英国太平洋舰队辖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实力相当于第38特混舰队的的一个特混大队。

在英一美首次会谈中，尼米兹将军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即英国舰队在海上的续航力。他得知，舰队包括油船在内，有自己的后勤部队，尽管他们能在海上加油，但并未掌握美国在海上迅速加油的技术。尼米兹上将要求就某些问题作更具体的说明。弗雷泽估计他的舰队1个月内可在海上连续航行8天。尼米兹认为根本不行。他在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弗雷泽将军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认为1个月他能在海上航行8天，而我们达成协议要20天。”

会议商定，派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航空母舰舰长和几个美国联络小组驻英国舰队。弗雷泽将军建议，皇家海军哈罗德·霍普金斯中校在尼米兹参谋部任英方联络官已经1年，应由1名中将接替。

“霍普金斯出了什么差错？”尼米兹问。他喜爱这位年轻人，并认为他工作很出色。

弗雷泽解释说，由于英国舰队已经进入太平洋战场，海军部认为派一位较高级军官更为合适。

“提升霍普金斯为将军。”尼米兹建议。

英海军部妥协了，他们提升霍普金斯为临时海军上校，在太平洋舰队总部再留任6个月。

尼米兹拒不介入英国作战行动。他建议他们可袭击在苏门答腊日本控制的石油设施，并指出，英国舰队暂时随金凯德的第7舰队，开往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

英国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尼米兹将军说，他可以把他们的舰队用于与进攻冲绳计划有关的战斗中。他随即把这事交给斯普鲁恩斯将军，由他和他的参谋部去考虑。

12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众议院的一项法案，同意任命4名海军五星上将和4名陆军五星上将，佩戴五星上将军衔，可使美国高级军官更有效地与英国五星将军共事。总统立即任命陆军将领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以及海军将领莱希、金、尼米兹为五星上将。15日参议院通过了这一任命。

许多人，包括一些议员在内，对于未授予哈尔西为第4名海军新军衔的

将军表示惊异。后来他也晋升为五星上将，但当时是由于金上将不愿看到哈尔西晋升而斯普鲁恩斯不晋升，故推迟了第4名五星上将的上报。然而，他推荐金凯德为四星上将，使他与太平洋其它舰队的司令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的军衔保持一致。

12月19日，尼米兹宣誓就任五星上将时，水兵金属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新的领章，他为此感到惊奇，并且十分高兴。显然，他们是把旧领章上的星摘下来，把五颗星排成一圈。

从菲律宾来的消息，好的和坏的都有。12月15日，麦克阿瑟的部队，为了在菲律宾西部靠近吕宋非季风雨地带修建机场，攻占了民都洛岛。第38特混舰队在护送进攻民都洛岛的部队通过苏里高海峡和棉兰老以及苏禄海时，昼夜派出战斗机在吕宋机场上空盘旋，压制敌机起飞。

进攻民都洛部队的护航舰队，受到从菲律宾中部起飞的“神风”式飞机的袭击。伤亡惨重的是护航舰队的旗舰“纳什维尔”号，死亡133人，伤190人，不得不中途返航。第38特混舰队成功地避免了敌人的袭击，却成为恶劣天气的受害者。12月18日晨，台风掀起怒涛，袭击了航空母舰部队。在大风暴中，3艘驱逐舰倾覆下沉。另外7艘军舰受重创；没有起飞的186架飞机有的在舰上被撞坏，有的被吹落海中，近800名官兵下落不明。尼米兹将军说：“这是自从第一次萨沃岛战役以来，我们在毫无战果的情况下，在太平洋遭受的最大损失。”

由于持续的恶劣天气，第38特混舰队于24日后撤到乌里锡。尼米兹也于次日飞抵该地。他已指定了一个调查法庭，但他想亲自了解航空母舰部队受台风袭击的原因。

调查法庭由海军中将约翰·胡佛主持，他判定，部队受风暴袭击的责任，大部分应由哈尔西承担。法庭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哈尔西的军官们所说的，他缺乏指挥一支像第3舰队这样复杂舰群的才干。工作中，他粗枝大叶并随意更改计划。1942年初，当他只是指挥一些小型的航空母舰编队时，他们对他的缺点没有怎么在意；而现在是1944年，他指挥的是一支拥有数十艘舰艇的舰队，他的突然改变计划必然造成混乱。

胡佛主张应对哈尔西进行军法审判。但尼米兹和金却认为，他已因台风造成损失而受到了严厉谴责，这已经够了。尼米兹在“调查法庭记录”上批示说，哈尔西的错误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出于对完成军事任务的良好愿望而判断错误。”金又将尼米兹指示中的某些用词作了改动，把“良好愿望”改为“坚定的决心”，并在“判断”前，加上“由于缺乏充分的情报”，使语气更温和些。

尼米兹发出命令，要求每一个指挥官在军舰处于危急时，应立即解除无线电静默，并上报太平洋舰队总部。他还发出了一封“致舰队信”，提出对付大风暴的意见。他写道：“100年前，军舰的生存，几乎全有赖于舰长的才干和他始终对气象的各种变化所保持的警惕性。”尼米兹把帆船时代船长有限的气象情报来源，同“现在的海军应对海上气象有更准确的预报”的情况作了比较后指出，舰艇的安全“始终是舰长的职责，而这一职责也应由指挥作战的直接上级共同承担。”

尼米兹从乌里锡飞到莱特，同麦克阿瑟商讨有关第38特混舰队支援即将开始的吕宋攻克战的问题。麦克阿瑟刚刚宣告了莱特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心情十分愉快。不过，当他看到尼米兹已戴上五星军衔而自己还未戴

上时，却有些恼怒。当晚，他命令他的副官，必须在第二天一早，让他戴上自己的五星军衔。

12月28日，尼米兹在返回珍珠港途中又在乌里锡停留，向哈尔西传达了他同麦克阿瑟达成的协议。

12月30日，第38特混舰队离开乌里锡，开始袭击吕宋和台湾机场，支援即将开始的林加延湾登陆行动。“神风”式飞机猛烈袭击正在登陆的麦克阿瑟进攻部队，其先头部队是来自莱特湾的奥尔登多夫将军的轰击和扫雷大队。在巴比和威尔金森的两栖作战部队接近登陆场时，第3舰队快速航空母舰、第7舰队护卫航空母舰和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协同轰击，使吕宋机场几乎无法使用。1月7日后，进攻部队再未遇到有组织的空袭。但个别飞机仍不时袭击盟军的运输舰只。10天内，日机（大部分为“神风”式）炸毁43艘盟军舰船，其中18艘受重创，5艘被击沉，包括1艘护卫航空母舰；登陆部队738名官兵死亡，近1400人受伤。但是，至1月9日，进攻部队终于按计划如期登陆。

那天晚上，哈尔西率领第38特混舰队通过吕宋海峡，从吕宋北面进入南中国海。“伊势”号和“日向”号已经小心翼翼地向南机动，但航空母舰舰载机仍然找到了大量的袭击目标。他们袭击了印度支那沿岸，台湾南部及香港地区，击沉44艘舰艇，击毁大量飞机。特混舰队21日，悄悄通过吕宋海峡时，又派出飞机再次袭击台湾。这次却遭到“神风”式飞机的回击，击伤2艘航空母舰和1艘驱逐舰。

哈尔西将军虽然有缺点，但瑕不掩瑜，舰队喜爱他，士兵尊敬他。他总是平易近人，关心部属，敢作敢为。他从不以“走！”的命令形式，而是按“我们走吧！”的精神待人处事。他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也从不推卸责任，逃避责任。他一向关心部队，在每次调职或每次战斗结束时总是对部属表示谢意和嘉奖。官兵决不会忘记他在乌里锡向他们告别时的讲话内容：

我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为你们而骄傲的感情。这是一次艰苦的战争。你们往往为执行任务而疲于奔命。只是由于你们认识到你们的艰苦与成败攸关，认识到敌人也像你们一样的疲倦；如果我们干得好，今后进攻中就可保全许多美国人的生命，我们已从海上赶走了敌人，使他们转入近海防御。我们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几天来，尼米兹一直想把借给麦克阿瑟的舰只调回来。他需要用它们加强第5舰队的实力，对硫磺岛和冲绳岛发动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金凯德将军认为，他当时需要指挥全部舰艇保护通往林加延和林加延滩头的交通线。

尼米兹指出，日本人肯定没有足够的兵力一方面威胁菲律宾，另一方面又抵抗美国太平洋部队即将发动的、威胁日本本土的进攻。如果已由陆基航空兵保护的菲律宾，还要用能对付日军尚存的大型舰只的海上防御力量保护它的话，那么盟军在太平洋发动下一步大规模进攻将会遥遥无期。

最后，尼米兹准许金凯德保持4艘旧战列舰，而把被“神风”式飞机炸坏急待修理的“新墨西哥”号和“加利福尼亚”号调回来。他还批准第7舰队暂时保留太平洋舰队的2艘重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他能勉强地割舍这些舰只，是由于最近从欧洲战场开来了一些故舰，其中包括4艘旧战列舰。在麦克阿瑟以金凯德的名义为一方，尼米兹为另一方的电报往来中，虽然有时

各持己见，但双方都能做到有礼有节，因而未留下任何不快。

约在这时，尼米兹将军得到一个令人高兴而且并不太出人意料的消息。詹姆斯·莱海军中校已同他的女儿凯特订婚了。自从吉姆（指詹姆斯）在尼米兹的“奥古斯塔”号上服役以后，将军和尼米兹夫人就一直对他很感兴趣，长期以赞许的态度看待他和凯特间不断发展的友谊。因为吉姆大部分时间在太平洋战争中度过，这对年轻人在过去三年中常常是两地相思，靠鸿雁传情。尼米兹将军向他们致以衷心的祝福。

尼米兹早已考虑要移防关岛。主要原因无疑是为了在战区附近建立一个前进指挥部。另一个附带的原因是想摆脱马卡拉帕这个日益拥挤的环境。太平洋舰队总部大楼顶上已经加盖了一层楼，但办公桌和人员仍然拥挤不堪，工作效率不高。

尼米兹宁愿带一个精干的参谋班子，而且尽可能地只要那些与作战计划和指挥有关的人员随行。留守参谋部大都是行政和后勤工作人员。带头反对并大声抗议的是尼米兹的副手托尔斯将军，他一直想调任一个战斗部队的职务。留守人员中还有负责陆军训练和日常工作的里查森将军。

由于对关岛的轰击和接踵而来的战斗，岛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镇和居民区只剩下残垣断壁。太平洋舰队总部以及所有附属机构不得不在乎地建立。尼米兹在8月对关岛的一次视察中已选定河岸陡壁顶上一块地方作为总部新驻地，后来这里被称为“太平洋舰队总部山”。一经美国舰队总司令批准建立前进指挥部，海军营建大队立即开动推土机，为总部驻地开出了一块平地。

尼米兹否定了几个人为前进指挥部设计的建筑方案，最后按他自己的设计建造。一幢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点不像马卡拉帕山防弹堡垒式的建筑。不远处是一圈房屋，供陆海军将领及来访的高级人士居住。尼米兹将军、麦克莫里斯将军和安德森医生共住一所白色木板房，房中有4间卧室，一间大起居室兼餐厅和一道可供眺望阿加纳港口的门廊。隔壁是参谋部的一栋大房屋，谢尔曼将军和其他高级参谋住在那里。起初，其余的军官和士兵们住在半圆形的活动房屋内，到太平洋舰队前进指挥部开始工作时，军官们则迁入两层楼的单身军官宿舍。

在搬迁的准备工作中，一切重要文件复制后，用大板条箱运到3500海里外的关岛。挑选出来的太平洋舰队总部参谋人员和部属，分为5组，开始由飞机运送，每次1组，在1945年1月完成。尼米兹于27日抵达新指挥部，斯普鲁恩斯刚好那天在乌里锡就任第5舰队司令。

尼米兹在关岛的日常工作程序与在珍珠港时极为相似，但处理问题和人事关系却较为轻松融洽。在珍珠港日常戴的领带，在关岛可不用戴。尼米兹抵达不久即宣布，可着军服短裤，他自己也常穿。

在清晨饭前，有时尼米兹不穿上衣，只穿短裤迎着朝阳跑步，把运动和日光浴结合起来了。在马卡拉帕山，他从不容许自己有这类不拘礼节、不讲军容的行为，因为太平洋舰队总部有女文书和打字员，而且赤着上身树木成行，绿草茵茵，像是在富裕人家的居民区跑步，似乎不合时宜。而在岩石密布、崎岖不平的关岛，这似乎是协调相宜的。但有一次，这样跑步使这位堂堂的海军大司令险些遭难。

一天清晨，在舰队医院附近，一名精神失常的病人，只穿了条裤衩，溜出了医院的活动房屋。他爬过篱笆，朝着阿加纳方向急跑。负责神经与精神科的陆战队医官罗伯特·施瓦布中校叫来了2名护理人员和1名带武器的陆

战队士兵一道去追赶。不久，他们远远看见有个穿短裤的人在路上跑，当快要抓住他的时候，拐角处开过来一辆漆着五星的吉普车，一名陆战队卫兵坐在车上。

“我们幸好看见了五星旗，连忙溜走了。”施瓦布医生回忆说：“如果这辆吉普车不是恰好在这时开来，那个穿短裤的人就会被唐突地带走，送进精神病人的住房。如果他不说是‘我是切斯特·尼米兹’，我们肯定会把他当作我们逃跑的病人。”

尼米兹是随时有人警卫的。他的贴身警卫由8名身强力壮的陆战队军士轮流担任。他们日夜同他在一起，在门外，或在他身后警觉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这种保卫，在关岛极为必要。因为在战争结束前，甚至在结束后，日本兵仍在丛林中流窜。有天晚上，一个日本人可能是出来寻食，走进了尼米兹的前院，被站岗的发现了，打了好几枪，最后还是让他跑了。

太平洋舰队总部兼太平洋海区总部前进指挥部，必须不断与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总部兼太平洋海区总部保持联络。两个总部常通过电报会议进行联络。这种会议均以无线电和密码进行。开会时，由与会一方的一位无线电员，在一部打字机的键盘上打出要询问或者要说明的事；而在3500海里外同时开会的另一方，用电传打字机立即把传来的电文打出来。像这样交换情报几乎和对面交谈一样快。电文被自动地译成密码和用相同的纸带译成电文。这种无线电电传，可避免破译。

尼米兹将军谋求与驻马里亚纳群岛的两位美国司令官海军中将胡佛和陆军少将柯蒂斯·李梅保持一种特殊关系，这两人不仅顽固而且专权，以难于对付但有能力而闻名。胡佛和李梅二人控制着由马里亚纳出动作战的所有美国飞机。

胡佛作为岸基航空兵部队司令兼前进战区司令，在塞班岛占领后不久，他的旗舰“柯蒂斯”号即由埃尼威托克进驻塞班。在美国管辖的马里亚纳群岛，他指挥岸上的人员和设施，以及绝大部分岸基航空兵部队。他工作力求全面，爱挑毛病，要求严格，整个太平洋部队都开玩笑地说他是“和霭的约翰”。他总是用一种平静且像丝绸一样柔和的声音，用尖刻的责骂批评不能达到他要求的部属。这位海军军官有时发脾气发到陆军少将威利斯·黑尔及其陆军航空兵第7航空队身上，这使陆军上将里查森很不满。尼米兹将军明白，胡佛在工作中尽心竭力，成绩突出，却又费力不讨好，所以总在保护他，不受里查森的攻击。

陆军航空兵少将李梅是太平洋战区唯一不受尼米兹指挥的盟军将官。李梅领导独立的第21轰炸机部队。这支部队和驻华的第20轰炸机部队，组成陆军航空兵第20航空队。它掌握所有“B—29”型轰炸机，受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阿诺德直接指挥。虽然第21轰炸机部队在太平洋舰队总部兼太平洋海区总部的辖区内，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授权尼米兹上将，在战术和战略急需时，可调遣驻马里亚纳的“B—29”型轰炸机。不过，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可能会使李梅这样固执和急躁的军官勃然大怒。

尼米兹为了避免当地军官们的不满，增进与他们的合作，他经常请他们吃饭，并同他们进行友好交谈。他希望能通过帮助他们相互了解，增进合作。

许多客人来到马里亚纳群岛，无论是官方的或仅仅是社交性的，都得到尼米兹的热情接待。有一位贵宾是纽约主教区的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他作为代表罗马教皇的名誉主教来访问美军。拉马尔中校在机场迎候并带他

到宾馆，帮他脱掉上衣，中校发现由于关岛气候炎热，大主教汗流浹背，衬衣被紫色袍子染上色了，拉马尔甚为不安。

“大人阁下，”拉马尔说，“在关岛您不能穿这种道袍，我给您拿件卞叽布军服来。”

“可以。”斯佩尔曼答道。

当晚，在尼米兹将军的寓所里举行了愉快的宴会，大主教与出席的军官们一样装束，只是没有领章。

斯佩尔曼问尼米兹，有什么需要他效劳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将军让拉马尔向主教说明情况，请他协助解决一个问题。约在1941年12月，日本占领关岛之前，关岛的主教已逃往澳大利亚，仅留下一位年轻的神甫，是个关岛人，成了本岛宗教上的唯一权威和精神上独一无二的领导者。尼米兹听到不少有关那位逃跑了的主教的情况，他在许多方面令人仰慕，但工作一无所成，肯定是个不称职的主教。他决心不叫这个人回来。

但是，在收复后的混乱时期，这位主教又回来了，尼米兹想要他走。现在岛上需要有一位不仅具备献身精神而且有组织能力，一位具有真正领导才干的人。绝大部分关岛人信奉天主教，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离不开教堂。而现在关岛没有一座教堂，宗教组织也是乱糟糟的。政府所在地阿加纳，以前是一座12000人的城市，由于轰炸破坏，人口减少。关岛陆战队司令官亨利·拉尔森少将为关岛重建和人民恢复正常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身边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会人士。

斯佩尔曼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并理解这种需要。他访问了关岛主教，肯定了尼米兹早已得出的结论，这个人不胜此任。斯佩尔曼于是拿出一个小本子，草拟了一份电文，要求发至罗马教廷。海军通信部门承担了发报任务。斯佩尔曼的电报发往华盛顿，转发到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海军武官，最后经美国大使递呈梵蒂冈。一周后尼米兹将军得知这位主教将被解职，从纽约罗彻斯特另派人来关岛。

在大主教斯佩尔曼来访太平洋舰队总部的第二天傍晚，尼米兹宴请他的老朋友、华盛顿时代步行锻炼的伙伴乔治·鲍恩施米特上校。在席间和席后，上将讲了一个又一个愉快幽默的故事，引起客人捧腹大笑。鲍恩施米特将要离开时，评论了这些令人发笑的故事，认为即使对尼米兹来说，这也是相当可观的一大批保留节目。

“哎，”尼米兹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昨晚我把我的都讲给大主教斯佩尔曼了，这些是他给我讲的。”

## 第十三章 硫黄岛冲绳岛之战

空袭东京！

飘扬的美国星条旗

尼米兹女儿的婚礼

日军神风式自杀性飞机使美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尼米兹：日本“大和”号被击沉

太平洋舰队总部兼太平洋海区总部的一些参谋，在积极制订海区部队参加莱特战役作战计划，另一些参谋也在考虑未来的作战问题。他们认为，金将军进攻台湾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原来设想 1945 年 3 月 1 日攻克台湾，主要是估计德国可能在 1944 年秋天投降，所有部队都可以调来对日作战，早日结束战争。但由于希特勒的狂妄，德军还在继续战斗，人们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还不能实现。因此，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作战目标。

太平洋海区总部的作战官倾向于斯普鲁恩斯攻打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建议，但进攻那些岛屿又过于靠近日本本土，只有等日军的航空兵力量进一步遭到削弱才能成行。

斯普鲁恩斯最初建议攻占硫黄岛时，他和尼米兹认为，打起来将不会有什么特殊困难。他们对情况又作了更多了解。空中摄影侦察表明，这个由熔岩和火山灰烬形成的荒岛，可能构成不同寻常的防御。霍兰·史密斯将军在研究空中摄影照片后，宣称“此处是我们必须攻占的最难攻占的地方”，并忧心忡忡地预计美军要伤亡 20000 人。

事实证明，对目标进行的火力准备令人失望。B—24 型轰炸机早在去年 8 月就开始袭击硫黄岛，12 月以来更是每日进行空袭；巡洋舰——驱逐舰大队对岛上防御设施进行了 5 次轰击。然而，日本驻军却仍控制着 2 个机场，并动手修建第 3 个。空中摄影照片最初发现硫黄岛的主要防御设施有 450 处，而现在却有 700 多处。无疑仍有大量设施未被发现。显然，日军把防御工事筑到火山熔岩中去了，覆盖的黑色火山灰层减弱了炸弹和炮弹的破坏力。

斯普鲁恩斯建议用第 58 特混舰队的飞机使东京地区航空基地网陷于瘫痪，以保护硫黄岛外的美国舰只不受日机空袭。这是 1942 年 4 月杜利特尔的“东京上空 10 分钟”行动以来，第一次用航空母舰袭击日本。斯普鲁恩斯计划用两天多的时间，来完成这次袭击。快速航空母舰可在乌里锡完成补给，2 月 16 日驶到日本外海。这样，海军当天就可有把握地对该岛进行舰炮射击。

尼米兹同斯普鲁恩斯商讨之后飞抵塞班岛，亲自看看这支刚由夏威夷群岛调来进攻硫黄岛的部队进行最后一次登陆演练。陆战队有 3 个师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第 4 师、第 5 师担负进攻，第 3 师在海上作后备。3 个师组成两栖作战部队第 5 军团，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哈里·施密特少将指挥。

霍兰·史密斯随尼米兹到塞班岛。他的新任职务为舰队陆战队陆战队司令，职位高于施密特，也高于指挥进攻冲绳岛的两栖作战部队第 3 军团司令官罗伊·盖格少将，但是上面命令他不得干预第 3 军团的行动。这对史密斯是一种令人难受的限制，因为他是一个一心想打仗的人。

2 月 14 日，威廉·布兰迪少将的第 52 特混舰队，包括担负轰击任务的舰艇、护卫航空母舰和扫雷舰向硫黄岛推进。攻击舰和运输舰随后驶离塞班岛，分组跟进，但慢速舰船先行。

2月16日黎明，尼米兹将军在关岛焦急地等候着消息。他知道海军部期望他在那天发布轰击硫黄岛和空袭东京的新闻公报。对布兰迪少将他可以不必担忧，已指示他尽快报告，他会及时上报的。但是斯普鲁恩斯则不然。他总是要等到作好了一切准备的情况下，或在事实有相当把握之后，他才会作出报告。

尼米兹首先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空袭东京的消息。东京广播电台在上午7点播发了消息，这是空袭后一个多小时发出的新闻公报。公报说，由于“小股敌机”袭击东京机场，所以响起了空袭警报，广播还说，在近海已发现敌舰。

这时，太平洋舰队总部已经得知，上午7点零7分，海军已开始对硫黄岛发起炮击；同时，B—24型轰炸机正飞往北面，对硫黄岛作日常空袭。尼米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第259号战报：

米彻尔中将率领太平洋舰队的一支强大特混舰队，正在袭击东京及东京周围敌人的飞机、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目标。

这是经过长期筹划和太平洋舰队全体官兵一心向往的一次战斗行动。

太平洋舰队海上部队正在轰击硫黄岛。太平洋海区的战略轰炸机正在轰炸硫黄岛和小笠原群岛上的敌军阵地。舰队部队在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指挥下作战。

《纽约时报》报道时用如下通栏标题：

美国舰队 1200 架飞机袭击东京  
舰艇与飞机同时轰击硫黄岛

《时代》周刊的文章说：“在日本近海集结了美国最大的海上力量，开始以航空母舰袭击日本本岛，其距离之近，足以使‘恶妇’式、‘俯冲轰炸’式和‘海盗’式飞机对东京街道进行扫射，实施惩罚性袭击。这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最果敢的作战行动。”

由于天气恶劣，斯普鲁恩斯将军于17日上午停止了对东京的轰击，并命令第58特混舰队急速南下，直接支援对硫黄岛的进攻。

到了21日傍晚，硫黄岛战斗的情况愈趋明朗。陆战队占领了该岛狭长的中段，但左翼攻占苏里巴支山的部队，以及右翼攻占陡峭不平高地的部队却只能一步一步前进，利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以及炸药包消灭隐蔽在山洞和岩穴中的敌人。下午晚些时候，由日本起飞的自杀性飞机袭击支援舰艇，击沉了护卫航空母舰“俾斯麦海”号，重创舰队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另外3艘别的舰只被击坏。

各报当即指出，这次战斗比塔拉瓦战役更差劲。一家华盛顿报纸建议：“让我们部队喘口气——给日本人放毒气”。这种想法，对美军说来并不新鲜。自从执行进攻硫黄岛作战方案以来，使用毒气显然是消灭岛上藏在洞穴中日军最实用的方法。尽管美国和日本都没有签署宣布毒气战为非法的《日内瓦公约》，但罗斯福总统和尼米兹均不愿违反公约。尼米兹后来承认，当时由于从道义上的顾虑，“牺牲了大量优秀的陆战队员。”

25日清晨，福雷斯特尔部长从硫黄岛乘舰抵达关岛阿普拉港。尼米兹和胡佛以及拉尔森将军得知他到来的消息，一块前往迎接。尼米兹把部长带到太平洋舰队总部，在早晨的碰头会上，福雷斯特尔谈到了他对硫黄岛战斗的



印象。

福雷斯特尔说，原预料太平洋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力量能顺利向该岛腹地推进，实际上却海滩受阻。陡峭的海岸全是火山灰烬，结构松软，致使水陆两用战车开不上去。

福雷斯特尔在报告中说，23日上午，他与霍兰·史密斯以及其他军官，去岛上视察在550英尺高的苏里巴支山上的最后战斗。他们的舰艇刚一靠岸，即听有人在喊：“插上国旗了！”福雷斯特尔朝上望去，看见在火山的嶙岩顶上，一面小小的红、白、蓝相间的长方形旗帜迎风飘扬。他转身对史密斯说：“霍兰，在苏里巴支升起这面国旗，意味着陆战队在今后500年的荣誉！”第二天，部长离开硫磺岛，留下了一句话：“战斗已稳操胜券。”

在关岛，福雷斯特尔看到一张陆战队在苏里巴支山上升起第二面旗帜的照片，比他亲自看到的那一面大一些。美联社的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拍摄这张照片时，并未想到他竟拍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摄影作品样板。他的照片在关岛洗印出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太平洋舰队总部立即将照片送到硫磺岛，查问插旗的陆战队员的姓名和家庭地址。美联社将照片发至美国，在国内成为一幅空前著名的照片，成为美国人胜利的象征。

福雷斯特尔与尼米兹、拉尔森、胡佛、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共进午餐。席间有人想起昨天是尼米兹60岁生日，顿时午宴变为庆贺宴会。值得庆贺的事还有，东京电台宣布美国航空母舰再次进入日本海附近，派出飞机袭击了东京机场。次日，福雷斯特尔离岛返美，横越太平洋时，几次在医院停留，慰问伤员。

尼米兹夫人把玛丽留在她的修道学校中，同丈夫一起飞往华盛顿。尼米兹一行下榻于杜邦广场附近马萨诸塞大街的弗尔法克斯饭店。尼米兹夫妇住在饭店顶层套间里。

3月5日，星期一。尼米兹用大部分时间会晤刚从雅尔塔会议回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

参谋长联席会议听取了尼米兹和谢尔曼关于下一步进攻冲绳岛作战方案的汇报。进攻部队包括陆军第24军，这个军自进攻莱特湾以来已扩编为四个师；两栖作战部队第3军团，包括陆战队第1、第2和第6师。这些部队合在一起组成第10集团军，由美国陆军西蒙·玻利瓦·巴克纳中将指挥。第58特混舰队在冲绳和九州之间的海面上进行掩护，英国太平洋舰队则在冲绳岛和台湾岛之间的海面负责掩护。因为航空母舰必须留在这些最易遭到攻击的地区一直到战斗结束，所以尼米兹不顾陆军相反的主张，坚持快速登陆。

虽然大多数海军首脑坚持认为，只需海上和空中力量即可击败日本，但金和莱希仍不得不听取陆军所坚持的意见，应制订进攻日本本岛的作战计划。登陆九州的代号为“奥林匹克行动”，预计于1945年11月实施；进攻东京平原的代号为“王冠行动”，预计次年3月实施。尼米兹将指挥所有海上部队建立滩头阵地，麦克阿瑟则负责指挥地面部队。虽然尼米兹个人对“奥林匹克行动”和“王冠行动”能否付诸实施均不抱任何希望，但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讨论了他将如何与麦克阿瑟进行合作的意见。

星期一晚上，尼米兹一家在弗尔法克斯饭店的套间里团聚。同他们在一起的，有詹姆斯·莱中校，他在华盛顿的西奥多·威尔金森中将的部门里担任临时职务。大家聚在一起时，凯特和吉姆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趁尼米兹将军在城里的时候结婚呢？大家都认为这确是个妙主意。拉马尔这下可要

忙坏了，因为大部分事情都得由他来安排。婚礼订在星期三或星期四举行，使尼米兹将军和夫人有充裕时间赶回西海岸；因为3月11日，13岁的玛丽将在那里为驱逐舰“伯克”号举行命名仪式。

星期二，凯特和吉姆去申请结婚许可证，偏偏碰到哥伦比亚特区有这样一项规定：在申请结婚和举行结婚典礼之间，必须相隔三天。这就是说星期五之前不能结婚，而尼米兹又计划在那天飞往加利福尼亚。将军给一些高级官员打电话，也无法在法律面前得到通融；他必须等待，或者错过这次婚礼。凯特后来说，“我记得，这是我住在这个区以来碰到的第一件事，这些难以确定，的事——不论谁要求都不行。”这时，迹象表明，周末气候趋于恶劣。尼米兹家的一位朋友埃弗雷特·沃本斯牧师告诉他，为了使他在风暴来临之前离开这里，他准备在星期四午夜12点一过，就为新婚夫妇举行仪式。

星期四，罗斯福总统请福雷斯特部长、尼米兹五星上将将在白宫共进午餐，用1小时20分钟的时间同他们讨论战事和即将打败日本的问题。总统自去年夏天以来健康又趋恶化。他虚弱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双手颤动不已。（果然，5个星期之后，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天气正在好转，婚礼于星期五下午5点在弗尔法克斯旅馆尼米兹的套间里举行，拉马尔在附近的拿破仑饭店订了结婚筵席。南希·尼米兹为女宾相，吉姆的一位同学为男宾相。威尔金森中将偕夫人和比尔·莱弗顿参加了婚礼。其余宾客绝大多数是凯特在哥伦比亚特区公共图书馆的朋友。“海军音乐学校”校部的两位同事演奏了巴赫和亨德尔的乐曲，这些曲子是凯特选出来要在自己婚礼上演奏的。

尼米兹将军与夫人于星期六晚上抵达加利福尼亚。他们发现玛丽有些郁郁不乐，因为她想要修道院学校要好的3位教员修女来参加“伯克”号命名仪式，但修道院的规定却禁止她们参加。尼米兹将军虽无法改变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但好在与罗马天主教上层的的关系还算不错。他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在打电话给大主教后，3位修女上午8点都出席了命名仪式。

尼米兹一行飞越太平洋时，在珍珠港稍事停留，于3月15日回到关岛。第二天晚上，施密特将军宣布，日军在硫磺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事实上，该岛在后来仍发生过许多战斗。尼米兹在发布占领硫磺岛公报时，以令人难忘的说明作为结尾：“在硫磺岛作战的美国人，非凡的勇敢是他们共同的美德。”

尼米兹将军给尼米兹夫人写信说：“我对终于攻占硫磺岛的消息感到很高兴，我希望不会收到很多因为伤亡惨重而骂我的信。现在我每天都要收到两三封以“陆战队员母亲”名义写来的信，把我骂得一塌糊涂。伤亡使我痛心不已，但又找不出减少伤亡的办法。”

1945年3月24日，尼米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人员视察硫磺岛。这次和往常一样，拉马尔为尼米兹准备了即将会见的各级主官的姓名、军阶和指挥职务的履历卡片。抵达硫磺岛时，将军听到65架B—29型飞机因为利用该岛进行紧急降落而免遭损失的报告时，感到很高兴。有关这次视察的情况在他事后写给尼米兹夫人的信中说：

战斗仍在岛上西北角的一些小山谷和沟壑中进行，这里的小股日军——估计有二百人或更多一点，仍在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拒不投降。现在，敌军全部被歼或被堵在洞穴中，即将灭亡。只有亲眼看到硫磺岛，才能知道它的地质特点、防御工事以及火山尘埃。

我们走动数分钟后，全都像个运煤工。全岛为温泉区，许多地方蒸气自地底冒出。有些温泉水井——内含硫黄，气味难闻，但水热、洁净，可用肥皂沐浴，深为官兵欢迎。攻击前岛上原有一些植物和少量树木，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硫黄岛战斗确系一场血战。打死日本守军 22000 余人，俘虏 1083 人。岛上和舰上美军有 19000 人负伤，近 7000 人牺牲或因重伤死亡。令人告慰的是，战斗结束后，这个岛为 2400 架 B—29 型轰炸机及约 27000 名乘员提供了紧急降落场所。美军在这次战斗中虽有大量伤亡人员，但因此战而得救的美国人更多。

事实上，硫黄岛最大和最有价值的用途，在于提供了紧急降落机场和救生活动场所，而不是作为战斗机的航空基地。

由太平洋海区总部提出，并由尼米兹将军积极推行的另一措施，是在日本港口和航道布雷。日本海运虽已从太平洋上消失，但与亚洲大陆的商运仍源源不断，部分从日本西海岸少数几个港口，绝大部分则经由内海和下关海峡。

在拟订冲绳岛作战计划时，尼米兹最想要了解的是，美军在岛上建立机场之前，敌人空中力量对登陆部队究竟有多大危害。在东北方向，九州有 55 个机场；在西南方向，台湾有 65 个。在它们之间，沿着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还有许多跑道。由于日本人现在只在菲律宾中部地区作战，而菲律宾中部日军同本土的联系和一切供应又都已被切断，因此极有可能动用本土的 3000 或 4000 架飞机，运用致命的神风式自杀战术以抗击美军的进攻部队。

3 月中旬，第 58 特混舰队米彻尔的战术司令部和斯普鲁恩斯的战略司令部，按计划离开马里锡。18 日和 19 日，它们对九州各机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日本人进行反击，击伤 5 艘航空母舰，其中“富兰克林”号报废，损失了 700 余人。于是尼米兹命令 B—29 型轰炸机出动援助。李梅将军只好勉强执行，因为他认为用重型轰炸机对工业中心实施毁灭性轰炸更为有效。27 日，B—29 型轰炸机袭击了九州的航空设施，当天晚上在下关海峡布雷。30 日，再度袭击九州航空基地。第 58 特混舰队开往南面，直接支援部队进攻。

这时，英国太平洋舰队在皇家海军中将 H·伯纳德·罗林斯的指挥下，已进入太平洋，发报向尼米兹报到并请求任务。尼米兹复电说：“美国太平洋舰队欢迎英国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及所属部队，贵部的光临将大大增强我们抗击敌人的力量，表明我们在对日战争的目标下团结一致。”他将英国舰队归入第 5 舰队，授以第 57 特混舰队番号，派他们在冲绳岛与台湾岛之间进行巡逻。

在第 5 两栖作战部队的炮舰对冲绳岛的齿栉滩头进行猛烈轰击的同时，一支包括步兵第 77 师的两栖进攻部队，占领了冲绳岛南面以西 15 海里锚地周围防御薄弱的庆良间列岛。3 月 27 日，勤务第 10 中队进入这块锚地，把它作为战区舰船进行补充和小修的海上基地。

零散的自杀性飞机已开始对冲绳岛外袭击美国舰船。3 月 31 日，一架神风式飞机撞击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一枚炸弹穿透了几层甲板，把舰身炸开几个洞。斯普鲁恩斯让它开到马雷岛海军船厂修理，并将“新墨西哥”号改为旗舰。

4 月 1 日一早，运输舰驶抵齿栉滩头附近。上午 6 点，特纳将军指挥进攻和支援部队开始行动。在东南 1400 海里外的关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

的参谋人员在等候消息。特纳的报告到下午才来：“在激烈的海空轰击之后，第10集团军各部队于1日8点半开始在齿栉滩头登陆。各滩头登陆的部队仅受到极轻微的抵抗。船只与舰艇实际上均未遇炮火袭击。许多坦克和大炮均已上陆。团的后备部队正在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已经站稳脚跟。”

李梅将军去见尼米兹将军。他说，“现在我们已完成了任务，在别的方面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忙。我们是否可以回去袭击我们的战略目标了？我们在那边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是的，李梅，”尼米兹答道，“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出色。我想，你们现在可以回去执行你们所担负的任务了。不过，我还要问一下谢尔曼。”

尼米兹把太平洋海区总部副参谋长弗雷斯特·谢尔曼少将叫来，对他说明了情况。谢尔曼强烈反对放走B—29型飞机，他认为九州机场无疑已被破坏，但只是暂时的。日本人肯定会把它修复，运进更多的飞机，用不了多久就可大规模出击。尼米兹同意这个看法，让李梅回去再制订一个袭击九州的行动计划。

谢尔曼的预料果然被证实了。大规模袭击在4月6日和7日发生了。大约700架日机从九州起飞，袭击了第5舰队的舰只。自此之后，日机常常袭击环绕冲绳执勤的各型驱逐舰，因为驱逐舰通常是被敌人飞行员首先发现的舰只。在这2天的闪电式空袭中，美军3艘驱逐舰和1艘登陆舰被击沉，2艘军火船被击爆炸，1艘扫雷舰和12艘驱逐舰受重创，其中一些已无法修理。自杀飞机还撞入航空母舰“汉科克”号和战列舰“马里兰”号，数以百计的水兵死亡，剩下的许多人被严重烧伤，惨不忍睹。

日军联合舰队参加了这场自杀性攻击。日军超级战列舰“大和”号、1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从内海出动。这支部队想在黑夜里悄悄地溜过第58特混舰队开到冲绳去，但米彻尔从1艘侦察潜艇得到了这一情报，加强了警戒。7日下午，他的舰载机发现了敌人舰艇，用炸弹和鱼雷对敌舰进行了2个小时的攻击。“大和”号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被击沉。其余4艘驱逐舰受重创后，用最大航速逃回日本。

从此以后，太平洋舰队总部的战报，再也没有提及神风式飞机的袭击，太平洋舰队总部的新闻检查官也不准提它们一个字，因为绝大多数日机有来无回，日本人无法估计战果，尼米兹将军当然也不愿意让敌人了解实情。但是，在一份战报和陆军节对太平洋部队的广播演说中，他还是以掩饰不住地兴奋，宣布了击沉“大和”号和其他舰艇的消息。

4月8日，B—29型轰炸机再次突袭九州机场。李梅将军在研究了轰炸地区空中摄影照片后，比以往更相信使用这种重型轰炸机进行空袭纯属浪费。他的结论是，日本人成功地把那些准备用来自杀性袭击的破旧飞机隐蔽起来，并学会用创纪录的速度修复被炸得翻转过来的跑道。李梅再次去见尼米兹，并同他争辩。尼米兹则根据谢尔曼的意见，再次拒绝把支援冲绳岛战斗的B—29型轰炸机放走。这次李梅怒气冲冲地向华盛顿的阿诺德将军发电提出意见，说尼米兹妨碍他的作战行动。阿诺德向金将军作了反映，金将军则提出，如果陆军航空兵不愿支援在冲绳海面的海军，那么海军可以撤出来，让岛上的地面部队自己负责保护自己 and 解决本身的供应问题。这样一来，华盛顿对李梅的抱怨就不再理睬

尼米兹将军最后于5月11日放走了B—29型机，并对飞行员表示感谢和

给予热情的赞扬。重型轰炸机撤回后，却用全部时间去干那些焚烧城市、烧死无辜平民百姓的事。尼米兹私下里痛恨这种作战方式。他希望 B—29 型轰炸机的空袭，应只限于在白天对军事和军事工业目标进行准确的轰炸。

6 月 10 日以前，第 58 特混舰队不得不留在九州和冲绳之间的海面。这时，日机已经对美舰只发动了 9 次大规模空袭，此外，几乎每天还有零星的自杀飞机袭击。有一次，6 架飞机一连串冲向一艘时乖命蹇的舰只。神风式飞机撞落在英国 3 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幸未造成严重损失。但是，它们撞毁了相继担任米彻尔将军旗舰的“本克·希尔”号和“企业”号的木质飞行甲板，使两舰都失去了战斗力。

4 月 13 日早晨，尼米兹将军惊悉罗斯福总统于佐治亚州温泉逝世时，十分哀痛。他写给尼米兹夫人信中说，“就我来说，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个人的损失，尽管我们不可能喜欢他的全部言行和主张，但他始终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始终对我十分亲切、友好。我刚发出一份唁电，代表太平洋海区的全体官兵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

4 月 16 日，海军陆战队司令、四星上将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和他参谋部的两名成员抵达关岛。他们曾在夏威夷视察过陆战第 4 师，该师在硫磺岛之役几乎消耗殆尽，令人伤痛。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告诉尼米兹将军，他要去视察在冲绳作战的陆战队。尼米兹坦率地告诉他在目前状况下，他不适宜去，范德格里夫特感到震惊和恼怒。

“现在那里的一切都非常使人敏感，”那天晚上尼米兹给夫人写信说，“我不愿派我的人去那里进行干预——甚至我也如此——虽然上帝知道，我也多么想到那里视察一番。”

“我想，我知道什么事使他苦恼，”范德格里夫特事后写道，“塞班岛的争端可能是霍兰·史密斯在珍珠港坐冷板凳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尼米兹心中在考虑一位陆战队高级将领突然闯入冲绳岛，可能搞乱指挥关系。我机智地设法使他放下心来，但同时也让他知道我想去视察陆战队。”

范德格里夫特在关岛视察了陆战第 3 师以及参加过硫磺岛战斗的老兵。接着，在尼米兹的建议下，他同他参谋部的两名成员访问了硫磺岛。

4 月 21 日，星期日，范德格里夫特返抵关岛，受到尼米兹的热烈欢迎，使他感到惊喜交集。尼米兹邀请他陪他和弗雷斯特·谢尔曼去冲绳。尼米兹或许已同华盛顿取得联系，知道他无权拒绝陆战队司令视察他的战地部队，或许他终于认为，冲绳岛南端的陆军好几天没有向前推进，已构成“非常局势”，因而必须进行干预。

第二天早晨，太平洋海区总司令的专机载着尼米兹、范德格里夫特、谢尔曼、拉马尔以及范德格里夫特的参谋长吉拉尔德·托乌斯将军，由 12 架战斗机护航飞赴冲绳。在飞行途中，谢尔曼谈论了军种统一的问题。

下午刚过 6 点，太平洋海区总司令的专机降落在齿栉附近一个海滩的机场，这时，冲绳岛上发出了空袭紧急警报。1 架敌机在空中盘旋后冲向附近的 1 艘货船，一阵闪光和一声爆炸过后，升起了火焰和黑烟。远处，1 艘驱逐舰受到敌机袭击，1 艘扫雷舰被击沉。

尼米兹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由 1 艘小艇载到“新墨西哥”号上，受到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欢迎。正当他们要坐下来进餐时，日本人发动了一次通常的空袭。“在那种情况下，”事后尼米兹给凯瑟琳写信中说，“没有一架敌机飞到我们锚泊的上空。53 架敌机被我机或护航舰上的炮火击落，而我们

来视察的一行却没有享受到目睹日机坠落的兴奋之情。”

第二天，即4月23日，尼米兹一行加上斯普鲁恩斯，乘吉普车在由美国人占领的部分冲绳地区视察，并与指挥官们会晤。工程人员认为，冲绳可开辟18个机场，刚刚被陆军第77师占领的伊江岛附近，可再辟4个。这些机场可容纳由欧洲转场来的所有盟军飞机，有的可供B—29型轰炸机使用。由于冲绳还可提供几个良港，故不需再在硫球或中国开辟支援进攻日本的基地。

尼米兹在关岛破例地与76名记者讨论战役问题，说冲绳岛战役“打得很漂亮”。他表彰陆军战术，并指出从日军侧翼登陆，将会比这次阵地战付出更大代价，花费更多时间。这是尼米兹常有的信心和信念，他认为这样做，军种间存在的争执可因此消除。

由于在神风式飞机袭击下作战过度劳累，尼米兹在战役结束前，撤换了3名海军高级指挥官。5月中旬，哈里·希尔擢升为海军中将，换下升为四星上将的凯利·特纳。月底前几天，哈尔西换下斯普鲁恩斯，麦凯恩换下米彻尔。第5舰队再度改称第3舰队，第58特混舰队改称第38特混舰队。所有被替换的军官都得到必要的休息。休息之后，斯普鲁恩斯和特纳着手制订“奥林匹克行动”计划。米彻尔赴华盛顿接替菲奇上将，任海军作战部负责航空兵的副部长。

哈尔西急于摆脱对冲绳岛的近距离支援任务，向陆军建议应迅速建立全岛雷达网。在他建议下，一个陆战队航空兵大队奉命由菲律宾调到冲绳机场。尼米兹接着将希尔的两栖作战部队和巴克纳的第10集团军置于直接指挥之下，从而撤出了作为进攻部队的第38特混舰队。哈尔西立即向日本发动袭击，6月3日和4日派出飞机空袭九州。6月5日，台风第二次侵袭了哈尔西的舰队，卷走了“匹兹堡”号巡洋舰的舰首，使其他32艘舰只造成损失，损毁飞机142架。3天后，第38特混舰队再次袭击九州。接着，将希尔的护卫航空母舰以及陆军和陆战队的飞行员留下来保护冲绳上空，特混舰队撤回，准备7月向日本本岛发起一系列攻击。部队于6月13日驶抵莱特湾时，已在海上作战92天。

哈尔西第二次受到台风的袭击，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胡佛将军再次主持了调查法庭，他把大部分罪责归于哈尔西和麦凯恩。他指出，哈尔西和麦凯恩没有执行尼米兹将军《致舰队信》中有关舰只遇到大风暴如何处置的指示。法庭建议，哈尔西和麦凯恩应调任“其它职务”。海军部长福雷斯特主张让哈尔西退休，但尼米兹与金为他辩护，说哈尔西是民族英雄，把他撤职将会灭美国人的威风，长敌人的志气。

到6月21日宣布占领冲绳岛为止，炮火支援舰和护卫航空母舰一直留在那里。在约10万名守岛敌人中，有11000名被俘，其余都被打死。26艘美舰在空袭中被炸沉，368艘舰被炸坏，其中许多已无法修复，第10集团军中7613名陆军和陆战队士兵牺牲，近39000名受伤。舰队中有4900名水兵牺牲，有相当数量的水兵受伤。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代价最大的战役，但获得了一个立足点。美军可以从这里加紧对日本的轰炸，加紧对日本本土诸岛的封锁，部队可从这里出发进攻九州。它迫使日本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和采取早日投降的明智出路。

## 第十四章 具有历史意义的签字

尼米兹：我对原子弹不感兴趣  
九点一刻：广岛被一团火球吞没  
红、蓝两面将旗第一次同升在一根主桅上  
“窑苏星”号战舰的荣耀  
日本外相一腐一拐地走到签字桌前  
签署的投降书文本出了问题  
历史性的签字——用金笔和绿色派克笔

1945年5月18日德国宣告投降，标志欧洲轴心国的最后失败。太平洋所有指挥官都为盟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尼米兹将军2个多月前根据一个可靠的情报相信，日本不久即将投降。那是在2月，海军中校弗雷德里克·L·阿什沃思穿着一套咔叽布制服来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阿什沃思是一位海上武器专家，刚从美国飞来，很不适应中途岛上这种炎热而潮湿的天气。所以汗水湿透了全身，他迫切地要晋见尼米兹将军。拉马尔向尼米兹说明了情况，尼米兹同意让中校进去。

拉马尔走开后，阿什沃思以一种神秘的神色看了看周围，他的神态把尼米兹逗笑了。阿什沃思解开衬衣，露出一条被汗浸湿了的钱袋，从中抽出一个潮湿而发皱的信封递给将军。尼米兹撕开信封，看见里面的第二个信封上写着“绝密”，他又把它打开。里面是金将军的一封信。

金将军在信中说，原子弹正在试制，预料其能量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这种炸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在太平洋战场使用。金指示尼米兹，这封信的内容除一人外不得泄露给参谋部的任何军官，还说，如对这种炸弹的特殊技术有什么问题，可向送信人了解。

尼米兹将军按铃把索克·麦克莫里斯叫来，拿信给他看，然后让阿什沃思也看了信。阿什沃思扼要地介绍了炸弹的技术性问题，但尼米兹似乎不感兴趣。阿什沃思觉察到尼米兹心中似乎对一颗炸弹就能毁灭一座城市，全部或者几乎全部杀死居民，有一种畏惧感。

“年轻人，”尼米兹说，“这是件很有趣的事，但是8月份离现在还远，我还有仗要打。请你告诉金将军。如果他希望我提供支援，我相信我一定需要我支援，那么我不能遵守他只让一个军官知道的要求。你告诉他，我必须让我的战备军官汤姆·希尔上校知道这件事，他有责任去检查是否提供了所需的支援。”

尼米兹在座椅中转过身来注视着窗外，然后站起来对阿什沃思说：“非常感谢你。”并轻声地，好象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我是生不逢时，出世太早。”

阿什沃思中校接着到了马里亚纳群岛，去为第509特混大队的B—29型轰炸机找一块适于飞往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地方。他选择了提尼安岛西北角。随即在那里铺设了长长的跑道，运来了B—29型轰炸机，架起了半圆形的活动房屋，并在新基地周围架设起铁丝网进行严密警戒。

破译的日本无线电讯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苏联政府伸出和平触角，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第5舰队司令，也着手将工作重点从制订“奥林匹克行动”方案转到为日本可能投降作准备。华盛顿也是这样。

7月25日，海军武器专家威廉·S·帕森斯上校乘飞机来到关岛。他随身带着世界第一颗原子弹于16日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爆炸的影片，尼米兹将军、斯普鲁恩斯将军、李梅将军以及挑选出来的一些参谋军官观看了一个巨大火球于沙漠升空的电影。第二天，他飞往提尼安岛。曾在冲绳岛附近受伤现已修复的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装着一大块用于原子弹的次临界铀235，也刚刚到达那里。

26日，美国、英国、中国政府发布“波茨坦公告”，向日本提出和平条件：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日本除本国四个岛外，应从其占领的一切领土撤出；占领日本，直到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一个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为止。必须接受这些条件，否则，只有“迅速完全毁灭”。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把铀卸在提尼安岛后，即驶往关岛。接着，又奉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命令，于28日离开关岛前往莱特湾报到。在重新加入舰队前，舰员将进行两周训练。

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问他政府对“波茨坦公告”将采取什么行动。铃木因政府未确定如何答复，在回答时态度模棱两可，致使各盟国政府认为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

7月底，负责“原子弹计划”的雷斯利·R·格罗夫斯少将的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抵达关岛。法雷尔同李梅少将和新任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兹开会，商讨陆军部要求第509特混大队“订于8月3日以后在能见度允许进行轰炸的气象条件下，立即投掷第一颗特种炸弹”的有关命令。

法雷尔接着拜访尼米兹将军，要求海军拟订在原子弹轰炸机飞行员被迫跳伞或飞机迫降时进行援救的措施。他特别要求将潜艇部署在沿飞行员所经航线的水域，要求附近基地的海军水上飞机作好准备。

尼米兹将军对日本政府不能面对现实感到很厌烦。他认为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但武士道精神却使日本人坚持不认输。他们试探盟国企图不作无条件投降。

尼米兹认为投掷原子弹是完全不道德的，肯定是一种不正当的战争手段。他希望美国不使用这种手段。他同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研究的埃德温·莱顿讨论局势。莱顿认为，投掷原子弹实际上是必要的。他给尼米兹举例说明这一点，他对尼米兹分析说，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作战，但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所有妇女剪去头发，或者叫所有的人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莱顿说，“如果他命令所有男人割去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但命令军队停战却又是另一回事。即使天皇下令，也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除非他能用事实向人民说明，不停战投降，日本就将毁灭，而原子弹就可以提供这样的证明。”尼米兹认真听着，不再争辩，看样子似乎已同意这样一种结论。

8月2日两枚原子弹的组成部件由军舰和飞机运抵提尼安岛。这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气稍好，第一枚炸弹就可投向日本。

3日清晨，传至关岛的消息说：“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于7月29日午夜前不久，在驶往莱特湾途中被击沉。4天后才发现在海上救生艇中的幸存者。巡洋舰没有到达莱特湾为什么既不通知又不报告？尼米兹立即下令组织调查法庭在关岛开庭审理。

8月4日傍晚，帕森斯上校观察B—29型轰炸机起飞袭击日本时，看见4架飞机在跑道尽头摔下来起火燃烧，感到恐慌。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一架载有



完全组装好原子弹的飞机上，那么引起的爆炸无疑将把提尼安岛从地图上一笔勾销。帕森斯决定，在飞机起飞上天，离岛一定距离后再去完成原子弹的组装工作。

8月5日，星期日，天气转晴。因为预报日本上空至少有两个晴天，法雷尔将军计划在6日早晨投掷第一颗原子弹。帕森斯上校就在这天练习组装和拆卸炸弹。

马里亚纳群岛上盛传着即将发生某种特殊事件的流言。这与人们看到第509大队基地上某些不寻常的活动有关，也可能是一两位与秘密炸弹有关的人员，忍不住向人暗示将要发生使战争意外早日结束的事情。总之，8月5日这天，各岛驻军都处于紧张状态。

8月6日清晨2点45分，一架“恩诺拉·格伊”B—29型轰炸机携带第一颗原子弹从提尼安岛起飞，两架负责观察的B—29型轰炸机随行。这之后几小时内，基地上的军官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帕森斯上校能组装好炸弹吗？它会收到预期效果吗？它会因不爆炸，而将秘密暴露给敌人吗，而有一些军官人则整夜注意观察李梅将军、斯帕茨将军、尼米兹将军司令部的活动。

“恩诺拉·格伊”B—29型轰炸机按计划应于上午9点15分把炸弹投到内海城市广岛市。第509大队部的人员全都盯着钟，眼看着时间到了，又过去了。9点20分，从1500海里外的日本上空提尼安岛传来清楚明白的英语：“胜利完成任务！”帕森斯上校随后又立即用密码发出完整的报告。法雷尔将军把消息告诉李梅将军、斯帕茨将军、尼米兹将军和格罗夫斯将军，再由格罗夫斯将军转报给杜鲁门总统。总统那时正乘尼米兹在远东任职时指挥过的巡洋舰“阿古斯塔”号，从波茨坦会议返国途中。

华盛顿不断要求上报更具体的情况，但法雷尔要等到下午3点B—29型轰炸机飞返提尼安岛才能提供情况。《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洛伦斯用打字机写下了他的报道：

今天，由B—29型轰炸机投掷了在任何战争中从未使用过的第一颗原子弹。一团小小的人造火球，以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爆炸的威力，荡平了广岛的庞大工业和军事中心。

上午9点15分，在蓝天之下的广岛，顷刻之间被一团熊熊烈火吞没，就好像它从来就不存在在地球上一样。

这时，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钟，仍指着9点15分。即使地面的任何防空民防队员发现银色巨型飞机飞临上空，他也无法发出信号。高射炮无法施展威力，也没有发出任何警报。广岛40万居民似乎仍同往常一样工作、生活……”

在美国，陆军部长斯廷森向新闻界发布了杜鲁门早已准备好的声明。声明宣布，一颗“利用宇宙基本力量”的原子弹，已投到广岛。“引发太阳能量的那种巨大威力，已经迸发，打到那些在远东制造战争的人身上。”声明接着说，美国准备荡平日本的所有工厂、船坞和交通枢纽。“正是为了使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才于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的首脑很快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仍不接受我方条件，他们将会遭到疾风暴雨般毁灭性的空袭，也是地球上亘古未有的空袭。”无论如何，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是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的。

灾难之后，日本政府继续保持沉默。

8月8日，星期三，海军医疗舰“安宁”号载着在佩勒硫岛获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幸存者抵达关岛。幸存者中有“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舰长查尔斯·巴特勒·麦克威上校。据信，巡洋舰是被敌人一艘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约350名至400名舰员已随舰葬身海底，近500人在等待救助时丧生，仅救起316人。

那天晚上，苏联向日本帝国宣战，并出兵日本占领的满洲。第二天，8月9日凌晨3点50分，“波克之车”B—29型轰炸机携带第二颗原子弹从提尼安岛起飞，11点零1分，炸毁了九州的长崎市。

这时，尼米兹将军被提名授予英国王室“巴思骑士大十字勋章”，格洛斯特公爵被委派前来授勋，由于战争显然很快即将结束，公爵又在澳大利亚逗留，因此由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代表公爵向尼米兹授勋。授勋仪式于8月10日在关岛海面弗雷泽将军的旗舰“约克公爵”号战列舰上举行。上午11点前尼米兹在他的参谋部几名军官陪同下登上军舰。弗雷泽宣读了一篇感人的勋章证书，然后将紫色绶带从尼米兹肩上披挂到胸前。尼米兹要求为全体舰员祝酒，经过简短的应酬，他回到司令部，重新思考即将占领日本的问题。

11日清晨，尼米兹收到金将军的一份电报。电报一开始就说“有一种和平预兆”，电报中说，日本人已通过瑞士政府照会华盛顿，他们愿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但以不损害天皇作为统治者的君权为条件。美国政府同意日本人可以保持天皇，但在日本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一个责任政府之前，天皇的权力必须受盟军最高司令的约束。对这一让步，美国国务院正谋求取得英国、中国和苏联的同意。

8月15日清晨，莱顿上校被自动电铃召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一部仅允许他使用的特殊电传机已经在机罩中咔嚓咔嚓地响起来。莱顿把专用纸带放进去，机器打出了普通英语的电文。电报以海军作战部长名义发来。电报正文是日本通过瑞士和瑞典发出的有关接受波茨坦声明条款的内容。

电传刚刚结束，莱顿就按键表示收到，然后叫来他的通讯技师说：“编号用明码电文发出致谢电，留下原稿。”他撕下机器上的电传纸，急忙向尼米兹办公室跑去。这时大约是上午7点20分。

莱顿大步从拉马尔身边经过时，说了一句“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没有报告就直接进到“00”号办公室里间。

尼米兹正在办公，问道：“什么事？”

“就是这个。”莱顿答道，同时把电报交给他。

尼米兹看了看电报，笑道：“我刚收到金将军发来的一份。”显然金的电报是直截了当说明日本人已经投降。

尼米兹将军不像其他人那样欢呼跳跃。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沉着，仅仅笑了笑，好象早已知道这件事必然发生，而且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总统正式声明，他认为日本人的答复是“全部接受波茨坦公告，表示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声明广播之后，尼米兹将军通过广播向太平洋海区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停止对日军进攻，继续进行搜索和巡逻，采取高度的防御和内部安全措施，警惕敌人部队和单兵的暗中捣乱和垂死挣扎。”

当哈尔西将军在日本海外得知战争结束的消息时，他拍打着身边每个人的肩膀，并欢呼：“万岁！”他命令在他的旗舰“密苏里”号上升起战旗，把四星将旗挂在主桅上，汽笛、雾笛长鸣一分钟。舰队的其余舰只也都依样

照行。他下令马上升起“干得好”的信号旗。不过他依然谨慎地保持空中巡逻，以防日本“神风式”飞行员为他们列祖列宗的体面作最后一刻的袭击。他向空中巡逻的飞行员发出信号：“查明并击落一切觊觎者：对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报复性的做法，态度要好一点。”

当天傍晚，尼米兹向所属部队广播了一篇文告：

随着停止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全体军官在对待日本人和发表与日本人有关的公开言论时，应举止庄严，讲究礼貌。日本人仍然是背信弃义地袭击太平洋舰队，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对我们被俘的军人弟兄进行拷打，不给吃饱并加以屠杀。但是，对日本民族与个人，冠以侮辱性的称号，则与美国海军军官身份不相称。太平洋舰队的军官应采取措施，要求下属所有人员以高标准认真看待，妥善处理。既不过于亲近，也不许虐待和辱骂。

广播电台宣布，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司令，指示他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并占领日本。“好，果然如此！”尼米兹将军得到消息后嘟囔着，显然有些恼怒。他感到不能理解的是，海军在对日战争中出生入死，身负重任，而到了胜利时刻，却让一位陆军将领走到幕前站在中央，摘取果实。麦克阿瑟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这样的安排，给人的印象是：主要是他的部队把日本打败的。

海军部长提出一项建议，以挽回海军的面子，即如投降仪式由陆军军官主持，则仪式应在一艘海军军舰上举行。他进一步建议，把那艘用甘鲁门家乡的州名，由他女儿马格丽特命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用来举行投降仪式。福雷斯特尔还从国务卿处赢得一项协议：如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尼米兹将代表美国签字。

哈尔西将军得知，他的旗舰将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签字的地方，感到十分高兴。他向海军军官学校博物馆发电，请求把1853年马修·卡尔布雷思·佩里准将进入东京湾时挂过的美国国旗借给他。该校同意他的请求，并派专人把旗送来。哈尔西把这面国旗高高地挂在舰首，俯视着即将签署投降书的露天甲板。

麦克阿瑟将军把日本官员召到马尼拉，向他们下达有关迎接占领军的训令。由萨瑟兰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弗雷斯特·谢尔曼代表尼米兹将军接见。在日本代表团的要求下，占领军开往日本的日期推迟到8月28日。

尼米兹将军邀请谢尔曼将军、一位陆军高级军官、一位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和一位陆军航空兵高级军官陪同他去参加投降仪式，他还计划带他的总管拉马尔中校、他的通信官（负责安排五星上将的特殊通讯联系）以及莱顿上校同去。他告诉莱顿，他带他去，是因为他多次没有批准他离开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去海上工作的要求，以此来作为补偿。他任命莱顿为他的私人翻译和随身警卫。

第一批美国占领军按计划于8月28日在横须贺附近的厚木机场着陆。29日，第3舰队的部分舰只，包括“密苏里”号、“南达科它”号，以及英国海军弗雷泽将军的旗舰“约克公爵”号驶抵东京湾，下锚停泊。那天下午4点刚过，尼米兹乘水上飞机到达东京湾，把将旗升在“南达科它”号上。

30日，空运第11师在厚木着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专机于当天下午2点19分降落时，师的军乐队奏乐致敬。麦克阿瑟将军走下舷梯，只见他满面春风，口中衔着他著名的玉米芯烟斗，同几小时前到达厚木的第8集团军司

令罗伯特·L·埃切尔伯格将军握手。麦克阿瑟笑着说：“鲍勃，总算如愿以偿了。”

那天早上10点，第3舰队开始登陆。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横须贺航空基地，美国海军进驻横须贺海军基地。上午10点半，日本海军中将户家道足正式向哈尔西将军的代表卡尼将军移交横须贺基地的设施。第3舰队和登陆部队的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哈尔西的将旗在驻地上空升起。

哈尔西将军同尼米兹将军上岸主持美国国旗升旗仪式。莱顿上校肩挎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手枪，紧跟着尼米兹。尼米兹看见哈尔西的四星将旗在基地上飘扬，立即命令把它降下来，并提醒哈尔西，有比他高的军官在场时，在岸上升自己的将旗是不合适的。

上午没有发生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下午，日本人提供一辆小轿车，尼米兹同哈尔西一道检查船厂并视察了干船坞、军官俱乐部和医院。他们所到之处，美国水兵和陆战队员夹道欢呼。在举行受降仪式的前几天，尼米兹将军不仅每天给尼米兹夫人写信，而且也写给他的每个子女，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他在写给凯特的信中，谈到他9月1日拜访麦克阿瑟将军时的一些情况。信中这样写道：

今日大雨如注，海浪汹涌。我在东京湾乘驱逐舰去横滨，拜访住在大新旅馆的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他的总部设在海关大楼。

横滨毫无生气，活像一座死城。在盟军最高司令的住处有日本的警察和宪兵站岗，他们看见我们旁若无人，表情既无恶意，也无善意。他们对我们简直是视而不见。

到目前，占领日本的工作已在进行，尚未发生暴力行动，也无暴力行动的迹象。

盟军在日军的战俘，是唯一欢迎我们进驻日本的人。据我所知，战俘有38000人（包括非军人在内），其中有8000名美国人。

今天中午，同盟军最高司令分别后，我们登上停在东京湾的海上医疗舰“福利”号。舰上约有450名前战俘，他们曾受到残酷虐待，挨打、受饿、隔离等等，现正在恢复中。一旦身体情况和运输条件允许，即很快返国。

明天是重大的日子，上午9点是日本人在正式投降书上签字的时间。我猜想今后将会发生大量的自杀行动。

我们可在湾内看到几百艘美国军舰和几艘英国军舰。在港外，我们的庞大舰队作好在必必要时出动飞机的准备。再过几分钟，我将去附近停泊的“约克公爵”号上拜访皇家海军弗雷泽将军——部分出于公事，部分由于我喜欢他。而且，我还想在饭前喝上点威士忌和苏打水，因为我们舰上已空空如也。

可能还要一、两天，才能与你相聚。所以现在写这封信祝你幸福、愉快。爱你和南希。你的爸爸。

尼米兹将军一定记得，他曾给女儿们寄去一瓶名酒，因为他在信中又加了一句：“希望你们为祝贺胜利，留下一些波旁酒。”

尼米兹在关岛时，已令他的海军营建大队为麦克阿瑟将军整修了一艘登陆艇，看起来像是一艘海军将领专用艇改装的陆军将须专用艇。海军营建大队将艇漆成红色，椅套则为红白两色，艇首漆有五颗星。这是一艘很有气派的小艇，海军作了不少努力把小艇运到东京湾，准备用它载麦克阿瑟去“密苏里”号。

尼米兹用心良苦，但他不了解麦克阿瑟会住在横滨，离停泊在横须贺海

面的“密苏里”号 20 海里，也不了解其他大多数军官将乘一艘驱逐舰去“密苏里”号。而且，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甚至日本的特使都将乘驱逐舰航渡到“密苏里”号战列舰。

拉马尔得意地把尼米兹的“陆军将领专用艇”送交麦克阿瑟时，将军看了一眼说道：“太小了，我不乘这个小玩意跑 20 海里。”

拉马尔泄气他说：“将军，您打算乘什么船呢？”

“我要一艘驱逐舰，要一艘新的。”

后来，麦克阿瑟通过他的一名参谋军官告诉拉马尔，他从来没有在舰上升过他的将旗，他想在“密苏里”号上挂他的将旗。将军提出的这个愿望真使拉马尔为难了，因为根据条令和按照传统，最高的海军军官上舰，当前就是尼米兹，他的将旗应升到主桅上。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军阶相同，所以不能把他们任何一人的旗子转到前桅来。

拉马尔只好夹请示尼米兹：“我们应该怎么办？”

上将一笑置之，回答说：“你是副官，这是你的事。”

拉马尔同其他军官商量，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准备把麦克阿瑟的红色将旗，尼米兹的蓝色将旗，并排升到主桅上。“这是海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两面五星将旗一齐升到同一根主桅上。”拉马尔说。

9 月 1 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受降仪式预演，几十名水兵扮演明日前来参加仪式的贵宾。右舷露天甲板上一张铺着绿呢桌布的大餐桌上，放着两份投降书，一份为日文，一份为英文。

9 月 2 日上午 7 点刚过，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新闻记者、摄影记者乘驱逐舰来了，分别站在“密苏里”号指定的位置上。旗杆上升起了一面曾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飘扬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上空的国旗，8 点零 3 分，高级军官和官员们乘驱逐舰“尼古拉斯”号来了。几分钟后，尼米兹将军及其一行从“南达科它”号乘专艇也到了。主桅上升起了尼米兹将军的五星将旗，舰上哨子声大作，扩音器响起“海军上将进行曲”，尼米兹一行受到热情主人哈尔西将军的欢迎。

接着又等了好久，麦克阿瑟将军终于同他的参谋人员乘“布坎南”号驱逐舰抵达。当他的将旗上升到尼米兹的旁边，欢迎仪式结束后，他快步走到迎候他的尼米兹、哈尔西、卡尼以及其他军官身旁。“切斯特！比尔！米克！”他喊道，愉快地同他们握手。他对米克·卡尼说：“真了不起！从小小的南太平洋总部那时算起，我的这么多伙伴们居然能在这个胜利的时刻相会了。”

哈尔西、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到将军舱休息，等待正在附近“兰斯多恩”号驱逐舰上听候召见的日本特使的到来。“兰斯多恩”号接到信号后开了过来，特使和他们的助手登上“密苏里”号。走在最前边的是身穿晨礼服，头戴黑色丝织礼帽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他很久前被刺客炸掉一条腿，现在装有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身后是穿军装的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他们后面是 3 名外务省官员、3 名陆军军官和 3 名海军军官。

在露天甲板上，除盟国的代表外，还有在击败日军中担负重要使命的美国陆、海军高级军官。在这种令人兴奋的场所欢聚一堂，军官们握手、拍背，大声热情交谈。斯普鲁恩斯此时在冲绳岛外他的旗舰“新泽西”号上，尼米兹将军未邀请他出席仪式，他考虑万一日本人背信弃义，于东京湾袭击“密苏里”号，杀害舰上军官时，有人负责指挥太平洋舰队。“密苏里”号的枪炮官霍拉斯·V·伯德中校急匆匆走进场来喊道：“先生们，麦克阿瑟将军和

尼米兹将军马上就到！”他的话被那些愉快的谈笑声淹没。伯德无可奈何，憋足劲高叫：“全体人员，立正！”陆、海军将领们立即鸦雀无声，并拢脚跟立正，站在被指定的位置上。

舰上牧师作祈祷，乐队奏起“美国国歌”，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轻快地大步走上露天甲板。哈尔西将军跟在后面。麦克阿瑟站在桌后向与会者致词。他开始说：“我们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们聚集在这里，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和平可能从此得以恢复。”他讲话结束时说：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新世界、一个基于信念和谅解的新世界。我们在这个新世界中，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的愿望。这是我真诚的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接着，麦克阿瑟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并严肃地说：“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现在前来签字。”

日本外相重光葵一瘸一拐地走到桌旁坐下来，摘下礼帽和手套，手杖掉在地上，又把它拾起来；他不知道怎样放置他的手套和礼帽，伸手到里面口袋里摸笔。一名外务省随员走向前去递给他一支笔，帮他拿着手仗。重光葵好象不知道应在什么地方签字。“萨瑟兰，”麦克阿瑟厉声对他的参谋长说，“告诉他签在哪里。”在萨瑟兰的指点下，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了字。接着，梅津美治郎将军挺直身子走向前来，代表日军总司令部潦草地在两份文件上签了字。

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受降书上签字时，特意招呼陆军中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过来站在他的椅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个都是从满洲战俘营乘飞机赶来的。

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时，哈尔西上将和弗雷斯特、谢尔曼少将都站在他的椅后。在他后面依次签字的有代表中国的徐永昌陆军上将，代表联合王国的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代表苏联的德里维昂柯陆军中将，代表澳大利亚的托马斯·布莱梅陆军上将，代表加拿大的L·摩尔·科斯格来夫陆军上校，代表法国的雅各斯·列克雷克陆军上将，代表荷兰的康拉德E·L·赫尔弗里奇海军上将，代表新西兰的空军少将里昂纳德·M·伊西德爵士。

所有代表签字完毕，麦克阿瑟又一次向与会者致辞说：“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祈求上帝使和平永存。仪式到此结束。”

这时，太阳从云层后闪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数百架美国飞机、舰载机和B—29型轰炸机，在东京湾以及英国和美国军舰上空编队掠过。

日本代表转身离开时，外务省的一名随员走到桌前带走投降书的日方文本。他看了一眼就匆匆跑去呼唤日本代表团，他们停下来激动地交谈了一阵。

麦克阿瑟对拉马尔说：“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随员用英语向拉马尔解释说，他们这份投降书文本不能生效，因为在纳降一方签名的地方有一空白。那似乎是加拿大代表把他的名字签在法国代表应该签的地方，而把他的签名处空了下来，其余的人一个个往下签，新西兰的代表在最后就不得已把签名挤在这一栏的底端。

“把它改一改。”麦克阿瑟对萨瑟兰说。

拉马尔把文本放回投降桌。萨瑟兰用他的钢笔在四个国名和它的代表签名之上，以及在国名签名之下各划了两条道道。日本人郑重的接过改好的文本，于是和平成为现实。

日本特使走近舷梯口时，舰上给他们以例行的礼遇，表明他们现在已不再是敌人。尼米兹撤销了哈尔西下达的“兰斯多思”号不给代表团咖啡、香烟以及其他礼遇的命令。日本人离开后，哈尔西将军在他的舱内招待各盟国的签字代表。由于他只有咖啡和油炸面饼圈，不能招待签字代表喝香槟，哈尔西感到很遗憾。

尼米兹将军返回“南达科它”号不久，立即发出一项他早已拟好的向太平洋和美国进行广播的声明：

在太平洋海上、港口和岛屿基地所有舰艇上的全体人员，都感到欢欣鼓舞。长期而残酷的战争……现在已经结束。

今天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并为我们联合作战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们还应该歌颂那些为保卫自由而献身的人。

在关岛离我的司令部不远的绿色山谷中，有一块军人墓地。那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白十字架，是我们为胜利付出沉重代价的标志。在十字架上，有美国陆军、水兵、陆战队员的姓名——科尔佩帕、托曼诺、斯威尼、布朗姆伯格、德佩、梅洛伊、潘吉亚尼——这些姓名代表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侧面。他们战斗在一起，亲如手足；他们牺牲在一起，现在又并肩安息。我们对他们承担着一项庄严的义务，即：保证他们的牺牲将有助于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安定的世界。

而今，我们着手致力于重建家园和恢复国力的伟大事业。我确信，我们将能够运用技能、智谋和敏锐的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犹如我们为了赢得胜利曾经做过的那样。

午饭前，尼米兹回到他的舱室给凯瑟琳写信。这封信是写在投降仪式议程单的背面。

最亲爱的：重大的时刻已经过去，日本人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一切均按计划分秒不差地顺利进行，仪式在东京时间9点整开始。新闻界人士乘一艘驱逐舰8点前到达，随后，另一艘驱逐舰把所有客人送来，只有最高司令官一行乘驱逐舰8点半才到。我不知如何描写这一情景，也不打算去描写，因为至少有200名记者出席，他们写出和广播了数以千计的新闻报道，你和孩子们都会看到或听到，内容同我这封信上写的差不多。到我们舰上来出席仪式的许多军官现在仍在海上工作，他们是乘飞机到这里来的。其中还有谢弗罗思，他特别请我在信中向你和玛丽问候。幸运的是，前两天的恶劣天气已过去，我们盼来了一个多云的晴天。

在另一面，在印有文字的下方，尼米兹又写道：

“每一座炮塔上任何可以看得远的地方，都被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包括当地日本报纸的记者所占据，舰上的许多官兵也各自设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到了签字的时候，我承认确实有些激动，不过我还是签在正确的地方。有一位代表签的地方不对。第一份文本，我是用吴送的金笔签的，第二份是用那支绿色的旧派克笔签的。

午饭后，尼米兹将军及其一行上岸作最后一次参观。他们登上东乡将军1905年在对马海战中歼灭俄国舰队的旗舰“三笠”号。这艘战列舰用水泥封固在横须贺海军码头，作为国家纪念物长期保存。

尼米兹一行乘上载有陆战队的几部吉普车前呼后拥出发了。他们沿途观赏日本乡村风光，并去镰仓参观了大铜菩萨。每当开路的吉普车鸣喇叭时，公路边的农民就跪下来，捂住双眼。

“他们为什么那样？”尼米兹问。车上无人知道，他就叫车队停下来，让莱顿下去了解。原来是在日本，只有天皇才能鸣响像陆战队这种喇叭。这是用来告知天皇陛下到来的一种信号。那时，虔诚的臣民都得下跪，遮住眼睛。

一行人来到军人医院时，尼米兹决定像通常探视住院的美军士兵、水兵和陆战队员一样，去探望日军伤病员。当病人得知美军首脑来看望他们时，害怕得一言不发。

9月3日，尼米兹及其一行乘飞机动身返回关岛。飞机起飞到一定高度后，他们首先看到东京湾内有几十艘美国和英国舰船，然后又看到相模湾外有几十艘包括许多航空母舰在内的战舰。几小时后，他们往下看到了关岛军事防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一个荒凉破败的战场一变而为生气盎然、朝气蓬勃的基地，纵横交错的新公路把各机场和阿普拉港联结起来。

尼米兹将军在关岛用很少几天时间，结束了必须处理的事务之后，就回到珍珠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关岛。



## 第十五章 荣归美利坚

美国的“尼米兹日”  
尼米兹请求原谅  
杜鲁门夫妇卧室里的苹果  
尼米兹与丘吉尔  
他决心不再加班了  
核动力潜艇的纠葛  
尼米兹：时间一到，我就让位

一向期待海军受到重视的福雷斯特尔部长为欢迎尼米兹上将凯旋归来，四处张罗。他认为，欢迎规格至少应与陆军欢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和乔纳森·温赖特将军一样。通过福雷斯特尔的努力，华盛顿决定1945年10月5日为“尼米兹日”。那一天，将军将在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市里举行庆祝游行，并由总统授勋。邀请将军参加各类庆祝活动的请柬，象雪片一样从各处飞来。尼米兹还收到来自旧金山、纽约以及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奥斯汀市、克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请柬。

“密苏里”号由东京驶往诺福克途中停留在珍珠港时，尼米兹下令把露天甲板上的防火漆刮去，重新露出漂亮的柚木。他还命令太平洋舰队参谋部设计一个圆形纪念徽章图样，随舰带回国内用黄铜铸成，嵌在曾经安放投降桌的阳台甲板中。作为凯旋活动的一部分，尼米兹计划将在诺福克登上战列舰沿海岸上行，在主桅升起他的将旗驶入纽约港。当杜鲁门总统得知他的这个计划时，立即命令取消。因为总统本人将亲自参加10月27日在纽约举行的盛大“海军节”发表广播演说。因此，他不想让尼米兹捷足先登，而使他的活动减色。

尼米兹无疑对庆祝胜利凯旋和计划乘坐“密苏里”号的事，思想上是矛盾的。尽管他乐于获得对他功绩应有的赞扬，但他并不是一位喜欢追名逐利的人。例如，1945年初，海军新闻发布处提出加强对尼米兹个人的宣传，以抵消麦克阿瑟获得的宣传影响时，尼米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说：“任何扩大我个人影响的宣传计划，都是与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言行绝对不相容的，我不会赞同，福雷斯特尔先生同样也不会批准。”

然而，福雷斯特尔和尼米兹认为，必须设法让美国公众了解击败日本主要是海军的艰苦奋战。尼米兹明确表示，他只是作为取得胜利的海军代表来参加庆祝和接受荣誉的。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密苏里”号驶抵美国各大城市时，在主桅上只能挂他的将旗。所以在当过炮兵上尉的杜鲁门总统命令他不要登上“密苏里”号时，尼米兹颇为恼怒。

10月2日，尼米兹的专机从珍珠港飞抵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随行的有力他处理个人事务的拉马尔中校，以及同他荣辱与共的高参福雷斯特·谢尔曼少将。在机场迎候的有尼米兹夫人。她估计切斯特今后的工作将把她们带到华盛顿去，所以事先把玛丽送到她姐姐那里，以便在天主教学校念书。

在旧金山，没有组织正式的游行，但尼米兹有护卫汽车的行车路线早已家喻户晓。汽车经过时，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在市政大厅，市政督察委员会主席兼代理市长丹·加拉菲尔，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把旧金山市的一把钥匙送给尼米兹。尼米兹将军风趣，却意寓深刻他说：“为了这把钥匙，山本

五十六可是付出了他的一切啊！”

尼米兹在埃尔·华伦州长欢迎会上的答词中，讲了他将在其他回国欢迎会上反复强调的四个主题：海军在打败日本中起了主要作用；日本提出和平要求是投掷原子弹之前；必须研制海军新武器；保持一支强有力的海军是当务之急。他说：“像原子弹之类的新武器可以改变战争的特点，但不能改变我们必须获得制海权的现实。我们现在已经获得制海权；我们有力量和资源，一定要把它保持住。”

尼米兹夫人随凯旋的行列飞往华盛顿。10月5日，星期五午前不久，他们在安纳科斯希亚海军航空站降落。迎候他们的有南希、凯特和玛丽。玛丽的学校给了她一天假，使她能参加她父亲的荣典。

在国会上，尼米兹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既不是投掷原子弹，也不是俄国出兵才把日本打败。日本人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前就提出和平要求，因为日本是“粮食和物资都依赖外国的一个岛国，而它的海上力量已消耗殆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不应轻描淡写地赞许一通，就任其消亡。”

他最后说：“愿全世界都能友好相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橄榄枝扎根在含有优质235铀矿的肥沃土地上。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挖苦话，用我们得克萨斯人和海军的话来说，这是句‘老实话’。”

尼米兹演讲后，坐在汽车高高的后座上，开始游行，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和宪法大街驶向华盛顿纪念碑。50万华盛顿市民向他欢呼，人们从商店、学校、政府机关涌出来观看这盛大的场面。海军务要使这次活动成为最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全市张贴了两千幅尼米兹的宣传画。9艘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军舰停在波托马克河上，向公众开放。上千架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翱翔在游行队伍上空，一个中队的飞机尾部放出红、白、蓝三色烟雾。

尼米兹虽然不能乘“密苏里”号去纽约，但是，海军要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为他提供一个与“密苏里”号甲板上相类似的检阅台。那天，他在那里作了第二次讲演。他说：“历史将不把目前这个时期作为一场大战的终结，而是作为新的原子时代的开始，作出这样的预言，也许并不过分。”

从华盛顿纪念碑来到白宫玫瑰园，杜鲁门总统在这里授予他第三枚殊勋勋章。当天晚上，专门为尼米兹举行了宴会，有许多军事领导人出席。尼米兹将军表示：“我们只打了一场小战，却获得了最高的荣誉。”

第二天早晨，尼米兹将军拜访海军部，向福雷斯特尔部长表示问候，并打听部长对他的将来作何安排。他对福雷斯特尔说，他愿接替金将军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尔尊重尼米兹，评价他是海军的代表人物，但是让他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则又是另一回事。他同金斗争了一年半，现在无意任命一位没有金率直而又同金一样固执己见的人来当作战部长。

福雷斯特尔告诉他，对尼米兹来说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是错误的，因为那将会损伤他当司令官时所获得的威望。他建议他出任海军军法委员会主席或是继续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表示他坚持原先的考虑。

由于两人都不能把对方说服，这次谈话在一种既客气又冷淡的气氛中结束。

那天晚上，尼米兹在Q街2222号他女儿的公寓中，同家人在一起谈话和听交响乐唱片。以后的两天是周末，他访问老朋友，大部分是海军军官，他请他们在适当时机为他在福雷斯特尔面前美言几句。

10月9日一早，尼米兹一行飞往纽约。在拉瓜迪亚机场的欢迎人群中，有小切斯特·w·尼米兹中校。尼米兹乘车沿东河大道到了曼哈顿南端。尼米兹在那里登上一辆敞篷汽车，站在后座上，后面跟着一支在他领导下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组成的车队。百老汇大街南部的街道两旁，400万纽约人民发出欢迎的呼喊。在沿街的大楼上，人们撒下五颜六色的纸带和纸花达274吨之多。“简直令人不知所措，”尼米兹形容说，“我以为我是在做梦。”

在市政大厅，将军在欢呼声中登上一个巨大的舰首模型。费雷罗·拉瓜迪亚市长欢迎他来纽约，授给他市金质荣誉勋章和荣誉公民身份证书。估计有35万人聚集在市政大厅广场，尼米兹再次呼吁“要用足够的海上力量来保证我们不再失去和平。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明白，和平应该得到保障。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再不能由于力量薄弱而甘受威胁的风险。我们应该向那些曾经参加过战斗的人，向那些今日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作出保证。”

在游行之后，尼米兹将军、“荣誉勋章”获得者以及许多尼米兹在海军军官学校时的同班同学，成为拉瓜迪亚市长冷餐招待会上的贵宾。那天晚上，在华道尔夫阿斯托里亚旅馆的宴会厅里，有2000客人，每人出15美元宴请将军。尼米兹由纳尔逊·洛克菲勒介绍给大家。演说之前，尼米兹朗诵了海军上校威廉·戈登·比切尔的一首诗。这首诗是上校以名为帕孚·麦科伊的水兵之口，抒发情怀。诗中写道：

尼米兹、哈尔西和我，  
打得日本人疯狂逃窜。  
我们正拼命地驱赶他们，  
在古老的长崎……

尼米兹、哈尔西和我，  
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  
炸弹横飞、枪林弹雨。  
在我们掀翻的地方，  
没有半寸平地……

尼米兹、哈尔西和我，  
锚泊在东京湾。  
这儿刚挤进来，  
千百艘美国战舰……

我们警告他们，  
不许再动干戈。  
因为我们的祖国，  
有千千万万的人民，  
像凡米兹、哈尔西和我。

10日早上，尼米兹将军为医院伤病员作了第一次电视演讲，然后，一行人飞返华盛顿。11日，将军偶然见到了海军部长，发现他的态度较前稍有松动。这可能是受到尼米兹周末访问那些支持他的人的影响。众议院海军事

务委员会有势力的主席卡尔·文森议员也已同福雷斯特谈过。金将军又给部长送去一封保证书，说尼米兹是出任新的海军作战部长“无可无疑的人选”。这封信对福雷斯特是不可抗拒的一种压力。

福雷斯特向尼米兹谈到上星期六谈话中有关他未来任职的问题。部长说，如果尼米兹愿继任金的职务，他可向总统推荐，并提出下列条件：（1）他的班子成员必须经尼米兹和福雷斯特二人同意；（2）他的任期应限定为两年；（3）他应在总的原则上同意新序列中海军部的组织体制。

尼米兹将军欣然接受福雷斯特的这些条件。他向部长表示他的任期并不想超过两年。他肯定会将他所选择的班子报部长批准。他完全赞同新的组织体制，按新体制，作战部长将不兼美国舰队总司令，也不会像金上将过去那样越过海军部长而直接与总统打交道。

星期四晚上，拉马尔中校为尼米兹收拾行装，准备飞往即将举行庆祝胜利大会的达拉斯。

在达拉斯，尼米兹受到市长伍多尔·罗杰斯和得克萨斯州长科克·斯蒂文森的欢迎。在庆祝仪式、午宴和游行之后，尼米兹一行由议员约翰逊、州长斯蒂文森陪同飞往奥斯汀。

13日，尼米兹一行由斯蒂文森州长陪同，乘主办人的小轿车前往克维尔。离克维尔约2英里，他们遇到一支由骑马的牛仔、乘坐古老马车和其它车辆的牧场主和公民们所组成的欢迎队伍。他们坚持要尼米兹像50年前那样，乘坐一辆由2匹装饰着草莓的花毛马拉的、有弹簧座椅的马车进城。尼米兹笑着走出汽车，坐上马车，同斯蒂文森州长并排坐在前座，尼米兹夫人坐在后座，两侧为谢尔曼少将和海军部新闻发布官哈罗德·米勒少将。尼米兹实现了他1901年离家去安纳波利斯时立下的志愿：当上将军，衣锦荣归。

在群众欢迎尼米兹的仪式上，人群中两位是帮他投考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辅导教师——苏珊·穆尔和约翰·托兰德，他们早已退休。将军同他们热情握手，对他们过去的帮助表示感谢。他对补发给他高中毕业文凭感到高兴。当年，刚好在他毕业前，他因离校而未获得文凭。

尼米兹在去他的出生地弗雷德里克斯堡时，一路上所有的路口都开绿灯迎接它的宠儿凯旋归来。在吉利斯皮县境，他受到县政府官员和亲属的欢迎。并受到市长乔·穆尔伯格和其他官员的欢迎。在改建的“尼米兹旅馆”前，将军坐在一辆“别克”牌敞篷汽车的后座上，车两旁是得克萨斯大学海军学员组成的仪仗队，引导着游行队伍在大街上行进。彩旗飘扬，到处是写着“欢迎切斯特凯旋归来”的宽幅标语。

在欢迎仪式后，尼米兹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将士的“先驱者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并同近亲们一起去东大街访问了出生地。下午8点，尼米兹及其一行动身去奥斯汀，在那里乘专机连夜飞往旧金山。

18日，尼米兹回到了珍珠港。约在这时，有消息传到珍珠港，说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否认曾推荐尼米兹将军为海军作战部长。11月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短篇报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消息。那篇报道说：“陆军和海军公报今晚预言，尼米兹上将将接替金上将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一份杂志说，国会正在酝酿一项动议，让尼米兹上将担任该职。并说，福雷斯特部长选择的是副部长爱德华将军，而金上将则支持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由于尼米兹相信金除他以外不会推荐其他任何人接替其职位，因此他对福雷斯特改变主意的报道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也感到怀疑。

尼米兹是一个不愿坐失良机、积极行动的人。在《时报》的报道发表后几天，威廉·沃尔多·德雷克来到檀香山。德雷克在战争初期曾任尼米兹的新闻发布官，现在是“盟国战后赔偿委员会”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埃德温·波利班子里的成员。

德雷克是接受尼米兹的邀请到珍珠港来拜访他。他们在交谈中，将军提到他曾告诉福雷斯特尔想当海军作战部长的事情。他对德雷克说：“部长对我出任不大热心”，他最后说，“我想听听你是否能出个主意帮帮忙。”

“巧得很，我能，将军”，德雷克笑着答道，“我的朋友波利明天来这里同我一起乘飞机去日本，是他帮哈里·杜鲁门进白宫当总统的。他先是成功地使杜鲁门在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然后当上了副总统。我想，他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

“那么，请他来。”尼米兹说。

第二天，德雷克又返回珍珠港，并陪波利一块来了。波利是一位机敏的政治家和实业家，曾任民主党的司库。他要求在担保尼米兹之前，与他作一次私人谈话。这样，他同将军乘车去卡内奥赫海滩的达蒙公司，他们在那里可单独在一起。在内容广泛的谈话中，尼米兹使他的客人相信，海军作战部长应由他来担任，他是最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波利去打电话，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打通这样的电话。他直接与白宫的美国总统通话。波利理直气壮地向总统陈述了尼米兹的要求和他的才干。他最后说：“如果你愿意，你自己可以同他谈谈。”杜鲁门推拖说：“行，我愿意帮助他，埃德温。但是福雷斯特尔坚持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德国人，说他不宜于担任这个职务。”

波利竭力说服杜鲁门，他说：“我很了解他，我已经同他长谈过，我认为他应该出任该职。”

杜鲁门仍然没有表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尼米兹虽然失望，但相信波利对他的担保，至少不会坏了他的事。

事后不久，杜鲁门邀请尼米兹去作一次商谈。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新闻界对此没有报道，尼米兹也未对任何人谈过。但事实证明他们彼此印象很好。他们都认为对方诚恳、能干，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人，并逐步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因为在尼米兹去世后，杜鲁门在退休期间写道：“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尼米兹将军作为一位战略家、领导者和一个普通人，是一位不同凡响和出类拔萃的人物。我把他同乔治·马歇尔将军并列为军事天才和政治家。”

访问白宫后，尼米兹去芝加哥。11月19日星期一，他在那里的“美国军团”全国性大会上演讲。谈到有关对日作战问题，他说，“海军必须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因为这是属于海军的战争，”但攻占基地则是“联合军兵种”的任务。

“对于在一个战区内作战实行统一指挥的原则，我除了最热情支持外，没有别的意见，”他继续说，“这讲起来有道理，做起来办得到，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

尼米兹在大会上提出了保留曾在太平洋获胜的“统一指挥”的三点建议：  
(1) 继续保持参谋长联席会议。 (2) 建立一个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管理国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联邦机构代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3) 建立一个由优秀公民组成的非党派的委员会，认真研究对合并的各种不同意见。他最后说：“要记住，唯一应考虑的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

11月20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他对武装部队的任命。艾森豪威尔上将接替马歇尔上将任陆军参谋长；尼米兹上将接替金上将任海军作战部长；约瑟夫·麦克纳尼上将接替艾森豪威尔任驻欧洲占领军最高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接替尼米兹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议院无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对四人任命。

对尼米兹来说，由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总司令调任海军作战部长，都是海军的两个高级职务，有许多工作要做。他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来具体办理移交，为接任新职作好准备。金将军完全理解这种情况，告诉尼米兹可以推迟两个月来接替新职。

尼米兹急忙赶回珍珠港。斯普鲁恩斯将军第5舰队司令的职务，已于11月8日在东京由托尔斯上将接替，现在待命履行新职。

尼米兹将军是在一艘潜艇甲板上就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因此他希望这次卸任时也能这样。虽然珍珠港有许多舰艇甲板完全可以用来举行交接仪式，尼米兹还是选择了潜艇，借以向他属下潜艇官兵的出色工作表示敬意。11月24日，在“步鱼”号潜艇上，他把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总司令的职权移交给斯普鲁恩斯。他答应斯普鲁恩斯，他将尽最大努力让他在结束海军生活之前能获得他所渴望的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

在旧金山，凯瑟琳·尼米兹又一次为自己和玛丽横越大陆作准备，这次她将与尼米兹一起乘汽车同行。在“克里西”，这部克来斯勒牌家用汽车里，凯瑟琳已装上了路上必备的用品，准备作横跨大陆的旅行。“克里西”是1938年在西海岸买的，第二年当尼米兹就任海军航行局长时，曾载全家去华盛顿。1942年，尼米兹夫人、南希和玛丽曾乘它去过西海岸。

午夜的钟声响起，把尼米兹夫人从漫长的回忆中唤醒，她舒展了一下双臂，想到明天就要去机场迎接切斯特，她自语道，“该睡了，明天要以最佳状态去迎接切斯特。”

尼米兹这次回家，没有大声张。飞机着陆后不久，他和凯瑟琳即乘“克里西”牌汽车向东驶去，同普通的美国人家一样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尼米兹十分想念他那位能干的副官拉马尔，他总是不离尼米兹左右，随时知道他的需要。但是，战争结束时，拉马尔提出想去中国任职的“古怪念头”。尼米兹答应了他，并为他作了安排。

尼米兹一家终于风尘仆仆地到了华盛顿，他没有机会休息。凯瑟琳和丈夫准备搬到海军天文馆院子里海军作战部长通常住的宽大寓所中。

尼米兹将军拜访了金将军，金向尼米兹保证，海军作战部长的工作将全部移交给他，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再插手了。而且，如果海军部长有什么事征求金的意见时，金将很快把部长征求的意见和如何答复等情况告诉尼米兹。

1945年12月15日，在海军部举行了简单的交接仪式，尼米兹将军就任海军作战部长。金将军开始读一叠讲稿，后来似乎是为了加快速度，他省去了许多地方。他讲完后，尼米兹宣誓就职。

金说：“在把海军作战部长的工作移交给尼米兹的时候，我确信我把这个重担交到了优秀而可靠的人手里。我相信你们将像对我一样，信任他，并能同他合作共事。”

“很好”，福雷斯特尔部长对聚集的参谋军官和家属们说，“我不想把这说成是忧伤的场合，这正好相反。”接着，他向听众说明，他并不认为同

即将离任的部长告别心中是愉快的，他在讲话中对金作了赞扬。

尼米兹重复了他在 1941 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时向记者们说的话：“我身负重任，我当尽力而为。”

尼米兹一生中工作最辛劳的时间恐怕就是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头几个月。他每天早晨很早就到办公室，常常一直工作到晚上，一周七天，天天如此。他没有时间作长途散步和其它锻炼。当时全国正处于大量年轻官兵退伍时期，军队迅速裁减，杜鲁门总统恰如其分地形容说它是“瓦解”。有经验的人员离队，使部队必须不断改编。海军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和简便的办法维持工作。

国会自恃美国垄断原子弹而大量削减国防经费，致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供应短缺，甚至海军部的人员也这样。海军作战部办公室的文职秘书、档案人员，为了表现他们对新领导的忠诚而义务加班加点，直到他们的同事嘲笑他们是“工贼”时才停止义务加班。这样一来，尼米兹只好把文职雇员调到按常规时间上下班的下属部门，而用女军人来代替他们。

幸运的是，尼米兹有一个协助他工作的将官班子。前任航空局长德威特·C·拉姆齐将军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下面有：负责作战的福雷斯特·谢尔曼中将；负责人事的路易斯·E·登菲尔德中将；负责行政管理的理查德·康诺利中将；负责后勤的罗伯特·卡尼中将；负责航空兵的阿瑟·雷德福中将。一直担任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查尔斯·洛克伍德中将，现任监察长。

与其他高级将领一样，为了有助于尼米兹保持身心健康很好工作，配有 3 名中校副官。其中切特斯·布鲁顿和尼尔·迪特里希二人，原来是金上校的副官。布鲁顿负责办理参谋长联席会议各种公事；迪特里希是专职秘书，但有时又担任尼米兹个人事务的副官。尼米兹日常个人事务的副官是经他亲自挑选来的尤金·弗拉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专家、“荣誉勋章”获得者。弗拉基很快学会像拉马尔那样全面事先了解将军的需要。在协助将军工作的班子名单上，还要加上他的汽车司机、军士长乔治·E·科扎德。科扎德还逐渐担负一些额外工作，后来也当上了副官。除有一段时间中断外，他一直留在尼米兹身边，直到 1961 年从陆战队退休为止。

在战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军方规定军官要穿制服，所以尼米兹很容易被人们认出来，并经常被截住要他签名留念。为了节省时间，他叫弗拉基带上一盒名片跟着他，名片上有他事先签上的名字，准备随时分发。有几次他去公共场所，总是被一大堆人包围，其中多数是妇女。他发现，如果他同夫人去看电影，最好是穿便服，戴一顶阔边软呢帽把头发遮住，而且还要拉下来盖在眼角上。

在他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始终不断有人要求尼米兹演讲。他虽然不是一位能吸引听众的演说家，但是他说话机敏，常常是妙趣横生。有时，一天之内被请去作两三次演讲。这种要求，使写讲稿的人忙得不可开交，但将军习惯于望一眼准备好的讲稿，然后把它放到一边作即席发言。尼米兹常常不要求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只是要他们把请他演讲的组织机构以及其它一些有关事实、数字和观点写成卡片。他只要看一眼卡片，就可凭记忆去讲。

虽然将军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也免不了要出一些纰漏。有一次，尼米兹给一个为美国武装部队人员提供服务的志愿组织演讲时发生了差错。而且这正是发生在一个有名气的“联合勤务组织”的主要对手身上。

那天，尼米兹必须作三次演讲。国会一个委员会的执行会议结束时，他

正好可以及时赶到附近一家旅馆去，向一个勤务组织作第一个演讲。科扎德的汽车在等着，尼米兹和弗拉基跳了进去，车就很快开走。弗拉基把演讲用的卡片交给将军放进他的口袋，然后把这个组织的目的以及这个组织当前的活动作了些介绍。“吉尼”，上将说，“不需要给我说这个组织了，我当航海局长时就是这个组织的老前辈了。”

这样，他们谈了一些其它事情，到了旅馆时，会议即将开始。出席会议的除了勤务组织的全国代表外，还有其他知名人士，包括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

由于尼米兹还要到别处去作一次午宴演讲，因而只能停留约 20 分钟。会议征得原计划第一个发言人的同意，把他的演讲安排在尼米兹的发言之后。在简短介绍后，尼米兹就开始演讲，他没有从口袋里拿出卡片来。

两分钟后，坐在讲台上将军身后的弗拉基开始意识到，尼米兹谈到和赞扬的不是听他演讲的军官们的组织，而是这个组织的对手“联合勤务组织”。弗拉基想站起来告诉将军把卡片从口袋里拿出来看看，但他感到肩膀上有一只手轻轻地把他按回到座位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妇女，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她两眼充满了泪水。

将军结束了演讲。场上爆发起掌声，他坐了下来。他只能再停留一两分钟，但是要等到第二个发言人开始讲话时才能走，尼米兹还没有等第二个人开口讲话，就意识到他犯了个该死的错误。他满面通红，弗拉基决定最好还是让他马上走。“将军”，他轻轻他说，“该走了。”

尼米兹俯身对着主席，并私下低声请求她原谅。他说刚才估计是因为太忙了才出了错。“我了解你们的组织，”他说，“它是个了不起的组织，我深深地致以歉意。”

主席在尼米兹脸颊上吻了一下。“将军”，她两眼一眨一眨他说，“你来了，我们实在万分高兴。我们理解你的真情实意。”

回到车上，弗拉基知道必须帮助尼米兹作好下次演讲的准备。他取出有关的卡片，但是他认为最好先等上几分钟让将军定下心来再开口。还是尼米兹打破了沉默，“吉尼，”他说着，拍了拍副官的大腿，“下次我再说我是某个组织的老前辈时，你就应该说：‘闭上嘴，把卡片拿出来，听着。’好吗？”

尼米兹将军对他的任何演讲和发表的任何文章都不要报酬。如对方坚持要给酬金，他就要求该组织把酬金直接交给他指定的慈善机构或其它事业单位。他的解释是，他所发表的各种文章或公开演说，都是他在海军中获得的经验，而海军已经付给了他应得的薪恼。

尼米兹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弗拉基负责为他结算他的收入所得税。他发现这项工作非常简单，因为将军收入的唯一来源就只是薪饷，而且总是按标准扣除的。如果按单项计算他的扣除项目，他完全可以省下数千元税款。弗拉基提出这一看法时，将军回答说，他从来不在意纳多少税。

尼米兹赖以生活的 15000 美元的年薪是固定不变的，但战后急速恶化的通货膨胀，使这笔薪饷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其他军官的薪金则不断增加，可以抵销通货膨胀，但是有一位议员在工资法案后面添了一项附加条款，五星上将的薪金不得增加。

这种局面给尼米兹一家的社交开支带来了困难。当然，他们还有一笔在“天文馆”进行官方宴会和接待的津贴，但这笔钱从来是不够的。他们解决



问题的办法是把官方的招待减少到再也不能减的次数，并限定厨房将宴会减为三道菜，让客人吃饱而又不浪费。这种节约开支的范例，特别为那些受制于紧缩预算的各国驻华盛顿代表所称道。“你使我们好办多了，”他们私下里告诉尼米兹夫妇，“我们负担不起华盛顿人操办的那种宴会，你这样一来，使我们简单多了，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办了。”

尼米兹夫人经常打电话问客人：“你们喜欢正式宴会，还是更希望把孩子们带来玩玩？”

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回答，他们乐意把孩子们带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是一顿使人轻松愉快的便餐。餐后，尼米兹夫妇引导着客人们去天文台从巨型望远镜中看月亮和星星，这种新奇的招待使孩子们特别高兴。

“我和切斯特对钱都不感兴趣，”尼米兹夫人说，“我们只要能支付必需的开支以及供孩子们上大学，别的我们从来不计较。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享受。我也没有多少衣服，我是说，在他当海军作战部长的时候，我并没有几十套夜礼服。”

杜鲁门总统干脆撇开了福雷斯特尔关于海军作战部长只有通过海军部长才能接触总统的规定，常常以官方和社交活动为由，在白宫召见尼米兹。在总统和尼米兹私下交往中，由于他们年龄相近，彼此都以名字相称。只要可能，贝丝·杜鲁门就把凯瑟琳·尼米兹单独带开，听她讲故事，因为尼米兹夫人也像她丈夫一样，有一套讲故事的本领。每当杜鲁门夫妇和尼米兹夫妇参加音乐会或者其他公开活动时，特工人员就安排他们坐在相邻的两个包厢，作为保护总统的又一安全措施。

杜鲁门夫妇曾接受尼米兹夫妇的邀请，去天文馆作蹄铁游戏。在总统夫妇应邀去天文馆的头一天，特工人员去看场地，特工小组组长对尼米兹夫人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没有什么事要做了。明天下午我们可以轻松几个小时，你们的门口全是由陆战队员站岗，谁也进不来。”

杜鲁门夫妇来后，切斯特请哈里上楼，借给他一条旧咔叽布裤子穿上，然后下楼到蹄铁的院子里。哈里同凯瑟琳，切斯特和贝丝配对。因为哈里在这四人中最不善于蹄铁游戏，所以贝丝和切斯特赢了，不过他们都很愉快。游戏结束后，他们在天文馆的操场上散步，杜鲁门夫妇谈到他们这时才真正体会到独自活动的自由，没人跟着他们，连特工人员都没有。

切斯特带杜鲁门夫妇去看他最喜欢的那棵大橡树。在草地边上，他们在一棵苹果树下摘苹果吃。听到杜鲁门评论苹果的香味，凯瑟琳就把餐厅服务员叫来为他们装了满满一大口袋苹果。然后，尼米兹夫妇同客人回到屋里喝冰苏打水掺威士忌。

杜鲁门夫妇上车离开时，一名侍者拿来一口袋苹果交给司机。杜鲁门夫人倾身向前对司机说：“记住，这袋苹果不要交到厨房去，直接送到我们的卧室，我们要吃这些苹果。”

过了不久，有个人来到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外间，拿出各种证明，说他是掷蹄铁的世界冠军。他请求在可能情况下给他一张尼米兹将军亲笔签名的照片。

“你不但可以得到一张签名照片，”弗拉基说，“我相信他还要见见你。”

将军的确接见了这位冠军。他们长谈起来，将军竟把预先安排的活动也搁在一边。尼米兹拿起电话要白宫，很顺利地接通了总统。“喂，哈里，”他说，“我找到了一位掷蹄铁的世界冠军。我们现在就来白宫，叫他给你表

演表演他是怎样掷蹄铁的。”

杜鲁门也取消了他预先安排的活动，他、尼米兹、弗拉基和冠军来到白宫的后花园，花了15分钟观看并且试玩了各种掷蹄铁的特技游戏。

尼米兹利用他与杜鲁门之间的友谊，向总统宣传海军和制海权。为了使杜鲁门忘却他当炮兵的时代，尼米兹在基威斯特海军基地为他建立了一个度假用的小白宫。在那里，他安排杜鲁门乘潜艇去海上航行。其中至少有一次是乘美国接管的一艘德国潜艇。他陪同总统看了一些航空母舰，向他介绍航空母舰的用途。杜鲁门虽然从未减少对陆军的偏爱，但在尼米兹的开导下，对海军相当尊重。

有一天，尼米兹夫人突然接到代理英国大使夫人鲍尔弗太太的电话。“尼米兹夫人，”她说，“温斯顿·丘吉尔刚从佛罗里达度假到达这里，他很想同您丈夫谈谈。他过去没有这种机会。我问他想会见谁，他说：‘就是尼米兹上将，我想同尼米兹将军见见面。你能给我安排吗？’”稍停一下，然后她又说：“今晚你们来吃饭好吗？”

“唔，这倒是个问题。”尼米兹夫人说，一因为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赴宴，”不过，她最后说，她想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因为她知道尼米兹将军很想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凯瑟琳就打电话给晚上邀请他们吃饭的主人，说明情况。这样，尼米兹夫妇就去英国大使馆赴宴。席间只有很少几位客人，因为丘吉尔曾经交代“我不想举行大宴会，我只想同尼米兹谈谈。”

饭后，他们一齐回到客厅。丘吉尔饮着掺了苏打水的白兰地，吸着他的一支曾经使安德森医生晕倒的大雪前。他把尼米兹拉到一旁坐下来谈话。

丘吉尔问：“在战争这场考试中，你哪门课的得分最低？”尼米兹回答后，丘吉尔也告诉尼米兹他在战争中得分最低的课目。这样一开始就交换意见的谈话，生动活泼而又坦率，长达一个半小时，两个人都乐在其中。

根据传统，海军作战部长是“海军学会”的主席，也是这个学会董事会的成员。这个董事会，在尼米兹将军上任就是编委会。所以，许多将由学会出版的著作和《海军学会杂志》月刊上发表的文章，都要事先经尼米兹审阅。而且，他还要参加海军军官学校的学会办公室召开的理事会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已负担过重的海军作战部长无疑又是一个沉重负担，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尼米兹特别乐于从事的工作。他迅速审阅并善于确定作品中，究竟哪些是海军军官想读，哪些是值得一读的文章。

他非常关心语言，看到文字罗嗦和意思含混，他就用一杆蓝铅笔在文章原稿上，把不必要或用错的词句，毫不留情地大删大改。

虽然福雷斯特尔部长曾经力阻尼米兹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但一旦尼米兹上任后，两人都能一起友好而有成效地合作。部分原因是福雷斯特尔对他无力防止和不能改变的局面向善于正确对待，尽力弥补。另外的原因是尼米兹的合作精神和宽容大度，正如南希所说，“他这个人呀，谁也不会对他产生怨恨。”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对于所发生的问题常常看法一致。

尼米兹将军也很尊重部长，他同福雷斯特尔先生在一起休息闲谈时，总是讲个故事来加强说明讨论中的一些观点。福雷斯特尔先生有时也在交谈中来一点点插科打诨。他们在交谈或者讨论问题时情绪轻松，观点上也没有太大的分歧，至少不像金将军和福雷斯特尔部长那样经常出现僵持和打官腔的紧张局面。

尽管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是合作的，商谈问题时气氛轻松，但是尼米兹

后来证实，他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尼米兹承认部长的才智，但对他的内向、拘谨和莫名其妙的个性感到难以对付。福雷斯特尔对尼米兹从来没有完全放心过。

尼米兹对福雷斯特尔最有帮助的，可能是代表海军出席国会各委员会的会议。尼米兹认真细致地准备证词，他作证时态度诚恳而直率，观点明确，令人信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尼米兹将军出席国会时，各委员会都非常友好地接待他。”切斯特·布鲁顿回忆说，“这是由于他的威信。他们对他们说话不卑也不亢。”

福雷斯特尔和尼米兹早就认为继续反对各军种的统一指挥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总统、陆军地面和航空兵部队的首脑和国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强烈主张统一。反对单独建立空军这样一个军种似乎也没有用，空军独立的主张也到了实现的时候。部长、将军和其他一些海军首脑所谋求的是防止各军兵种的全部合并，防止出现由一个全权的文职部长来分配经费和制订政策，而由一个全权的军职参谋长指挥作战的局面。不过，他们力争要保留住海军的陆战队和航空兵。

在国会委员会进行无数次会议和同总统进行许多回合的争辩后，最后于1947年7月26日由总统签署生效的“国会安全法”中，福雷斯特尔和海军首脑实现了他们想达到的大部分目的。在一个国家军事机构下，辖有独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三个部。领导这一军事机构的，是总统属下的内阁成员国防部长。各部设部长，但不是内阁一级成员。保留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指挥作战，海军保留舰载航空兵部队、岸基侦察机航空联队以及陆战队。杜鲁门总统任命福雷斯特尔为第一任国防部长，并根据福雷斯特尔的推荐任命约翰·沙利文为新任海军部长。

海军作战部在尼米兹任职期间，担负着一项重大科研任务：试验原子武器对战舰的效果。

这次试验，是在威廉·H·P·布兰迪将军指挥下进行的。他以前担任过军需局长，后来又参加过夸贾林—冲绳岛两栖作战。现在，他作为海军作战部长领导下的一个特别武器部门的负责人，组织了一支陆海军联合特混舰队，准备参加定于1946年夏天，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珊瑚岛进行的实验。

1946年2月，总统让尼米兹将军出席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讨论即将进行的试验。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陆军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莱希将军。

福雷斯特尔对杜鲁门说，布兰特将军正计划邀请一个文职人员小组去参观试验。投入比基尼试验的人员共达42000人，飞机150架，舰艇200艘。投掷了2枚原子弹，炸沉11艘旧舰，另外有几艘被炸伤和被焚毁。试验提供了武装部队所需的资料。

1946年3月，海军研究试验室提出一份报告，建议建造核动力潜艇。报告认为，为了获得高速的水下续航力，应采取一种如像德国人设计的那种有过氧化氢系统的先进船体设计。

舰船局虽然大举发展核动力推进器，特别是发展核动力潜艇，但却缺乏懂核子技术的人才来指导这一研制工作。因此，局长爱得华·L·柯克伦海军少将派出一个工程师军官小组去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曼哈顿核工厂，学习这一科目的基本原理。领导这一小组的是海曼·G·里科弗海军上校。

里科弗在进行这项工作中遇到了挫折。尼米兹的原子防御处处长威

廉·S·帕森斯海军少将坚持认为，海军应优先发展海上武器。他主张核动力推进器的发展工作应放在以核手段获取动能的研究之后。他说，过早地研究运用于潜艇的核建筑工程，实际上将延误核动力潜艇的生产。

尼米兹将军一开始就主张发展核动力潜艇。但是与帕森斯和其他相同意见的人进行争辩时，却处于无力地位。尼米兹只能从另外的角度来解决问题。1946年9月，他任命一个由有经验的潜艇军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反潜技术和新的潜艇设计。这些军官认为，由于对水面和临近水面的侦察手段肯定会不断改进，潜艇必须深潜，因此艇上的供氧机将会失去作用。1947年1月，这个委员会最后的报告中提出，应以内燃机型的，具有较大水下航速和续航力的潜艇逐步取代现有潜艇，并试验过氧化氢供氧的潜艇，以获得更大水下航速；设计和发展“最后可在潜艇上装置的核动力反应堆，以达到具有高速的无限潜航力。”尼米兹立即批准了这些建议。随后，里科弗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请尼米兹转交现任海军部长沙利文。

尼米兹相信里科弗的论点和专家们的意见，批准把备忘录上报，作为他在任时承办的最后一件公事，他在备忘录上签字后，送交沙利文部长。沙利文表示同意，签署后很快递呈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并抄送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仁和舰船局局长柯克伦将军。尽管前途障碍重重，里科弗和他的助手终于获得合法地位，他们的工程得以优先考虑。

尼米兹开始就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决心不再无限制地在晚上和星期日加班工作。通过改组他的办公室和扩大部属的职权，他实现了他的想法，他的工作只限于那些别人办不了，或别人无权处理的事。他每天早晚上下班往返天文馆，步行3.25英里。有时下班他先打电话告诉夫人，她就会在半路上接他，然后一起步行回家。无论是炎热的夏日还是最冷的冬天，将军一直保持步行的习惯。

尼米兹将军在职期间业余为《美国联邦同盟者》写了《劳工，我们感谢你》的文章，向在战争期间为武装部队修造舰船，提供弹药和其它必需品的工人们致以敬意，在有影响的海军协会出版的《海上力量》月刊上发表的《海军无用了吗？》一文。

《国家地理杂志》刊载尼米兹的《海军是和平的保证》一文，并附有大量照片，其中大部分是舰艇的彩色照片。此外，他还在《国家商业》上发表《海军：为和平进行投资》，在华盛顿的《新闻文摘》上发表《海军仍不可少》。

尼米兹将军避免撰写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他相信盟军的胜利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应得的荣誉，而千秋功过应留给后人去评说。他认为不慎重地发表这类文章会造成危害。连续登载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哈尔西将军谈他的经历》连载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哈尔西在解释他放弃莱特湾滩头应负的责任时，他暗指金凯德将军在一定程度上玩忽职守。后来，他显然是既想推卸责任，又想讨好别人，说道：“我力图以当时的思想和感情来记述莱特湾战役，但是在我重读我的文章后，我发现它对汤姆·金凯德有极不公正的地方……如果我当时处在他的地位，我也可能会像他一样行动。”金凯德并没有因为他的解释而释怨。两人的友谊已经破裂，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尽管尼米兹不仅通过写文章，而且在公开的讲坛上，在国会各委员会上作证，积极制造舆论，但海军得到的各项经费却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舰艇被拆毁或封存起来。

1947年11月12日，在海军作战部长任期届满前一个月，尼米兹作了最后一次正式讲话。他在总统的航空政策委员会上作证时声明，海军有权获得它所需要的5793架飞机，并着重指出，它的实力“极为薄弱”。第二天，杜鲁门宣布了由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路易斯·登菲尔德海军上将接替尼米兹为海军作战部长的任

尼米兹确实已经疲倦了。6年来，他肩负重担，连假都没有休过。虽然他曾多次抱怨福雷斯特部长把他海军作战部长的任期从4年减为2年，但是到了1947年12月，他急不可待地盼望卸下肩上的重担，离开华盛顿。

国会曾作过决定，全部五星上将都是永久军衔。除本人要求外，不作退休处理。因此，在尼米兹卸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就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特别顾问。

尼米兹决定不留下来。“时间一到，我就让位”，他说：“到了那天我就走；我不会留恋，不会紧盯在人家身后不放，”他可以参加工作，但要保持一定距离。他和夫人早已决定，将军的任期一到，就移居西海岸。

1911年12月15日早晨，尼米兹夫妇像通常一样，在天文馆吃早餐。吃饭时，将军把勤杂人员和服务员叫来，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美好的祝愿，并给每人发了一个装着圣诞节礼金的封套。然后，他动身去海军部，尼米兹夫人已去Q大街第2222号把单独住在那里的南希接出来。当尼米兹离开天文馆时，看到一些勤务兵在洗刷门上的手指印，为晚上就搬进来的登菲尔德清理房间。

上下10点、在海军大楼的部长办公室里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尼米兹夫人和南希出席了，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布兰迪将军也出席了这一仪式。在宣读命令、沙利文部长，以及尼米兹和登菲尔德简短致词后，部长带他们到一间大办公室，由摄影机和大型照相机把仪式的精彩场面拍了下来。

最后，尼米兹一家穿过走廊，经过鼓掌欢送他们的成群官兵和文职人员，走向门口。在朝向宪法大街的大门口，一支海军乐队和一支陆战队卫队按规定向他致敬。尼米兹回身望了一眼即将离开的大门，心中默念道：我终于如释重负，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一个多么美满的家庭，美好的前景似乎展现在眼前，我再也不会错过这种完美而愉快的生活了。尼米兹一家坐进已用了十年的私用“克里斯勒”牌汽车，由南希驾驶着，一摇一晃地离开了路边。

